

公众号：文艺

by Jonathan Sumption

Events of a pivotal period in French and British history, from Wolfson His Prize-winning author and historian Jonathan Sumption.

英 乔纳森·萨姆逊 著 傅彬、吴敏 译
Trial by Battle

十字军东征

诺曼底征服战争系列
第一卷
百年战争

A History Book Club Selection

历史书俱乐部精选之作



让我们 一起追寻



译者序

与字面含义有所不同，真实的“百年战争”并非某场旷日持久、持续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事；它更多是后世历史学家描述英法关系某一阶段时的用语。其间，大体发生过三轮战争（1337 ~ 1360，1369 ~ 1389，1415 ~ 1453），同代人也经历了两个和平时期（1360 ~ 1369，1389 ~ 1415）。与此同时，战争天平的两端并非仅有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整个中西欧都被牵扯进来，无论皇帝还是国王，贵族抑或平民，他们都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以自己的方式卷入这场纷争。

对英法这两个西欧主要国家而言，这一阶段承前启后：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英法自诺曼征服（1066）以来迁延日久的历史纠葛，由刀剑和权谋推向高潮。在战场上，在谈判桌前，这些纠葛带来的矛盾得以释放，两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蓝图也因此重塑。最终，在经历了几轮胜负之后，筋疲力尽的双方偃旗息鼓，一切纷争退居幕后，静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引爆点到来。

就芸芸众生而言，那个时代的生活可谓兴亡皆苦。战争本身固然残酷无情——战火所及，道路两旁肥沃广阔的土地已变得无人耕种；无论田村地舍，还是城镇楼宇，都饱受兵祸蹂躏；即便神圣的教堂修院，也无力庇护藏身其中的难民。不仅

如此，相比最闻名于世的激烈交锋，休战同样可怖——缺少酬劳的军队甫一解散，便将怒火倾泻到所经之处的平民身上。对于战争带来的苦痛，平民阶层的反弹同样十分强烈：在低地地区，手工业者的自建政权相继涌现；至于整个西欧，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

这个阶段的种种野蛮行径，从长远来看反而促进了国家的内部团结。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弥漫中，英法分别开始了新一轮整合。对法兰西而言，尽管领土遭受了严重侵袭，但百年战争使得这个国家由松散的封建制开始向中央集权转变；至于英格兰，战败结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更是将整个国家推向了统治体系自我修复的另一场战事——玫瑰战争（1455 ~ 1487）。百年战争对整个西欧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硝烟散去，重生的法兰西与英格兰依旧强大而不可忽视，并继续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作为这部鸿篇的首卷，本书讲述的只是这段历史的开端。从战前折冲樽俎的尝试，到双方小试牛刀的开局，不到二十年（1328 ~ 1345）的光景转瞬即逝。至本卷完结时，甚至连三场战争的第一场，即爱德华战争（Edwardian War, 1337 ~ 1360）都尚未结束。如同书名所体现的，这段时光不啻为一场试炼，检验了两部国家机器在各个领域的优劣——而对国家与民族真正意义的重大考验，会在此后汹涌而来。

本书作者的身份颇为特殊。在英格兰法律界，乔纳森·菲利普·查德威克·萨姆欣（Jonathan Philip Chadwick Sumption）声名显赫——1970年代时他便加入了伦敦内殿律师学院

(Inner Temple)；到了1986年，38岁的他受命成为女王御用大律师 (Queen's Counsel)；1990年代初，又升任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 (Chancery) 助理法官。2012年，萨姆欣先生被擢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与11名同僚一起运作整个联合王国的法律体系。

同时，作为牛津大学历史专业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First Class Honours) 获得者，工作后的萨姆欣笔耕不辍，出版了大量的专业历史著作，诸如《朝圣者：一幅中世纪宗教图景》 (*Pilgrimage: An Image of Medieval Religion*, 1975) 和《阿尔比十字军》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1978) 等。至于巨著《百年战争》系列，时至今日已有四部作品问世，分别出版于1990、1999、2009和2015年。结合萨姆欣先生在本职工作领域不断取得成就的各个时间节点来看，可以称为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两不耽误的典范，值得有志于此的学人仿效。在此，也衷心希望萨姆欣先生能够顺利完成第五卷的撰写，为本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递作者表达的信息，并充分保证译文的易读性尤为重要。作者作为法律界从业人士，在撰写本书时行文严谨且多用复句，为此，译者对部分内容的句式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力求在保证语义完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优化中文阅读体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很大的挑战，而在后期与编辑老师们的沟通中，我们的做法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此外，封建社会中各国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也困扰着译者团队：原书由英语撰写，但书中的人名、地名等历史称谓则涉及英、法、德、西四种语言；不仅如此，各国上层的密切联姻——那个时代，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远不及血亲世系——也为人物的身份认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有鉴于此，译文大体采用了如下规则：作为通用准则，各国人名、地名等遵从所在国语言音译；在此之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则按照约定俗成的通译名翻译——比如法兰西国王依旧译为查理（英译中）而非夏尔（法译中）。这样一方面可以较好地保留原书体例，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著名人物选用较生僻的译名而降低读者的体验。

对于那些较为生僻的专有词汇，本卷主要参考了《欧洲历史大辞典》（王觉非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对于文中出现的各式地名、人名，本卷主要参考了《新华社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周定国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本卷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及1~6章由王一峰负责；7~11章由傅翀负责；12~15章由吴旼负责；文中地图翻译由傅翀、王一峰合作完成；文末地图翻译由王一峰、傅翀、吴旼合作完成；索引由傅翀负责；自校由吴旼、傅翀负责；其余相关内容由傅翀负责。本书卷帙浩繁且内容艰深，许多细节问题的处理都经过了多轮资料查询与讨论方得完成，并在后期校对过程中得到了诸位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

作为译者，同时也作为一群在各自领域术有专攻的历史爱好者，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对于如此鸿篇巨制和激荡岁月，我们能够率先细细品味，进而将这段历史的更多细节分享给有兴趣的读者。愿以这份微薄之力，传播对历史的热爱，对过往的遐想，以及对文明的反思。

序幕已经缓缓拉开，此后波澜壮阔的百年沉浮，还请读者拭目以待。

与83760266分享

l. t. 和 l. p. 分别代表图尔利弗尔 (livres tournois) xi
或者图尔磅 (pounds of Tours), 以及巴黎利弗尔
(livres parisis) 或者巴黎磅 (pounds of Paris)。1 英镑
通常等值于 5 图尔利弗尔和 4 巴黎利弗尔。除非特别
注明, 本书中利弗尔指图尔利弗尔。

目 录

· 上 ·

地图与作战计划	001
前 言	001
1 1328 年的法兰西	001
2 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	053
3 加斯科涅	097
4 继承危机	139
5 在苏格兰的战争，1331 ~ 1335 年	168
6 外交的失败：来自海上的威胁，1335 ~ 1337 年	208
7 大战略，1337 ~ 1338 年	254
8 康布雷和蒂耶拉什，1338 ~ 1339 年	336

· 下 ·

9 佛兰德联盟与斯海尔德河战役，1339 ~ 1340 年	417
10 斯卢伊斯与图尔奈：阿尔布雷战争，1340 年	458

002 / 百年战争

11	布列塔尼, 1341 ~ 1343 年	532
12	马莱特鲁瓦休战, 1343 ~ 1345 年	592
13	贝尔热拉克和欧贝罗什, 1345 ~ 1346 年	648
14	艾吉永与克雷西, 1346 年	689
15	加来围城战, 1346 ~ 1347 年	746
	文末地图	811
	缩略语	817
	注 释	819
	参考文献	852
	索 引	867

地图与作战计划

文 中

图 1	1328 年的巴黎	005
图 2	法兰西王位继承世系	144
图 3	加斯科涅：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的 攻势走向，1337 年	289
图 4	加斯科涅：南部边境，1337 ~ 1339 年	315
图 5	法军在加龙河谷的攻势，1338 年 11 月 ~ 1339 年 7 月	364
图 6	康布雷地区与蒂耶拉什：爱德华三世的行军路线， 1339 年 9 ~ 10 月	400
图 7	英格兰军队在拉卡佩勒的部署，1339 年 10 月 23 日	410
图 8	在低地诸国的战斗，1339 年 12 月 ~ 1340 年 5 月	446
图 9	法军沿斯海尔德河谷的攻势，1340 年 5 ~ 6 月	453
图 10	斯卢伊斯港与茨温河口，1340 年 6 月 24 日	469
图 11	加斯科涅：阿尔布雷战争，1340 年 3 ~ 8 月	481
图 12	一次军事占领：法国在加龙河谷与佩里戈尔 南部的驻军，1340 年 8 ~ 9 月	485
图 13	圣奥梅尔之战，1340 年 7 月 26 日	492
图 14	图尔奈攻城战，1340 年 7 ~ 9 月	503
图 15	布汶，1340 年 9 月	512
图 16	布列塔尼继承世系，1341 年	535
图 17	加斯科涅：吉特雷之战，1341 年 8 月 26 日	548

图 18	加斯科涅边境, 1343 年 1 月 ~ 1345 年 5 月	611
图 19	贝尔热拉克战役, 1345 年 8 月	660
图 20	德比伯爵对佩里戈尔的入侵, 1345 年 9 ~ 10 月 ...	662
图 21	英格兰军队对波尔多地区的占领, 1345 年末至 1346 年 初的冬天	673
图 22	阿让地区与佩里戈尔南部, 1345 年 11 月 ~ 1346 年 3 月	677
图 23	艾吉永的防御	687
图 24	法国北部的英格兰军队, 1346 年 7 ~ 9 月	710
图 25	卡昂	713
图 26	从西面通往巴黎的道路	724
图 27	越过索姆河	731
图 28	克雷西之战, 1346 年 8 月 26 日	737
图 29	加来	748
图 30	兰开斯特伯爵在普瓦图和圣通日, 1346 年 9 ~ 10 月	756
图 31	苏格兰人的入侵, 1346 年 10 月	766
图 32	佛兰德边境, 1347 年	785

文 末

I	法兰西各省, 1328 年	811
II	法国西南部地区	812
III	英格兰、威尔士及海峡群岛	813
IV	苏格兰	814
V	低地诸国, 1337 ~ 1347 年	815
VI	布列塔尼	816

前言 ix

本书是描述百年战争相关历史的第一卷，时间范围从战争在 1330 年代的爆发开始，直到 15 世纪中叶英格兰人最终被逐出法兰西为止。这一系列的毁灭性战争被那些间隔短暂的休战协定以及不甚可靠而且是暂时性的和约分隔开来。它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而且在那些先后被卷入此事的，诸如苏格兰、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与它们相邻国家的历史中也是如此。虽然它摧毁了法兰西曾经享有的繁荣以及显赫的政治地位，但是它也为法兰西民族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它促进了她的那些体制机构的形成，使她在控制混乱和击败入侵的努力中出现了十七八世纪那种专制主义国家制度的萌芽。在英格兰，它带来了极大的辛劳和苦难，一股爱国主义的巨大浪潮，以及紧随巨大财富之后的破产、瓦解和彻底的挫败。

我将英格兰和法兰西写成一体，几乎就像它们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陷于一场内战中——在某些方面，它们表现得确实如此。我不仅试图描绘发生的事件，还试图描述发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影响了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无论他们近在咫尺，如战场上的士兵以及无数被烧毁的城镇和乡村中的居民，还是在远处目睹，如银行家、战争承包商、官僚和纳税人，以及时事信札和公告的读者们。但是，本书最终采用

了一种叙事体形式。通过对诸多事件的概述为其提供一个轮廓。我无意对此辩解。虽然叙事体史学并不总是流行，但事实在一些时候比起任何与它们相关的分析都更能自我辩白。此外，如今已经存在许多关于百年战争各个方面的宝贵专著，一些有关单一事件和战役的优秀简史作品，以及一篇关于一位统治者（法兰西的查理五世）的伟大说明，但尚没有按照这场战争的应有规模编写的通史。最好的著作仍旧出自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以及亲英人士爱德华·佩鲁瓦（Edouard Perroy）之手。二战后期，这位作者在同法国抵抗组织合作期间没有查阅其他书籍便独立完成了他的著作。然而，即便是佩鲁瓦也难以在他关于英格兰和法兰西文献渊博知识的支持下，在一本涵盖120年历史的单册中表达比事件的轮廓更为丰富的内容，或者是透过帷幕研究那些人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妄想过掌控事件的走向，只是战争的旁观者和牺牲品。

我的研究主要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相关文献——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着手，之后几卷还将参考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档案文件。那些编年史作家的著述在其中占据着一个重要却偏向于从属性的位置。他们对这场战争中的人物角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而且这些人的逸闻轶事往往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们提供的关于贵族思想状态的洞见，记录档案鲜于表现。凭借其资料来源的特性，它们可以成为探究那些事件进程的可靠线索。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形式松散、带有偏见、不准确并且略有延迟。傅华萨（Jean Froissart）尤其不可靠。再者，作为本质上的新闻工作者，编年史作家们也是附庸风雅的，他们很少对那些没有公爵、伯爵（earl or count）参与的事件表现很大的兴趣。因此，除了那场在1340年发生

于斯卢伊斯^①的大战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叙及任何由那些处于次等地位的人发动的海上战斗。1345年以前的加斯科涅（Gascony）历史几乎都被忽略——直到那一年第一位伯爵在此地作战后，它才开始被记载。但是，记录档案会充分阐明这些事件的经过。它们是自然而客观的证据，由无意记录历史的文书们写下。对于本书正文叙及的内容，我已在注释中作了说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不会就证据间的冲突进行讨论或者争论学者间的不同意见。我只是按自己满意的方式来简单地解决分歧，而且我希望它们也能让您满意。

乔纳森·菲利普·查德威克·萨姆欣

于格林尼治

1989年5月

① 斯卢伊斯海战（battle of Sluys），法方称为埃克吕兹（Écluse）海战，是1340年6月24日发生于今荷兰斯勒伊斯（Sluis，法文名称为埃克吕兹）港外海的战斗，英军击败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控制了英吉利海峡。（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如无特殊情况，后不再说明。）

1 1328 年的法兰西 ¹

查理四世 (Charles IV)，法兰西卡佩王朝 (Capetian Dynasty) 的末代国王，于 1328 年 2 月 1 日死于巴黎东面的万塞讷王室庄园。在 14 世纪早期，一位国王的葬礼已经演变成一场精心布置的典礼仪式。它以精心安排的象征手法划分出一代君权的结束以及另一代君权的开始。逝世国王的遗体经醋、盐以及芬芳香料等物品简单防腐处理后，被放置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内。遗体穿着由金线织物与白色貂皮织成的厚重长袍，头戴王冠，面容袒露，手执王权徽章、君主节杖、指环、正义之杖，仿佛置身于一场对加冕礼可怕的逆转仪式中。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五，即 2 月 5 日，遗体被装入一具开启的棺材中运往位于圣但尼 (Saint-Denis) 的法国君主陵墓安葬。陪伴它的是一支事先已经指定好每个人的确切位置的送葬队伍。巴黎主教、他身后的各位主教、圣母院的全体教士、城中的牧师们走在最前头；王室成员和显要贵族们跟随其后；最后面的是巴黎富裕市民中的领袖，他们穿着黑衣，宽大的兜帽遮住了面孔；而靠近并围绕着棺材的还有城中的穷人们。对他们来说，国王的葬礼是一个获得慷慨施舍的机会，这也是任何王室都不会忽略的仪式。

从巴黎圣母院到圣但尼的道路穿过巴黎的街区，在抵达北边的空旷郊区前只有几乎不到 2 英里的路程。然而 1328 年的

巴黎，尽管它只覆盖现代城市的一小部分，却依旧是欧洲北部规模最大、人口最稠密且最富裕的城市。在它的城墙内部以及北边的新郊区中至少生活着 100000 人，同时代的伦敦可能只有不到 40000 居民。巴黎市民们拥挤在大量高耸、逼仄且密集的木质房屋里，被杂乱无章的狭街小巷分割开来。住在颇有秩序的南岸大学城区的让丹的让（Jean de Jandun）将那些小巷比作“众多头颅上的头发，丰收后积聚成堆的谷穗，或者是密林里的树叶”。¹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由沙哑的叫喊声，隆隆的

2 货车声，被驱赶牲畜的嘶叫声，叮当响的钟声以及伴随着从楼上的窗户中泼出的污水溅到大街上时的“当心，水来了！”的警告声所组成的难以形容的喧嚣中。只有在靠近外面的空旷地区才能从永无止境的时疫中逃得一命。这座城市在 1374 年以前都没有下水道，而且只有三座公共喷泉。所有这些设施都在塞纳河以北。在那里，更加讲究者每周都清空他们的厕所，并将污物装进车里倒在城墙外。猪群野狗和老鼠便在那成堆的垃圾中生根繁衍。屠夫们当街宰杀牲畜，而麻风病人则到处游荡。

在健康条件极为恶劣的中世纪，没有城市能依靠自身自然而然地兴旺发达。而巴黎长久以来也是通过吸纳那些被首都的财富、名声和自由吸引而至的移民来增加人口。一个日渐庞大的官僚式君主政体在那里建立了它的宫廷和档案馆。那些王国国土内的大贵族，如勃艮第（Burgundy）、布列塔尼（Brittany）、佛兰德（Flanders）以及香槟（Champagne）的伯爵们，王室宗族里的王子们以及更为重要的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因公务前来访问这座城市。一大群仆人和攀附权贵者也陪伴他们同行。大批城墙内的宅第公馆被提供给他们居住。日

用品投机商、银行家、食品批发商们迅速收获大量财富，在贫富差异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为奢侈品贸易行业提供了一个市场，巴黎也因此闻名欧洲，从业者有画家、珠宝商、金匠、皮货商。一个由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银行家组成的庞大社区已经在塞纳河右岸的商业区中形成。在左岸，大学吸引来了一个属于不守规矩的教士们的底层社会，它有数千人之多。在所有这些人之下，领取薪水的临时工、家庭仆人以及靠行乞为生的穷人如潮水一般涌来，他们是中世纪城市的基层。生存并不容易，而安逸的时光则十分罕见。

在 1328 年，巴黎圣母院的外貌已经和现在十分相似。但是在处于一片钢筋混凝土建筑尽头的它看起来将不会那么笔直，而从围绕着它的街区中一瞥却与此相反。走出教堂的暗影后，送葬队伍将会来到一个有狭窄门廊的广场。乞丐、街头小贩和教会的书商们生活于此。在装饰有雕塑的大教堂入口的几米之外，送葬队伍可能已经隐身于西岱岛（Ile de la Cité）的街道和小路中。转而进入新圣母院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街。大教堂的教士们在 1163 年开辟此路，以便载有建筑教堂所需材料的负重马车得以通行。这项工程意味着中世纪的巴黎至此已开始城镇规划。新圣母院路（rue Neuve Notre-Dame）在抵达市场路（Marché Palu）时戛然而止。这是西岱岛的主要街道之一，它向南朝着小桥（Petit Pont）和南岸方向延伸。一个肮脏邈邈的城区在其左方面对着桥梁。那些乞讨者、浪荡子以及妓女自从 1250 年代成为体面的巴黎人的一种威胁后，就被王室法令流放至此。右方是通向犹太区的南面入口。在这条短街上其余受排挤的犹太人经营着他们的货摊，出入于他们的犹太教堂，直至二十年前他们被从法国驱逐为止。送葬队伍沿

着轧光机路（rue de la Calandre）继续前行（现在这里被警用营房和警察局占用）来到王家宫殿的东墙下。此时占据岛西部整个末端位置的是司法宫和附属监狱。一座庞大、布局凌乱、规划不周的宫殿，历代国王都在不断对其增扩，以至于它变得如同一座小城市一样。所有建筑都聚集在自己的大教堂即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的尖塔之下。将宫殿与城市划分开来的是坐落于侧翼的，由逝去的这位国王亲自为安置王室国库的官员们而增添的建筑。查理四世建筑计划的适度性至少是毋庸置疑的。当他的灵柩在制桶街^① [现在的皇宫大道（Boulevard du Palais）] 接近塞纳河时，人们抬着它经过国王大厅，那是一项“令人惊叹且耗资巨大的杰作”，这栋建筑现在被更名为古监狱（Conciergerie），主要以曾经关在其中的大革命的牺牲者而闻名。马里尼的昂盖朗（Enguerran de Marigny）是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麾下那行事肆无忌惮的财政大臣，曾在二十多年前建造了它。在那些曾被没收了房子和沿河的水力磨坊的市民看来，这是一段回忆起来仍会带着苦涩滋味的辛酸往事。

送葬队伍穿过大桥（Grand Pont），这是一段宽阔的木质桥梁，两岸均排列着装有多叶窗的货摊以及银匠和货币兑换商的房屋，他们在那里一直交易到18世纪，并且赋予了这座桥梁以它的现代名字——兑换桥（Pont-au-Change）。在其他的日子里，这座桥是城市生活的枢纽。因为其与贯穿城市的主要道路相连，所以成群的购物顾客、闲逛之人、马车和成群的家畜总是不断使它处于堵塞状态。送葬队伍在桥梁的北端跨过河

^① 这条街因大量生产葡萄酒酒桶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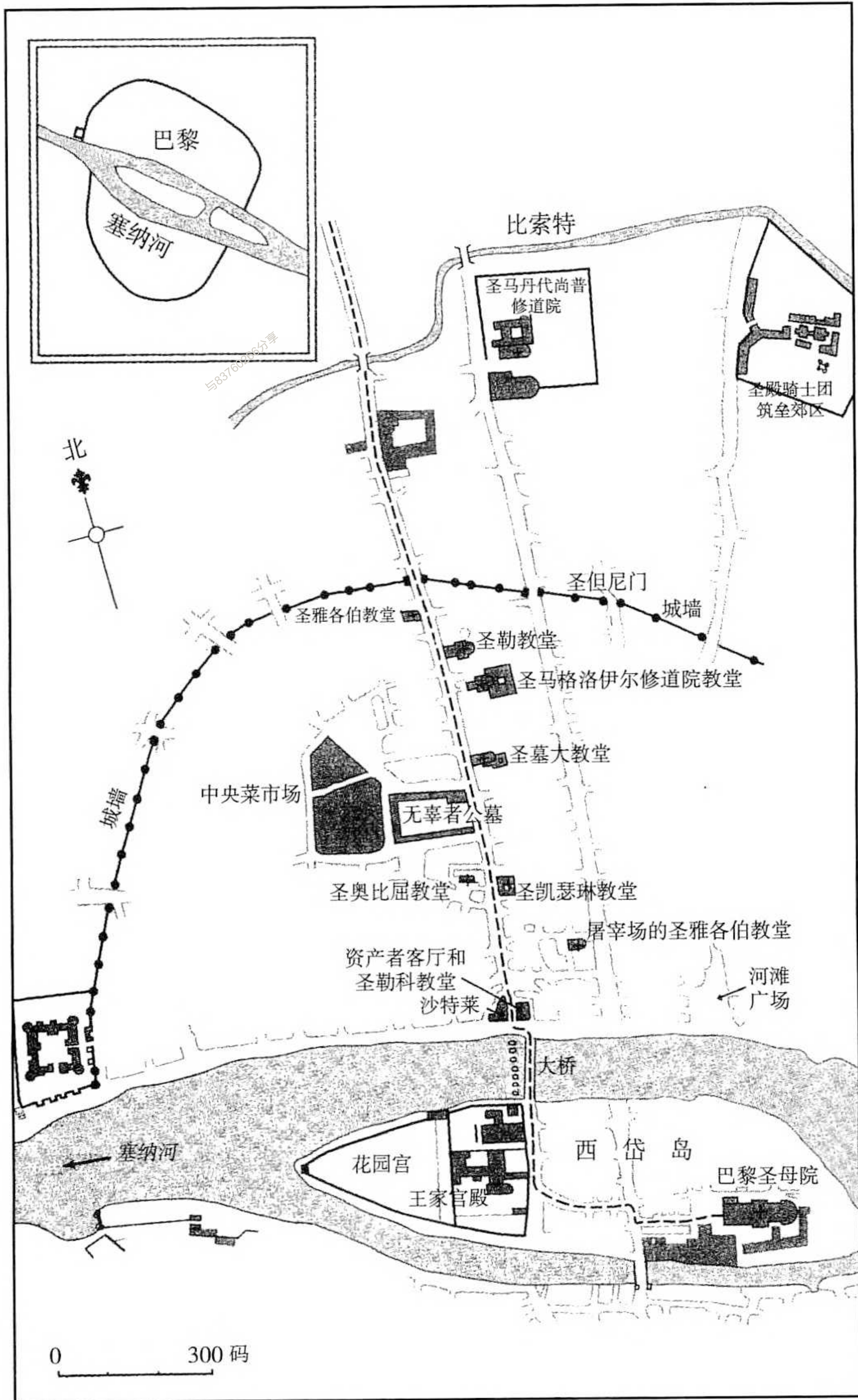


图1 1328年的巴黎

岸。1328年，塞纳河还没有筑堤，与之相反的是，土地逐渐从河中升起并与城市的街道融合，形成了一个由泥土和河水混合而成的泥潭，此地夏季成了一片由小店主的货摊组成的狭长地带，在冬季则成为一封对洪水的邀请函。从河的右岸往回看，人们可以看到旧大桥的残余部分。那些精美的石质建筑被1296年的洪水带走。巴黎人曾在桥墩上建造过水力磨坊，它们相互之间由摇摇欲坠的木质过道相连。大量的运输船在中心桥墩前排起长队等待缴纳市政当局征收的通行税，或者将货物卸往河岸，经营者忙着向站在他们上方的看客们提供样品。

- 5 当跨过桥后，送葬队伍列队走过一个建在河中桩柱之上的形状古怪的公共仓库，然后挤进一条位于沙特莱围墙下的狭窄小街。沙特莱（Châtelet）是一所古老的建筑：一座可以回溯至12世纪早期的小城堡（而且一直存在到1810年才被毁坏），一度守卫着巴黎的入口。现在，由于城市在向周边扩展，它失去了这项职责，已经变成一座国家监狱和官员的办公场所。首都长官〔或总督〕的所在地环绕在东侧，正对着它，送葬队伍从资产者客厅（Parloir aux Bourgeois）的右侧经过。这是一组给巴黎市政当局提供居所的、拥挤且毫无规律的建筑群，一直到它们在1357年搬迁至现在的位置河滩广场（Place de Grève）为止。在广场的北侧是圣勒科教堂（St Leufroy），它一度是巴黎首屈一指的郊外教堂，现在已陷入这个城市最忙碌的城区中，而且就像邻近的建筑一样，一度被移交给官方使用。它收藏着一块用于商业社团标准度量的石头，一种原始而粗糙的，代表通用千克质量的铂合金原器的同类制品。离开身后的沙特莱，送葬者走过位于他们右方的，通向一个散发着恶臭气味地区的隐蔽入口。在那里，巴黎屠夫们的房屋围绕在屠

宰场的圣雅各伯教堂（St Jacques-la-Boucherie）教区的四周。他们是一些肥重、粗暴之人，组成了这个城市中古老而最有特权的行会，并且将为未来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巴黎革命提供民众首领。

送葬队伍进入大道（Grand' Rue，14 世纪末期，这里已开始被称作圣但尼街），巴黎的许多武器制造者在一个以今天的沙特莱广场（Place du Châtelet）西北角为标记的地方经营着他们的买卖。在 1858 年喧哗的塞瓦斯托波尔大道（Boulevard de Sebastopol）使它黯然失色之前，这条著名的大街一度是首都的主街道，沿途挤满了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打哈欠的人，以及每逢周五满载货物前往中央菜市场（Les Halles）的运货马车，偶尔还有朝相反方向路过的囚车以及大批扭送犯人前往位于巴黎北部平原上的绞刑架的民众。这就是从西岱岛的王家宫殿到圣但尼修道院的王家大道，呈现了历代法兰西国王凯旋进城及送葬队伍出殡时的场景。腓力六世（Philip VI）的军队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奔向其位于克雷西之战的毁灭之地的。大道揭示了巴黎的许多特征。它的块石路面炫耀着财富，在中世纪的城市中这是非常奢侈的。它那坚实的资产者豪宅中住着一些最富裕的市民。一系列教堂和宗教建筑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令人惊叹地供给了许多修道院和教会，建造得富丽堂皇且冠以高耸的尖顶。”就像一位爱尔兰旅游者五年前描述的那样，这种气氛今日已荡然无存。²大道是一条中轴线，巴黎在 12 和 13 世纪时便是沿此向北伸展。这一进程改变了城市的特征，位于道路两旁的庞大修道院庄园延伸至全新且整齐的郊区。中世纪的城市从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田园气息。最主要的慈善医院，巴黎天主医院（Hôtel-Dieu）曾在距巴黎圣母院 10

码之内的餐厅附近养猪。西岱岛的对面曾有一些著名的葡萄园立在左岸。市民们也曾在郊外种下他们的粮食，并在城墙之下种植果树。尽管如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依然鲜明，就像那不断延展的建筑之流已经将先前所有这些景象冲到更加遥不可及的地方一样。除了那些隐修院，它们所拥有的小心翼翼围拢的果园和用墙围绕的葡萄园与蔬菜园才是迄今为止唯一能使人想起这里还有过乡间时光的标志。

穿过位于现在的圣但尼街南端的盐商区，这些哀悼者来到远离尘世的圣凯瑟琳教堂（St Catherine）的地基前，在那里这条道路被现今的隆巴街（rue des Lombards）穿过。它的修士和修女负责收寻并埋葬倒毙路边的旅人。与它直接相对着的是圣奥比屈教堂（St Opportune）的后殿，一所世俗教士的房屋^①，并且维持着一家重要的朝圣者招待所（hospice）。在圣凯瑟琳的门口和无辜者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之间再往前走一点的地方，哀悼者的队伍已经过数条街道，平素时分那里总是水泄不通。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来回兜售古董旧货的商人把这个地区当作他们的推销营地。

无辜者公墓是一块广阔的被围墙环绕、处于大桥和北部大门中途的圈地，是巴黎数个世纪以来最主要的公墓。它有着最大面积的空地以及在每个周日最为忙碌的菜市场，那是一个以拥挤的人群和喧闹之声而闻名的地方，有时比起公墓来它缺少了几许庄重。在附近诵经的礼拜堂旁，无辜者之泉为巴黎北部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用水，它也是这座城市现今最壮丽喷泉的肇始。在这个地区的西面，当那些哀悼者沿着大道前行时会瞥见

① 与修道院式的房屋相对。

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街道，它可以折回中央菜市场。在那里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于150多年前设立了延续八个世纪的巴黎主要市场。就在公墓的北边，沿着送葬队伍的路线，仍然没有完工的圣墓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矗立于建筑者的脚手架的笼罩中。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II）曾经赞助过它的建设，而与他不和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那位未来大半个法国的征服者，曾在两年前参加过它的奠基仪式。建造教堂的热潮还没有结束，但离延续了两个世纪的扩展尾声已不再遥远，而先前预定要投入使用的朝圣者招待所则从来就未能建造。 7

在那些沿着起自圣墓的街道向北延伸的建筑后面，矗立着样式普通但经常得到大量捐赠的圣马格洛伊尔修道院教堂（abbey church of St Magloire），它被一片宽阔的圈地围绕，是这里大部分地区的地主。只是不久以前周围街道中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居民才能勉强凑合使用供奉着圣吉勒（St Gilles）和圣勒（St Leu）一侧的圣坛。现在他们的人口压力使得这里急需一座教区教堂。于是在北面离老修道院40码远的位置，过去十年曾建起了圣吉勒教堂和圣勒教堂。自从后堂被建起后，圣勒教堂有了很大改变。尽管在1850年代它与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已经不成一条直线，但是它仍然是查理四世的哀悼者现今在圣但尼街上唯一可以认出的建筑。

送葬队伍通向巴黎大门的最后100码路程将国王的遗体带进了一个新近才建好的地区。这里已经变成这座城市的工艺者之区，而并不是流浪的乞讨者的家园，即由一群产量比匠心更为著名的小作坊经营者所组成的街区。当行列接近这座城市的城区边界时，圣詹姆斯兄弟会的房子，即另一座朝圣者的基

地，矗立在左侧。它刚刚在一年前完工，是博韦主教马里尼的让（Jean de Marigny, Bishop of Beauvais）侍奉上帝的献礼。他将自己垂暮之年的时间全部用于在法兰西西南部对抗英格兰人。在这些招待所建筑的后面可以看见阿图瓦宫的屋顶（不久它将变成勃艮第宫），即一大群全部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建筑。它曾是令人敬畏的老阿图瓦女伯爵的家。它也是巴黎最壮丽的贵族宅邸之一。大片的玻璃窗保证了房屋的光照，并且用管道把无辜者之泉的泉水从数百码之外输送过来。这是两项 14 世纪的富人能获得的最高等的奢侈享受。

送葬队伍在腓力·奥古斯都的城墙下到达了这座城市的城区边界。当腓力在 12 世纪开始建造时只有两组并不重要的建筑位于它们的外面。属于圣殿骑士团的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郊区位于一处环境恶劣的沼地的中央，处在新城墙东北面大约半英里处，即是今共和国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南面。几乎在城市正北方的同等距离上，坐落着富裕的圣马丹代尚普修道院（priory of St Martin-des-Champs）——一座克吕尼修道院——的相对简易设防的圈地。这两处地方现在都没有保留住它们那颇显高贵的孤立状态。虽然那些僧侣们还在照料着他们在北边田野和葡萄园里的建筑。南面，它们的一条由房屋组成的连续的线沿着圣但尼街以及圣马丹街伸展开来。而其他的建筑正搬进道路旁边以填满它们自己的围墙和首都城墙之间的大片土地。当送葬人群从圣但尼门走出来时，在今日圣但尼街与图尔比戈街（rue de Turbigo）的交会处，他们会发现难以分辨熙熙攘攘的郊区和他们刚刚走过的城区。城墙很早就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军事意义，而且在一个世纪的和平年代里，巴黎人早已对这个事实处之泰然。在开始建造时，腓力·奥古斯都就已

经将塔楼和城门出租给了私人租户。圣但尼门的外墙有着一个被简单筑垒加强的入口，并被两个加强过的塔楼伴随左右，现在它的第一层被极不相称地饰以一扇优雅的尖顶窗户，而且还附有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真正的巴黎分界线恰恰在它的北面，被一条停滞而且污浊的，被称为圣马丹的拉比索特（La Pissotte de St Martin）的河流所标识。城市的污水即倾倒至此。

大约在圣但尼街现今与雷奥米尔街（rue Réaumur）交汇的地方，靠近雷奥米尔-塞瓦斯托波尔地铁站的位置，送葬队伍走进一片旷野之中。穿过一片围绕在这座城市北面的宽阔的土地，这里泥泞的地面和散发着恶臭的河流对潜在的移民们来说有着足够大的威慑力。但是它对于住在那里的不受欢迎之人来说倒十分合适。东边的半英里外就是蒙福孔（Montfaucon）^①的巨大三角绞刑架。近在咫尺处，在经过比索特河左边的不远处，“天主之女（Filles-Dieu）”里安置着200名赎身的妓女，她们生活的境况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巴黎笑话。再往北的数百码外，圣拉扎尔礼拜堂（chapel of St Lazare）周围，巴黎主要麻风病患者聚居地的棚屋和餐厅与法兰西国王们在其凯旋进城仪式前夜的临时住处并排而立。华丽与贫困并存是此时此地的典型特征。这两种建筑都是巴黎的富裕市民将他们的财富套用于一种由古老的贵族阶层所确立的方式的结果。这是一个关于社会地位的声明，和巴黎显贵家族的其他虚饰一样引人注目：乡村地产、贵族专利，还有查理去世两年后，在右侧的圣马丹代尚普修道院旁边的平原上举行的比武锦标赛。衣着华丽的巴黎商人子孙们于此在模拟战中再次展现了特洛伊战争的情景以及

① 又译鹰山。

圆桌骑士们的事迹。³

沼泽让位给坚实的土地，而送葬队伍疲惫地穿过肥沃、空旷的长有4英里多的圣但尼平原。在左侧，群山组成了一条跟随着塞纳河的低长线条，就像是要环绕巴黎北面一样。它们之中较为显著的是蒙马特尔小丘（hill of Montmartre）。在接近山顶处环绕着一个小乡村，而且还有一座女修道院，如今唯一遗留下来的只剩它的名字，女修道院广场。一排排的葡萄树向下延伸至处于低洼地带的村落边缘。它们以此标出了一个因葡萄酒而闻名的地区，直到19世纪时巴黎将它吞并为止。王室不是从波尔多，而是从克利尼扬库尔（Clignancourt）、圣旺（St Ouen）以及阿让特伊（Argenteuil）获取供给，就像13世纪的一首诗歌所唱的那样。⁴

经过法兰西国王的品尝
他的仁慈、他的权威
令每一种佳酿都变得更为名贵

晨曦即将结束之时，送葬队伍将会到达拉沙佩勒（La Chapelle），一个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小村庄，它的这份产业仍然通过幸存的教区教堂（在拉沙佩勒路）得到留存。一百年之后，贞德（Joan of Arc）将在这里为即将发动的一场试图从英格兰人手中夺回巴黎但未成功的战役祈祷。靠在它北部边缘的是圣但尼修道院领地的边界。一个立在路上的倾斜的十字架是它的标记。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们在这里迎接送葬队伍。这是一座修道院彰显尊贵的时刻，它源于同法兰西王室的长期联系。巴黎主教在此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在脱下他的官

方礼袍之前，他已被要求完全接受来自一份加盖了印章的文件上的要求。他和所有他的牧师以及相伴的主教们穿着朴实的宗教制服进入圣但尼的土地。那些抬棺者被更换，送葬队伍排在圣但尼的修士们之后一起走完最后的3英里旅程。他们穿过和煦的乡村郊野，这里如今已成为一片荒凉而丑陋的工业区。当这群哀悼者进入圣但尼城中接近修道院的围栏时，大部分普通教徒和低等教士都离开了。只留下了修道士、少数教会显贵和一些更重要的王室王公以及拥有安葬王室逝者权限的内廷官员。

*

1328年的法兰西处于一种表面强大但实际虚弱的地位。查理四世曾统治过的法国领土比现在要稍微小一些。在北方它包括了整个佛兰德伯国和现在比利时西部的部分领土。但在东方它只延伸到未超过默兹河、索恩河以及罗讷河的位置。埃诺、洛林、部分勃艮第、多菲内、萨伏依以及整个普罗旺斯均在其边界之外，虽然这些领土中的大部分属于法语区而且他们的统治者已经融进法国的政治势力范围。查理四世去世时距离里昂成为法国领土还不到二十年，而且位于里昂东面的领土表面上仍然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一位法学家教皇（lawyer - Pope）在1265年写信给法兰西国王，他很可能想搞清楚维维耶（Viviers），一座位于罗讷河西岸的座堂城市^①，到底是在法国还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我们发现您的王国和帝国之间的分界线没有任何的书面记录，而且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它们是

^① “座堂城市（cathedral city）”指教会有主教派驻座堂的城镇。

向哪里延伸的。”⁵法国不是高卢。

尽管如此，她依然是欧洲无可争辩的最为富裕、人口也最稠密的国家。1328年，一份由王室国库官员编制的关于纳税户的统计档案列举了在大约24000个教区中划分的2469987户家庭。那些大片的采邑和王公的封地（国王没有在这些地方征税）没有包括其中，而普查的方法毫无疑问会比那些容易使人误解的精确数字所暗示的内容要粗略一些。尽管如此，1328年的法兰西居民总数几乎不可能少于1600万，这大约是同时代英格兰人口的三倍。

这些在那个年代密度惊人的人口靠三百年来不断增长的农业资源支撑。13世纪下半叶，乡村已经到达了它最繁荣的时期。耕作面积已经达到了极限。长期对荒野、森林以及沼泽垦荒的成果一度覆盖了这个王国的许多地方。傅华萨^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时，法兰西是饱食、惬意而且强大的，它的人民富裕兴旺，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人知道战争一词的意义。”⁶

回想起来，早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已经越过了它的巅峰，每个省的模式都和其他省不同。繁荣的高峰可能早在1260年代就已到来，尽管这与编年史作家们意识到经济变化的征兆并没有间隔多少年。法兰西的许多乡村已经变得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拥挤不堪。对森林的垦荒行动已经停滞不前，除非他们开发那

^① 傅华萨（Jean Froissart，约1337～约1405），法国诗人，编年史作家，生于瓦朗谢讷。1360年，其应同乡，即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王后埃诺的菲莉帕之邀，前往英伦为英格兰王室效力。此后游历多国，并于1394年最后一次前往英伦。因阅历广泛，并与当时的重大事件当事人与亲历者多有交谈，他收集了诸多一手资料，在1367～1400年间撰写了《编年史》（*Froissart's Chronicles*）四卷，主要记述了1325～1400年间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伊比利亚发生的历史事件。

些要用于放牧牲畜、打猎以及蓄积木材的林地。临近 13 世纪末，耕作面积的扩张已经停止。但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实际工资徘徊不前且尔后开始下降。物价也开始加速上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营养不良的中世纪农村社会从来都不会很高——跌回至大约 20 岁。起初这些压力主要影响着城镇和穷人。地主以及租佃农场主的事业兴隆，粮食价格在 1315 ~ 1317 年的饥荒时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日后也可能不及的顶点。这是他们时运的转折点。1320 年代，农产品的价格开始急剧下跌，甚至当饥荒再次来临时也没有恢复。租金也随着一同下跌。因而开启了 14 世纪漫长的农业萧条时代。贵族的收入下降，而且在一些省份是灾难性的下跌。在那些标记出每个村落公社边界的十字架外面，在由草草树立的木屋所组成的一些邈邈凌乱的棚屋乡村里，出现了一些由居无定所的穷人组成的群体。他们依靠乞讨和在收获季节出租自己的劳动力打工求生。在 1320 和 1321 年，这些心怀不满的流浪者以及其他因境况窘迫而坠入他们之中的人，曾突然爆发了一连串的局部暴乱。在此期间，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恶性的袭击教堂以及屠杀犹太人事件。1323 ~ 1328 年间的佛兰德西部，一场空前野蛮的内战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展开。这些事件也预示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将到来。

一些人只是简单地逃避他们的麻烦。小农场开始收缩或者消失不见，它们以前的主人流向了城镇。然而，城镇接纳他们的能力取决于一种脆弱的经济平衡，而它已开始显示衰退的迹象。在 12 和 13 世纪时，城镇人口增速比法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速要快得多。那些大城市用不断开展的扩建城墙的方式扩大它们的限围，而其他城市则靠略显寒酸的壕沟和在边缘处连接

在一起的门面标识它们的边界。它们像围绕着参天古树核心的年轮一样增设新街，或者在杂乱无章的郊区中扩展开来，这些郊区逐渐融进围绕在它们周围的田野中。在南方，一些大贵族王公和教会团体在移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组建了数百个新乡镇（bastide，设防村镇）。在老城镇中，人们大量挤入那些历来是移民居住的邈邈角落，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卫生状况比以往更加恶劣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在一个于陆上运载庞大体积的供应品，即便能够做到也需费尽力气的时代，所面临的那种困难程度很容易被人低估。一个典型的大约有 3000 名居民的地方城镇一年要消耗超过 1000 吨的谷物。它们大概需要 8000 英亩的耕地来种植。大城镇不能指望用自己的土地养活自身。它们还要依靠从相当远的地方买来的供应品。佛兰德，法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陆路和水路粮食供给线越过了与其交界的省份延伸进法国北部、埃诺（Hainault）、布拉班特（Brabant）和莱茵兰（Rhineland）。巴黎的供应由一群有特许权的批发商行会把持，水上商人公会（Hanse des Marchands de l'Eau）享受着由王室赐予的控制从诺让（Nogent）直达大海的整个塞纳河谷及连同瓦兹河谷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商业往来。⁷这虽是商业组织上的一个奇迹，但还很不够。首次警兆伴随着饥荒在 1305 年来临，那些面包师当时不得不用木板把店铺封起来以免遭受暴徒破坏。随后，接踵而至的是 1315 ~ 1317 年的饥荒以及 1320 年代和 1330 年代的时疫。一些北部城市在灾祸中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在佛兰德，死亡率则更高。越稠密的人口导致越深重的危难。佩里格（Périgueux）是法兰西南部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它在 1330 年代的饥荒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战争是另一个让这些地

方深陷苦难的原因。它们比一个世纪以前更易受到攻击。它们日益膨胀的郊区很容易被己方拆掉或者被敌方烧毁。一条道路或者河流被切断意味着数星期的饥馑。收获季节的庄稼被烧毁则意味着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将遭受饥荒。⁸

法国的产业财富曾高度集中在一个产业，即纺织工业，并且集中于一个地区，即西北部的佛兰德、阿图瓦和皮卡第，以及一小部分位于诺曼底和香槟等邻近省份中的城镇。在佛兰德，纺织工业曾在—场商业活动的爆发性增长中促使许多和村庄一般大小的地区成长为大城市。19世纪前的欧洲，类似的情况很为少见。大约有60000人口的根特（Ghent），是继巴黎之后欧洲北部最大的城市。阿拉斯、杜埃、布鲁日、伊普尔以及里尔，虽然小于根特，但是按照任何地区的标准来看也是十分可观的。大量无产者涌入并挤满了这个王国的狭窄一隅。他们生产毛织品。这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是整个中世纪时代唯一为了出口而大量生产的工业品。这种规模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管理和大量的资金。这两者都由一小部分商人来提供。他们也构成了几乎掌控这座城市所有事物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从英格兰买进未加工的羊毛，并将其卖给个体经营的工匠，让他们在许多小作坊中将羊毛编织、清洗并染色。许多时候，这些商人也会提供设备且出租房屋。在这项工程的最后阶段，他们会买回制成品并再转卖给中间商，主要是意大利人。之后货物被远销至西班牙、俄罗斯以及近东地区。大量的财富由此产生。

在处于封闭环境下的中世纪城镇，贫富差距对比是不容易被掩盖的。在城墙内拥挤的房屋中以及墙外由茅屋组成的不断扩展的棚户区内，工匠们的居住条件可能不会比北部平常的农

- 13 民更加贫苦和污秽。但是他们因着共同经历也对那些他们所依靠的、非常吝啬而且喜欢炫耀财富的金融资本家感到强烈憎恨。在1280年，伊普尔、布鲁日和杜埃爆发了起义。1301年，一场更严重的叛乱在一位名为彼得·科宁克（Peter Koninck）的“和蔼可亲而且能言善道”的织工领导下，在布鲁日和根特爆发，并一度成功取代了由那些商业寡头组成的政府。这些事件被证明是第一次在佛兰德出现的一系列城市革命，它们严重损害了法兰西唯一重要的工业。佛兰德失去的部分买卖向南移到了更古老、更安宁的城市，比如亚眠（Amiens）和鲁昂（Rouen）。但失去的更多部分则移到了越过王国边境的帝国领土埃诺和布拉班特上。

比起让一些资本家破产以及取代北部城市寡头政府，这些事件对法国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佛兰德的纺织行业曾经吸引来一条跨越法国东部的欧洲主要商路。在查理四世去世前三十年，香槟的国际贸易集市在拉尼（Lagny）、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普罗万（Provins）以及特鲁瓦（Troyes）连续举行。它们曾经是欧洲银行业的中心。在那里，呢绒布匹商人会与为贸易提供融资的意大利经销商面谈。但到了1328年，集市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银行业务，而且它们作为一个商品交易地的重要性也在急剧下降。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地理环境变迁造成的自然结果：新的贸易模式穿过阿尔卑斯山通道，将主要商道引向更远的东边，而且意大利人开创了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完全绕开法兰西直达北欧的海路。但是佛兰德的动乱以及法兰西王权的政策也加速了这个进程。国王不断地以扣押其领地臣民货物的方式持续与佛兰德伯爵争辩。1297年，佛兰德人曾失去了他们在整个法国的货物。1302~1305年间，

他们曾被美男子腓力禁止参加集市，并且在 1315 年又再次被他的儿子禁止。他们只得离开此地。那些在佛罗伦萨和米兰拥有初具规模的制衣业的意大利商人开始与这些越发前往其他地方寻找机会的佛兰德人展开竞争。美男子腓力以迫害、逼迫他们接受强制性借贷以及歧视性税收的方式加速了他们的离去。⁹

税收关卡的记录是关于经济衰退的有力证据。在阿拉斯的南面，巴波姆（Bapaume）的十字路口，一座巨大的税收关卡立在从巴黎到佛兰德工业城市以及从东面的香槟通往大西洋港口的主要道路上。它在很久以前就标示了佛兰德的边界。通行税在 1302 年佛兰德动乱的事后余波中下降了三分之二，而且在 1313 ~ 1315 年的危机中再一次下降，虽然程度有所减缓。通向阿尔卑斯山关口道路上的通行税征收人员讲述了与此相似的故事，自 13 世纪后期的黄金时代过后，通行税的征收工作虽飘忽不定却在持续下降。¹⁰

*

尽管法国社会已经遭受了那些因 14 世纪早期困难而造就的明显压力，但很少有同代人可以预见接下来两代君主统治时期的政治灾难。他们在 1328 年依旧像过去一样保持着对法兰西的敬畏之心。他们所见的仍然是那个散发着富饶光辉的黄金 13 世纪，圣路易的世纪，《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的世纪以及在一种诚挚而高涨的气氛中建起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和修道院的世纪。编年史作家茹安维尔（Joinville）将它们比作一本蔚蓝以及金色手抄珍本所散发的启示之光。巴黎大学确实就像一位爱尔兰游客在 1323 年将它描述成的那样，是“神

学以及哲学学科的家与看护，人文学科之母，公义的情人和道德的标准，所有神学美德的明灯和写照”。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的建筑风格已经征服了每一个西欧国家的本土传统，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意大利的贵族仿效着法国的服饰风尚而且在学习用法语交谈。他们将其形容为现存的最美丽的语言。但丁的注释者，将上述现象告诉我们的伊莫拉的本韦努托（Benvenuto of Imola）是众多对法国式习俗入侵感到愤怒的同代人之一——就像诗人对法国在13世纪用以立足意大利的财富和暴力感到厌恶一样。¹¹

某位德意志王公所抨击的“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啰唆的法国人总是嘲笑其他国家”，¹²曾是最恶劣的外交言辞。但是在把这个理由用于一个突然爆发的、反对趾高气扬的高卢人的场合时，他说出了许多与他同时代人的相同感受，此外还对实现这种趾高气扬的力量作了一次含蓄的称赞。在13世纪期间，法兰西军队曾经在英格兰和低地诸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中东作战。法国人的王朝统治着普罗旺斯、那不勒斯、纳瓦拉、塞浦路斯以及希腊，而且在最近的记忆中，他们还统治了西西里岛以及君士坦丁堡。教廷被安驻在法国的外门阿维尼翁（Avignon），被一连串的法兰西教皇以及一群法国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红衣主教统治。“统治大地的政府，”让丹的让在他有关巴黎的颂文中宣称，“理所当然地属于威严的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兰西君主家族。”¹³

按照14世纪欧洲国家的标准来看，法国的军事力量是庞大的。按照惯例来估算，它的统治者能筹集的可用于野战的军队数量在20000~25000人之间，他们中的四分之一是骑兵。计划在1304年入侵佛兰德，打算在1323年组织的十字军以及

在 1326、1329 及 1330 年拟定的在加斯科涅开展战役的军队都达到了这个规模。但是有时也可以征召比这个规模还要庞大得多的军队。为 1339 年（与爱德华三世作战的第三年）战事而计划的一支军队有 50000 人。而且这一数目划分在两条阵线上，在第二年实际上还加上了为舰队而动员起来的 20000 人。相比之下英格兰人虽然在 14 世纪一度能聚集起 32000 人，却很少能成功地在野战场合组织起不少于 10000 人的部队。人数上占完全优势的法国军队在重装骑兵方面尤为突出。它是中世纪军队中最为显赫的武装力量。在他们军事力量达到顶峰之际（1340 年 9 月），法国人部署了超过 27000 名骑兵。再次对比后极富启迪，英格兰在同一时间内能部署的最多骑兵数量大约是 5000 人。数量当然不能代表一切，而且到 14 世纪初，中世纪重骑兵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数量所能做的是显示法兰西能利用的资源范围，她军事制度的力量以及她机构的能力。一支军队的集结和范围是一个中世纪社会所要承担的最伟大的集体性事业。¹⁴

1328 年正在运转的法兰西国家是 14 位卡佩王朝国王持续经营的产物，他们从公元 987 年开始持续统治法国。在欧洲中世纪的诸多伟大王朝中唯独他们能够存在三个世纪之久，每任君主都留下一个男性继承人来承继他的工作。时运眷顾着他们。这些统治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具有显著能力的人。没有人有过明显不能胜任的表现。法国国王在他们的加冕礼上被圣膏涂抹，被君主制的鼓吹者赋予具有奇迹般治愈的力量，被官方文件宣称为其他所有人的上级。他们已经采纳了专制主义的象征。“蒙上帝恩宠被置于所有其他人之上，上帝将我们变得如此卓越，我们注定要执行祂的意志。”¹⁵然而权力的现实性远比

文字准则要难以捉摸。在 11 世纪初，罗贝尔二世（Robert II）——在他的名义下上述文字得以宣布——在不到他王国十分之一的领地上行使直接权力。那是一小片菱形领土，从北部的巴黎延伸至南部的奥尔良。在这里他是直接的封建领主，在其他地方他仅仅是个不得不通过替他行使王权的封臣（vassal）^①来维持统治的国王。但是封臣只以自己的名义行事，且他们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君主逐渐缩小成一种虚张声势的荣誉性尊号。王公贵族可以并且经常和他以及其他贵族发生战争，此外他们还同教廷以及外国势力保有直接联系。

从 1031 年罗贝尔二世去世到 1328 年查理四世去世，已经过去了三个世纪。在这段时期内，君主政治在王室领土的领地范围以及他们可以在领地内加以运用权力方面都有持续提高。王室渐次获得新领地的行动一直贯穿于这个时代，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具重大意义的是三次大规模的拓展领地事件。它们使得卡佩王朝国王们的领土在 13 世纪期间第一次扩展至大西洋和地中海。其中，第一次的成果由腓力·奥古斯都和他的儿子路易八世（Louis VIII）取得。他们在 1202 ~ 1224 年之间摧毁了

① 又称附庸（vassal）。中世纪西欧领受封地（采邑）的封建主。在封建制下，封建主之间通过土地封授形成一定的臣属关系，封赐者称领主或封主，受封者称封臣或附庸，双方各有权利与义务，载入册封文书。除宗主（国王、大公、公爵）外，各级封建主都是附庸，而直接由宗主封授领地的附庸称“直属封臣（tenants-in-chief）”。附庸对领主的主要义务是服兵役（骑兵兵役），其他义务包括出席领主法院、提供意见并共同裁决某些案件，以及提供传统的封建财政帮助（aids），如在领主的长子成为骑士和长女结婚时缴纳贺礼，在领主被俘时代缴赎金等。附庸若不履行义务，将受到领主法院的审判和处罚，直至没收封地；若附庸认为封主未尽应尽义务，亦可解除臣属关系，另投其他封主。

英格兰的安茹诸王 (Angevin kings) 的大陆帝国, 兼并了诺曼底、卢瓦尔河畔诸省 (Loire provinces)、普瓦图 (Poitou) 和圣通日 (Saintonge)。在多尔多涅河的南部, 阿尔比十字军 (Albigensian crusades) 已经推毁了图卢兹的王公家族。他们一度是“国王的伙伴”, 就像英格兰人蒂尔伯里的杰维斯 (Gervase of Tilbury) 曾经在 13 世纪初期称呼他们的那样。在 1271 年, 一系列由专门的司法技术性操作、好运气以及武力胁迫组成的联合行动最终使这片庞大的遗产落入王室手中。三年后, 香槟和布里伯爵们的男性谱系绝嗣, 而他们的领土, 包括一些法兰西最富庶的农业土地以及那些为香槟集市提供场地的城镇, 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联姻手段转到王室手中。除这些颇为可观的收益外王室还添加了许多较小的领地, 它们填补了原有领土间的空隙或者为未来的扩张埋下了种子。美男子腓力在 1285 ~ 1314 年的统治期间就独自以购买的方式获得了沙特尔 (Chartres)、博让西 (Beaugency) 以及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以没收的方式得到了莫尔塔涅 (Mortagne) 和图尔奈 (Tournai), 并在一次抵押交易中通过取消赎回权的方式取得了拉马什伯国 (county of La Marche) 和昂古莱姆伯国 (county of Angoulême)。沿着王国东面的边界地带, 他获得了里昂以及帝国的勃艮第自由伯国 (free county of Burgundy), 而且逐渐使他的官员们渗入了巴鲁瓦地区 (Barrois)。

回过头看, 尽管这些并入王室的领地以及随后获得的部分已被证明是民族国家的基础, 但卡佩诸王不太可能从那个角度来看待它们。他们只是扩大家族的利益, 只有在这方面他们才含糊地将其与民族 (nation) 视为一体。而且在一只手攫取领地并入王室的同时, 他们又用另一只手将部分领地分发出去。

王室领地不可让与和变动的说法直到 1566 年颁布《穆兰敕令》(Edict of Moulins) 后才成为王室政策的公开准则。路易九世将一块领地归还给英格兰的阿基坦公爵们 (dukes of Aquitaine)，这块领地占他父亲从英格兰人手中夺来的领土中的很大一部分。并非因为，正如他告诉那些反对的顾问大臣那样，是他必须这么做，“而是只有这样做，我和他的孩子间，他们是表兄弟，也许才会充满友爱之情”。与其说是公众举动，不如说这也是一种私人行为。不仅是路易，这个王朝中的大部分统治者都将王室领地当作一种赞助制的来源，以一种令一些行政部门感到震惊的方式授予权力、给予豁免。国王们不像教会那样热心于囤积土地。他们将整片整片的法国地区赠送给兄弟和儿子们，使封地被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永久统治，许多出于各种目的建立的公国均独立于王室之外。路易八世在 1226 年去世，他在位时并入王室领地的领土比任何一代卡佩王朝国王所获的都要多。但是按照他的意愿，他将阿图瓦留给了次子，普瓦图和奥弗涅给了三子，而安茹和曼恩则留给了四子。王位继承人继承了诺曼底以及比故有的法兰西岛稍微大一些的领地。14 世纪初期，美男子腓力和他的儿子们几乎也是如此慷慨，而且他们依次放弃了所继承的大片土地。王室能从它历次慷慨施舍的自然后果中被解救出来只是因为非凡的运气：那些最近分出的卡佩王朝旁支命运短暂且人丁单薄，与此同时那些主干却子嗣众多而健康兴旺。

1328 年，由王室直接统治的领地范围达到了顶峰，从此刻开始它将在一个世纪中持续衰退并伴随着相当程度上的政治解体。内战和外国占领相继发生。战火几乎覆盖了法兰西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巴黎和法兰西岛，皮卡第、诺曼底和曼恩

(Maine), 安茹 (Anjou)、都兰 (Touraine) 和在卢瓦尔河河谷流域内的奥尔良地区 (Orléanais), 普瓦图的中部诸省、利穆赞 (Limousin) 和贝里 (Berry) 的大部分地区, 以及南方的朗格多克 (Languedoc)。法兰西国王们在某些情况下间接地统治法国的其余部分, 其他情况下则无能为力。那里有居于首位的三片“大封地 (great fiefs)”, 佛兰德、布列塔尼以及阿基坦, 这些实际自治的公国由独立的统治家族统治。其中的王公只是时断时续地构成了法国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在那时还有许多先王为他们的幼子创立的王子封地: 1328 年的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以及阿图瓦伯爵, 阿朗松 (Alençon) 伯爵和埃夫勒 (Évreux) 伯爵。它们都沿着相似的世系延续, 享有着许多相同的自由权, 但是由同王室联系在一起的人所统治。他们通过血缘、感情以及政治利益的密切联系, 使得自己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王国政府的一部分。即使对于他们之中最古老的勃艮第来说也是如此。它从王室领地上分立出去已有三百年了, 但是它的公爵仍然位于法兰西国王最亲密的联盟伙伴之列, 直到他们的世系在 14 世纪中叶嗣绝为止。少数规模更小的领地, 虽然他们不是王子封地却也享有十分相似的自治特权, 如布卢瓦 (Blois) 伯爵们, 蒙莫朗西 (Montmorency)、茹安维尔 (Joinville) 和库西 (Coucy) 领主们的领地; 围绕着阿布维尔 (Abbeville) 的蓬蒂厄伯国 (county of Ponthieu)

18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案例, 英格兰国王在 13 世纪末通过联姻获得此地。还有位于比利牛斯山地区的富瓦—贝阿恩 (Foix-Béarn) 领地, 它过于偏远的位置使得王室难以有效干涉, 而且似乎更值得作为一个对抗在阿基坦的英格兰王朝的盟友。

基本上, 这些尊贵的王公与王室领地中小贵族之间的区别

是，国王的法官们有没有司法管辖权，而且他的官员们对他们领地中的居民有没有控制权。大片王子封地以及自治采邑的持有者们承认他们对王室负有封建义务，这些义务通过习俗以及他们授给物的附带条款还有他们宣誓效忠的行为来定义和限制。但是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宫廷而且维持着自己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同时代王室政府机构的精确缩影。他们颁布自己的法律。其中的一些人还铸造自己的钱币。如果他们有责任履行兵役服务（有时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他们会收到国王的召集令，然后自己出钱征召军队，并自行征收税款，承担开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处于中间阶层的政府，其义务与其说由法律规定，不如说由行政惯例指定。尽管如此，他们的身份虽然高贵，却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特殊。甚至王室领地内由王室直接控制的领主在一个较小范围内都具有许多相同的权力，就像那些领土上的大人物那样，他们也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宫廷。他们通过在自己领土边境竖起绞首架的方式来宣示权威。他们向他们的下属封臣征税并且回应国王的军事召令，他们的兵役义务不仅包括自身还有他们的封臣和家臣（vassals and retainers），就像博马努瓦（Beaumanoir）写的那样，“每个领主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都是最高统治者”。¹⁶事实上他们的法官和官员必须和那些国王掌控的同僚一起工作，而且必要时应当被传唤至王室宫廷，为他们的玩忽职守和违法行为作出解释。一个并不容易的共存过程逐步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但是这种日益增多的现象也是众多大封地和王子封地中的官员们正在经历的。

百年战争前夕的法兰西国家是众人经营的产物。但是有一个朝代给它烙下了直到中世纪结束之前都未曾失去的深刻印记。那是美男子腓力的时代。他于1314年去世，结束了一段

近三十年的统治时代。尽管他的统治期如此漫长和重要，人们还是对这个著名人物的性格特点知之甚少，除了知道他冷酷、不苟言笑而且缺乏自信。“他不是一个人或者野兽，”他的一个敌人宣称，“他是一尊塑出的偶像。”¹⁷腓力让一小圈专业顾问围绕着自己。这些高级文职官员中很多人出身低微、野心勃勃、能干而且因此不受欢迎。国王到底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还是他的顾问们的工具，这是一个甚至同时代的人们都不能作出有根据判断的问题。而且历史学家也只能以他们的猜测为依据。显然，腓力（或者可能是他的顾问们）对他的王室行政机构的重要性有一种炽热的、几乎虔诚般的信念。“国王位于法律之上，位于所有的惯有权利以及私人特权之上。”一位官方资料作者在答复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时写道。这位教皇曾冒险地向法王对教士的征税权发起挑战：“制定法律，或者修改法律，或者当向他的臣民征求意见后，他在认为合适之时，将法律取消都是他（国王）的天赋神权。”¹⁸

19

美男子腓力拥有充分准备的基础性优势，其中的大部分是他祖辈腓力·奥古斯都以及圣路易的成果。这两位国王在统治时期开始了中世纪欧洲最引人注目的行政机构创设。古老的王室宫廷已逐渐演变成了五个主要部门，它们的职能只是模糊定义而且人员也相互重叠。这些部门分别是王室内廷（royal household）和中书院（Chancery），二者仍然会同国王一道在乡间巡游，还有国库、审计庭（Chambre des Comptes）以及高等法院，这些机构由在巴黎工作的专业管理者直接指导。在腓力的儿子们和瓦卢瓦（Valois）第一代国王腓力六世统治时期，中书院是一个为政府整体运行而服务的总秘书处，后逐渐变成了一个以巴黎为总部的常驻部门，就像国家的司法和财政

机构一样。西岱岛的王家宫殿里挤满了文书、法学家和官员。美男子腓力和他的儿子们将宫殿扩大了三倍，以便容纳他们。行政薪水的支出也因此有了跳跃性增长。一些在早期的对英战争时代里递交腓力六世的统计数据勾勒出了一幅关于政府职能和中央官僚机构以不可阻挡之势膨胀的引人注目的图画。在1314~1343年之间，巴黎的各种王室宫廷中的主要司法官员数量增加了四倍。公证员的数量大致与此相当，那些被迫遵从国王的大臣以及法官命令的“廷吏（sergeant）”增长了七倍。1326年时，王室中书院用了不少于1.25吨的石蜡来密封公文。¹⁹

王室政策的大致轮廓由御前大会（Great Council）决定。如此称呼并不是由于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它负责处理王国的重大事件。它实际上非常小，由一小圈颇有影响力的管理者和国王的朋友们以及一个不断变动的显贵团体，如王室家族中的王公和大贵族，以及一些按惯例其席位允许靠近国王，并被流传偏见所期待的教会领主组成。在腓力统治期间，这部分专业人员大量取代了显贵。这个政策引起了不但来自显贵团体的消极评论，而且在他继承者统治的时代还被推翻。大部分专业人员来自于能指望其成员粗通文墨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出身于外省的乡绅阶层。这些人的家族在繁荣的13世纪时常常被抛在后面，而且他们的一切都源自国王。腓力的两个权臣，皮埃尔·弗洛特（Pierre Flote）和诺加雷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Nogaret）都是以民事律师的身份在南方开始他们微贱的仕途生涯。弗洛特是一个来自沃莱（Velay）的骑士小贵族家庭的次子。诺加雷是一个来自图卢兹资本家家庭的外省法官。马里尼的昂盖朗是腓力的宫廷总管，而且是他统治末期实际上的首席大臣，此人是一个普通的诺曼底封建领主之子。对他来说，

为王室服务意味着权力和财富，以及在王宫内的一幅画像和一尊塑像，还有用多少有些可疑的手段所积聚的大笔财富。它们以巨大的庄园以及一个完好的学院教堂的形式展示出来，此外还有一些收集的奇异的宗教雕塑。如今它们仍然可以在他位于诺曼底埃库伊（Ecouis）的家乡中见到。他们这类人赚得了高额的回报。他们将强烈的忠心、专业的技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带入王室的服务中。没有他们，一个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不断增长的政府将会脱离国王的控制，正如在他的继承者们如此行事后事实上显现的迹象那样。

王室的外省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更值得注意，因为即使是在中世纪组织最完善的政府机构中，地方行政往往也是其薄弱环节。王室直接管理的领土被划分为 36 个管理区域，它们被称为执法官辖区（*baillage*，在传统的王室领地内）或者总管辖区（*sénéchaussée*，在新获得的中部和南方各省中），国王在这些地区内的利益被委托给执法官和总管照看。在他们身旁，其他官员做着下属或专门的工作，如法官、副执法官、城镇市长、子爵以及收款人，而那些无处不在的王室行政机构小职员们、“廷吏们（差役们）”，他们用所必需的权力执行着其他人的命令。执法官和总管的地位很重要，而且领取高薪。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他们在中央行政机构中围绕着国王的上级们一样，在仕途中谋求发迹，而生活中的其他任何职业都不会像这里一样对他们敞开大门。蒙布里松的巴泰勒米（*Barthélemy de Montbrison*）在 1336 年担任里昂的副执法官，十年里一直是城市最有权力的人。他和大主教以及公社平起平坐处理公务；然而如果他在年轻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学习法律，他很可能会像父亲一样变成一个皮革商人。²⁰在少数地区，那些靠近边

境或者王室新近获得的领地，他们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韦尔芒地区（Vermandois）的执法官在佛兰德的政治骚乱中代表国王行动。佩里戈尔（Périgord）以及（随后）阿让（Agen）的总管们在阿基坦做着相同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正常职责更加平凡。他们维持公共秩序，他们也征收领地内的税收，而他们运用的那种混合着公共和私人性质的奇特权力其实是中世纪君权的本质：大量由王室通过继承或者从先前的封建领主处获得而来的五花八门的司法管辖权与特权必须与其他权力——那些仍然在私人手里的权力——一同合作才能运转，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增加、层层堆积，在被发现时就像揭露了某些复杂的考古遗址一样。武断专横成为条理清晰的替代品。外省官员们常常变得比国王还要维护王室，侵入他们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努力实现他们的主张，而且对王室赐予这些地方的特权和豁免权不予理会。通过干预其他人的争辩，给予失败者从低级司法管辖区提起上诉的权利，并将王室庇护权扩展至那些与省内大人物发生冲突的人们身上，无论正确与否，通过以上这些孜孜不倦的碾磨，这些人侵蚀着封建领主权利，直到它们被废弃不用或被那些王室权力征服。

1270 ~ 1328 年，卡佩王朝最后五任国王统治期内的法学家们取得的显著成果是，从王室那些迥然不同并混杂在一起的权利中建立起一个关于公法和国家权威的一致概念。但它仍然只是种夙愿，在 17 世纪以前都没有被政治实例所证实。但即使是 1328 年，在某一领域内这些思想已产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影响。从 13 世纪中期开始，王室的法理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学说：当有人指控地方法官在其诉讼过程中处理

失当或犯下了一个法律错误，从而做出“否认正义”之举时，国王可以听取上诉，甚至包括王国中那些他的权力还未扩展到的部分的诉讼。这种学说的运行方式严重冒犯了那些残余的领主司法管辖权的持有者。因为一位向国王的法院上诉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其官员的保护（sauvegarde）。为了达到诉讼目的，当事人必须从他的直接领主的权威下脱身出来并将自己立即置于国王的权威中。他的领地变成一个飘扬着国王旗帜的，拥有域外司法管辖权的孤岛，而且以鸢尾花（fleur-de-lys）纹章装饰，作为象征的绞首架则标示界限。所以，凭借听取上诉的权力，他们渗透进那些仍然遗留私人领主统治权的区域，而忙碌的王室官员、文书、公证人员以及负责保护上诉人的廷吏们则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调查询问、整理文件并引诱其他那些在传统讨论会上败诉的人向其告发，另觅良途。 22

这些围绕司法管辖权而不断开展的斗争的最终受益人是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of Paris），它并不是一个类似于英格兰观念中的议会，而是一个受理上诉的最高法庭。在数量与日俱增的诉讼案件中，被官吏们声称收至国王名下的那部分案件将交与它审理。表面上国王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担负着一些司法职能，高等法院处在被法理学专家接管的过程中。在查理四世逝世时，高等法院已设有数个部门，逐渐积累起无穷无尽的档案文件，而且有一大群公职人员为其服务。在巴黎王家宫殿的中央大厅（Salle des Pas Perdus）里环围着历代法兰西国王的雕像，聚集着成群的诉讼当事人和上诉人，他们关心的是将他们的诉讼案件置于国王自己法院面前。在王国的部分地区中，这些行为已经将领主法院的诉讼进程削弱至仅仅是为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争辩做形式上的准备工作的状态。上诉人的数

量已经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要定期作出将次要的诉讼纠纷案件转回至执法官和总管手中的尝试。但是最终采纳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加了一个笨拙的特别法院的规模。调查庭（Chambre des Enquêtes）的特派调查员负责在法院审理前评估证据，美男子腓力统治时期总共有4人，其子腓力五世统治时代已有33人。法院的主要部门负责受理涉及“重大理由……大人物，重要大员”的上诉，1319年时已有至少23名法官。²¹

中世纪时代十分热衷于诉讼。它们的制度机构被相互争夺司法权的竞争所分裂，它们被一股看起来很倾向于无意义以及无理性的激情所追逐。但同时代的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司法行政管理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还是统治权的最高特征。那些王室的仆从开始蓄意给执法过程加上王室垄断权，以至比起士兵们和政治人物的贡献，他们有更好的理由被当作法兰西国家的建立者，因为这更有英雄气概且更广为人知。

23 正因这些国家公仆是善于清晰描绘其事业的宣传者，很容易得到他们完全成功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只是部分成功。的确，他们创造了一个官僚机构，使一位巴黎君主能在正常情况下对一个位于欧洲最大而且最复杂之列的国家保持控制。诚然，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它可以显示令人惊叹的执行能力。比如1307年10月13日，曾秘密地在巴黎策划了几个星期的，对几乎包含所有成员的圣殿骑士团实施的同时抓捕行动，其效率将会超越14世纪的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但是尽管这些国家的代理人们保持了局面上的领先，但位于他们下面的基础还没有忙碌起来。就像对他们雇主的眼光一样，对统治者的看法也没有同样且深刻的改变。

对公共秩序的看法发人深省。“国王的和平是整个王国的

和平，而王国的和平是教会的和平，是对一切知识、美德和正义的捍卫，”一位宣传者在他的讲坛上宣称，“……因此，无论谁对抗国王也就是对抗整个教会，天主教信仰以及所有，神圣的和公正的事物。”²²也许在佛兰德战争的压力之下（布道的时代背景）听众们愿意接受它。这种公共权威的观念将国内暴力视为一种对国家的冒犯行为。从12世纪开始，它就已经在英格兰完善发展。但是15世纪以前，它在法兰西只是断断续续地被接受。叛乱（rebellion）只是另一种简单的政治手段。甚至那种认为它也许是叛国的想法也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渗入官方领域。其渗入阶段可以通过对待不成功的叛乱者的处理方式来追溯。在12和13世纪，他们作为叛逆者（traitor）被处决的行为极其罕见。例如，佛兰德伯爵当皮埃尔的居伊（Guy of Dampierre），尽管他对美男子腓力发动了公开战争并落入敌人的权力处置中，可最后几乎没有受到惩罚。第一位被卷入并以叛国罪绞死的贵族是伊勒茹尔丹的茹尔丹（Jourdain de l'Isle-Jourdain），一个来自西南部的男爵抢劫犯。“血统高贵但行径可耻”，他于1323年在巴黎被处决。1328年，一些佛兰德反抗者的首脑被拷问至死。在百年战争的头十年里，当腓力六世必须处理一场公共秩序的严重危机，并面对因政治和军事受挫引起自然忠诚的瓦解时，他诉诸这种公开处决的方式，并按可怕的规则来执行。这些场面壮观的维护最高统治权的行为反映了政府的害怕和不安。它们是真正的最高统治权的一个替代品。腓力对背叛的憎恶之情，有很多人不能感同身受，甚至在战争的压力下也是如此。处决令他们奇怪和震惊。编年史作家们更以万分惊恐的语气传播这种行为。它们大幅增加了对政府的不满。²³

*

24 国家自然权威的极限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难题，其主要症状表现为王室日益严重的财政拮据问题。传统的理论家期望法兰西国王应该像大多数中世纪君主一样，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政府开支，这些收入包括他的私人地产收入以及从司法制度中获得的收益，还有他作为自己领地的领主所享有的封建权利。在 1320 年代末期，这些收入来源每年可以提供 400000 ~ 600000 图尔利弗尔的收入，是英格兰国王一般收入的三到四倍。²⁴ 尽管如此，它只能勉强支撑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的重担而完全不足以支付发动战争的开销。这并不是一个法国特有的麻烦，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有这种经历，当官僚体制由聪明而且野心勃勃的人供职后，就开始尝试更加普遍深入的，更加趋向强势的管理方式。结构性的赤字变成他们账目中的一个常见特征，而在 13 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法国，这种状况特别明显。腓力三世在 1285 年征服阿拉贡（Aragon）的失败尝试花费了三倍于岁入的资金，这使他濒临破产。在 1293 ~ 1303 年间，当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试图同时在佛兰德、加斯科涅以及海上开战时，也同样被置于难以忍受的财政压力之下。1303 年，他在北方前线的部队曾为了索取军饷而发生兵变。

法国政府在支付战争费用方面日益困难是有几个原因的。比起圣路易的时代，它们从事的战争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美男子腓力为他的许多部队提供铠甲和武器。甚至他的继承者（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不得不替换在服役期间消耗的马匹和装备。此外，13 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纳尔榜（Narbonne）和鲁昂建立了带来沉重负担的王室兵工厂，它使得法兰西第一次

成为重要的海上强国。但是，使得王室战争开销不断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3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法国最终放弃了古老的军事征募体制。这个体制曾经依靠那些兵役封地的持有者以及某些城镇的居民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它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满的体制，曾在强制执行上颇有难度，提供的部队在质量和士气上都极不稳定。而且它还受到基于地方习惯或契约的资质条件以及例外情况的限制。14 世纪时兵役仍然是强制性的（除非用钱代替），然而鉴于此前的报酬通常只给予那些远离家乡或者在惯例时间之外服役的人员，现在它被赋予至整个战役进行期间服役的所有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是创建的军队更庞大、纪律更严明而且士气更高涨，但是开销也更加昂贵。

25

他们欠缺的是一个关于国家税收的有序体系。在 14 世纪初期，使法国政府最接近这个体系的是指向教会的征税制度。无可否认的是，到目前为止教会是王国中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法国教会经常在教会政务会或者教皇（更为常见）的同意下被征税。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教会税收的最大益处是不需要任何更进一步的许可。通常这项税收会自觉交付，而且它给王室预算提供了一笔虽可变化但有规律的捐助。在 1320 年代，其金额的总数大约占收入的五分之一。²⁵无论如何，大部分的王室税收必定要来自世俗教徒，而向他们征税却没有任何制度可循，除了仅有的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权宜之计。

风暴发生之前，改良一直被断断续续地尝试。民法学家们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因为国王担负着保护王国利益的公共职责，他可以凭借公共责任向他所有的臣民征税。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从另一条不同的路上得到了与此相同的结论。在他看来，“一个

不可预见的情况出现而必须增加为共同利益花费的开支之时，或者常规收入以及税收不足以维持宫廷的尊严之时”，按稳妥比例征收的税收总是可以被容许。²⁶ 尽管如此，并没有很多法兰西人会欣然赞同，而实际操作肯定是迥然不同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国王可通过以获得他自己或者他儿子的骑士爵位，或者以他女儿联姻的名义来要求获得“补助”，但是一切到此为止。甚至这些补助只能在国王自己的直属封臣中征收。当美男子腓力在1285年试图为了他自己的骑士受封礼而向他的臣民们广泛收集补助时，就曾爆发了猛烈的且大体上成功的反对活动。从那些陪臣（rear-vassals）身上收集来的钱被退回了。²⁷

佛兰德战争期间一种更有希望的征税方式被采用了。在1302年布鲁日叛乱后，腓力恢复了被称为总动员令（arrière-ban）的古老的军事召集令。凭借一项先王们拥有的不甚明了但不容置辩的权利，他召集至阿拉斯的军队“包含了各色各样的人，贵族或非贵族，持有我们自己或者其他领主之土地者”。²⁸ 腓力并不想看到全体国民全副武装集合在阿拉斯。贵族被期望能提供骑兵部队。主要从城镇中召集的、经过挑选的非贵族分队，被要求以弓箭手和步兵的身份作战。剩下的人被期望可以以一份价值其财产2%或者更多的价钱，如果征收者能确查它们的话，购买免服兵役的权利。这次收益的数额之大十分令人满意。因此这种尝试在第二年以及1314年重复出现了两次。作为战争正式开始的标记时刻，总动员令的宣布呈现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效果。但是对它的抵制，或者至少是对它所涉经费负担问题的抵制，也开始增长。贵族不可能被迫出钱。他们可在战争开始时亲自带领扈从们参与作战，以凭此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并赚取战争收益。此外，他们还指望自己的臣民对

他们数量可观的花销有所贡献，因而可以扭转国王的收税人使他们陷入的贫困境地。许多城镇觉得它们已经通过修理并守卫它们自己城墙壁垒的方式履行了保卫王国的职责。其他城镇也不愿意认可一份要求他们保卫一些与自己毫无关系，远在千里之外的，处于危险之中的法国地区的召集令。此外，事实证明恢复总动员令却不恢复附在其中的细致的法律判别是非常困难的。而其中之一规定了这种手段只能用在战争开始之后。因为为战争做的准备工作无论多么迫在眉睫也还是需要其他的收入来源。国王绝不能事先做好打算。

面对这些困难，腓力几次以简单要求他的臣民提供财产的方式回应，其理由是他需要这些。那些要求提供更好理由的人，比如1305年图尔（Tours）的教士，被告知他们是这个王国政治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对伙伴们的共同利益有所贡献，因此他们可以缴纳自己的款项或者被强制给付。²⁹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国王并没有不经至少是其臣民表面上的同意就课征税收。这不是出于对政制的顾虑。他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实际中不可能征得任何税金。国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每一个臣民进行评估，也没有足够多的，将被要求在纳税人的强烈反对中征集强制性税收的官员和士兵。贵族们在纳税时完全是自己定价。向城镇征收的税金由市民们收集。伦巴第（Lombard）商人交易业务中的税务工作由伦巴第人执行。既然国王没有纳税人的配合就无法做事，那么便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就每一项估价税收的相关条款和数额进行协商。在这些为了无数的个人赞同的讨价还价中，国王的手段并不强势。甚至在最后时刻看起来即将达成的赞同都可以被推迟。但是国王很可能已经召集了他的大军。他迫切需要这笔资金而且承担不起因显得不合理或

27 专横而推迟征收工作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腓力的官员们被教导在接近纳税人时要“和气地说话和劝阻”，以向他们指出国王有多么急切地需要这笔钱，对穷人的要求是多么的适中，对富人的课税又是多么的公正。³⁰如果这些讨好的话语仍然未能赢得赞同，那在这件事上能采取的办法就非常少了。那些抗拒不 from 的贵族和城镇的名字将会被记录下来，而国王的冷遇在之后也许将立即降临到他们头上，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许它也不会发生。

缓和这种由政治宣传产生的冷酷无情的印象是十分必要的。宣传资料和布告解释了国王在与佛兰德或者教皇发生争执时理由的正义性。从城镇和外省召集而来的会众被传唤前往聆听大臣们关于政府政策以及需求的高谈阔论。在这里有一份关于其中一场议会的详细记述，它于1314年在巴黎的王家宫殿举行，当时正值佛兰德危机重启之际，马里尼的昂盖朗回顾了国王与佛兰德打交道的全部历史，而且解释了新税开征的必要性。当他结束演讲后，国王从他的座位上起身查看有哪些出席者将会婉言拒绝帮助他。其中一位最富裕的巴黎市民允诺，会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调停，而这些出席者将各自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政府。³¹然而就像在这之前的几次会议一样，这次议会只是为了听从而开。他们没有权力约束他们的选民。他们的认可对在各自行程中的收税人来说只不过是另一个可资利用的论点。与每名贵族以及王国城镇的谈判还有冗长的回合需要进行。在1314年9月的这场危机过后，税金的征收被证明变得更加困难，尼姆（Nîmes）的领事们没有上交任何东西，即使在因其顽固不化而入狱后也是如此。10月，这笔税款在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被免除。到11月时，它被全部取

消。然而国王已经自己承担起开支。

在伊比利亚诸王国，在西西里，在德意志的一部分地方，而且尤其是在英格兰，召集的议会拥有约束国家的权力，能够使国家征税体系缓慢发展，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但是小规模、相对同质且权力集中的社会可能产生的进程，在一个像法兰西那样庞大而且多样化的国家中却不那么容易实现。在这种国家，代表议会制最迟出现且发展最慢。最终的结果是国王摒弃了代议制机构，凭借其君主特权独自征税。17 世纪的专制政体在 14 世纪就诞生了。但这些都是长远的结果。直接的后果是法国政府在每次危机来临之时都趋于瘫痪。国王向臣民征税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他的个人威望，而且要依赖他在那时的政治地位。在 1290 年代，美男子腓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侥幸征到税款，但在他统治后期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当他在 1302 年库特赖之战^①中遭到灾难性惨败的消息传遍法国各省后，为了能充分征收税金而大幅度提高免缴财产税的限度就变得十分的必要。³²以这种方式，挫败接连不断。而小挫折终于引发了大灾难。

28

为了避免破产，政府被迫实施了多种短期的应急措施：功利地设法将那些数目可观的私人财产没收充公，加剧对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搜刮；在 1306 年最终驱逐犹太人之前，就已对他们施加了一连串没收充公的处罚；逮捕伦巴第以及卡奥尔高利贷放贷人；解散圣殿骑士团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几乎每年都发行巨大的而且多少有点强制性的借款；以及为了财政目的

① 库特赖 (Courtai)，荷兰语名为科特赖克 (Kortrijk)。库特赖之战，即金马刺之战。

冷酷无情地操纵王室司法——通过派遣遍及王室领地各省的专员，调查探究各种违反法律的小案件，它们可能被判定要强行缴纳罚金或者购买一份免罪符。

国王操纵货币制度的行为更加严重地损害了法兰西内部的福祉。它正变为筹措战争经费的一种主要来源。其方法是每隔一段时间便以一个新价（通常更低）重新发行货币，并以法令固定币值，这使国王的铸币厂运转起来。与此同时铸币值（monnayage，即硬币的表面价值与它们实际等值银价之间的差值）也在增加，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铸币利润。在 1295 ~ 1306 年间，一再重复的货币贬值使得钱币的等值银价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些收益是巨大的。在 1290 年代，王室铸币厂的利润一度给国库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进项，并填补了大部分因同英格兰作战而引发的亏空。以严格的法学理论来看，腓力认为铸币权是属于国王个人权利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可以凭借此点为所欲为。他处理铸币的方式，无论如何实际上就是一种无须同意而且在征收方面没有困难的税收。它们同样也引起了那些依靠固定收入为生，以记账货币作为估量手段的人们，包括许多贵族阶层的巨大痛苦。它们加重了法国当时的经济压力，而且激起了被征收者们对政府的强烈仇恨。腓力在教会的压力下于 1306 年暂时放弃了这种手段。但是它作为一种应急的财政来源过于有效因而使他难以忘记。在 1311 年又发生了一次货币贬值。1313 年，伴随着一场席卷佛兰德的新危机，铸币值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比例，超过了 30%。³³

*

美男子腓力在 1314 年 11 月去世。他的统治将法兰西国家

带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也到达了它能力的极限。在他逝世前几个星期，遍及法国中部和北部的贵族已然结成同盟，为他们失去的豁免权以及特权反抗这个膨胀的政府。在勃艮第，当地的贵族阶层领袖与高级教士和城镇代表一起控诉他们的不满。他们形成了一个拥有定期会议、专门人员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常设性组织。他们与其他横跨法国首都以北的众多省份结成了那种同主权国家之间相似的联合性质的同盟：香槟、博韦地区（Beauvaisis）、阿图瓦以及一些皮卡第的辖区。诺曼底人则单独组织起来。在南部（Midi），朗格多克和鲁埃格也形成了联盟。王室宫廷的侵蚀、王室收税人的勒索以及向他们封臣发出的总动员令公告都被列于抱怨清单的最显著位置，这些清单被交至腓力的继承者，路易十世手中。他短暂的统治（1314 ~ 1316）几乎全部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安抚性的特权许可，顺从他们的要求。过去的二十年政府肆无忌惮地操纵着货币，他承诺要重返圣路易时代那种币值稳定的状态；在外省的王室官员的数量将被削减；国王的法官侵蚀残存的领主司法管辖权的行为将会停止；税金将只在万一有迫切需求时才征收；在勃艮第，国王的仆从甚至要发誓遵守特许状中的章程，而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的臣民就可以免于服从其责任和义务。那些已逝国王的主要顾问被丢进大牢，而他们的财产也被王室宫廷中的王公贵族们瓜分。马里尼的昂盖朗被吊死在蒙福孔的公众绞首架上。专断的政府几乎不受人欢迎，但是比起对法律约束的粗暴愤恨，贵族的抗议有过之而无不及。1314 和 1315 年的反抗活动开启了一个王室和它最重要的臣民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长期的战争和 14 世纪的内部危机使之不断加剧。

贵族阶层是总人口中一个庞大、无组织的部分，大概由总

人口中 1% ~ 2% 的法兰西家庭组成。谁是贵族以及谁不是贵族原则上是清晰的。贵族身份由整个骑士阶层构成，这些人被他们的军事目的定义，是重骑兵中的精锐，以骑士身份作战。

30 还有数量更多的有资格变为骑士的人们，他们凭借自己的财富、生活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出身获得晋升。博马努瓦在 1280 年代写作时已经把贵族身份视为特殊人群的特权，他们“像国王、公爵、伯爵和骑士那样”继承它，是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社会等级。君主的财政官员从狭隘的财政动机上看，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法学家们习惯以绝对的原则来处理。在边缘区域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贵族们遭逢艰难时世而且不再负担得起那些能表明身份的耀眼标记。“那里有大量的人因其血统而高贵，”就像 1318 年审计庭告诉收税人的那样，“在许多年前就像商人一样以贩卖衣服、谷物、酒以及其他物件维持生计，或者做起买卖并变成皮革商、编绳师、裁缝师等诸如此类的人。”其他贵族家族趋于灭绝，成为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或者战争创伤的牺牲品。现存最好的统计证据显示，每个世纪均有约占总数一半的父系贵族家族绝嗣。他们被暴发户们取代：因向国王或者一位大王公提供服务 and 资金而受封为贵族的人；或者仅仅获得了封地然后在时机成熟时自称为贵族而且凭借其名义资格被人们所承认的人。贵族身份的传说被传承下来，新成员自然地与其融为一体。³⁴

在 13 世纪后期，有超过 40000 图尔利弗尔岁入的香槟伯爵与有着 200 图尔利弗尔岁入，被视为勉强能够维持骑士地位身份的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³⁵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贵族在其中一点上还颇有共鸣：他们从 13 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一直遭遇不断增长的财务困境。它主要可以归因于法国的农业经济

问题，但法国政府使它进一步加剧。他们受到的压力有几个来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忍受生活成本严重的持续上涨之苦。一个重装骑兵必须自备行装。根据他的等级，他最多需要六匹战马，除去他的骑矛外，他需要一把剑、一顶头盔以及一套全身甲，后者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因为板甲取代了皮革以及锁子甲。他需要一组随从与他一起骑马参加战斗或者在和平时参加比武大会。他需要空闲时间来磨炼自己的技艺，这意味着要雇用开销昂贵的仆人以及管理人员。再者，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处于贵族社会的上层时，即使在和平时代也逐渐变得更加昂贵。大贵族则要持有城内住宅、雇用数量庞大的扈从、连续不断的旅行、用美丽的珠宝首饰打扮自己和他们的贵妇以及举办华丽的娱乐招待活动。当他们去世后，他们会留下举行隆重葬礼的指示，以及因向教会施以奢侈的馈赠而使其继承者陷于贫困的遗嘱。大体上看，这些人的资源被那些专业人员有效管理，而且他们在提高其收入以应对他们日益增长的开销时比法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等级（除了教会）都要成功。但是，即便如此，勃艮第公爵们也被迫将他们的部分收益抵押给来自意大利或者卡奥尔（Cahors）的放贷人。勃艮第的罗贝尔二世（1306年去世）亲自出面与他的犹太债主们讨价还价。美男子腓力的弟弟瓦卢瓦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1315年去世）有着巨大的收入却时常大幅超支，要通过数百种渠道借款。其中包括国王、伦巴底人、圣殿骑士团、犹太人以及不计其数的法国高利贷者。据显示，佛兰德伯爵讷韦尔的路易（Louis of Nevers）在1332年以80000图尔利弗尔每年的速率花费钱财，于是积累了342000图尔利弗尔的债务。³⁶

31

很多小贵族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更加简

朴，但是他们也希望能他们在他们的小社群中引人注目。当他们需要寻求来自于他们债权人的保护时，却没有大人物那种敏锐的听觉，而且他们没有像瓦卢瓦的查理和勃艮第公爵们那种在困窘之时可以从王室获得利润丰厚的礼物和恩宠的地位。此外，他们的庄园管理水平也较为低下，而且他们的资金也较为匮乏。在13世纪的农业繁荣中没有一个乡村社会的等级比他们的收益更少，而这些小贵族曾经是它们的领导者。他们的问题在于所持有的地产规模太小。这是一代代宗教遗赠以及分家的结果。长子继承制即使在从理论上将其奉为统治法则的法国西部以及北部也从来没有被严格执行。在别处，人们甚至没有原则上接受它。因此，在14世纪开始时，许多小贵族持有的地产已经减少成一块勉强能被耕种的狭地。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加剧了这场灾难。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利用自己的一项特权将他们的土地抵押出去以换取现金，这种特权由刚刚开始为像他们这样陷入困境的人制定的律法所规定。其他人则全部卖给富裕的农民或者是邻近大庄园的所有者。在法兰西岛，封建领主家族的数量在一个多世纪中日趋减少，当收入锐减和开支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加剧时，他们的世系断绝或者他们的子孙与周围的农民融合。在隶属于巴黎众多修道院以及王室（唯一一个被详细了解的区域）的贵族附庸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只有不足10利弗尔的年收入，这笔钱大约等于一桶酒的价格。³⁷

32 法理学家博马努瓦通过在一个大贵族家庭里服务的方式谋生。他也许像许多与他年纪相仿并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一样，已经参加了为国王或教会服务的工作，或者开始着手自降身价寻求那些地位较低，来自城镇的资产阶级的女继承人们。在即将到来的那个世纪，这些日渐贫穷的乡绅阶层幸存者将为了生存而求

助于战争，并最终沦为土匪与强盗。

从表面上看，贵族在 1314 ~ 1315 年的叛乱行动中一无所获。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势头逐渐减弱，而路易十世的让步仅仅被当作良好意愿的声明，只是偶尔才被遵守。虽然路易被迫将许多在他前任政府中曾经颇有名气的专业公职人员免职，但他的两位弟弟继位后，在 1316 ~ 1328 年的统治期间还是听从了很多几乎和前者是同类人的建议，除了以往的经验教会这些人要更谨慎点以外。

尽管如此，整整一代社会阶层的愤怒和失意还是在政府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后者失去了它以前的一些自信。其结果之一就是使一个合适的税收体系的创建被向后推迟了至少三十年，直到军事灾难的压力迫使政府和那些人改变为止。国王对开辟常规收入的新来源的需求同往常一样强烈，但是目前还是很难找到实现它的方式。虽然路易十世在 1315 年发动的讨伐佛兰德的战役得到了普遍支持，但希望为其提供资金的征税工作却失败了。四年后当腓力五世试图同佛兰德开战时，他也遭受了相同的经历。在 1321 年他寻求一项财政援助以便能加强其领土内的行政管理并且实施一些相当合理的内部改革。尽管事先已对公共舆论作了仔细的准备，它还是几乎在每一处都被拒绝。当与英格兰的大规模战争于 1337 年开始时，法兰西已经有八年没有课征一般性税收了。既然政府必须继续统治，那比起迄今为止的所得，它对非常规来源的收入有着更为严重的依赖。特别是当国王们遇到和美男子腓力当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他们不得不回头重拾美男子腓力的货币政策。查理四世以颇像其父早前三十年所做的那种方式为他与英格兰的战争筹措资金。腓力六世在百年战争的最初

十年里要为一场滥发货币的恶行负责，其影响比他的前任们曾经所做的还要严重得多。

*

33 当 1314 年的联盟以省份为基础各自组织起来时，它们还揭示了法兰西的另一个由来已久的弱点。那些长期被扩展的王室领地包围着的省份依然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民族，它们依靠根源于近代历史以及地理状况的传统习惯来维持。在一个骑马信使最好条件下一天也只能走 30 英里的时代，巴黎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确实相距甚远。即使地理上没有彼此隔绝，习俗和保守主义也使这些社群相互孤立，陌生人会被教区教堂驱逐出境。这就像省级教会会议从来没有停止宣告的法令一样。村民们用成排的木桩以及十字架标出他们领地的界线。在这些边界之内，坐落着座堂城市，集市城镇，一位当地圣徒的圣祠，再无其他。在大城镇里，政府关于国家政事的意见有时可以从那些效忠布道中探知。这些布道是教士们被要求在政治危机发生时宣讲的。有关国家大事的消息经常以扭曲的形式缓慢地渗入。在一块被十多处地区的各种不同习俗以及几百个城镇的特许状分裂的，没有一种共同的货币制度、一部共同的法律以及一种共同的语言的领土内，是不足以建立一种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比从前，这些分裂的地区在 1328 年已不那么难以对付了。但一位维维耶的主教仍然可以威胁剥夺他侄子们的继承权，如果他们用法语替代那门“我出生后就在使用的，而且先于我的父亲也在使用的语言”的话。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Pope John XXII) 在卡奥尔出生，在奥尔良受教育并在阿维尼翁统治，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理解一封国王寄给他的用

法语写的信件。³⁸

一个民族 (nation), 根据 18 世纪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词典的作者的观点, 意指“在一个单一国家中生活在同一领土内, 处于同一种法律之下并且使用着相同语言的所有居民”。若以此为测试标准, 1328 年的法国还不可成其为一个民族。一位像诺加雷的纪尧姆这样沉湎于罗马法中的国家主义传统信仰的忠实仆人, 也许会宣布他“为国王和祖国”献身的意愿,³⁹但是在他出生的南方, 这种思想会给大部分人留下过分狂热的印象。在法国的各处地区, 由国王领导的有效统治是一个过于新鲜的体验。当政治危机削弱了政府的行动能力之后, 那种情感可能也收效甚微。为什么普瓦图或者鲁埃格的居民要为一个居于巴黎的国王和佛兰德伯爵之间的争吵付钱? 为什么他们要关心他和英格兰国王之间的战争直到他们因这二人而卷入其中?

此外, 这里依然有三个因不同文化和传统习惯而趋向明显政治分歧的省份, 佛兰德、布列塔尼以及阿基坦。它们是那些曾经统治法兰西大部分地区的庞大的封建公国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它们不再按照封建系统来组织。那些灵活善变的本地统治家族已经模仿卡佩王朝的政府样式在其领地中建立了小型国家。由于它们的法兰西王室封臣身份无疑受到削弱, 但出于多种目的它们仍独立于王室之外。这三个省份中的人们是百年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牺牲者。他们的存在以其最尖锐的方式引发了王室的相应问题,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许多关于法国人看到他们的部分国土被英格兰军队占领后无动于衷的奇怪景象。

34

“毫无疑问,” 1341 年一位法学家在关于布列塔尼的文章

中写道，“在其臣民的眼里，这个公国曾经是一个王国，而且仍然享有着一个王国的地位。”⁴⁰在约翰王（King John）被打败后，从安茹帝国的废墟上组合而来，布列塔尼应把它的力量和独立归功于四位曾经在 1213 ~ 1305 年期间继承爵位并统治它的伯爵。在他们统治期间，这些人曾经剥夺了布列塔尼西部和北部那些独立领主们的封地，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地中。通过购买和征服，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他们大部分领土中的直接领主。他们已经建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它建立在依靠一个由法学家以及官僚组成的紧密团结的机构来监督地方官员的基础上。伯爵政务会（comital council）主持正式的司法裁决，不久便被冠以故作腔调的“高等法院（Parlements）”称号，增加威严。这个复杂而昂贵的政府的部分经费来自于对伯爵私有领地的高效压榨，以及来自于在法国大西洋港口中出售的许可证明。这种证明使持有者免于承担伯爵索取他们货物的要求——如果他们在遍布岩石的布列塔尼海滩失事的话。到 14 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项针对大西洋海岸海运贸易征收的通行税，一项常规的财富来源。它使得布列塔尼的伯爵们远比他们那个狭小而相对贫穷的领地所应显示的地位更为重要。腓力意识到了他们的成就。在 1297 年，他竭力通过将他们提升到与公爵身份相当的地位，并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伙伴的方式来使他们更深入地参与他的宫廷事务。

在 13 世纪，法国政府偶尔会作出侵蚀布列塔尼国家自治权的尝试。腓力就曾试图在公国内征税。他意图指定主教到布列塔尼教区。此外，还出现了一种由图尔以及库唐斯（Coutances）的王室执法官听取布列塔尼人的争论以及由巴黎高等法院来受理布列塔尼人上诉的趋势。这些尝试引起了公爵

们的怨恨，他们将自己的臣民投往国王法院的上诉行为视同造反。但是由于美男子腓力不愿意像对待佛兰德和阿基坦那样对付布列塔尼，公爵们可以用在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 35 特许状来维护自己。与其他法兰西王公贵族相比，他们为保持自身法院独立自主权的努力异常成功。到 1328 年时，法兰西王室在布列塔尼几乎没再行使过直接管辖权。

在布列塔尼和英格兰之间存在着一些古老的联系，它们使得公爵们成了法国不稳定的朋友，这缘于他们在法国贵族名录中的崇高地位。别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向。这不仅仅是因为英格兰是布列塔尼出口商品的一个重要市场，主要是食盐、帆布以及衣物，甚至也不只是因为公国横跨在英格兰与阿基坦之间的交通线上。作为位于约克郡的里士满伯爵们（earls of Richmond），公爵家族中的贵族们被授予了英格兰政治体系中的一块封地。自从征服者威廉因其为 1066 年的入侵提供服务而将它们赐给布列塔尼的艾伦（Alan of Brittany）以后，他们已经持有从达勒姆到东安格利亚的散布在英格兰各地的地产。这些地产的收入不能被精确定量，但它可能超过了他们在布列塔尼领地中的收入。⁴¹ 这个公爵家族的成员在英格兰宫廷里是频繁而且广受欢迎的访问者。公爵的叔叔，布列塔尼的让，从 1305 年直到 1334 年去世期间一直持有里士满的封号，曾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为英格兰国王们服务的事业上。他在贵族院占有一席之地；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的内战中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与英格兰军队一起在苏格兰作战并且在阿基坦领导了对抗美男子腓力的将军们的战斗；也成为未来的爱德华三世的教父。他的家族中很少有人如此全面地参与政治事业，但是他们保持的一个矛盾的立场几乎对历

届英格兰政府都有所助益。

佛兰德的情况与布列塔尼十分不同。一个先进工业经济体使这个北方的伯国成为一块更为诱人的奖品，而与之相应的社会冲突又使它更容易被夺取。但是它和布列塔尼的相同之处是跟英格兰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这使得它在英法战争中有着自己的利益。佛兰德的伯爵们与英格兰国王结为盟友的频繁程度和他们与法国发生的争吵一样多；在 1280 年当皮埃尔的居伊成为佛兰德伯爵时，他是爱德华一世的一位跟班。然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远强于短暂的便利性友谊。自从在 12 世纪佛兰德开启工业化以后，英格兰曾供应着几乎所有用于佛兰德织机上的原毛，并要买回部分制成品。这种境况赋予英格兰国王们的政治影响力也被他们充分领会。从 13 世纪开始，经济制裁已经成为英格兰对法兰西最富裕省份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在 1208 年，关于没收佛兰德商人在英格兰大批存货的威胁已足以将圣奥梅尔、根特、布鲁日、里尔、杜埃以及伊普尔的联盟从法兰西国王手中抢走。1270 年，一场真正的贸易战在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爆发。英格兰政府对结果相当满意，以至于他们在 1290 年代重启战争，而且在之后的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当佛兰德再次在一场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英法两国的争吵中摇摆不定时，其又故技重施。⁴²最重要的是，那些个体工匠们在每次物资紧缺时都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因此失业或者被迫花费更高的价钱来购买稀少的羊毛。在 14 世纪早期的城市革命后，这些人不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多地投向天平上偏于英格兰的一侧。

凭借着那些制衣大城镇的产业财富支持，佛兰德的伯爵们曾经长期执行着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同欧洲的王室家族联

姻、领导对中东的十字军远征，并一直享有王室般的生活待遇。像布列塔尼的公爵们一样，他们模仿了卡佩王朝的行政惯例，即通过地方执法官和一个由专业会计人员、法学家以及同时也就职于最高上诉法院的行政人员所组成的政务会。他们的才智理应保证他们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成果不像布列塔尼的公爵们那样，而是被自己家族内部相互竞争的野心以及外部的社会矛盾击败了。法兰西国王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机会。总部设在拉昂（Laon）的韦尔芒地区王室执法官，以及他在亚眠的同僚把监督伯爵政府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当作自己的事业来进行。他们不停地介入伯爵宫廷中的工作，由如圣康坦市长（Provost of Saint-Quentin）这样卑微的官员发布傲慢的命令，而且有时甚至通过普通的廷吏执行此事。1289年，美男子腓力做得更加出格。他竟然下令当他的官员在场时，伯爵法院中的诉讼应用法语替代佛兰德语进行，“因此他们也许才可能送给我们关于这次诉讼的准确报告”。⁴³

比单纯的好奇心更为危险的是国王与那些城镇贵族寡头势力的结盟。伯爵曾出于捍卫普通市民利益的目的而试图抑制他们的要求。1289年，根特的市政会将他们反对伯爵的活动发展到向巴黎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的程度。在其统治者眼里这是他的大自治封地（fiefs）做出的一个仍然意味着叛乱的举动。这次上诉立即将这个城市置于腓力的保护之下，他任命了一位守护人，鸢尾花的旗帜在城中最高的钟塔上升起。王室军队被派来保护提出上诉的市民，伯爵的司法权被暂时中止。其余城镇乃至不满的个人都纷纷效仿。当皮埃尔的居伊发觉他自己要被传唤至高等法院，在一群出身低下、自命不凡的律师面前为自己辩护。

在佛兰德，迅速发展的王权专制主义与残存的王公贵族封

地所含的独立性之间的冲突需要靠战争来解决。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那里有一场连续不断的尝试，它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以及在巴黎高等法院中对争议未决问题以持续不断的辩论来解决。关于封建权利与公共法的敌对性辩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持有这三个法兰西西部领地的王公贵族们寻求达到的区域性目标和国王的全国性目标完全一样，而且都是通过十分相似的方法。他们想用一個由自己授予的、单一公共权威来取代其国内犹如马赛克拼图般的相互交叠的权利与义务。国王则希望将相同的原則运用至他们身上。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不能同时存在。在具有地理统一性、当地语言和法律以及政治独立传统的地区中，领地内王公贵族们所做事项的最终结果是使他们的领土从法兰西王国中分离出去。这确实是佛兰德在百年战争初期发生的事实，而且在 15 世纪时它将再次上演。

百年战争不仅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它的根源存在于法兰西的国内政策中。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这三块公（伯）国，其中一块被英格兰国王统治，而另两块通过政治上的便利以及经济上的利益与英格兰紧密相连，它们不仅是英格兰进入法国的桥头堡，还是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方派系。在这场内战中一些古老的领地试图挑战法兰西国王在 12 和 13 世纪中开始构建的宏伟的政体大厦，它们在其冒险活动中依靠不断变化的同盟来获得帮助，其中包括小贵族和少数在法国内部、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借以摆脱贫困以及官僚集权化带来的束缚的大贵族们。只有当回溯历史的时候才能发现这种努力注定归于失败，在那个时代，它几近成功。事实上，创造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国家向后被推迟了一百年，而且即便如此，其也只能以极其严重的毁灭和苦难为代价来实现。

2 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 38

在 1327 年，当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继承王位之时，英格兰和法兰西已经是两个分道扬镳的民族。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及紧随其后长达一个世纪的贵族移民已经给英格兰印上带有法国风俗与法国体制的印记，并给予英格兰一个在本土以及法国都差不多的统治阶级。男爵们在 1204 年告诉约翰王，即便他们的身体远在海峡另一边与他的敌人们相伴，他们的内心始终跟随着国王。他们的发言指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在 13 世纪中期以前，大部分的英法战争（Anglo-French Wars）都有一些内战的特性。¹一百年以后，这不再是事实。最后一代重要的法兰西移民是蒙福尔的西蒙（Simon de Montfort）的同辈人。他是一位来自朗布依埃（Rambouillet）森林地区的小贵族，并于 1265 年在一场英格兰内战中战死。在随后的那个世纪中，一些英格兰人仍然在法国拥有很重要的利益。彭布罗克伯爵瓦朗斯的艾梅（Aymer de Valence, Earl of Pembroke），他的名字源自罗讷河畔的一座城市，在法国中部持有广阔的领地，曾两次与重要的法兰西贵族联姻。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至少访问了法国 10 次。少数法国世俗教徒和大量法国修道院仍然在英格兰拥有重要的庄园。这是旧时代的模式。

当爱德华开始他的统治时，一种关于民族认同的强烈意识

业已存在。那些大贵族家族的子嗣们已经接受诸如爱德华 (Edward)、汉弗莱 (Humphrey) 和托马斯 (Thomas) 等英格兰教名。当爱德华三世打算仿效他的法国舅舅，将自己的继承人叫作路易的时候这些人也表示反对。英格兰人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一个天然的孤岛可以将大部分阶层的人们联合起来。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骚动，他们反对国王的外国顾问、在英格兰城镇中开展贸易活动的外国商人、教皇派遣来继任英格兰圣职的外国牧师以及外国的修道院，它的成员被认为正在为协助一场武装入侵做准备工作。爱德华一世正式采纳了不列颠的民族神话，并将它作为官方历史。他在 1278 年打开了位于格拉斯顿伯里 (Glastonbury) 的亚瑟王和格温尼维尔的陵墓，并将他们的遗骨改葬在主祭坛 (high altar) 之前。对于暗示其无权对苏格兰提出要求的教皇，爱德华向他讲述了一小段不列颠历史。这个故事以与预言家伊莱 (Eli) 和塞缪尔 (Samuel) 同时代的特洛伊避难者占领这座岛开始。其中大部分都是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不过这些神话故事被继续传播也是因为当时的听众都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当 1295 年爱德华指控法兰西国王正在歼灭英格兰语言时，他必定考虑过自己正在激起一片有所共鸣的弦音。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是正确的。²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按照傅华萨所说，英格兰的外交人员以假装听不懂的方式来回避令人窘迫的问题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把戏。³但是这个借口虚假到何种程度，而且这种外交欺骗传闻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先前几代贵族以及高级神职人员可以理所当然地用法语交谈。然而，法语语法的学习手册暗示：在 13 世纪末的英格兰，甚至在那些出身名门的贵族中，法语仍是一门要靠后天努力习得的语言。即便它在后半个

世纪中仍然保持着公共事务的通用语地位。但早在乔叟之前，它已经在斯特拉特福德学院鲍县分校（school of Stratford-at-Bow）被教授了。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用于祈祷、商务、休闲阅读和友好交谈的语言。

英语的统一性并不比法兰西的法语多多少。那位坚定的爱国者雷纳夫·希格登（Ranulph Higden）赞成这个观点：“英格兰人所独有的语言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却有着如此多种多样的发音方式，这真是一个奇迹。”约克郡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口音是“如此的尖锐、狭促而且摩擦刺耳还飘忽不定，以致我们这些南方人也许很难〔几乎不能〕听懂那些话语”。⁴尽管如此，英格兰依然是个小国家，而且用大陆的标准看是一个明显同质度较高的国家。外乡的差异和地方的忠诚，虽然它们一直存在，并在一个相对浅显的层面运行：口音、穿着与任期。英格兰的政治体制几乎在全国各地保持一致运转。而且她的政治家和管理者把他们自己视作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认同感也因对外部敌人的意识而增强。海洋定下了王国在东部和南部的边界，而且把它和最强大的敌手分割开来。在北部和西部它与一些大部分依旧处于乡村和部落状态下的外国社会接壤。在粗鲁的蔑视以及狠毒的憎恶中，和平只能断断续续地存在。

这是一个以乡村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甚至与法国对比后也是如此。大概有500万~600万人口集中于中东部和中南部地区、东安格利亚地区，而且在东南方向从汉普郡到肯特，都是肥沃的低地地区，采取集约化的耕作模式。城镇数量庞大但规模较小，甚至伦敦——那时是它们之中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唯一比得上欧陆城市的英格兰城市——可能只有不到50000居

民。大范围的砍伐森林、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及专业化的土地管理，在整个 13 世纪给英格兰带来了极高的产出，并使它有能力供养起一批比当时的法国更为密集且分布更不均衡的人口。

在外国人的眼里，英格兰有时看起来是一片富裕繁荣之地。一位编年史作家让·勒贝尔（Jean le Bel）曾于 1327 年跟随英军在约克附近宿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此富足之地的惊叹”就像一股源源不断的廉价粮食之泉由村镇周围涌出，与从海外运来的加斯科涅和莱茵河流域的美酒一起顺流而下。⁵他是幸运的，但他的好奇心十分肤浅。那里拥有庞大而且可察觉得到的财产。但它们无法体现这个王国的财富多寡，因为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一点英格兰比法兰西更明显。在 13 世纪的蓬勃发展中，那些主要农业庄园的所有者们的事业一度欣欣向荣。他们拥有大片耕地、资本，此外还有利用一场关于土地经营方面的革命来获利的先见之明。他们的庄园都经过测量和估价，并通过明智的购买行动使其扩展增加，他们的要求被记录下来并得以成体系地施行。他们的生产指标被事先评估，而他们的账目被交由一批专业人员——应这些大型农业企业的需求，这类人员迅速涌现——细致而精确地拟备和审计。但大多数地方的整体繁荣水平可能比法国的程度要稍微低一些。过剩的人口和对肥沃土地的强烈需求逐渐减少了小自耕农土地的规模。而大部分英格兰人正是靠此维生。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人口由没有自由的农民组成，他们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只拥有能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少量耕地，或者更少。他们依靠以不怎么稳定的机会争取报酬的方式生存，或者依靠廉价出售他们的一小片土地来维持。那些自由的土地持有者和少数乡绅阶层有更少的负担和更多的土地。但即使是他们，在歉收、自然

灾害以及经济萧条面前也显得极度脆弱。他们的时运也总是在收益和损失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

14 世纪的头三十年间这种平衡经常被打破。在 1315 ~ 1316 年，第一场一系列的农业灾难带来了饥荒、失业以及在人们与牲畜间流行的疫病。一连串严重的歉收一直持续到 1320 年代。在一些地方，羊群、牛以及用于耕作的牲畜数量一直没有恢复，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有所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开始下降。价格和租金也在下跌。边际土地（marginal land）开始荒芜，那里有明显的土壤耗竭迹象。在这些方面，英格兰的经济史也反映了法兰西一方的状况。两国卷入战争时的经济都十分脆弱，而刚开始的打击便使它们变得更为支离破碎。 41

在英格兰，那里并没有较大规模的工业来吸纳贫困的乡村人口，就像那些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的工业一定程度上所做的那样。那里有重要的煤和金属矿藏（铁、铅和锡），生产方式低效，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经营规模也不大。制盐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出口贸易，而海洋捕鱼业支撑了一大批临靠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港口。制衣业是英格兰正在运行的主要工业，有着明亮的往昔和辉煌的未来，但在这个时代它很可能正处于波谷：资本不足、零乱分散以及效率低下，并且被和它竞争的位于佛兰德的那些大工业城市夺去了不少的本土市场份额。

英格兰的主要经济资源是羊毛。这个国家是欧洲最主要的高档羊毛生产地。很大一部分的意大利制衣工业以及实质上整个法兰西还有德意志低地诸国都要依赖它。1297 年男爵们告诉爱德华一世的，关于羊毛占据国家财富一半的话语表明了一个政治观点，而他们其实有所夸大。但它无疑在英格兰人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养羊业也分享的厄运。但它长期供养

着一大批人口，从林肯伯爵莱西的亨利（Henry de Lacy, Earl of Lincoln），他在 1303 年拥有 13400 只绵羊，到乔叟独一无二的“有点步履蹒跚的显赫寡妇（powre widowe somdel stope in age）”，此外还有一群由中间商、贸易商以及船主所组成的贸易大军。它的政治意义甚至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在形形色色的国民收入组成中，羊毛贸易的收益最容易因政府意愿而转向。羊毛是一种体积庞大的商品，它被收集起来从少数港口输出。它的直接目的地可以被限制，以便切断国王的敌人的需求。羊毛出口许可证可以以现金赠款或以优惠条件贷款的方式售出。如果没有一个过于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可能会被课以重税或者被强制性购买，并通过国王的账户出口。在 1290 年代的一小段时间里以及在 1337 年以后，英格兰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依靠这些暂时或者经常使用的手段来提供资金。

13 世纪时，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一度完全被外国人掌控。羊毛贸易曾经被那些佛兰德的大商人以及卢卡（Lucca）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掌握。他们拥有为大宗货物出口融资的资本而且有能力分销至大陆。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尾，爱德华一世在 42 在佛兰德的那些为数众多的贸易战多多少少地排挤了佛兰德人。意大利人幸存下来，但是处于一种日趋不利的状况。在爱德华三世即位之际，商业贸易被逐渐聚集到英格兰商业资本家的特许公司手中。这个时代，国王的许可证是商业贸易活动的基本工具。这些资本家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他们飞黄腾达的事迹被载入了海关备案。1275 ~ 1276 年，赫尔（Hull）的海关账目中有一份单独的遗存文献，它表明了从这个重要的羊毛贸易港口运离英格兰的制品中，英格兰人出口的比例曾经不足 4%；但在 1304 ~ 1311 年间，其平均比例已经

超过 14%；而在 1329 ~ 1336 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 90%。就在这个地方，威廉·波尔（William Pole），“英格兰独一无二的商人和赫尔市的首席公民”，这些年积累的巨额财富使他成为爱德华三世最重要的银行家和战争承包商集团中的一员。而且他的后代继承了萨福克伯爵（Earl of Suffolk），直到 1504 年为止。他们是英格兰最古老的、曾经建立在商业财富基础上的贵族家族。⁶

本地商人接管英格兰商业活动是 14 世纪初羊毛贸易标示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发生仅仅由于羊毛贸易的迅速发展与完善。它只是在惨淡的经济背景下，工商业财富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程的一部分，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农业收益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发生过的那样。约翰·普尔特尼（John Pulteney）是布料商、毛织品商、都市大房东，他四次出任伦敦市长，而且有时还是战争融资者。他是以一个无名苏塞克斯（Sussex）乡绅的儿子身份开始人生之旅的，但在 1349 年去世时，他已经在五个郡中拥有 23 处庄园。他在肯特建造了彭斯赫特宫（Penshurst Place），并在伦敦拥有两处大宅邸，其中一处后来成了威尔士亲王在这座城市的公馆。普尔特尼提供爱德华三世贷款的目的远不只是报答在 1337 年授予他的骑士资格和王室津贴。像他这类人在金融操纵方面举足轻重，而这正成为战争融资的自然组成之一。

*

英格兰的政制已显示它在形式和本质之间所独有的特征。“人世间治理得最好的领地”是傅华萨对于英格兰的评价。⁷英格兰国家的制度在表面上给人留有深刻印象。从 11 世纪开始，

43 这个国家就被作为一块单一的领土来统治。这里有一种高度发展的公共权威观念。在英格兰，国家的权利在理论上被认可要远早于它在法国获得任何程度上的公众意见肯定之时。而在处理反叛者、间谍和叛国者时，英格兰国王诉诸国家审判和可怕的叛国罪处罚也远早于它们在法国成为常见光景的时期。他们的权威不仅限于国王领地或者他们自己的直属封臣，还在原则上扩展至所有的地方和人群。普通法（common law）是全体英格兰共有的普通法。国王在西敏（Westminster）的法院和他的那些在各郡的巡回法院（tour of the courts）^①对所有自由人开放，而且一些事项还专门为他们保留。这其中包括关于自由保有土地所有权的民事诉讼，到目前为止关于民事纠纷和不正当行为的最普遍的根源，以及大部分关于暴力犯罪行为的诉讼。

这个国家的主要机构是中书院和财政署（Exchequer），当爱德华三世登上王位之时，它们已经以公认的形式存在了两个世纪，而且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官僚化。中书院在英格兰如同在法兰西一样，扮演大部分政府运作时的秘书处角色。它的行政人员由一大群长期任职的、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团队精神的教士组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受到其中某一位大臣的庇护，生活在他的房间里并从他那里得到制服、膳食以及住所等待遇。个别的文书还拓展了专门的职责和技术，比如在外交领域。少

① 巡回法院分两种形式，即国王亲自巡回或派官员代为巡回，其中派官员巡回为主要形式。国王指派官员担任法官组成巡回法院，到划分好的若干区域，召集郡长、地方贵族、王室案件督察官、各百户区陪审团、各村庄代表，以及相关案件当事人、证人等参加。巡回法院不局限于司法领域：它不仅审理各种刑事和民事案件，还担负着管理王室资产、督查地方官吏、规制地方领主特权等使命。

数人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位。财政署是国家的审计部门。所有负责开销和征收的官员最后都被传唤至此申报账目。在这些庞大的政府机关中并没有哪个与所谓的政治权谋相关联。他们从没有达到普遍深入的自主影响，或者像法国官僚机构的那种有着显著趋向的意识。他们的优点是一丝不苟、准确精密，而且不会比在这个信息交流缓慢的年代中所必需的状况更加臃肿。

就像法国政府的主要部门一样，它们不得不变得越来越庞大且更加稳定。在1330年代的苏格兰战争期间，财政署被移至约克后需要50辆货运马车才能再次将它运回。这类搬迁没有再现。越过野外，离伦敦一英里之处，与近郊的花园和些许豪宅相伴，形成了一个围墙环绕的首府。修道院和王宫位于其中，在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的大厅里，文书们围绕在一张长长的大理石桌前，办理中书院的行政事务。他们的交谈声与位于几码之外的王座法院（King's Bench）和民事诉讼法院中的那些同僚们的嘈杂声争相呼应。在另外两栋小建筑中，财政署在印有大块方格的桌布上编审它的账目，而这个部门也因此而得名。财政署的周围，一个不断扩展的郊区为那些匆匆而过的律师、诉讼者和官员提供住房。

政府的政治职能集中于王室内廷。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44
时常变换人员的，无论国王在何地都能与之同宿的小城邦。在内廷里国王有一支小规模私人顾问团队：中书大臣是最重要的内廷官员，那些更有影响力的骑士和机要文书则由国王挑选保留。他们都是因与他的友谊而获得这个位置的。当这个时代需要官僚等级中的下层专业人员以及外部的主教和贵族们时——他们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或者令人敬畏的——他们的数量

日益增长。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这些人中的最后一类明显变得人数更多而且更有影响。他在将这片庞大的土地卷入个人事务方面所作的贡献远比其父亲和祖父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即使在他的统治期间，无论如何，政府仍被一个紧密的私人团体领导，并依赖国王的个性和他的精力。国王的私人办公室与服饰库（Wardrobe）是行政部门的中枢。它负责颁发盖有御玺的授权状。凭此启动中书院和财政署远隔而又正式的程序，使国王能够从他的帐篷中管理。在危难时刻和战争时期，服饰库变为主要的经费管理部门，直接从海关部门、王室领地、议会补贴的收取人，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收集资金，并在国王的直接控制下将其分配出去。

英格兰国家的主要优势与劣势均存于外乡地区（the provinces），在那里它的大部分措施都必须得到应用，税金被征收，士兵被招募。英格兰有一套古老的地方政府体系，比法国的更加复杂而且更进一步渗透到乡下生活的最深处。但它并没有完全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在12世纪，英格兰的国王已经通过郡长（sheriff）对每个郡的事务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权，这虽然不完美但已比大陆上能找到的任何同类制度要先进得多。摆在这些郡长以及他们那些由副手、执法官、狱吏以及文书组成的，拥挤在郡首府王家城堡配楼中的管理团队面前的是，所有在郡中的与中央政府有关的单调的公务：王室收入的征收、不可胜数的令状的执行、城堡的监管保护、部队的募集补充、公共秩序的维持等。一份1326年颁布的，开启了新近的不成功的改革措施的法令，毫不夸张地详述了国王政府的有序行为依赖于妥善履行这些单调职责的事实。⁸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13世纪，郡长的控制力有所弱化。许

多大土地拥有者曾通过隐蔽的手段获得了经由他们的在明确定义的飞地（特权区）[enclaves (liberties)]^① 中的官员来履行郡长职能的权利。许多市镇，包括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获得由王室赐予的自我管理的权利。这使得它们事实上脱离了郡县官员的司法管辖范围。权力已四分五裂。即使是在那些留给他们的领地内，郡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中央政府的可怕代表。在地方舆论和经常发生的政治危机的压力下，政府作出了让步。14 世纪初的典型郡长不是一个受国王的大臣信任的、有丰富经验的管理者，而是一个本地的地主。他在郡中有着自己的利益，它们会比他的任期还要长，而且并不必然与政府的那些利益相一致。他不会从王室那里收到薪水，但是会从惯例费用 (traditional fees) 和勒索中得到他的酬金，而且他经常不情愿地担任公职。鉴于他的不情愿，以及对任何郡长的厌恶情绪，这些官员因太多为官经历而变得冷酷，他将迅速解脱并被其他人取代。相似的发展过程影响到当地的其他官员。他们都是在短期内供职的本地人。在他们身后矗立着郡中拥有土地者的公社共同体，人们依靠由住处、亲属关系以及利益构成的复杂关系和庇护制的纽带联成一体，他们在定期召开的郡委员会会议中聚集，处理郡中的司法事务，并负责完成验尸官和议会骑士代表的选举、本地官员的宣誓就职、法令和王室公告的宣读、对本郡开销捐助额的评估以及处理越来越多的公开发表的集体意见和申诉。他们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45

① 特权区 (liberties) 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单位，和百户区 (hundreds) 并列，国王不能对其随意征税。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国王会故意让主教区出现空缺，从而收取征税权，而不受此影响的特权区，截至 17 世纪时，全英格兰共有 7 个。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摆脱了中央控制，但是它意味着控制是间歇性的。所有承担财务职责的地方官员必须定期到财政署报账，而且会因他们的差错受到无情追究。他们更加严重的违规行为和疏漏之处可能会引发审查，并受到各种各样的审判委员会的惩处。这些程序至多阻止了滥用行为的发生，它们并没有提升工作热情。英格兰的地方官员几乎不可能像法兰西君主制下的那些外省官员们一样负担过重又热忱忠诚。然而，这种区别未必就是一个缺点。固然，英格兰国王的政府严重依靠地方公社共同体的支持。它们的阻碍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它们能带给一个政府的支持力量也与此相当，如果它们认可这个政府以及其事业的话。在他们权力的最鼎盛时期，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能够从他们的臣民中得到比任何 14 世纪的法国政府得到的都要多。而另一方面，爱德华二世在他的声望降到最低点后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

*

英格兰与法兰西一样，其国家权力的限度最终都依赖于金钱。英格兰国王的常规收入（ordinary revenues）仅包括那些，就像任何贵族一样，国王以一个地主以及封建领主的身份获得的收益，以及那些他取自于政府运转的收入，例如罚金和收费以及王室铸币厂的不稳定收益。在 1330 年代，这些来源每年能提供 15000 ~ 20000 镑的收入，这个数额比法兰西国王从同类来源所获收益的六分之一还要低。它们从 1280 年代开始就基本保持在这一稳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国王的常规收入可以通过合法但不合规的手段增加。英格兰国王没有像法兰西国王那样操纵货币制度。但是他们向自己领地内的庄园和城镇征

税；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强制为他们的内廷采购货物，以王室征发权（purveyance）推迟付款；他们因臣民不遵守那些更加讨厌的义务而将钱拿走。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收益并不稳定且政治代价高昂。就像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所评述的那样，“由一位国王的贫穷引发的最大危害是他将必然〔被迫〕寻找精致的手段来获得财物”。⁹无论多么精致，这些手段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担负得起为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筹措资金的重任。

将英格兰公共财政与法兰西相区分的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国家税收体系。英格兰政府税收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关税。它是唯一在每个王国都被征收的固定税种。所谓的“伟大而古老的关税”是一项关于羊毛、毛皮以及兽皮的出口税。它们是英格兰出口商品的主要组成部分。爱德华一世的官员们在1275年制定出了该项税收，并在同一年由一个商人代表议会批准。在1303年以后，英格兰又向外国商人开征了一项补充关税。它扩展到每种类型的货物上，并且进口和出口均须征收。关税的收益随国家的羊毛产量以及贸易的繁荣程度发生变化。但它数量可观而且较有规律。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初期，关税平均带来了大约每年13000镑的收入。它还可以通过议会的追加来提高比例、增加进项。正常的比例是每包收取6先令8便士。但是在1290年代的危机中，比例超过了3镑，而在百年战争初期，收取的费用则大大高于2镑。

结果是这些收益正好足以支付和平时期政府的运转。一位格外吝啬的国王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他最后的几年中甚至可以积累到一笔盈余。但是它并不够支付任何规模的赏赐或者重要的基本建设费用（例如要塞或者海船）。面对繁重艰巨而且有

时紧迫的海外任务，而只有一项在国内获得的、具有缓慢间隔的微薄收入时，从爱德华一世开始的英格兰国王们只好求助于巨额借款，不仅是从他们自己的臣民手中，而且还有佛兰德、莱茵兰和覆盖意大利全境的新出现的银行系统。不止于爱德华一世的财务运作规模，他们管理和担保的系统方法在中世纪的欧洲政府中都属于新举措，也是尽量兼顾公共信用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文艺复兴时代政府的先兆。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的费用最初几乎完全是由他的银行家们支付的。1272 ~ 1294 年间，他们之中最主要的，卢卡的里卡尔迪合营公司（Riccardi partnership of Lucca），借给他 392000 镑。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存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组织起来的大大小小的贷款人联合财团。当 1294 年国王与他们发生争执时，这笔款项中仍有近 19000 镑没有结清。¹⁰里卡尔迪是一连串因将他们的财富过于紧密地与欧洲北部的政府捆绑在一起，而导致毁灭的意大利银行家中的第一个牺牲品。还有许多其他银行家取代他们的位置。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Frescobaldi of Florence）在爱德华一世与爱德华二世被 1311 年的男爵革命毁灭之前，借了大约 150000 镑给他们。¹¹这个家族被一个热那亚人继承，安东尼奥·佩萨尼奥（Antonio Pessagno），他多年来借出的英镑超过了王室之前的任何一任债主。佩萨尼奥为 1314 年的班诺克本战役（Bannockburn campaign）提供过资金，他的这次耻辱失败当然不是缺乏经费的缘故。1320 年代，逐渐取代了前任的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Bardi of Florence）与爱德华二世的联系也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位于伦敦的总部在 1326 年的革命中被民众洗劫。但是他们同样也是爱德华敌人的重要债主，而且最终因为向他的继承人贷款而走向了自

我毁灭。

信贷业务无论多么复杂精致，也不能取代税收。它们仅仅是一种先于行动的方式。它们使得英格兰政府可以比法兰西更快地筹到经费，而且它们避免了可能削弱政府力量的问题。接连继任的法兰西国王们在支付战争费用时发现了这点，而那时战争税款还不得不继续征收。通常必须通过转让一项特定财政收入的方式向银行家们作出担保。关税的收益经常指定给国王的主要债主，而关税等的实际管理与征收工作也屡次交于他们。无论如何，最后的求助办法，特别支出（extraordinary expenditure）只可以从由英格兰全体人口中征收的普遍税（general taxation）来支付。

48

评估和征收普遍税的机构依照中世纪不完善的标准正在有序进行。而比起那些用于法国的变幻莫测而且种类繁多的征税方式，它无疑要高出一筹。税金依照每位纳税者动产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通常在城镇是十分之一而乡村是十五分之一。^①这是一种较为随意的举措，但它仍是为了使评估较易进行。在百年战争的早期阶段中，征收工作是在一项特别仔细的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这项评估工作在1334年由高级教士以及常务官员执行，以此取代那些传统上充当估税员的、容易腐化的本地人。其工作原理是确定一笔金额以作为国王在每个公社的应收款项，从而留给本地人在他们中间分摊此项负担。尽管这个办法在其他方面有所缺陷，但它在提供一项适度并可预测

① 即参照什一税（Tithe）的形式征收。什一税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主要是天主教会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税额为纳税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故名。分大什一税（谷物）、小什一税（蔬果）、血什一税（牲畜），主要由农民负担。

的收益方面还是颇具优势。同时也有少部分免除税收的地区：五港同盟（Cinque Ports）^①，它们以替海军服役代替；切斯特和达勒姆特权郡^②（palatine counties of Chester and Durham），它们由其所有人征税；教士们的宗教捐赠，它由教皇以及两个基督教会省区集会（Convocations of the two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分别授予征税权。

英格兰远不能像法兰西那样可以相对随意地开征普遍税。它是一种紧急措施，因此必须获得王国内公社的同意。《大宪章》（Magna Carta）的第十二章写道：“任何税收均不得在我们王国征收，除非经过我们王国公意许可。”的确，臣民有责任帮助国王，一旦国王证明了（由来已久的说法）他们这样做是“明显的而且确有必要”。然而如何才算必要，这是一个各种意见曾经可能为此相左的问题。在亨利三世（Henry III）统治期间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禁止征税，这持续到国王的政府破产才停止。在1297年，爱德华一世曾尝试征收一项只不过是为了支持御前会议税金的举措，而这激起了中世纪后期影响深远的政制危机。“我们王国中的一些人们，”在1297年10月，当爱德华向反对意见屈服时宣布，“担心他们出于慷慨和善意，以及因我们的战争和其他方面的需求向我们缴纳的特享税和税收，可能在将来变成他们及其继承人的一种卑屈的义务。”¹²这些担忧确有依据，而且最终将在法国发生，但是1297年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它不可能出现在英格兰。

① 即中世纪英格兰东南部黑斯廷斯、新罗姆尼、海斯、多佛和桑威奇五港，它们为了商业和军事目的形成联盟，雏形可以追溯到1155年。

② 特权郡（palatine county）在领地内享有一定的特权与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国王约束。

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议院的超前发展使得英格兰国王们能够获得他们的臣民对征税的准许。征税以一种被视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形式进行，而且将他们从那种当危机在他们身后展现时，必须与一个接一个的公社做关于帮助的讨价还价的需求中解脱出来。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决定性阶段，就像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14世纪英格兰的命运一样。1272年他即位之际，议会曾是一个主要的官方机构，一个关于国王御前会议的郑重会议。它通过吸收法官和高级行政人员以及主要的世俗和宗教权贵而扩大。它的构成方式和它的大部分职责在许多方面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某些特征比较相似。爱德华一世的战争压力、法令的卷帙浩繁，以及他的粗暴管理引起的颇有争议的公共事务，还有这位国王对征税贪得无厌的需求，使它成为一个更加公开的政治集会。贵族院占据主导地位：大约有60名伯爵和议会男爵，21位教区主教和30名左右的修道院院长（他们都收到了出席议会的私人传唤），以及一群数目上有所浮动的常务议员，通常差不多有十几人。他们是唯一在国家事务方面被征求意见的议会成员。平民院通常由总共37个郡的骑士，每郡选出2名，以及超过70个议会自治市镇的代表组成。他们是影响甚微的大多数群体。他们被召唤到早期的议会中，只是为了作为无声的见证者见证贵族院代表王国作了哪些决定，而且在整个14世纪他们仍然属于次要角色。这就是准予收税的程序。14世纪开始时，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总体补助金（general subsidy）都不能征收的理念已然成为公认的宪法原则。而他们的同意也许有赖于国王批准他们的请愿书。他们的请愿书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议程，其中不仅包括地方上的不满和对特殊利益的请求，还包括对王室官员和

王国总体状况，以及有时候关于国王治理不当的抱怨。

50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经常抱怨的劲头，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同辈人并没有把议会看作敌对势力的一个天然来源，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把它看成一种力量之源。13世纪末期，一位心怀不满的作者在一本名为《正义之镜》（*Mirror of Justices*）的激进短论中声称，议会在征税方面的相关权力已经使它成为一个压迫的工具，“以国王的命令来要求，使其能勒索税金并且积聚钱财”。¹³这个人已经意识到议会主要是实现国王意志的一种工具，一种以限制一些行动自由为代价，将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扩展到外缘的手段。这些限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国王的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和政治管理者的技术。爱德华一世开创了高税收的传统，它在英格兰持续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时代。他通过议会的财政援助收取了超过100万镑以用于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加斯科涅。这笔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在1294~1297年的危机中投票通过的，这笔税金的负担空前沉重，而且没有议会权威的帮助就不可能完成。相比之下，美男子腓力，自为战争筹集资金开始就不得不大量依靠货币贬值产生的不稳定收益。

*

按同时代欧洲的标准来看，将英格兰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纽带是非常牢固的。然而尽管具备这些优势，让外国人觉得最为震惊的则是这个国家长期的政局不稳。在14与15世纪，英格兰人废黜了他们的四位国王，其中一位还被废黜了两次。相比之下，在法兰西将一位国王罢免的行动看起来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即使在让二世被俘以及疯王查理六世在位时期也是如此。英格兰因其政治生活中的野蛮和动荡闻名

于世。傅华萨写道，没有一个地方会像这里一样，有众多如此“反复无常、危险、傲慢自大、叛逆之人”。很多英格兰人都将这样的形象视为平常，而且一些人对此还带有点刻意的自豪感。“并不是贫穷阻碍了法国人的崛起，”15世纪的首席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Chief Justice Sir John Fortescue）认为，“是因为任何法兰西人都缺乏相对于一位英格兰人所拥有的信心和勇气。”¹⁴

傅华萨，就像14世纪末期被1381年农民起义阴影笼罩的同时代其他作者一样，将此归结于英格兰人彼此间的敌对情绪以及阶级仇恨。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外国人作的第一个判断，他们将其断定为阶级分裂并作为英格兰衰弱的起源。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权力的广泛分布和存在于掌握它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歧。英格兰的权力在王室和王国内的高等贵族之间不稳定地分享着，这两股势力并不是一直和谐共处。高等贵族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最为重要，而王室要依靠他们的能力来组建军队并征收税款。靠着他们以及他们在郡中的委托人和支持者，王室才能对大部分人施行它的命令。 51

在14世纪初，英格兰贵族阶层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群体，其界限的明显特征是少量形式上的区别。在1331年，英格兰拥有9个伯爵爵位（earldom），直到1337年爱德华三世设立第一个公爵（duke）之前，它们是唯一的世袭尊位（hereditary dignity）。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由另外一群收到私人召唤令的40名或50名世俗教徒组成。但是这些召唤令只反映那些收到令状之人的个人素质。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虽然那些召集者的名单变得日益规范，但一个被召唤至某届议会的人还不能指望能被召唤参加下届议会，而且他的后

嗣可能根本不会被召唤。除了议会男爵，贵族阶层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演变成为小贵族以及郡中乡绅。在这个庞大而且内部有区别的阶层中，由于在形式定义上的重重困难，大约有 150 ~ 200 个家族可以被识别出来，以作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有权享有一席之地“权贵”。人们依照他们的主观印象来使用这个词语，并以中世纪贵族的三个基本价值为基：世系、王室恩惠及金钱。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钱。在 14 世纪开始的数十年里，英格兰的世俗大权贵们正处于他们经济实力的顶峰。他们曾经是 13 世纪农业繁荣的主要受益人（位于教会之后），而且也曾是伴随它出现的财富集中现象的受益者。在英格兰仍然广泛延续的长子继承制，曾在较高程度上保护着他们的获益，这在法国的大部分地方是无法想象的。支持一位骑士所必需的最低收入按惯例估计为 40 镑每年。通过与爱德华三世授予那些他在 1337 年设封的新伯爵的津贴相比，它们暗示 1000 镑每年被视为维护他们尊严所必需的最低收入。大部分伯爵和大量不是伯爵的权贵都更加富裕。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Thomas, Earl of Lancaster）无疑是爱德华二世最为富裕的臣民，享有一项大约有 11000 镑每年的土地收入。“你可以凭借其祖传财产的多少估计出他的影响力。”这是一位同时代人提起兰开斯特时所作的评价。¹⁵

一位大贵族的内廷是国王内廷的小规模复制品：一个被位于其中心的紧凑的委员会指导的管理机构，委员会不仅包括官僚和专业顾问，还包含一些其建议和影响都被认为颇具价值的人。取代存在于大领主和封臣之间严格的封建关系（一项从来没有完美生效而且早已过时的制度）的是，一系列已经发

展出的以契约和共同的自身利益为基础的更加个人化的联系网。它遍布于地方生活的框架内。贵族的契约扈从（contract retinue）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支他可以向国王履行义务的私人军队。它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工具，而且有时候还是地方政府用于渗透其强大的私人利益的工具。治安法官、特权区的执法官、代表郡的议会成员、郡法院的自由土地持有者、负责无数件临时与王室相关事项的委员们都有可能与一个比他们自己内廷还要大的贵族内廷发生联系。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内照顾着他们领主的利益。至于领主，他会向他们提供同一地区与他的其他家臣一样的帮助，就像他自己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所能提供的那样。利益的价值远比在正式协定中提到的制服和一定的报酬要高得多。在1330年莫蒂默倒台以后，格洛斯特郡的权贵托马斯·伯克利爵士（Sir Thomas Berkeley）被一个远房表兄弟指控偷盗了他的牲口。在格洛斯特郡没有举行任何审判，表兄弟说到，由于托马斯爵士在这个郡中有太多的朋友而且也颇受宫廷中重要大臣的青睐。他“不会允许郡长或者他的执法官或其他大臣主持正义，他们是他的家臣，领取他的酬金，是他内廷中的一员”。这些话概括了家臣对那时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根据条款，托马斯爵士常年维持着12名本地骑士，他们中的每个人按契约应被提供一名侍从（squire）^①以及一名侍童（page），更不用说还有一大群厨子、文书、马夫、信差以及护卫人员。“我确信，”17世纪在文献

① 又称候补骑士，也译扈从。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的侍从，一般为下级封建主的子弟，亦有出身低下的奴仆等，年龄一般在14~21岁。在主人出征作战时，侍从要为其服务。经一定仪式，侍从会被授予头盔、甲冑、踢马刺、矛、剑和马，成为骑士。

中写下这个家族历史的管家声称，“每天至少要给全族现有的三百张嘴巴喂食。”¹⁶

英格兰贵族的一个奇怪特色，至少是与法兰西相比，在1360年代被从英格兰旅行归来的傅华萨惊讶地记录下来：“[他说]男爵们的土地和收益零星散布在各处。”¹⁷这确实很少有例外。他们中最为显著的是兰开斯特的伯爵们，他们是亨利三世最小的儿子，背上绘十字的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①的后代。在埃德蒙于1260年代获得最初封地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和他的后代用购买、交换、继承以及联姻的方式在英格兰的中部以及西北部，还有威尔士北部建立了一大片令人惊叹的领地。因为他们的出身和财富，他们在英格兰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特别位置。他们是高等贵族中的天然领袖，而且也是很大一部分不仅存在于外乡男爵和乡绅阶层之间，还存在于王室中央行政机构之中的依附者和被庇护者们的保护人。然而，兰开斯特的伯爵们仍旧处于一个他们自己的等级中。另外，仅有的一个拥有兼并领地的重要贵族是威尔士边区的持有者。他们从11世纪末期就开始掌控边境地区。而且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将他们当初的存在理由一扫而空之后，他们仍然继续享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主权。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小休·德斯潘塞（Hugh Despenser the Younger），在爱德华三世未成年期间掌管英格兰的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 of Wigmore），以及爱德华三世的朋友和同代人阿伦德尔伯爵理查德·菲查伦（Richard Fitzalan, Earl of

① 在1271年的十字军东征中，埃德蒙的外衣后背绘有一个十字，因此得到这个绰号。

Arundel), 都将他们的生涯花在了在威尔士东部和南部建立强大的地方性利益上, 并以此充当在英格兰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基础。但是这种地区性的领土扩张行为是比较特殊的, 而且它的成果往往是短暂的。英格兰很少有法兰西模式下的地方性权贵。其一般范式可以用彭布罗克伯爵瓦朗斯的艾梅来代表, 于1324年去世的他在从诺森伯兰到肯特的英格兰19个郡中拥有土地, 此外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的5个地区中也有地产。彭布罗克郡只占其领土总价值的不到十分之一。¹⁸一个大贵族的财产和势力很可能分散在一片广大的区域内, 而且在每个地区他都因此有着成群的朋友, 同样很可能也有着很多敌人。

相比他们在法国的同仁, 这些人中最有能力和最富裕者在国内政治中是更加重要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差异。法兰西国家的自然发展过程是通过将有完全不同习惯的古老外省逐渐聚结在一起来完成的, 它和英格兰没有相似之处。在英格兰, 诺曼征服已建立了一个由外来贵族统治的, 或多或少是单一体制的国家。英格兰的高等贵族几乎从来没有觉得他们的利益与任何一处的地区利益有联系, 却因为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心的势力而不得不保护它们。那些和大人物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小人物也是如此, 虽然他们的资产更为集中而且更加短视。在威尔士以及很久之后的靠近苏格兰的边境地区, 明显的地区利益已经浮现, 而且有时还会形成骚乱以及叛乱。但是总的来说, 贵族的政治理念虽然常有偏见而且自私自利, 却并没有受那种地方特殊主义的限制。它曾经在法兰西摧毁了1314年的贵族叛乱, 而且不久后使面对外国入侵的法国陷于分裂。

然而, 英格兰人在国内政治中的利益将他们带进与国王的频繁冲突之中。13和14世纪的男爵叛乱比以私人利益联盟为

54 特征的 12 世纪叛乱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贪婪和怨恨从来没有失去它们激起反叛的力量。在亨利三世统治的后期（1215 ~ 1272），男爵反对派的领导者们发展出了一套条理分明的政制学说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法律生效，国王失势（Lex stat; rex cadit）”，这就像一本有名的激进小册子的作者尖锐表达的关于基本法的超前理念一样。这种基本法含有一种对国王和他的臣民均一视同仁的约束性基本原则。¹⁹此外，贵族可以利用大批自身阶层以外的支持。蒙福尔的西蒙的宣传者中包括了一些颇有影响而且口齿伶俐的牧师，而他们在对面法国的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去支持一场男爵叛乱。伦敦人将国王的部队从他们的城市中赶走，而许多其他城镇也跟随着他们的榜样，这类事件甚至还发生在相当小的村落中。当爱德华王子在战场上战胜蒙福尔的西蒙后，这位大反叛者依然享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崇拜。他的墓地变成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在那里关于其奇迹的“无用而愚蠢”的故事仍然在流传。²⁰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这种男爵民粹主义传统再三重现并折磨着亨利三世的继承者们。爱德华一世那种冷酷与魅力巧妙结合的特性使他能在这二十年中将收入增加 3 倍，而且维持着巨大的花费并征募他用于在远离本土的地方长期作战的军队。这些活动伴随着对个人自由的猛攻以及政府机构的大规模膨胀。然而，当事情发展到临界点时，爱德华的政府就像其父亲当年那样垮台了。这次没有发生革命。但是法国在 1294 年展开的战争，以及同时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发生的危机，迫使他对一个有良好组织的男爵反对派大幅让步。只是因为爱德华自己的庄严气质和政治才能才将他从奇耻大辱中挽救出来。即便如此，在最后的十年里，他的统治因大量贵族的怨恨与疑忌和在苏格

兰的军事僵局，以及英格兰不断增加的公众骚乱而日益恶化。男爵们的怨恨所造成的冲击力将留给他的儿子来承受。

爱德华二世不具备他父亲的任何美德而且缺乏他那种强有力的气势，在男爵们正式宣称反叛是一项宪章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混乱的症状之前，他几乎很难加冕。他们的推论与他们在亨利三世时代的祖先十分相似。他们说宣誓效忠的行为是把他们同王权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对于特定的某位国王。“因此如果在国王领导的王权事业中，没有依靠理性引导，他的臣民不得不将其引导回理性的道路上来。”既然国王不能在自己的宫廷中受到挑战，那么用武力向其挑战就再正常不过了。在这项声明发表三年后的1311年，这伙男爵中的大部分人强行逼迫爱德华二世接受了341条关于他应该按照何种方式管理王国的法令，其中一条规定，所有主要的国家官员的任命均需男爵们的认可。无疑有些人愿意看到这些措施能永远融入政制里，但是提出这些意图的联合体却昙花一现。爱德华二世统治的最后结果就像亨利三世时代一样，爆发了一场内战，而且王室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爱德华二世的主要对手，兰开斯特伯爵被残忍处死后也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奇迹缔造者，正如蒙福尔的西蒙之前所经历的那样，而其墓地前也不得不设置守卫以便赶走那些朝圣者。²¹1322年，伦敦并没有像之前为西蒙所做的那样群起反抗，但是在1326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它突然爆发了一场暴力革命并摧毁了爱德华的政府。这种为兰开斯特伯爵的反叛正名并导致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思想回音在1341年再次响起，而且在爱德华三世年老昏聩之际以及他那运气不佳的孙子理查二世（Richard II）统治时期将多次带着更加猛烈的暴力和痛苦回归。

1322年，爱德华二世在巴勒布里奇之战（battle of Boroughbridge）中击败对手。获得的胜利使他和他的朋友们得到了政府的完全控制权，但从长远看这并没有使他的权力更为有效。一个在三十年中不断因对峙而被削弱的政府无法在郡中执行它的意志。一个被政治观点和自我保护意识分裂的贵族统治几乎无力在混乱中维持秩序。在中央，司法程序被充分遵守，而且庞大的民事和刑事法院系统仍在行使职责。但是日益增长的混乱使它们成为笑柄。在军队被解散后的数年里内战的余烬仍在发出亮光。德斯潘塞父子以及国王的其他宠臣一直在保护那些追捕兰开斯特伯爵余党的土匪团伙。而这些残余分子则用诉诸匪盗的方式加以回应。他们袭击德斯潘塞父子和他们朋友的庄园，并谋杀王室官员。例如财政署的首席男爵罗杰·贝勒斯爵士（Sir Roger Belers）于1326年1月在靠近莱斯特（Leicester）的地方被一伙50余人的团伙砍倒。在西南部诸郡（West Country）^①，组织良好的、大部分由被剥夺领地的贫困潦倒的乡绅领导的庞大犯罪团伙出没于公路间，为政治目的或者以其他意愿雇用他们解决私人争端而进行抢劫、绑架和敲诈活动。一些迹象可以表明暴力行为沾污这代英格兰乡绅阶层的程度：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那些在议会代表贝德福德郡的乡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以前曾犯过从侵入家宅到谋杀等不同程度的暴力罪行。贝德福德郡的现象当然不是特例。这就是英格兰距离开始与欧洲的主要大国大战一场仅有十年时的情景。²²

① 一般包括英格兰西部的康沃尔郡、德文郡、多赛特郡、萨默赛特郡，以及布里斯托尔城与布里斯托尔郡，格洛斯特郡和威尔特郡通常也被包括在内。

让·勒贝尔和傅华萨等外国观察家，他们两人都曾访问过英格兰，发现很难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而且甚至更难解释为何爱德华二世时代混乱不堪的英格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下会变成法兰西的征服者。他们的辩解——那是因为爱德华三世颇具骑士风度的气质以及崇高声望——听起来比较肤浅，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爱德华三世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位在王权和贵族之间建立起一种持久和紧密联系的英格兰国王。国王的个人品质与此有很大关系。

由于远非一个天然反叛者的联合体，男爵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以及妒忌之心，就像任意一群颇具才智而且很有势力的人们注定要做的那样，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渴望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希望参与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们对它的主要兴趣是将它作为一种庇护资助的来源。他们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依赖王室关于恩惠的丰富储藏，不仅是为了金钱、土地以及收益方面的礼物，还为了特权和豁免权、监护权、丰厚的联姻、含有优惠条款的借贷以及其他价值可观的利益。他们需要这些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且还为了他们的家臣、食客以及依附者。这使得他们成为王室的天然盟友。他们只在政府明显分崩离析时才从国王手中拿走权力，就像他们日后对亨利三世所做的那样；或者在他们觉得权力已经被其他出于自身利益独占国王恩惠的人们从国王手中拿走之际，而这正是加韦斯顿（Gaveston）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所犯罪行的根源。爱德华二世被废黜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暴君，而是因为，用指控他的文章的话来说，他“没有亲自统治的能力”。他曾经“被其他人操纵和统治”。那些高等贵族非常坚持这个观点。英格兰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男爵阶层而在于君主之位，它在英格

兰比在法兰西更常陷于一些特殊人群之手，这些人没有能力以一种能激发依赖政府之人的信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运作于乡间的方式去控制精心设计而且无处不在的政府机构。爱德华三世和其他中世纪国王的伟大榜样亨利五世，都是那种凭借有限权力来指挥的人，他们能成功不仅因为他们能不受他人支配，而且还因为他们认识到权力的局限，知道除了这些限制之外，统治是一个关乎友谊和庇护的问题，有赖于国王的声望以及他在劝导和恫吓方面的技巧。

*

一位了解政府事务的统治者的问题与其说是叛乱的危险，还不如说是贵族的可怕力量凭借着纯粹的惯性来反对王室的任何伟大事业。“男爵阶层是王权的主要肢体，”一位与爱德华二世同时代的不友善的传记作家写道，“没有它国王不能做任何重要的事情。”²³一个多世纪以来，英格兰作为一个欧洲强国的最主要劣势是贵族们对战事或实际上在海外的积极冒险都兴趣有限。他们几乎都在约翰王统治时的灾难中失去了诺曼底以及法国西部的个人领地，而且没有人在加斯科涅拥有重要利益。他们没有和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的想法保持一致。这两位国王仍然保持着大陆的大王公贵族的观点。他们将朋友、顾问以及受庇护者从许多国家请到宫廷中来，并尽他们所能来维护他们所声称拥有的利益，以此在法兰西及她的邻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领导角色。1242年，男爵阶层已经拒绝为亨利三世收复其在法国失地的计划出力，这个曾认真考虑过的计划正好赶上14世纪中期前的最后机会。在1250年代，当亨利三世构思了一个事关在教皇的帮助下将其子推上西西里国王宝座的荒

谬计划时，男爵阶层不肯与此事发生任何关系，并两次拒绝为开销出资。

那场使爱德华一世在 1290 年代保卫其大陆领地的努力陷于瘫痪的政制危机主要应归因于那些有影响力的贵族的反对行为。他们既不肯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也不愿缴纳为军队提供开销的税金。在 1295 年，一些贵族不得不因受到没收财产的威胁而被迫前往加斯科涅，虽然他们会被支付报酬。两年之后，王国陆军统帅和元帅，爱德华的最高军事官员，拒绝前往加斯科涅或者佛兰德。“凭上帝作证，伯爵，你要么动身要么被吊死。”据悉爱德华曾这样对元帅说。“以同样的名义起誓，国王，我将既不会动身也不会被吊死。”他回答道。²⁴ 这个故事虽然古老但很可能是捏造的。后来，当国王试图收取一项为这次远征提供资金的税款时，这两位伯爵全副武装地来到财政署会议厅抗议。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贵族们不喜欢缴纳税收或者是在军中服役——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将此看得很重——而是他们那种深深的孤立、偏狭与保守，且并没有把一种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当作是能对英格兰共同体产生利益的事情。他们的这种观点在 1311 年逼迫爱德华的继承人接受的法令中有着确切表达。

58

因为国王不应当在未经男爵阶层普遍同意的情况下，对任何人发动战争或者离开他的王国，基于可能发生在他和王国身上的许多危险，我们决定从今以后没有他的男爵阶层一致同意在议会中授权，国王不能离开其王国或者宣战，如果他没有照此办理，并为达到其目的以他的封建主人身份发布召集令，那么这份召集令无效。²⁵

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除了少数使自己名扬海外的冒险家，英格兰人作为战士的名声并不响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40年代他们开始在与法兰西人的战争中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时为止。相比之下，接连几任法兰西国王均能推进安茹王朝在意大利的冒险事业，而且腓力三世可以带领一支开销高昂的庞大军队于1284年入侵加泰罗尼亚，希望可以使他的儿子成为阿拉贡国王。这是一次与亨利三世的西西里岛计划颇为相似的冒险活动。就像其他那些事业所展现的空想和失败一样，这使法国人得到了他们作为13世纪欧洲的杰出尚武者的名望。

男爵们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以及使英格兰人成为中世纪后期最可怕战士的变化，让同时代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因为它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列颠群岛持续不断战争的结果，即与威尔士和苏格兰作战以及与爱德华二世内战中的反对派作战的结果。在15世纪，贝里·赫勒尔德（Berry Herald）于观察中提到过一些真相：英格兰人已经变得如此擅长打仗，那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彼此身上练习。²⁶

当爱德华一世于1277年7月入侵威尔士北部，将他的意志强加至最有权势的威尔士贵族身上时，便开启了这项进程的第一阶段。此后，爱德华将该项进程设想为缔造一个位于自己统治下的不列颠统一体。五年之后，1282年3月第二阶段战争爆发，它持续了一年多并导致了对整个威尔士的征服以及英格兰驻军、官员和殖民者对其的永久性占领。威尔士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得到的战利品：脆弱、经济贫乏而且政治上四分五裂。尽管如此，这些事业仍需要非常庞大的军队。1277年的威尔士战争中，服役人数在18000~20000人之间。1287年，24000人镇压了短暂的南威尔士反叛，而总共由35000~40000

人组成的三支军队被派往对付 1294 年的起义，它是超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威尔士叛乱。以 13 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庞大的军队，而且它们中的一些是在非常短的通知时间内召集起来的。作为军事组织的功绩，随后对威尔士的占领以及在那里建造的庞大的爱德华时代 (Edwardian) 堡垒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如此，牵涉其中的工作和花费同爱德华在苏格兰战争中的规模相比还是显得相形见绌。苏格兰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而且花费更加高昂，并在英格兰随后两个世纪的进程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主要因为它们未能成功。

苏格兰，就像它的领导者们在《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 1320) 中声称的那样，是一块位于“大地尽头”的土地，那是一个按照历史和地理划分的共同体。在福斯南面的低地区域，以及沿着东海岸从福斯河到马里湾的地区，集中着苏格兰所有的重要城镇和几乎所有的可耕种土地以及她的大部分人口。从 11 世纪以来，来自英格兰和欧洲西北部的移民持续不断地渗入这一地区。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而且还与他们出发之时的社会有着许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在苏格兰西部和北部，以及荒凉的高地和岛屿地区，居住着飘忽不定的部落共同体，他们以牧羊为生，大部分人用盖尔语 (Gaelic-speaking) 交流，这是欧洲最难接近的地区之一。英格兰人和一些苏格兰人谈论时已经以“野蛮的”苏格兰人和“驯服的”苏格兰人，以及“受管理的”苏格兰和“粗野的”苏格兰进行划分。

苏格兰的政府机构仿照英格兰政府的模式设立，但是他们

以一个更加私人化的规模来运行。他们更加严重地依赖君主的个性、一小群官员或者王室内廷以及一个非常小的流动的文官制度。苏格兰国王在他们领土内的权威以及在他们领土外的权限都被严格限制：由于其机构的微小规模，大领地领主的权力，而且最主要是由于一个人口总是稀疏的国家的贫困，它的土地要么是荒芜的高地，要么是没有河流的谷地。苏格兰从来都难以提供足以维持和组织战争，或者为重要战役而进行的城堡建设工作所需的高额税收。而且虽然它的贵族当中包含着一些享誉同时代的帕拉丁（Paladin）^①，他们的国家却难以负担得起组织和装备一支可观骑士军队的费用。

60 尽管如此，14 和 15 世纪时的苏格兰人却位于英格兰最为持久和最为顽固的敌手之列。这种狠毒的敌意是英格兰人给自己带来的一个难题。在 1290 年，当苏格兰国王的直系后裔绝嗣后，爱德华一世抓住这个机会恢复了一项古老但是定义模糊的关于英格兰先王们拥有苏格兰最高领主权的声明。没有理由怀疑爱德华对次年里随其军队一起进入苏格兰的权贵们作出的关于其行动的自我辩解：他打算将苏格兰并入他的王国，就像他已经吞并的威尔士那样。²⁷ 它和随后发生的一切是一致的。在 1291 年爱德华占领了这个国家。从它的领导者和声称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人们那里索取了效忠誓言，并建立了一个审理委员会来解决棘手的法律和政制难题：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位有资格成为国王。审理委员会的审核员们在 1292 年 11 月宣布，

① 指最早见于武功歌的虚构身份，即一个最高阶层的骑士小团体，同时也是骑士精神的最佳代表，如查理曼的十二侍卫（Twelve Peers），他们在征讨撒拉逊人时体现了基督徒的勇气；后来“帕拉丁”逐步演化为一种对为人处世符合骑士精神的模范骑士的称呼。

支持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

但是，在一度扶持起约翰·巴利奥尔之后，爱德华又将他推翻。他削弱了约翰·巴利奥尔在苏格兰的声望，并通过公开将其看作附属的小国国王、受理其法院中的上诉请求、召唤其前往英格兰军队履行军事服役的方式迫使他反抗。不难看出，这种对待方式是爱德华对自己身为阿基坦公爵时从美男子腓力以及巴黎高等法院那里所受待遇的一个残酷模仿。1295年10月，在巴利奥尔以拖延反抗的方式拒不履行其中一个要求后，爱德华一世要求他交出三个宣布被没收的城堡。而且在次年的春季，他带领一支军队跨过特威德河前来接收这些城堡。巴利奥尔试图抵抗，但是他那些组织混乱的支持者队伍被击败，他本人投降，并按仪式被废黜，尔后被送往英格兰囚禁。安娜代尔领主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 lord of Annandale）是苏格兰一支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大贵族家族的首领，在1292年的裁决之前曾经是约翰·巴利奥尔的主要竞争者，而且在巴利奥尔与英格兰国王反目后，布鲁斯曾宣称支持爱德华，他期望获得巴利奥尔手中的王位。但是爱德华另有打算，当其前来索取报酬时他粗暴地遣散了他们。苏格兰国王王位标志的象征物被没收。那块传统上登基时所坐的著名的司康石（stone of Scone）被移至西敏寺。

将英格兰占领者赶出苏格兰的运动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前仆后继的苏格兰反抗活动被英勇而巧妙地领导着，但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在1297~1305年之间它们被英格兰国王残酷镇压。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1306年，罗伯特·布鲁斯（那位1292年王位宣称者的孙子）与一小部分男性家族成员（kinsmen）和朋友占领了司康修道院（Abbey of Scone），并在一块用来替代

61 圣物的石头上由巴肯伯爵夫人伊莎贝拉（Isabella, Countess of Buchan）加冕为王。布鲁斯的政变在它开始的数星期里看似注定要失败。大部分苏格兰贵族不是保持中立就是怀有敌意。他的部下在面对英格兰军队的重装骑兵时显得装备低劣，而且他也缺乏夺取英格兰石筑城堡所必需的大型攻城器械。1306年夏季，他匆忙集结的军队被英格兰军队以及他们的苏格兰仆从军击溃。他自己被迫躲藏起来，同时他的家族沦为一种狠毒恐怖统治的牺牲品。由于一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布鲁斯的事业才从毁灭的边缘被拯救出来。1307年7月，正领导一支生力军进入苏格兰的爱德华一世死于索尔威湾的伯欧沙滩（Burgh-on-Sands）。他继承者的第一步也是颇具特色的举动便是在一次短暂而且无意义的游行示威后重新向南方撤退。当英格兰人将他们的精力转向政制冲突和内战后，布鲁斯逐渐将他的权限扩展到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1307 ~ 1313年间，他重新夺取了英格兰所有的重要要塞，除了贝里克、博斯韦尔以及斯特灵。

1313年秋季，布鲁斯包围了斯特灵。它的英格兰总督菲利普·莫布雷爵士（Sir Philip Mowbray）同意约定期限内投降，除非他在1314年仲夏被援军解救。爱德华二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征募了一支新军并在6月份进入苏格兰，这时离最后期限届满只有数天时间。在被允许限时解围城堡的最后一天，当他的军队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仍然陷于福斯河的环路和河畔沼泽之际，而且在他们能排好战斗队形之前，他们就遭到了攻击。英格兰人被击败并伤亡惨重。这场战斗使布鲁斯在苏格兰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使在之前局势尚未明朗时曾保持中立甚至积极帮助英格兰人的大多数著名的苏格兰人倒

向他的阵营，残留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迅速崩溃。斯特灵立即投降，而且博斯韦尔不久以后也如法炮制。贝里克幸存下来，但还是在1318年3月被出卖了（通过一个英格兰人之手）。英格兰政府不能下决心永久性承认布鲁斯为王，但是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在1323年，一项长达十三年的休战协定被签订，它一直延续到1336年6月。

在爱德华一世废黜约翰·巴利奥尔之后的三个世纪里，苏格兰无时无刻不是英格兰背后的潜在敌人。这个不断持续的摩擦和暴力行为的根源总是被周期性的休战协定以及一系列重大战役打断。直到1513年爆发的弗洛登（Flodden）战役才成为这一系列战役的终点。这些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两个国家。到1320年代，苏格兰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凝聚力以及一定强度上的三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民族情感。“比命中注定还要久，但我们有上百人熬过来了，”1320年在阿布罗斯的苏格兰贵族代表宣称，“我们将决不允许英格兰人前来统治。”在苏格兰曾大体上按照英格兰模式一起发展了许多年之后，这两个国家渐行渐远。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相互持有土地的行为事实上消失了。苏格兰的牧师逐渐出国前往巴黎或者奥尔良，以此替代牛津。苏格兰的法律和制度也开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

62

英格兰是一个庞大并有广泛关注的国家，苏格兰战争的影响意义甚微。但是在14~15世纪，苏格兰人的敌意在两个方面妨碍了英格兰对外政策的执行。第一个方面是由边境战争造成的财力和人力的持续性消耗，甚至在正式休战期间也是如此。从1296年起，除了偶尔的大规模入侵之外，苏格兰人还经常对英格兰北方诸郡发起小规模骑马突袭。骑在他们的轻

型马上毫无预兆地跨过特威德河，焚烧村庄、掠夺牲口、洗劫北方富裕城镇和教堂的土地和建筑，比如卡莱尔（Carlisle）、赫克瑟姆（Hexham）以及达勒姆。在班诺克本之战后，袭击者的效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个高度组织的体系被建立，用于从北部的城镇和教堂里收取保护费并对那些不愿缴纳者进行抢劫。它使苏格兰人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润并且开启了英格兰北部经济的长期衰退。1327年让·勒贝尔与英格兰军队一同在这些地区旅行时曾将它们描述为“一片到处都是荒山和废墟的蛮荒之地，除了野兽以外一无所有”。²⁸除了守卫边境外，英格兰北部对爱德华三世的长期对法战争鲜有贡献，或者说是毫无帮助。边境诸郡，坎伯兰、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以及诺森伯兰因它们的贫瘠经常被免除应缴纳的税款。北部人口的逐步减少使得在那里征召士兵也越来越难，而且实际上不可能征发他们到南方或者大陆服役。在百年战争的起初年代，惯常的做法是不在特伦特河以北征召出国征战的部队。这意味着英格兰政府在继续它与法兰西的战争时丧失了大约占其人口数量五分之一的军事服役。

英格兰和苏格兰战争的第二个方面的长期影响是法兰西和苏格兰之间的古老联盟，直到16世纪末期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持续到1745年的这段时间内，始终是苏格兰对外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一份正式条约包含了所有的要点，它在即将发生的入侵威胁下于1295年10月签订。美男子腓力答应如果苏格兰被英格兰国王侵略，他将“通过在其他地区分散其精力的方式给予援助”；一旦英格兰国王带领军队乘船前往大陆，苏格兰人同时应从他们这边入侵英格兰，“尽他们所能深入并席卷更多区域，发动战争、围攻城镇、糟蹋乡村”。如

果说腓力有时在履行对苏格兰人负有的义务时表现得漫不经心的话，他的继承人们对待这些事情的确是十分认真。查理四世通过 1326 年 4 月的《科尔贝伊条约》（treaty of Corbeil）重建了这个联盟。腓力六世在 1330 年代拒绝放弃苏格兰人，即使他们当时看起来似乎处于毁灭的边缘，这也是开始于 1337 年的英法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也是一场苏格兰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战争。人们常常忘记 1346 年英格兰在北方与一支苏格兰军队作战的同时还要与一支法兰西军队在克雷西交战。而且苏格兰人以私人冒险者的身份同法军一起在普瓦提埃（Poitiers, 1356）作战，并在 15 世纪时以有组织的军团形式加入法国军队。

英格兰人在北方以及苏格兰境内的战争具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结果。他们在百年战争开始前的五十年中创造了一个自 12 世纪以来在英格兰不曾存在的军事社会。

与敌人一样，英格兰野战部队的主要困难是缺乏重装骑兵。他们的重装骑兵数量比法兰西更少，甚至从他们与国家人口的比例方面来看也是如此。这是那些拥有足够土地财富来维持骑士地位的人员数量明显萎缩的结果，他们要有马匹、装备以及因服役而需要的空闲时间。在 14 世纪初，能够作为骑士作战的这个阶层的人员数量很可能不会超过 3000 人。这不仅包括了受封或者“绶带”的骑士，还包括候补骑士，他们是那些通常有同等社会地位，但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承担骑士资格全部负担的人。在 12 世纪后半叶，亨利二世能够找到的人员大约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并不是全部都能参加战斗：年龄、疾病以及时代艰难都是常用的借口。重装骑兵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征募条件相对较低的人员来补足，譬如武装廷吏

以及其他装备铠甲的骑兵。即便如此，爱德华三世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在一个地方集结起超过 5000 人的军队，而且那还是在特殊的一年里，他比其父亲或者祖父都征召了更庞大数量的重装骑兵。这大约是法兰西政府在最好条件下能找到的人员数目的六分之一。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任一时段内，一支军队中的“绶带”骑士的总数很少超过 500 人。而在爱德华三世治下，他的声望以及恩惠极大地提升了对骑士身份的热忱，数字可能已经增加到原先的两倍。这便是大力而且频繁地采取所谓的“骑士扣押法（distant of knighthood）”——旨在以违者没收其财产的手段迫使有足够财物和地位的人成为骑士——的结果。

在英格兰缺乏骑士和其他骑兵的后果之一是：很有必要特别频繁地重用这些已有部队，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罕见的高强度和连续性的经验。再者，从长远来看，意义更重大的结果是，英格兰政府变得比其他西欧君主国家更加依赖步兵。

征募任何规模的步兵都必须设计出一套比现存的任何体制都更有效率的全面征兵制度。原则上，每一位年龄在 16 ~ 60 岁之间的英格兰人都有义务为保卫王国以及临时的大规模治安行动而服役。根据一项古老而详细的规定，并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温切斯特军备法令中重新颁布的法令，个人有责任置备与他的财富和地位相对应的武器。但是这项古老的全民总动员令并不是战争状态时的实用工具。从 1280 年代起，通常的做法要求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为国王的军队挑选出“最好而且最强壮”的人员。后来这逐渐演变为通常明确提出的每种兵员各需要多少人：多少弓手，多少长枪兵，诸如此类。这些工作交由被称为行伍长官（commissioner of array）的官员们来完成，这

些人是在每个郡中被指派的本地骑士，他们会如被要求的那样去执行。他们征募的人员都被检查并被列入名册，然后每 20 人安排一位“廿夫长（vintemar）”，每 100 人由一位“百夫长（centemar）”（通常是一位骑兵）指挥，并在他们的首领带领下于指定时间到达军队的集合地点。这套体制事实上不比一系列使它运转的行政命令更令人印象深刻。行伍长官经常贪污腐败。村民们总是密谋推出虚弱的同伴而且配给他们劣质装备或者根本没有配备装备。经验表明，只能指望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被征召人员前来报到。这无疑是在准备给那些行伍长官下命令时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开小差是一个常年的严重问题，在集结之前以及之后均会发生。尽管如此，用中世纪治理的低标准来看，这一制度的成果还是较为可观的。

征兵在性质上也是一种课税。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期内，它应该被准许的程度条件引起过一些争执，而且在爱德华二世时代发展为激烈的论战。后者尝试了各种非传统的要求无偿提供步兵服役的计划。关于强制性步兵服役的全部问题在 1327 年爱德华三世时代的第一届议会上曾被详细考虑过。从这次议会的请愿与国王对他们的概括性的随和答复，以及在随后一些年里的反复试验来看，一个共识已然浮现。除了保卫王国免受外国侵略以及议会同意之外，被应征入伍的人不能被要求无偿服役；但是如果提供了薪水，他们可以被要求在他们被派往的任何地方服役。城镇和郡公社通常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武器以及马匹，而且付给他们薪水直到他们跨过郡的边界为止（或者，在北方，直到他们到达纽卡斯尔或者卡莱尔为止）。在那之后，他们的薪水和花销由国王负责。对于任何中世纪社群而言，一个健全的政府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在于国王不应提

出过分的要求，即便合乎法律，也是如此——显然，这一非正式的妥协方案正是遵循了上述原则。没有行政机制可以压倒任何分布广泛又根深蒂固的不满意识，而且没有机制能为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组建庞大的军队。此外，民众的漠不关心即使不能阻止一支军队的征募工作，也会显著推迟它的进度。宣传活动是支持战争的一个必要工具。爱德华一世很好地学到了这节课，而他孙子的成绩更为优秀。

爱德华一世曾经征募过庞大的步兵部队，但是在使用他们时却不曾展示过特别的技艺，而且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场合还未能利用他们。在他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期间这种状况得到相当大的改善。到了1330年代，比起法国在这一阶段中实行的颇为杂乱无章的方法，英格兰的征兵体制正提供着数量较小但素质远超前者的部队。再者，英格兰的指挥官们想出了卓有成效的方法来部署他们，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是法国军事实践的一个特别的弱点。充当英格兰人优秀教师的是苏格兰人。他们曾将相应的智慧强加给英格兰人。因为不能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大规模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他们通过将步兵排成方阵（schiltron）的方式来击败他们敌人的成群骑兵。他们的长矛插入位于其前方的地面，矛尖向外指向接近的骑马者。班诺克本之战中，英格兰骑兵对苏格兰阵形的自杀性冲锋是一个可怕的教训，而且它在英格兰人中引起了许多思考。它是“在我们时代中令人震惊的，”他们中的一人写道，“因为如此一支军队竟被步兵驱散，直到我们记起了库特赖之战中法兰西之花在佛兰德人面前凋谢。”²⁹英格兰人从苏格兰人那里学到了法国人未能从佛兰德人那里习得的教训。训练有素的步兵在准备充分的状态下会比重装骑兵更胜一筹。

在巴勒布里奇之战（1322）中，它是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内战的最主要的一场交锋，国王的军队由安德鲁·哈克莱爵士（Sir Andrew Harclay）指挥。这是一位将其生涯中的许多时光都花在了与苏格兰西部边境的苏格兰人作战上的坎伯兰骑士。他“将所有的马匹置于后方，让他的骑士以及一些长矛兵排好队伍徒步作战……并且将其他的长矛兵按照苏格兰的方式编成几个方阵……从而以此对抗那些担负着敌人全部信任的骑兵”。兰开斯特伯爵的骑兵惨遭屠戮。赫里福德伯爵（Earl of Hereford），一位“舒适与慰藉以及谦恭的精英”，被一个步兵砍倒在地，当场殒命。³⁰使用由下马骑兵加强的步兵部队成了英格兰战斗艺术的特点。五年之后的1327年，英格兰政府在其对苏格兰开战时宣布，即使是领地内的最大贵族也将必须作好步行作战的准备。³¹

英格兰人还从苏格兰人那里学到了另一堂课，即有关步兵部队移动缓慢而且很少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根据让·勒贝尔1327年在边界上的观察，苏格兰人采取了一种手段，即让他们的部分步兵骑乘劣等马匹“小弩马（little nags）”。他们的袭击部队，虽然通常有一大群未骑马的人员跟在后面，被少数骑兵以及一部分人数比较多而且移动迅速的骑马步兵带领，在一日内走完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下马作战并且迅速逃离任何不利条件下的遭遇战。在13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英格兰人已经开始尝试相似的骑马步兵[即“霍比拉轻骑（hobelars）”]。但是安德鲁·哈克莱再一次对他们的频繁使用可谓功不可没。在班诺克本之战结束后的岁月里，位于苏格兰边境的由他领导的边境部队由一小部分骑士和一部分人数比较多的武装轻骑兵组成。在1320年代，不仅在边界地区，霍比拉轻骑在其他地

方也被越来越多地采用。³²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格兰人给他们的步兵配以 6 英尺的长弓。这是一种不列颠群岛特有的武器，它将给予他们直到 15 世纪中叶前在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优势。射箭是一项古老的技术，但是之前由于某些原因，长弓没有在传统上被成规模地当作一种步兵武器使用。像他的前任们那样，爱德华一世起初使用十字弩手作战。尽管他们需要高额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装备，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必须从国外寻找。但是在他讨伐苏格兰的战争中，长弓逐渐代替了十字弩，而且在 1320 和 1330 年代，长弓手们已开始取代其他步兵部队。在这段时期的后半，他们趋向于骑马行动，就像霍比拉轻骑一样。事实上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英格兰人如此之晚而且如此突然地认识到长弓在军事上的潜在能力，但不用怀疑一旦它发生后所引起的变化的重要性。长弓手需要较大的力气和较好的训练，以及一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习得的才能。但是他们一同行动则是极有效率的。快速连续地松弦向空中齐射，将下落的箭雨覆盖到对面军队的头上以及他们防护轻微的四肢和肩膀上，以打破步兵和骑兵的阵形，在他们紧紧挤在一起的行列中制造大屠杀，并引发战马之间的恐慌。英格兰人在 1330 与 1340 年代获得的大胜利，杜普林荒原（Dupplin Moor）、哈利顿山（Halidon Hill）、斯卢伊斯、克雷西以及内维尔十字（Neville's Cross），都是靠弓箭手赢得的。

霍比拉轻骑的花费远远超过那些传统上被视为步兵部队来源的恶棍无产者。他需要一匹马、一件由硬化皮革制成的短上衣、一种钢制头盔和护喉甲片，以及一双金属手套，此外还有他的剑、刀和长矛。在 1330 年代，政府估计典型的霍比拉轻

骑至少需要价值 15 镑一年的地产来支撑开销，这相当于一位富裕农场主的收入。一位装备有类似铠甲的骑马弓箭手被认为也需要有与此相同的收入。即使是级别较低，装备着剑、刀和弓以及一个装有两打箭矢箭袋的步行弓箭手，也被认为是一个价值 2 镑的人，这使得他被置于人数更多的农民之列。³³ 只有威尔士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以步行长矛兵的身份作战，仍然按较早时代的随意方式征募。由于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没有骑士和侍从的社会地位之分，但被要求拥有为应对战争而进行了训练且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所组成的军人阶层，此后并没有对民众再进行过多少次大规模的征募。

自蒙福尔的西蒙声称已经教给英格兰人基本的战斗训练以来，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改变是一场关于英格兰人对战争看法的变革中的一部分，它延伸出了一长段涵盖军队征募和部署方面的道路。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二世的主要战役曾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机构，它负责一切维系战时人员所需的枯燥工作：运输的征发、王室的采买、粮食和饲料的储存与分配、维持战时的偿付与会计、通过陆路运输装备与补给品的运货马车以及环绕海岸的运输船舶、箭矢和制弓用木头的大规模生产、桥梁和攻城火炮预制构件的建造。

“在我年轻的时候，”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生于 1304 年）写道，“英格兰人被视作所有粗野种族中最为胆小的一个，但如今他们是最强大的战士，他们在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胜利中摧毁了法国人的荣誉，而且这些一度甚至比那些可恶的苏格兰人更低等的人已经用钢铁和烈火将法兰西的王国碾碎。”编年史作家让·勒贝尔也同样感到吃惊，虽然他的消息比这位被放逐的意大利人灵通许多，而且他曾在 1327 年与一支英格

兰军队一起行军对抗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在 1320 年代“并不重要”，但是到 1350 年代时已经变成欧洲最著名的军人。感知落后于现实。甚至在 1340 和 1350 年代的那些伟大胜利之前，达勒姆主教伯里的理查德（Richard of Bury, Bishop of Durham），一位忠诚的英格兰人，但并不是狂热的爱国者，已经得出结论，法兰西军威远扬的时代正在过去。³⁴

3 加斯科涅 ⁶⁹

一块从未超过 50 英里宽的带状沿海领地，从北面的夏朗德河入海口延伸至南方的比利牛斯山脉，这就是在 1328 年时那庞大的安茹大陆帝国遗留下来的全部领土。阿基坦的埃莉诺 (Eleanor of Aquitaine) 于 1152 年在她与安茹的亨利的婚礼上带给她丈夫的那笔庞大嫁妆中，加斯科涅从来都不是最受重视的部分。普瓦图曾经是埃莉诺公国的核心。普瓦捷 (Poitiers) 是它的首府，而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是它的主要港口。相比之下，加斯科涅的天然资源看起来比较匮乏。朗德 (Landes) 的荒凉沼泽在两个主要的海滨城市波尔多以及巴约讷 (Bayonne) 间延伸，偶尔被一块一块常被海风吹拂的草地隔断。在这些土地上面，一些稀疏的人群依靠种植小米以及饲养猪勉强度日。在这片阴沉的荒地以及在东边更远处的小山之间有一片平坦而林木茂盛的领地。在这里，通过宽阔的河谷、些许粗劣难行的道路以及设防村镇 (bastide) 和更大的修道院的开垦工作，土地被从森林里划分出来，以不规则的小片形式得到耕种。

加斯科涅繁荣兴旺的主要根源以及将它和英格兰连接起来长达 350 年的纽带是葡萄酒。直到 13 世纪，波尔多都只是另一种地方的葡萄酒。在 12 世纪，英格兰国王们最喜爱的葡萄酒来自普瓦图，它们在拉罗谢尔装船运至英伦。在这方面他们

和其臣民的口味一致，因为当约翰王在 1199 年试图强制对所有在英格兰出售的法兰西酒类执行最高价格时，普瓦图位居首位，而波尔多则未被提及。1224 年普瓦图被占领、拉罗谢尔落入法国手中，故而成为此片领地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它使欧洲主要的酒类进口国丧失了其供应的主要来源，而使波尔多产区发了大财。到 14 世纪初，每年有超过 80000 吨葡萄酒从吉伦特（Gironde）港口输出，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运往英格兰的。这引起了许多议会上的抱怨，他们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耗尽黄金为其付款而且还被加斯科涅商人和高利贷者侵害。加斯科涅的葡萄园不断扩展，以满足需求，它们挤满了波尔多城南面的格拉夫产区（Graves），沿着河流分别延续至两海间产区（Entre-Deux-Mers），并顺着河谷一直延伸至内陆地区。¹

阿基坦是一片没有稳定边界的公国，它的居民已经意识到那些将他们与其他法兰西人区分开来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并未过度地附和古老的忠诚。他们是反复无常的人。傅华萨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挑剔而且不可信赖的民族”。爱德华一世把他们称为其承诺应当始终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人。²三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势力在公国的联合代理人和起源均要经过波尔多和巴约讷这两座城市，它们屹立于法国西南部两大水系的入海口处，而且它们虽然强横并有独立思想，但直到中世纪末期仍然对英格兰王室保持着完全的忠诚。波尔多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是行政管理部门的驻地。这座城市继承了普瓦捷的职责，以一座真正首府的宏伟的建筑风格来装饰自己（就像普瓦捷两个世纪以前做的那样）。这个省的贵族阶层纷纷在那里建造公馆，就像其他贵族正在伦敦和巴黎做的那样。受一系列特权特

许状的鼓励，波尔多征收税款、缔结条约并发布盖有它自己印章的夸张声明。它的财富曾在13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将拥挤的人口推入数目超过一打的城郊教区中。一条建于14世纪初的新城墙将相当于老城墙所含面积三倍的地区围入城内。而后者尚在几乎不到一个世纪前建成。³

波尔多应主要把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归功于它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处于五条河谷的最前面。内陆的城镇依赖于河道上的贸易，而它们都汇合在吉伦特的河口处。波尔多以一种紧密而且引起了许多怨恨的保护措施控制着它们。在波尔多市民先卖完他们的酒之前，没有种植者可以出售自己的葡萄酒。从上游运来葡萄酒的种植者和商人发现，除非通过波尔多商人之手否则很难卖出货物。公国政府在默许这个制度上有它们自己的理由。他们在吉伦特的交通中收取的税金是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同样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税收来源。折扣被提供给内陆的效忠城镇以及部分邻近的法兰西国王领地内的享有优惠特权的社群。的确，比起那些波尔多人特权还不够广泛，但足够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占有优势。圣马凯尔（Saint-Macaire）、拉雷奥勒（La Réole）、加龙河畔的阿让（Agen on the Garonne）、塔恩河畔的穆瓦萨克（Moissac on the Tarn），还有洛特河畔的卡奥尔（Cahors on the Lot）都是肥沃的、酒用葡萄栽培酿造产区中的集镇。它们不得不以其能争取到的最有利条件运送自己的货物通过波尔多的城墙。多尔多涅（Dordogne）的葡萄酒自行绕开了波尔多，在靠近海边的卡斯蒂永（Castillon）哨站被拦下，并被估定税金。甚至像卡斯特尔萨格拉（Castelsagrat）这种极小的村庄，位于波尔多百多英

里之外，加龙河一条勉强可以通航的支流旁，在没有向爱德华一世申请一项关于波尔多关税的折扣前，也不敢在它城墙内的空地上栽种植葡萄藤。⁴

自13世纪初失去诺曼底后，英格兰国王已经很少访问他们的大陆领地。爱德华一世访问了阿基坦两次。他在那里度过了其统治刚开始时的两年和1286~1289年的三年时光。这是一段富有成效的时段，其间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当地的事务，将自己的印玺加盖于这个省份之上，这种方式以后将会被他的英格兰臣民熟知。但是尽管他一直活到1307年，而且他的继承者们统治着他们的公国直到15世纪中叶，也没有英王曾在统治期间再次访问过法兰西西南部。尽管与英格兰有一定距离（旅程往往经陆路避开比斯开湾的危险），其英格兰主人仍对阿基坦政府保持着一种牢固的统治。拥有总督特权的王室代理人（royal lieutenant）相当频繁地来往访问这里，进行调查或者执行特定任务。在西敏，那里出现了一群文书和外交官员，他们是法兰西西南部事务的相关专业人士，即使在他们不算明智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波尔多，政府通过在树荫城堡（Château de l'Ombrière）里的紧密的一个官员团队来维持运转。总管通常是一位英格兰人，是国王—公爵（King-Duke）军事和行政上的首席代理人，波尔多军事统帅^①虽然带着军事头衔，却通常是一个从英格兰行政部门调派来负责管理、监督公国财政的神职人员。他直接对西敏的财政署负责。这两位威严的人物控制着一个小得惊人的官僚机构。相对于自身担负的

^① 波尔多军事统帅（Constable of Bordeaux）实际属于财政职务，但在历史上，同时也是英语的字面含义上，它依然是军职。

职责，它远远小于那些正在英格兰成长以及存在于被法兰西国王直接管理的外省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僚机器。在偏远地区还有一小批地方官员，助理总管（sub-seneschal）、市长以及执法官、少量的城主（castellan）和常驻收税人。他们之中很少有英格兰人。同样的，公国内几乎所有的低级官员和绝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加斯科涅本地人。在加斯科涅，除了总管的私人家臣外，通常再没有任何英格兰部队，甚至在危机时期，从英格兰出发的军事远征也是小规模而又较为罕见的。当然，这里并非一块殖民地。

72

有许多很好的政治理由让英格兰国王保持着对自己大陆领地的兴趣。除了在战争时期，那时不得不用高昂的费用来保卫它，阿基坦通常是一项资产。加斯科涅人是天生的战士以及娴熟的十字弩手，作为雇佣兵他们要求支付高额薪水。他们的大军团曾经参加过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和苏格兰战争，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令人难以忍受，就像一位英格兰编年史作家抱怨的那样。爱德华二世在1315年派出专员，就这片公国对苏格兰战争所能产生的贡献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这里大约有100000户家庭（也就是说有50万居民）可以作为募兵储备。加斯科涅缺少一种正税（regular taxation）征收体系，而且这种方法在公国的收益也是微乎其微，公国政府的这种特色在战争时期将成为其软肋的一个主要根源。但是其他收益，如出售官爵、通行费和应缴款产生的进项，尤其是河流运输的所有税金，历来对英格兰王朝的预算有着很大的贡献。在1324年1月，一份递交给爱德华二世的报告估算出他从这个公国获得的净收入已达到13000镑，大体上相当于整个英格兰海关的收益。⁵

然而保住阿基坦则不只是出于一种政治盘算。英格兰国王

也是法兰西贵族。他们起源于法国的贵族阶层，并与后者分享共同的偏好和习俗。阿基坦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将它保存下来也是对他们家族应尽的一种义务。维持其家族保有的祖业是每个中世纪贵族对祖先敬意的一部分。在12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二世统治的法国领土比法兰西国王自己统治的还要多。他曾要求过世后安葬于卢瓦尔河河谷的一座修道院中。如果没有口译员的帮助，他的臣民很难同他交谈。亨利帝国中的大部分都已烟消云散，但是直到14世纪中叶前，法语仍然是他后代的母语，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最为重视他们作为法兰西贵族伙伴的身份。的确，他们对身为公共政治共同体之一的观念，在1290年代的英法战争中已严重动摇，但在多年以后，英格兰国王才停止了将自己视为法国的王公。而且希望被承认身份却遭遇挫折的愿望无疑是造就怨恨的一个基本要素，这种怨恨将影响爱德华三世与他的第二位表舅腓力六世的关系。

73 英格兰国王在法国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源自1259年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在这个条约之前，阿基坦公爵在世上并没有被承认的上级。在腓力·奥古斯都于13世纪初宣布英格兰的大陆领地被没收之前，他们无需向法兰西国王履行效忠礼。这种行为被视为非法，并且使他们拒绝承认。这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僵局，双方继而在1259年以一个甚至更令人不满的妥协方案代替它。条约将公国的大小增加了一倍，它的疆界忽然从沿海平原扩展到内地的陡峭山谷，并进入已有半个世纪未曾由英格兰国王统治的地区。但是献出大片领土的行为受到了限定和例外的束缚。英格兰王朝在“三个主教区”利摩日(Limoges)、佩里格(Périgueux)以及卡奥尔恢复了某些含混不清的权利。以同样含混不清的状况为条件，他们也答

应归还阿让，以及圣通日和凯尔西的部分主教区。法兰西西南部的领土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259年在巴黎最后确定的所有内容是：公爵作为法兰西国王的封臣持有他在此地的领土并应该向君主行君臣效忠；其他所有忠诚均服从于这一封建纽带。1259年12月4日，亨利三世在巴黎王家宫殿花园里的一场壮观的典礼上履行了这个效忠行为。但是他所做的效忠礼究竟是为了哪些领地，以及他在其中有哪些权利的问题却留给了他的继承者，他们试图在历届法兰西国王的法院中辩论清楚，但争执日渐激烈，最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是“一种明智的反抗”，就像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二十年后尖刻评述的那样，而最有效的是它为亨利在但丁为孩童和懒散的国王们保留的《炼狱篇》的章节中赢得了一笔判词，即“生前生活朴素的君王（il re de la semplice vita’）”。后世普遍赞同这些裁决，但是它们中没有一条完全公正地对待了这位年迈的国王，比起准确定义含混不清的权利，他在国内和国外都有许多更严重的问题。他的意图均被挫败，不仅是由于随意的草拟，还包括了在条约已经盖章后他几乎不能预见的两个变化。⁶

第一个变化是在法兰西政治布局中的一种突然转变，它起因于1271年8月普瓦捷的阿尔封斯（Alphonse of Poitiers）去世，他的妻子在几天后也随他而去。阿尔封斯是路易九世的一位幼弟，他曾将整个圣通日、普瓦图以及鲁埃格作为他的王子封地（*appanage*）来统治。他的妻子是图卢兹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他的领地大致包括整个朗格多克和阿让地区（Agenais），连同大部分的凯尔西。他们的婚姻没有后代。这一整片巨大的遗产因此落入法兰西的腓力三世之手。这片遗产

74 中的一部分，阿让地区、凯尔西以及圣通日的南部，构成了1259年对亨利三世作出的有点含糊的承诺归还的领土。英格兰人尤其渴望得到阿让地区，因为它对从东面成功防守加斯科涅必不可少。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爱德华一世，他于1272年继承了父亲的名位，在执行1259年的承诺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而且只能靠数年的外交、诉讼甚至战争威胁的手段来收复这些领土。通过1279年5月的《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腓力三世献出了阿让地区。在历时七年的进一步的辩论后，爱德华通过1286年8月在巴黎签订的一个补充协定获得了圣通日南部。凯尔西则一直没有被收复。⁷

这已是重大收获。但爱德华对这些财产的安全保障因法兰西王室兼并的更大领地而遭到削弱。阿尔封斯的去世引发了王室的兼并。通过占领朗格多克，法兰西国王已经迂回到阿基坦公爵们的侧翼，完成了一次在六十年前从清剿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的战争就已开始的、向地中海以及比利牛斯山脉的进军。当1259年英格兰的亨利三世签订《巴黎条约》之时，他在南部和东部的邻居是一位狼贪虎视但并不具备侵略性的法兰西王室家族中的幼子，他曾被指望能留下子嗣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地方统治家族。无论法国君主可能怀有何种通过条约产生的试图暗中恢复的野心，那都会受到距离和地理上的约束。亨利的继承人的处境更为不适。他们必须维护他们的权力，与一个在佩里格以及图卢兹的邻近城市中牢固安插大量官员的政府抗衡。

亨利三世没有预见这些官员抱有的关于扩大他们主人领土的野心，这一点他倒可以被原谅。签订《巴黎条约》的两位国王都成长于一个曾经十分尊重封建纽带（feudal bond）的世

界，也许比 13 世纪中它不断衰退的经济和军事意义所能保证的更多些。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欲望看到它的法律后果为学究式的精确所定义。“他以前不是我的人，现在他已经向我效忠。”路易九世对他的心腹茹安维尔说道，后者曾大胆指责这个条约。⁸当英王和法王的私人关系依然亲密时，这是一个足够好的回答。但是它对法学家和行政人员来说则还不够好，他们是一个处于 13 世纪末期和 14 世纪初期进程中、个人色彩正在变得日益淡薄的君主政体的职员。在他们的王室主权概念中，建立在旧统治阶层的观点与传统之上的义务与权利并没有多少位置可言。在他们手中，一旦法兰西国王和阿基坦公爵使它成为他们关系的基石，个人效忠的纽带便失去了它的大部分价值。 75

*

在路易九世去世后的十年中，英格兰王朝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逐渐变得十分明显，当失去对利穆赞的控制时，其并没有为留住它作出多少抗争。在利摩日，它是一块于 1259 年让给英格兰王朝的地区的首府，主教、子爵、圣马夏尔修道院院长（Abbot of St Martial），以及市民都是有着独立思想和不相容的野心的地方势力。主教是国王的人，与法兰西主教制度的君主主义传统保持一致。修道院院长曾经在 1261 年向阿基坦公爵宣誓效忠，但是他的继任者在下一年改变了立场。市民和子爵处在交战状态，前者向国王—公爵求助，而后者坚持与王室联合。国王和波尔多政府都不能完全操纵它们的受庇护者。的确，法兰西国王认为利摩日人应该向国王—公爵效忠。但是此地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发现自己被卷入其他人的争吵中，官员的对抗行为轻易地将古老的怨恨和猜忌叠加到自给自

足的小共同体中。条约已无足轻重，法律上的占有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当地政客的奖赏。爱德华在 1274 年放弃了这场角逐，而利摩日成了法兰西国王子侄的封地。这是一场典型的失败。⁹

利摩日的丧失是对公爵试图维持 1259 年割让给他的，位于“三个主教区”最北部领土努力的一次严重打击。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事件同样使他必然失去在其余两个辖区所拥有的领土。许多在“三个主教区”中的法兰西国王的封臣都拥有一些特权，即在他们的效忠可能被转移至另一人前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在某些情况下特权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在另外的情况下则是在签署该条约的前夕匆忙获得的。他们的效忠并不因此由法兰西国王赋予。这类人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地方权贵：三位主教、一些最大的世俗和教会领主以及边境城镇的所有者，如菲雅克（Figeac）、布里夫（Brive）、佩里格以及萨拉（Sarlat）。他们中几乎没人同意转移他们的效忠。他们的理由可以理解：希望不被打扰，而且喜欢更加遥远的统治者。而同意转移他们效忠的人经常不得不购买那些提供出来的特权和豁免权，这些权属使公爵在地方上的领主统治权变得和名义上的尊严无甚差别。蒂雷纳子爵（Viscount of Turenne），佩里戈尔的主要领主之一，只通过一笔数目可观的津贴和一项公爵在其领地内行使非常有限的司法权的承诺，便被纳入公爵的拥护者行列。另一位有特权的封臣，佩里戈尔伯爵，于 1260 年代在限制性的条件下承认了公爵的权威，而且在巴黎高等法院的默许下于 1270 年代将其抛弃。¹⁰

在佩里戈尔南部，沿着多尔多涅河谷及其南岸流域，直到 1320 年代为止，英格兰王朝仍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主要

是由于建造了许多设防村镇。它们之中较为重要的是所有国王—公爵和他的官员们的根基：皮吉扬（Puyguilhem）、丰罗克（Fonroque）、博略（Beaulieu）、拉兰德（Lalinde）、莫里哀（Molières）、博蒙（Beaumont）以及蒙帕济耶（Monpazier）。这些地方的居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们是从森林中开辟的新土地的移民。他们直接依赖于公国政府，从它那里他们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和特权。出于相似的原因，英格兰王朝能够在阿让地区——另一片通过设防村镇大量开拓与殖民的领土——维系其领地。但是在其他地方，佩里戈尔北部、利穆赞和圣通日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所有的领土被古老而强势的家族，以及伴随着由被保护者和依附者组成的不断渗透的、网络化的教会团体控制着。形势是非常不同的，公国政府在逐渐衰弱。

公爵对其司法权被持续侵蚀的现实能做的非常有限，甚至在公国的核心领土中也是如此。一场长期而且无处不在的军事占领行动毫无可能。但一次有限的军事部署是可能的，限制在主要的战略要点：浅滩和桥梁以及河流的交汇处。但即使是这样，在一片直到1259年都未曾扩展过滨海平原的领土内，这也完成得十分艰难。国王—公爵曾在波尔多、布尔格（Bourg）、弗龙萨克（Fronsac）、屈布扎克（Cubzac）、圣艾米利昂（Saint-Émilion）、皮若勒（Pujols）以及拉雷奥勒的要塞（citadels）中驻扎部队，它们都位于公国的古老核心地带。在南部边境的巴约讷和达克斯地区也有驻防部队驻扎。在内地，军事据点不得不在许多年内逐步建立，而且花费不菲。爱德华一世投入许多精力和大量资源到这项工作中。他买下、建造或者修复了许多堡垒并通过私下协议获得了剩余部分的共有权，

还为特定军事目的建立了一些设防村镇，并筑有坚实的围墙。这些添置的堡垒为控制着爱德华一世大陆领地的更为遥远的躯体提供了一些肌腱，但是即便这样他也从未成功控制过其治下超过六分之一的据点。¹¹

公爵的势力在这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为凸显。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画出一条将公国和外界区分开的边界。相反，法兰西和阿基坦的命运变化已经在两个世纪的进程中使得一方留下的无数零散权利被另一方的领土围绕，就像一次退潮后形成的洼地岩池一样。当一方从波尔多地区沿着河谷向东移动进入内地，公爵的领土就在不知不觉中与国王的领土混合。这其中有一些较强势力的孤岛——偶尔享有特权的城镇或者有驻军的驻守堡垒。这里有定期的巡回法院，它们在小集镇的生活中形成一些插曲，巡回官员在其中以公爵的名义主持公道。这里面有模糊不清的权利，经常有待争取，经常存在争议，经常被忽略。最高统治权并不是权力而是大量以私人契约和短暂的地方政治需要为基础的个人效忠。

有些情况也许是真实的，就像那位精明的、长期反对法兰西的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在1298年对一位法国大使所说的那样：比起法兰西的国王们，加斯科涅人会倾向于被英格兰王朝统治。但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接着说道，是有“大量的领主，因此他们也许永远不用再被其中的任何人触及”。¹²于1270年代被牢固确立的，从国王—公爵的法院向高等法院上诉的权利，是实现他们目的的完美工具，也是公国政府大部分政治难题的根源。从公国到巴黎的上诉非常多，也非常缓慢。他们只在一年的特定日子里被听取，原告经常在指定的日期到来时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无法出庭。在这种情况下，事

件几乎总是发展为延期诉讼。在这段时间里，上诉人可以继续享受从图卢兹和佩里格派来的王室廷吏们的保护。公国的法院瘫痪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不满者无论原因大小均会提起上诉。一位积极的总管比如萨尼特的卢克（Luke of Thanet），从其他方面来看，他是公爵治下一位有能力而且精力充沛的仆人，在数年间可以煽动大约 30 起上诉，直到在西敏的政府不得不在 1278 年将他召回。即使他们没有打赢官司，不满者也不可能失去什么，但是他们经常赢得上诉。比起突然传唤当地公证人员——他们以英格兰国王执政的年月日期来记录事项——的传统，或者是那些针对铸有爱德华形象的钱币流通的小抱怨，高等法院委员们那种对除了他们自己君主外的任何王公的权威的深度质疑，有着更为严重的后果。曾经在一段时间（持续了几乎三十年）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方与另一方的机智和一方与另一方的克制得到解决。爱德华一世与他的表弟腓力三世相处融洽，而且与 1285 年继承后者之位的美男子腓力在最初一段时期内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在内容以及程序等问题上，高等法院仍然在摸索自己的方法，重大案件可以在法兰西王室宫廷仍然开放的气氛下亲切随意地决定。当阿让地区的公证人被召

78

唤前来答复关于他们标有日期的行为记录时，加斯科涅的总管可以通过出庭声称负责的方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进而同更有权势的王室御前会议成员在幕后一起解决问题。爱德华统治时期最著名而且最危险的上诉，涉及他的比利牛斯大封臣贝阿恩的加斯东（Gaston of Béarn），从未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爱德华说服了腓力三世对加斯东施以压力。这项上诉最终被撤回，上诉人被迫向他的主人屈服，并在位于温切斯特的监狱里

度过了一段时间。¹³

法国法理学的发展以及美男子腓力趋于强硬的政策使得未来的争议不那么容易得到同样解决。施加外交压力是爱德华一世政府善于应用的手段。在1270年代的中期，爱德华的公国官员们竭力通过向上诉人加以种种处罚的手段来阻止上诉，对失败者尤其如此。1285年，高等法院的一项法令通告废止了这种做法，国王—公爵的官员们有在其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扣押诉讼当事人财产的习惯，这是一项旨在防止潜在的上诉人将他的领地置于法兰西国王保护之下的措施。公爵并不需要走这样的极端以至有所不快。许多凭此能重获公爵青睐的许可被授予那些不成功的上诉人，条件是，如果他证明提出上诉并且失败是因为多年来官僚主义的冷漠忽视了他可以期待的权益。这些制裁变得越来越严重。1289年，一些波尔多市民以这座城市的名义上诉，反对爱德华的官员们对他们特权的忽视行为。爱德华这一次的反应是，没收所有运抵英格兰却没有附带一份能证明其主人忠心证书的葡萄酒货物。上诉的人们（他们很可能在城市中处于少数地位）在维达尔·潘萨（Vidal Pansa）的领导下，受到由法兰西国王指派的一位负责保护他们的专员的帮助，进而坚持了18个月。但在1291年抵抗失败时，上诉被撤销，那位专员也被驱逐出境，而维达尔·潘萨则被关进一辆囚车里游街示众，然后被判处绞刑。¹⁴

这些争吵对英格兰政府在阿基坦的构造危害极大，而爱德华试图通过一种认真遵循法律细节的方式避免其发生。这些细枝末节的法律必定已经使官员们的工作更加困难；逐渐的，这些官员趋向于成为律师。在巴黎，爱德华雇佣了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常设团体，而且保留了一个部门来处理源源不断的涉及他

南方领地政府的诉讼官司。1289年春季，爱德华在加斯科涅逗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离返回英格兰还有几个星期时，他在小镇孔东（Condom）发布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法令。除了制定关于其代理人政府的系统规章制度以外，爱德华要求任命一些地方官员，他们被安排的事务是在公国的法院审理中出席，以及留心在某些最后有可能发展成上诉到高等法院的案件中的政府利益。在同一份文件中，爱德华采取了多种措施，目的在于保护他远离那些关于他对臣民做出过悖理行为的指控，与此同时又使那些向他自己或者他的官员们提出的上诉，更加合乎本地诉讼者的意愿。公国的大部分诉讼被指派给位于各种各样的地方中心的专业法官（这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他们的判决可能因向新近在波尔多成立的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而受到质疑。¹⁵

难以回答这场有趣的实验是否成功了。也许没有司法改组可以阻止那些源源不断的上诉，根源中的政治因素要多于司法因素。实际上，它因时间短暂而未能成功，因为五年内公国就会落入法兰西国王手中。1290年代，英格兰政府在阿基坦的突然崩溃验证了爱德华几年前从他经验最丰富的加斯科涅顾问那里得知的最糟糕的悲观预言。

*

这场灾难起源于巴约讷和那些诺曼底诸港中的水手之间的一次惨烈私斗，虽然它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两位统治者，但逐渐地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大部分海事公社卷入其中，两位统治者的政府最后也被牵涉进来。在一份针对爱德华一世的加斯科涅臣民的声明中，法兰西国王指责了他们对法语以及每个使用它

的人的狂热仇恨。毫无疑问，1292 ~ 1293 年间的某时某地，这项夸大其词的指控是合理的。在波尔多以及巴约讷，暴民们曾攻击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出身于诺曼底的人。在多尔多涅河畔的弗龙萨克，四位法兰西海关官员被引诱到商船上，然后被谋杀。

美男子腓力曾至少在一年的时间里试图向英格兰国王寻衅。在他的宫廷中存在着一个势力强大的主战派，聚集在他的弟弟瓦卢瓦的查理的周围。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军人，盼望着能更具决定性地一举解决这个曲折的争端，它在外交和法律方面的争执已超过二十年。1293 年 5 月 4 日，腓力派出他的官员来到波尔多和巴约讷的街上宣布讲和。不久之后，一些针对腓力臣民的特别严重的攻击接踵而至。法兰西国王命令加斯科涅的总管向他的官员们移交犯罪分子，还包括巴约讷市内的所有重要显贵。总管拒绝了这项要求。案件被提交至巴黎高等法院，它宣布没收大部分公国领土，并派出一些未武装的廷吏前往接管。他们被轻易地驱散了。因此，1293 年 10 月 27 日，爱德华一世被传唤，要求他出席高等法院并为其官员拒不服从的行为作出解释。时间被定在 1294 年 1 月。“因此我们将继续起诉你，正如正义要求的那样，无论你是否出庭。”¹⁶

爱德华一世无意寻求这场危机。他的资源被大量用在他自己的王国以及苏格兰中，同时他也确实愿意向对方妥协。所以他命令臣民与诺曼底人和平相处，并宣布已准备将所有在其领地内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如果腓力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的话，或者，爱德华建议诉诸仲裁。腓力声称这些提议是“对他以及他王国的侮辱”。它们将会使他以像两位君主之间那样

平等的方式与爱德华打交道。然而这是一个涉及以其王权反对一位臣民的相关司法权利的事件。因此他提议在自己的宫廷里解决它。1293年秋季，爱德华派他的弟弟兰开斯特的埃德蒙（Edmund of Lancaster）前往巴黎与腓力谈判。埃德蒙在腓力的宫廷中有许多朋友。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前往）是法兰西王后的母亲。但是他太信任别人，因此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精心的欺骗。腓力告诉埃德蒙，爱德华严格说来是藐视高等法院。他不可能在自己那些更为好斗的御前会议成员面前不失面子地撤销传票。因此，爱德华很有必要忍受一次短暂的、名义上对其法国领土的占有行为。一项秘密协议被签订。法兰西国王的“一两个人”将会获准进入阿基坦的主要据点，但是真正的控制将仍然属于目前的守卫们。在一段合适的间隔期后（建议是40天），将形成一个正式条约，而腓力会撤销传票并仁慈地恢复公国领土。埃德蒙同意了 this 计划。1294年2月，一份协议草案被拟定，而指令也被发送给加斯科涅的总管，命令他允许法国官员进入。几个星期后，随之而来的更多人员加入到“一两个人”之中。在巴黎，英格兰的谈判人员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提醒腓力遵守他的承诺，然后得到了一个抚慰性的答复。腓力告诉他们，他的御前会议成员中有一些反对意见。如果在公开宣告中他听起来很苛刻，那只是为了让他们顺耳。被这番话安抚后，当法兰西国王告诉他的御前会议：没有他们的同意，传票不会被撤回时，英格兰大使只是在一旁平静地聆听。但是1294年5月4日，腓力突然进入高等法院的议事厅，并传唤了爱德华。爱德华雇用的律师慌忙前来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并要求休庭。他们的要求被拒绝，而爱德华被宣布为一个违约者。5月19日，公国领土被没收。在南方，腓力的官

员们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的城镇和城堡。¹⁷

法兰西人在阿基坦待了九年。在遥远的英格兰首都，爱德华一世发现了在公国领土中与永在卧榻之侧的势力作战时的战略困难。一支法国军队可以在数星期内在佩里戈尔和朗格多克集结。英格兰人的回应行动则要花费更长时间。爱德华的封臣们没有义务渡海为他服务，而如果他们完全同意这么做时，则需要付给他们高额报酬。运输船必须在英格兰南部的港口中征用，粮食补给也必须征集，风向并不是一直有利，这是一个非常缓慢而且昂贵的进程。在加斯科涅的战争使爱德华一世花费了大约 400000 镑，虽然它零散而且只持续了四年，这比他曾经花费在一支更庞大的军队——与威尔士、苏格兰作战时所征募的——身上的费用还要多，而且大大超出了美男子腓力在同一场战争中的开销。¹⁸

尽管困难重重，爱德华成功地在 1294 年 10 月派出一支小部队前往阿基坦。它在布列塔尼的让的领导下沿加龙河而上，并夺回了一些重要的据点，其中包括布尔格、布莱（Blaye）和里翁（Rions）。巴约讷在其市民的帮助下于 1295 年 1 月光复。到了春季，公国南部的许多地区再次回到英格兰手中。但增援补给迟迟未到，薪酬开始被拖欠，而且在对一支在友方领土作战，不能就地补充的军队的供应方面也出现了大问题。布列塔尼的让在由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驻守的波尔多城下被击退。1295 年 3 月，瓦卢瓦的查理同一支法国生力军来到这个公国。里翁的英格兰部队发生哗变，因此查理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夺回了这座城市。“列队行进时，并不是手执棕枝而是高举长矛。”编年史作家写道。法兰西人很快在加龙河谷重新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另一支规模更小的英格兰军队在

兰开斯特的埃德蒙的带领下于 1296 年到来，但是在夺取波尔多时他并不比其前任更有能力。在这支军队到达数星期后，资金耗尽而且指挥官病故。爱德华在阿基坦虽保留了一块立足之地，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获。¹⁹ 82

从这些屈辱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即 14 世纪时的历代英格兰政府，其大战略上的正统观念的其中之一根源包括些什么。根据这种见解，阿基坦的命运只可能由北方来决定。法兰西的政治中心就在北部，法国国王最容易受到那里的压力，而对英格兰人来说，此地也最适合施加压力。爱德华一世在这个方向上的最初尝试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尽管如此，它却成为他子孙的战略在百年战争初期的灵感源泉。1294 年，英格兰的代理人们已经缔造了一个与德意志帝国地方王公间的大联盟，他们的领土与法兰西北部 and 西北部接壤。这些人在对抗贪得无厌的法国君主时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不满，因此作为对爱德华提供的慷慨补贴的回报，他们被轻而易举地说服，准备组织一场从法兰西北部发起的协同进攻。但是，当这一时刻到来时，除了爱德华的女婿巴尔伯爵（Count of Bar）外，他们中没有一人有所行动。他在 1297 年侵入香槟，遭到彻底的失败。帝国的皇帝，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接受了双方的贿赂。

爱德华一世发现了一个多多少少更便于利用的工具，那就是佛兰德伯爵，当皮埃尔的居伊是一个耳根子软又优柔寡断的人。当时他已 70 多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盟友，但相对于德意志人，他在与美男子腓力的斗争中，既得利益较大。1296 年 6 月，一场在巴黎高等法院中举行的关于居伊和根特的寡头统治集团间的长期诉讼突然被重新启动，腓力曾经允许它中止

了好几年。腓力曾召唤他的封臣出席特别法院的庭审，并在同一时间宣布将根特、布鲁日、伊普尔以及里尔这几座佛兰德城市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这一系列事件与两年前导致阿基坦公国被没收的事件惊人的相似。然而，不像爱德华一世，佛兰德伯爵出席了。这种场合对他是一种深重的羞辱。在其臣民的代表面前，他被迫屈服于缴纳罚金，并将他的领土献到国王手里，然后再以恩赐的方式接回。当他在1296年秋季回到佛兰德后便立即投入与英格兰国王的协商中。1297年1月7日，双方缔结了一项军事同盟，爱德华付给他6000镑。两天后居伊正式放弃了对法兰西国王的效忠。

83 这项事业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爱德华不能履行他的诺言。在国内，他要求资金和人员补助，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公开抵抗，并最终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制危机。法兰西军队在英格兰军队能够到达之前的1297年6月侵入了佛兰德。而当英格兰军队最终在8月23日登陆时，这场战役已经失败了。英格兰人投入的唯一战斗是一些在根特城内针对他们佛兰德盟友的骚乱。爱德华匆忙抛弃了佛兰德人，因此当1300年法国人入侵居伊剩余的领土时，他对伯爵的置之不理使后者独自面对自身的命运。腓力的军队毫无困难地占领了佛兰德。居伊被逮捕并监禁在贡比涅（Compiègne）的城堡中。

英格兰国王作了一次认真尝试以解决这场争端。他将此事提交给教皇仲裁。但是这些事件的进程就像大部分诉讼一样，只是揭露了两位主角之间不可化解的分歧。爱德华的全权代表们大胆质疑关于阿基坦从1259年开始被英格兰王朝所持有的理论的整个法理性基础。他们辩称一直都是持有加斯科涅，并不附带任何封建义务；或者，即使《巴黎条约》是一个解决

方案，法兰西王室也已否认了它，因此也失去了曾经授予他们的任何权利。²⁰法国方面提出的论点未能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可以被轻易地推测出来。卜尼法斯八世几乎从未介意显示对法国人的厌恶，有一次他询问法国的大臣皮埃尔·弗洛特，腓力的真实意图是不是将英格兰王朝赶出阿基坦，就像他的先祖曾经将他们赶出诺曼底那样。大臣笑了，“当然如此”，他回答道。²¹这是否真是腓力的意图曾在某些时候被怀疑过，但是几乎没有怀疑的余地。腓力宫廷中的大贵族中可能有些人同情爱德华一世。他的问题是他们遭遇问题的放大版本。但是对于弗洛特来说他必须听从国王的命令。教皇非常现实，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当他公布裁定时，内容却意外的平淡。他宣称爱德华应该为这些领土向腓力效忠，而腓力应该听从劝告，将土地归还给他。但是直到1302年他们都未能说服腓力归还任何土地。而之后令他服从的并不是那种使两个非常有法律观念的国王向一位法学家教皇屈服的抽象论证。在1302年5月，布鲁日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义，法国驻军遭到残杀，一同遭难的还有腓力在这座城市中属于寡头统治集团的许多盟友。1302年6月11日，一支由制毡工、织布工以及农民匆忙组成的、装备低劣的而且没有骑兵的，但是在当皮埃尔的居伊的外孙正确领导下的军队，在库特赖的城墙下成功地击败了法国军队。大约有20000名法国人当场殒命。皮埃尔·弗洛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库特赖之战在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卜尼法斯八世的侍者颇为聪明，在半夜叫醒了他，并告诉了他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法兰西国王的权威未再完全恢复。这场惨败也对腓力的信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在他所处的时代，债务偿还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虚张声势。腓力统治时期的后半已是一个伴随着一连串财政危机的故事。而且不只有财政危机，在消息传到波尔多后，市民们发动暴动并赶走了法国驻军。没有了波尔多腓力就不能控制住加斯科涅。随着他的资源完全调往北方，他再也无力维持同爱德华的敌对状态。因此双方在1303年5月20日和解。爱德华实现了大部分他曾在佛兰德和阿基坦战而无果的追求。他同意为这个公国行效忠礼，而腓力则将它们归还给他。爱德华的儿子，卡那封的爱德华（Edward of Caernarvon）同腓力的女儿伊莎贝拉订婚，这场婚姻是日后备受争议的继承问题的根源，它将在一代之后通过一场大战来验证。²²

在巴黎签订条约的几天后，美男子腓力的代表在一大群聚集在圣艾米利昂的律师、见证人以及旁观者的面前正式将阿基坦的所有权移交给英格兰的专员。但爱德华实际上从未完全恢复他在1294年失去的领土。公国部分偏远地区的一些法国官员迟迟不愿离开，并且拖延了许多年。在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的山麓丘陵地带，直到1307年，法国军队都滞留在莫莱翁（Mauléon）的城堡里不走。在十年之后，国王一公爵前来就任的官员们才发现他们主人的事务仍明显处于混乱的状态。他的许多权利已经被廉价卖掉。其他的被当地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所霸占，他们利用混乱的局势来坚持早该遗忘的权利或者捏造一些新的。还有的则被债务以及十年来管理不善的后果所拖累。许多加斯科涅的统治成员曾被贿赂或者被胁迫宣布支持美男子腓力，包括大部分位于公国东南部靠近朗格多克边界的家族，富瓦和阿马尼亚克的伯爵也在他们之中。一旦从爱德华一世及其官员的高压手段中摆脱出来，他们就将这个公国的南部变为一场毁灭性私人战争的战场。在其他地方，比如整个多尔

多涅河以及加龙河流，都陷于无秩序以及匪盗横行的状态。在朗德，阿尔布雷领主（lord of Albret）已经篡夺了公爵的多种特权，他的家族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在加斯科涅他是独一无二的国王。”爱德华的一位信使在1305年如此报告。²³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那些英格兰政策制定者态度引发的变化。在战事未发前，爱德华一世已经对法兰西王室政策中一些更加令人恼怒的内容提出了异议，但是他从未挑战过他表亲的最高统治权。他曾试图明确界定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限制它们。但是他没有否认过这些权力的存在。1286年6月5日，当爱德华一世向美男子腓力履行完效忠礼后，他的中书大臣罗伯特·伯内尔（Robert Burnell）在巴黎王家宫殿大厅中发表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悲观地指出了摩擦加剧的可能性。伯内尔说到，如果他在司法中没有公信力的话，爱德华很可能选择与法兰西国王的权利竞争。有“好几个他的顾问”都将会支持这种做法。法兰西国王和他的高等法院在1294年对待爱德华的方式是一种冲击。也许“好几个”变为了多数。那些在1298年发给教皇的机智辩论也许曾只是讨价的筹码，但是它们正在变为英格兰的政治原则。爱德华的统治临近末尾时，他的文书菲利普·马特尔（Philip Martel），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外交人员，曾经在1303年的《巴黎条约》的谈判中身先士卒，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记下了他的想法。在不久的将来，国王一公爵应该力图恢复他们三十年来遭法国侵蚀的，以及在一场公开的战争中失去的一切，在公国中如同孤岛般的法国司法权应该被压制，而且法兰西宫廷的不断干涉应该遭到终结。在这些条件满足前，马特尔认为爱德华应当拒绝向法兰西国王行效忠礼。但是他曾经见过美男子

腓力。他看得出任何像腓力那样的法国国王都不会批准这些条款。它们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为更大野心服务的准备工作。至于主要目标，马特尔认为是使爱德华能够在适当的时刻正式否认《巴黎条约》，同时“不会有不良后果而且在上帝和他人眼中也不会蒙受耻辱”。这是一份保留意见，它带有这位受英格兰行政事务长期熏陶的成熟教会法学家的特性。他未能亲眼看到他的观点得到战争的武力落实。²⁴

很难判断爱德华对这些想法的了解程度，但也很难想象马特尔没有同他讨论过这些内容。按照和约的条款，爱德华必须要亲自行效忠礼，为了这个目的，日期被指定在1303年9月。但是效忠礼始终未被履行。英格兰提供了各种借口。毫无疑问，真正的原因是，直到他在这个公国的权利由条约明确定义，并且法兰西国王的那些权利被削减为名义上的敬意之前，爱德华都不愿为阿基坦行效忠礼。更何况爱德华倾向于只做传统的忠诚宣誓（oath of fealty）。菲利普·马特尔所言几乎正如1306年2月位于维农（Vernon）的一场激烈会谈中，他对法兰西国王的大臣们所说的那样。²⁵

*

86 无疑的是，有迹象表明爱德华二世，他于1307年继承父亲的名位，无法忍受那种他对法兰西国王负有封建义务的束缚。1308年12月31日，他在布洛涅（Boulogne）亲自履行了效忠礼。对于一个国王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羞辱。而爱德华二世不幸地在一些场合中被要求重复履行。美男子腓力于1314年去世，尔后他的三个短命的儿子继承王位。他们中的每一位都要求英格兰国王履行一次效忠礼。而其中之

一，路易十世在召唤爱德华，让他作为裁判出席大贵族法庭并履行征讨佛兰德的军事义务时，二人产生了摩擦。爱德华成功地抵制了路易十世的所有要求，直到后者在1316年英年早逝。在腓力五世治下，这个倒霉的时刻被推迟了四年。效忠礼最终于1320年7月在亚眠大教堂中举行，但这次做得十分勉强而且没有行忠诚宣誓。这场仪式伴随着一场关于法国破坏和约的无端训斥，以及多次激烈争吵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效忠礼曾产生的友好气氛被与会者驱散殆尽。当爱德华二世于1323年8月再次被查理四世要求向其行效忠礼时，他粗鲁地赶走了法国大使并写信通知他那“亲爱而且被爱戴的兄弟”，他实在是太忙了。²⁶

爱德华二世与法兰西宫廷的关系会更好些，如果他是一位更加礼貌的外交官和更有能力的政治家的话。但理所当然，他们不会亲近。亚眠姿态的背后存在着真正的苦衷。在1303年得到归还给他的领土后，爱德华一世又陷入了他的老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被爱德华二世继承。这里仍存在着种种犬牙交错的相互竞争的司法权，边界没有确定，古老的争执也没有解决。1311年英格兰政府作了一次坚定的努力，试图一劳永逸地明确定义两位国王在法兰西南部的权利。选择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每一方都将向它提交所有未解决的申诉。但这是一个失败的尝试。4个英格兰委员和3个法国委员于1月在佩里格的方济会修道院会晤。5个月里他们交换了由律师起草的复杂公文，其中每方都指责对方曲解和忽视了4个自1259年以来由他们的政府签订的条约。英格兰人提出抱怨条款，随后是法国的回答、英格兰的回应和一系列从民事法院的复杂程序中借用来的陈诉以及反陈述，大部分参与者都曾在民

87 事法院里受过训练。1311年6月2日，英格兰人退出了。“这些会议记录，”他们告诉法国委员，“清楚地表明你们无意尊重条约，因此我们待在这里也毫无用处。”如果带着善意和另一种程序，或许可以达成一些使命。但是法国宫廷宣称的在阿基坦拥有的司法权，在佩里格的会议中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美男子腓力曾坚持将它从委员们的职权范围内排出。它们不完全是外交事务，他说，因为它们涉及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爱德华二世是一位臣民。²⁷

由战争带来的中断的十年过后，法国官员们已经重新开始了爱德华二世的南方公国的不可阻挡的侵蚀活动。让公证人用法兰西国王的君主纪年记录他们的公文日期的尝试已经重新开始。法国政府不时会试图为阿基坦制定法律，向位于波尔多的政府发布命令：现在要将犹太人从公国中驱逐出去，现在要禁止英格兰货币的流通，现在要停止在加龙河上收取通行税。据报告，法国廷吏一度在圣通日以及阿让地区巡回，向居民们了解他们到底拥护英格兰国王还是法兰西国王，而且如果他们收到了错误的回答就会发出恐吓。²⁸

爱德华政府的软弱和无能——不时因其好斗精力的偶然爆发而打断——为人们向巴黎高等法院上诉提供了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英格兰官员抱怨这些上诉严重地加剧了他们在公国强制推行法令时的难度。当他们的上诉正在进行时，上诉人犯下了各种罪行，因为他们知道出于各种实用目的，自己已经免于公爵的司法管辖。教皇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在一些关于这个英格兰人的公国当时处境的深思熟虑的信件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这是一个事实。在一桩声名狼藉的诉讼中，高等法院自己都不得不同意：纳瓦耶领主（lord of Navailles）已

经以最拖拉的方法将他的上诉继续了十一年，与此同时他“每天”都在用暴力对抗他的敌人。这件事发生在1319年6月。当判决后来下达他手中时，高等法院表达了希望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法国总管制止存在于其他11位著名的加斯科涅贵族之间的偷盗、掠夺以及谋杀行为的意愿，这些贵族“暂时免于公爵的司法管辖权，就像上诉人免于他的直辖官员的审判一样”。²⁹

这个警告不大可能被听从。当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关系较好时，他也许会怀着同情心倾听对方的抱怨。未经在公国法院中寻求解决办法的初级手续而直接向巴黎上诉的做法是非法的。美男子腓力曾在1310年同意此点，而且认同应当制止这种行为。当1313年两位国王在布洛涅会晤时，他又作了进一步的让步。在西南部的法国官员被命令要抑制他们的热情。而且他作出了一项努力，试图认真地阻止滥用为上诉人提供的保护之权。它将只被授予由腓力私人批准的紧急案件，并且之后仅限于上诉人自身以及他们的直系家族，并不包括众多的追随者和食客。³⁰尽管如此，这些让步一般都被现场的王室官员所忽视，而且当国王们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热诚时，他们自己也忘记了让步。1324年，高等法院大约有40项悬而未决的上诉案件，它们包含了数百起不同纠纷。这些上诉人中的许多人都已享受了好几年的王室保护。有一次，法兰西国王的一位身穿制服的廷吏在波尔多被捕，他曾在那里公开将保护许可随意地散发给潜在的上诉人。“法兰西的法院日益侵占着您的司法权”，城市的市议会在将这件事报告给西敏的政府时如此评述。³¹

英格兰方面，爱德华二世和他公国的官员们采取日益高压

的手段来对付上诉人。国王写信给克吕尼修道院院长（Abbot of Cluny），威胁要没收其团体在英格兰的财产，如果在桑特地区圣厄特罗普（St Eutrope）的克吕尼修道院不放弃一项特别令人尴尬的上诉的话。他在桑特地区的官员殴打了这个社团的成员。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案例，也完全起不到什么效果。恐吓上诉人的政策所激起的高等法院上诉远比它阻止的要多得多。³²

这些年中的著名诉讼案是阿尔布雷领主 1310 ~ 1324 年的一连串上诉。他的家族人丁兴旺，在加斯科涅最有权势，控制着波尔多南部的朗德，而且有着渗透整个法兰西西南部的势力和盟友。阿尔布雷领主的目毋庸置疑，他想在没有国王—公爵的法官、官员约束的情况下同加斯科涅的敌对家族继续残忍的家族仇杀。出于有意使自己免于接受司法管辖的目的，他用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激起了英格兰总管间的争吵。另一些则直接起因于波尔多政府企图使他遵守的持续的努力。阿尔布雷在 1312 年反对总管的上诉，即使一支小规模法国军队参与到保护他控制的朗德的进程中来：在 1312 年那里有 50 名骑兵和 200 名步兵。爱德华二世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一年以一大笔钱贿赂、疏通这项上诉。但尽管达成和解，尽管他们的位置处于公国的核心，阿尔布雷家族仍在继续从英格兰国王的势力范围中移出，并投入法兰西的怀抱。³³

几乎与阿尔布雷领主的背叛同样严重危险的是，西南部另一大贵族家族贝阿恩家族的脱离。贝阿恩是一块位于比利牛斯山北坡，大约在奥洛龙（Oloron）和波城（Pau）之间的小领地。它的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顺着河谷向下延伸进加斯科涅南部的低地地区。它是那些处于 14 世

纪几场战争的边缘地带的山区之一，注定要在其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贝阿恩、纳瓦拉、萨伏依、威尔士。这些领地中的人口都由以宗族为基础的农民和高山居民组成。他们都因资源稀疏而聚居一处。这些人对战争以及对战争给予的报酬和偶然机遇泰然处之，而且对战争带来的暴力行为同样顺其自然。贝阿恩的子爵们多年来一直是阿基坦公爵们的封臣，而且他们的臣民遍布国王—公爵的领土，放牧着他们的羊群，以管理人、士兵和佣兵队长的身份服务，以放贷者和商人的身份进行交易。但是作为一场联姻和子爵旧世系灭绝的结果，贝阿恩自1290年起已融入了富瓦伯国，那是一片法兰西王室的封地。从此以后它的统治者开始根据政治和战争的命运变化艰难地在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转换立场。英格兰王朝正是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失去了贝阿恩，尽管在这个世纪中期的一小段时期内有所摇摆，二者最终仍分道扬镳。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模糊不清，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无疑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在子爵们以及贝阿恩封臣们的争吵中，它开始行使司法权，取代了位于圣瑟韦（Saint-Séver）的阿基坦公爵法院。在一次争吵期间，巴黎特别法院于1318年下令暂时没收贝阿恩。四年之后，1322年，贝阿恩的女摄政借助高等法院的司法权对抗爱德华二世的官员们，并在诉讼持续期间引入法国军队保卫领土。当年轻的富瓦伯爵加斯东二世（Gaston II, Count of Foix）在1323年达到法定年龄时，根本不用怀疑他的忠心。他从未向一位英格兰国王效忠。终其一生，也许到他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是法兰西王朝的一位坚定支持者，而且是公国南侧的一根尖刺。³⁴

对于这类问题，爱德华二世比他的父亲表现得更为脆弱，而且在处理方面更加笨拙。深陷于英格兰的政制危机和内战，

而且始终被罗伯特·布鲁斯治下苏格兰的复兴力量所威胁，爱德华的大陆领地对他的政府已无足轻重。公国的收益被抵押给一个意大利银行家族然后又被转给教皇。在边远地区，封建领主们的城堡就像雨后的蘑菇般涌现出来。与此同时，爱德华一世曾通过耐心和高价获得的据点由于需要资金来驻守和修复，所以被允许落入地方贵族的手中或者被直接废弃。在1320年，一次典型的警告促使政府下令，应该按“我们能蒙混过去的最低限度”给圣皮伊城堡的守卫支付薪金，虽然圣皮伊（Saint-Puy）是爱德华在强大的阿马尼亚克伯爵领地中持有的唯一城堡。四年之后，据报告，好几处城墙都已坍塌。布莱——吉伦特河北岸的主要堡垒的顶部工事曾经倒塌，而一些擅自占住者则在主要庭院中建起了他们自己的房屋。“而这些，”那位官员在1324年的报告中说道，“都是因为缺乏资金所引起。”³⁵

当美男子腓力任命专员调查在阿基坦的“暴力、抢劫、掠夺以及无序”时，一个已破产的行政机构在波尔多无能为力地注视着一切。这是在1313年，虽然腓力当然不反对搅动这口动荡之锅，没有人怀疑这些列出的症状是真实而并非凭空臆想。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作为凯尔西本地人以更严厉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318年在阿让地区的瓦朗斯（Valence d'Agenais）附近发生的对一位教皇使节的伏击将他激怒，并发表了一篇控诉，其中爱德华的加斯科涅臣民因纵容各种恶行而被严加呵斥。在这里，他说道：“没有国王，没有法律。”私人战争在敌对的贵族联盟团体中进行，它一直盛行于加斯科涅，现在达到了最残忍的顶点。这个曾经被爱德华一世统治过的，被恰当判定的关于贿赂、恐吓以及圆滑的混合物已超过了

他儿子的官员们可掌控的资源范围，而且超出了他们中一些人的能力范围。在爱德华统治的不到十九年中，有不少于 19 位加斯科涅总管，一些人支绌得有些过分，而另一些人则肆无忌惮地追求私利。没有人有时间积累作为一名官员的经验，而这份官职比其他任何爱德华赐予的职位都需要此类经验。因此，当 1320 年英格兰政府委托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公国中爱德华的官员们的腐败问题时就并不令人惊讶了，此后仅过了四年便有另外一个委员会负责同样的工作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³⁶

*

外交上的失败使得爱德华在阿基坦的官员们在面对从外界来的，对他们领地持续不断的侵蚀时，除去一种报复政策，毫无防守能力。这种报复政策的危险之处不在于它将导致战争，爱德华的顾问们勉强能接受它，而在于战争将在一个由法兰西国王选定的时刻到来。当 1324 年在圣萨尔多（Saint-Sardos）爆发的战争来临时，英格兰人没有作好准备。很典型的，爱德华被卷入了一场他未曾想到也无法控制的地方争执中。

91

1322 年以前，爱德华很可能从未听说过圣萨尔多。它是阿让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洛特河与加龙河夹角的楔形领土中，同时也是公国内最无法无天的一部分以及东部防御的关键。在这个村旁边有一个本笃会小修道院。这个小修道院在阿基坦公爵的司法管辖范围内，但它也是萨拉修道院（abbey of Sarlat）的一个女性分院，而后者并不受公爵管辖。这种情况是一名律师的最爱。萨拉修道院院长曾好几次请求巴黎高等法院宣布圣萨尔多免于国王—公爵的司法管辖。这些诉讼并没有被认真对待，而且它们往往没有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曾经在

1311年佩里格的会议上被提及，然后又被遗忘。1318年，修道院院长重启尝试，并竭力引起腓力五世的兴趣，曾建议如果圣萨尔多被豁免，就可以与修士们合作在那里建立一个王室设防村镇。腓力要求高等法院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没有怎么去推动诉讼进程。接着在1322年12月，高等法院宣布支持修道院院长的提议。1323年10月15日，佩里格的法国总管派遣了一位廷吏来到圣萨尔多，并将一根带有法兰西国王纹章的界桩敲入地面。³⁷

1323年，爱德华正专注于英格兰的问题，而且他对此也束手无策。但是修道院院长的计划有着近在咫尺的敌人。阿让的 시민认为那些设防村镇的惯有特权将会对他们的贸易造成损害。地方土地所有者害怕移民们将会被吸引而离开他们的庄园。三英里外的蒙珀扎城堡领主雷蒙 - 贝尔纳（Raymond-Bernard, lord of the castle of Montpezat）是他们中的一员。年轻时的雷蒙 - 贝尔纳曾是公国政府肌体上的一根棘刺。过去五年他在高等法院有一项悬而未决的上诉。但是必要性会产生新的盟友。1323年10月15日夜晚，贝尔纳突袭了圣萨尔多，焚烧了那座村镇，并将那位法国廷吏绞死在他自己刚刚竖立的界桩上。此时的加斯科涅总管是拉尔夫·巴西特（Ralph Basset），一位在变化无常的英格兰政治中变得坚毅的斯塔福德郡骑士，但是没有在阿基坦处理事务的经验。他只上任了四个月。不幸的是，当这场骚乱爆发时，他正待在附近，而且就在两天前还和雷蒙 - 贝尔纳商谈过。法国人相信他秘密参与了这次犯罪，他们可能是正确的。突然间，圣萨尔多成了欧洲事务的中心。³⁸

这个消息传到爱德华二世那里已是五周后了，而且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到达的。爱德华刚刚派出使团到法兰西为他未能

履行效忠礼寻找进一步的借口。他立即领会到这个事件的意义，即便他在加斯科涅的总管毫无觉察。一封低声下气的道歉信被准备好，其中爱德华向法兰西国王保证他与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并许诺如果谣言属实（上帝也是禁止这种事的），犯罪分子将会被找出并加以严惩。这封已排在使节之后的信件被匆忙发出，并只用了五天就在巴黎赶上了他们。使节们已然发现这座都城处于一种极度激动的气氛中。一个委员会已经被派去调查事件经过，拉尔夫·巴西特已受到传唤，要求他在贝尔热拉克（Bergerac）出席委员会的调查。他拒绝参加，作为替代他只派代表说了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借口以示敷衍，他们就像英格兰间谍报告的那样，受到了“不礼貌的接待”。查理四世当时不在首都而是在图尔，他在那里主持一场御前大会。与会者们临时决定圣诞节后在图卢兹集结一支军队。反英情绪持续高涨。1323年12月21日，爱德华二世在高等法院的主要辩护律师突然在法院的辖区内被逮捕并被关进了沙特莱城堡。³⁹

英格兰使节们在利摩日追上了法国国王，他正在那里过圣诞节。查理愿意接受爱德华的个人辩解，但并不包括拉尔夫·巴西特和蒙珀扎的雷蒙-贝尔纳的托词。他俩被勒令于1324年1月23日于图卢兹面见国王，与他们一道被要求的还有其他几名加斯科涅官员。巴西特表态这次召令并不正确，并补充说无论如何他是爱德华二世的代表，一名法兰西贵族，而且只能在巴黎高等法院的大法庭接受审问。其他官员也声称自己有神职人员不受审讯的特权。雷蒙-贝尔纳则干脆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中没有人前来。2月，他们被宣布为非法逃犯，财产将被王室没收。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法国总管接到命令进入公

国，并以武力占领了蒙珀扎城堡。这道命令的合法性值得怀疑，而且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爱德华二世命令雷蒙 - 贝尔纳以他的名义守住城堡。他们环绕着外墙掘起了壕沟，每个到服役年龄的加斯科涅人都被号召动员。3月初，派来执行法兰西判决的官员们被一支 600 人的驻军拒之门外。当王室弩手总管试图宣读判决时，他立即被抓并被用以索取赎金。⁴⁰

在英格兰，政务执行权掌握在宫廷总管小休·德斯潘塞手中。他无情而且贪婪，是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德斯潘塞是一位既能干又聪明的人，而且比较勤勉，在这些方面他与爱德华的其他宠臣截然不同。但是他缺乏判断力。首次强硬回应后，英格兰的政策迷失在相互矛盾的决定以及首鼠两端的意向所造成的混乱中。1324年3月，拉尔夫·巴西特被召回。3月7日的布告宣称，都柏林大主教（Archbishop of Dublin）和国王的弟弟肯特伯爵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Edmund of Woodstock, Earl of Kent）将领导一个新的使团前往法国。然而，他们接受的指示却是杂乱无章而含糊不清的。他们在高等法院有大量悬而未决的上诉要向法兰西国王提出。至于圣萨尔多事件，爱德华二世在原则上愿意给予赔偿。他们应该提议这场骚乱需要一次长期调查，并且当两位国王在爱德华的效忠礼上见面时，再次讨论或许能更加有益。无论如何，这些使节应该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将这个会见至少推迟至7月，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推迟到下一年。为此，他们应该运用“他们可以想出的最巧妙和最聪明的手段”。可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效忠礼已因再三的借口而推迟，这些理由已被查理四世宣布为不足为信的就像事实上那样。在这种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必定会在统治者的意识里播下怀疑的种子，即使像查理四世那样得体又平和的君主也不

例外。⁴¹

爱德华的使节们以最愚笨的方式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他们于1324年4月8日从多佛（Dover）起航，并在两个星期后到达巴黎。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伊莱亚斯·琼斯頓（Elias Joneston），一位从12月起就已留在都城经验丰富的专业外交官。他很清楚法兰西政府正打算收回公国。看来，查理已经命令他的军队于1324年6月10日在临近阿基坦边界的穆瓦萨克集合。琼斯頓被迅速派出，将这个不祥的消息带回英格兰。伯爵和大主教继续前行来到万塞讷王室庄园，国王正住在那里。在整个王室御前会议的面前，他们被冷漠地接待。在表明来意后，他们被赶进了一间会客室，与此同时法国人讨论了这件事。而当他们再次被召回时，却听到了来自法兰西中书大臣的一场训斥性的愤怒演讲。他说到，查理被英格兰人提出的关于圣萨尔多事件的妥协方案所显示的傲慢无礼所震惊，仿佛一位国王能够对一位臣民在关于履行其公共职责方面作出妥协。爱德华的加斯科涅官员的行为以及蒙珀扎的敌对行动属于反叛，而且也是对王室的冒犯。他们不可能未经剥夺名誉就被置之不理。因此中书大臣继续着他的训斥，直到使节们后来竭力使会议进程延期至次日，那时怒火也许会平息下来。但是会议并没有暂停。相反，大使们被要求立即答应将公国中违抗法令的官员移交给法兰西政府，而且蒙珀扎城堡也要立刻投降。使节们要求有20天时间以便从爱德华二世那里取得指示，并恳求法兰西国王将集合军队的日期延缓到6月10日。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集合军队的日期将会提前，除非英格兰在四日内给予答复。他们派出一位信使回往英伦。但是在答复回来之前，他们将不得不在战争宣言和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伍德

斯托克的埃德蒙并不是那种能和这类困难作斗争的人。他柔弱且顺从，因此被法国国王吓倒。从西南部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来自波尔多政府的信函表明，不能信赖国王一公爵的重要封臣们。没有人有兴致去打仗。因此大使们满足了查理的要求。他们答应，那些有罪的官员将被移交，蒙珀扎也将被交出，而爱德华将于7月1日来到亚眠行效忠礼。然后他们匆匆前往波尔多去安排协议的执行工作。⁴²

当他们到达公国后，却发现支持爱德华二世的力量比他们曾被引导去相信的还要强大。查理四世在万塞讷的行为似乎已经激起真正的怒火。处在友人中的伯爵恢复了他的勇气，因此当法国官员前来接管蒙珀扎时，即被告知这将违反公国的习俗和其居民所拥有的特权。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开此地。⁴³

在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顾问们陷入烦恼之中。当万塞讷协议的消息在5月中旬传到耳中时，国王的直接反应是否认使节们的决定。他宣称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他们权力的极限，而且协议因受到了暴力胁迫而被曲解。而后，爱德华在6月初改变了他的主意。他派出了更多名使节，这次由彭布罗克伯爵领导。他是一位受人崇敬的老政治家，在法兰西有广泛的人脉以及很多朋友。他接到的指示是，劝说查理四世推迟效忠礼，而且为了这个目的可以答应献出蒙珀扎直到效忠礼按时履行。

95 这项新的提议来得太迟了。效忠礼已经被确定在7月1日，而且法兰西宫廷已经前往典礼的举行地亚眠。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使节们在6月20日前一直没有出发。然后，23日他们寄宿在了圣里基耶（Saint-Riquier）附近，彭布罗克伯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剩下的由王室文书组成的使团成员，直到7月1日才抵达亚眠。国王早已不在那里。当爱德华二世将

不会出现的事实已然明朗时，他已经在一星期前宣布没收公国领土。四天后两位王室文书在马恩河畔阿内（Anet-sur-Marne）找到了他。使团到达的那天他正在举行婚礼。等到他们获得一次被接见的机会时，三天已经过去，而且这次接见也非常短暂。国王告诉他们：爱德华未能惩罚犯下圣萨尔多罪行的肇事者，因此他不能认真看待爱德华关于他与这次骚乱毫无关系的声明。随后国王打发他们离开。爱德华还没有放弃。他又任命了另一个使团并写信给查理四世，索要关于安全通行的必要信函。使节们在多佛徒劳地等待安全通行证明的到来。法兰西方面则没有回复。⁴⁴

1324年8月，法兰西国王的叔叔，瓦卢瓦的查理入侵阿基坦，这是他漫长生涯中的第二次阿基坦战役。⁴⁵ 尽管这次危机发展缓慢，可公国政府几乎毫无准备。蒙珀扎的驻军和粮食都很充足。佩奈（Penne）也是如此，它是阿让地区最重要的王室城堡。阿让也有200人驻守。但是在其他地方，城堡的驻军远低于满员标准，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几乎没有守卫。英格兰没有援军到来，虽然他们正试图在朴次茅斯集结一支远征军。在波尔多，爱德华的政府机构没有资源而且朋友寥寥。一些公国中最显赫的贵族已经加入瓦卢瓦的查理的军队。他们中包括富瓦伯爵，他曾在争执开始之际就急忙赶往巴黎，承诺将给予他的支持，还有阿尔布雷领主，他最终舍弃了英格兰王朝的事业。那些还保持着忠诚的贵族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已被他们的领导者背叛。新的总管在到达后便立刻病倒，而且仆人们报告说他不能被移动。爱德华在公国中的高级代表是他优柔寡断的弟弟肯特伯爵，以及伯爵的大使同僚都柏林大主教亚历山大·比克诺（Alexander Bicknor）。他们把自己关在由一支武

装卫队驻守的，位于波尔多地区东部边界的拉雷奥勒堡垒内，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战役结束。

不到六个星期战役便结束了。法兰西军队的数量在 7000 人左右。他们毫无困难地占领了佩里戈尔境内没有设防的多尔多涅河河谷。在阿让地区，佩奈还在坚守，但是蒙珀扎在开头几天即被占领并被夷为平地。而阿让先是将它的驻军赶走，然后未经一战便开门投降。许多只有小围墙的城镇中的居民也效仿阿让的行动。他们希望一种平静的生活，而且过去二十年的无政府状态也使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对爱德华二世的政府心存感激。瓦卢瓦的查理在 8 月 25 日到达拉雷奥勒，那是战役发起后的第 12 日。在那个离波尔多只有 30 英里的位于加龙河畔的大堡垒中，肯特伯爵希望能一直抵抗到英格兰的援军到来之时。

起初，他看起来可以成功。法国人试图以突袭攻占堡垒的行动不光彩的失败了，而且瓦卢瓦的查理折损了数员最优秀的将领。但是在城堡之内并非一切顺利：储备的粮食不足以支撑长期的围困；士气低落；城中居民的忠诚也不值得信赖；大门年久失修；而且在资金匮乏的年月里，人们对壕沟也疏于照顾，放任它被残渣碎屑填满。在英格兰，先前许诺的援军已经集结，但他们为南风所阻，被迫在港口中等待。拉雷奥勒的守军感到德斯潘塞家族控制的政府，小休以及他的父亲，已经忘记了他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更加激烈地反对这两位能干但肆无忌惮的，在一位无能国王的仁慈的注视下独占权力和恩惠的宠臣。都柏林大主教就是其中之一。当战争结束，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并爆发口角后，据说他曾对这些王室宠臣的恶毒行径予以揭发，并宣称如果没有被主教服所代表的尊严克制

的话，他自己将乐于和小休·德斯潘塞决斗。因此，在法兰西的一座被紧密封锁的城堡中重新唤起了十五年英格兰内战的政治纷争。肯特伯爵仍然对他的兄长忠心耿耿。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严重依赖大主教的建议。大主教劝告他拉雷奥勒应该投降。1324年9月22日，离围城开始只过了五个星期，伯爵投降并且与征服者签订了一份休战协定。双方在六个月内都维持现有位置不变。但英格兰人这一方没有多少地方可以维持。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除了波尔多、巴约讷二者间的长条沿海地带、桑特城以及少数在公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城堡，那里由于战役进展神速，驻军已彼此分立，放眼望去，目光所到之处已是敌方领土。在被占领的城镇中，那些曾对英格兰国王表示过忠心的人被更多曾背信弃义、胆小懦弱或者冷漠平庸的人排挤，丧失了他们的种种权力和特权。“我们不得不忍受叛徒与卖身投靠者的欺凌。”他们向波尔多的那些无能为力的官员们如此抱怨道。

当冬季休战协定仍在继续生效时，法国人已开始了到期后的准备工作。12月，法兰西军队奉命于1325年5月1日在贝尔热拉克集结。他们计划发起一次钳形攻势：一支法军侵入圣通日并攻占桑特，与此同时另一支攻向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的港口。法军在图卢兹和穆瓦萨克还置办了一部可怕的攻城器械，并集结了一支由运输船组成的船队来搭载它顺流而下。所有这些活动都表明，至少对于那些在公国内被围攻的英格兰代理人来说，一个为了对存在于法兰西境内的英格兰势力作最后了断的决定已经作出。⁴⁶有大量的法国人支持这个决定。当英格兰的国王们在此有个立足点时，法兰西就没有任何和平的希望，四年后他们中的一位如此告诉查理的继承者。让海洋标出

边界：

让海洋成为界标，
分开英格兰与法兰西。⁴⁷

然而查理四世的志向并没有这么直接。他是美男子腓力的儿子，但他并没有腓力的冷酷无情或者尖酸刻薄。他最亲密的顾问不是对法兰西领土主权有着雄心勃勃打算的法学家和官员，而是他家族中的王公贵族，尤其是那匹保守的老战马，瓦卢瓦的查理。他们是那种像爱德华二世一样持有大领地权贵价值观的人。查理无疑乐于吞并阿基坦的一些边界省份。但是虽然他在捍卫他的君权时有些拘泥于形式而且比较固执，可他并没有特别的意愿来利用他们为更大的政治目的服务。

接近年底时，查理四世使教皇明白：如果爱德华将阿让地区割让给他，并为公国的剩余部分向他行效忠礼，他将不再坚持强制执行曾在6月宣布的全部没收法令。这些暗示被及时地传递给英格兰政府。教皇还传递了法国国王泄露的另一层暗示：如果爱德华任命他的王后伊莎贝拉作为他的大使，查理似乎更容易被说服。这是一个奇怪的建议。1325年，这位令人畏惧而且品行不端的夫人已29岁。她是查理四世的妹妹，她可以在法国宫廷中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没有英格兰大使能做到的话。但是关于她厌恶而且鄙视她丈夫以及他那群同性恋朋友的信息早已众所周知。她过去憎恶加韦斯顿，现在对小休·德斯潘塞也是如此。伊莎贝拉过去曾独自同德斯潘塞家族的许多敌人一起商讨过一些杂乱的密谋。其中之一是威格莫尔领主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 lord of Wigmore），一位长期的

政治对手。他曾被短期囚禁于伦敦塔，后在 1323 年 8 月越狱 98
并逃至法国；当时他正生活在法兰西宫廷中，而且据说曾为入侵加斯科涅而向查理效力。因此，当战争爆发后，伊莎贝拉在英格兰被当成了外敌。1324 年 9 月，她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被没收，而且她的私人内廷（大部分是法国人）按照德斯潘塞的指示遭到解散。对伊莎贝拉最后的侮辱是将她置于德斯潘塞妻子的监管下。后者没收了她的印玺并对她的信件进行审查。然后接着便是提出使她成为和解代理人的暗示。法兰西国王的提议被提交给权贵们于 1325 年 3 月初在温切斯特召开的一次议会。他们对此事感到怀疑。但是为了和平，他们建议以从法兰西引渡罗杰·莫蒂默为条件，之后王后应该获允出发。这个条件最终也未被满足，尽管如此王后还是准备出使法国。她于 1325 年 3 月 9 日出发。⁴⁸

在逗留法兰西的最初几个星期中，伊莎贝拉在她丈夫的大臣、官员们谨慎的目光下工作，这是一大群当时已几乎常驻于法兰西宫廷的人员。在阿基坦，答应从英格兰出发的援军仍然没有到达，而当他们在谈判期间到达时，又因粮草所需很快就哗变了，并纵火焚烧了波尔多的部分地区。⁴⁹在巴黎，讨价还价能力已日益衰退的英格兰人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并没有多大效果。1325 年 3 月 31 日，双方达成了一项新的休战协定，紧随其后在 5 月又签订了一份临时协定。根据这些文件，查理四世被允许于名义上占领阿基坦公国的剩余领土，法兰西的官员们将会在沿海的城镇中就职。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国王的荣誉将被保全，并且真正的控制权仍然属于爱德华二世的守军。当爱德华为这部分公国行效忠礼后，那些他依然控制的领地将正式归还给他。但是在一些悬而未决的争端处理完毕以前，前

一年法兰西依靠武力征服的那部分领地将不会归还给英格兰国王；而法国政府发现开销比预想中要多得多，而且是在对方支付了战争赔款的情况下。这些条款十分苛刻，它们牵涉默认失去的大部分公国领土，基本包括了英格兰在佩里戈尔以及阿让地区曾持有的一切。签订如此苛刻的条款致使爱德华试图再次否认使节们的决定。但是，当他向高级教士和世俗男爵们咨询时，这些人以最明确的语言劝告他，这个协定处于赋予使节们的广泛权力内，而且必须予以遵守。因此，爱德华二世必须批准它。于是，他勉强照办。查理四世仍然保有他所征服的领土。⁵⁰他是否会自愿将它们交出已然不得而知，因为不久后他已经没有必要这么做了。这场战争带来的耻辱结局以及伊莎贝拉出使引发的意外后果摧毁了爱德华二世在英格兰的政府。

4 继承危机 100

爱德华二世已经同意于 1325 年 8 月 15 日在博韦履行效忠礼。在 8 月初他来到海边，并下令为他渡过海峡准备船只。但是当这一天临近时，德斯潘塞家族对国王离开这个国家深感忧虑，此时有如此多的敌人正等待着从他们手中夺取政府权力。在最后一刻，计划改变了。王室御前会议在离多佛几英里远的兰登普雷蒙特雷修会修道院（Premonstratensian abbey of Langdon）召开，并决定通知法兰西国王，爱德华已经病倒。令人遗憾的是，爱德华 12 岁的儿子，未来的爱德华三世必须以他父亲的名位领受公国。¹

对英格兰国王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决定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位年轻的王子被交给埃克塞特主教沃尔特·斯特普尔登（Walter Stapledon, Bishop of Exeter）负责，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忠心毋庸置疑。他们在 1325 年 9 月 10 日动身前往法兰西。两星期之后，爱德华王子在母亲和一群来自两个国家的官员和贵族们的见证下于万塞讷对他的舅舅行了效忠礼。事件后续并不尽如人意。沃尔特·斯特普尔登对法国宫廷的拜访使他认识到一些惊人的真相。他清楚地意识到伊莎贝拉无意返回受德斯潘塞家族控制的英格兰。她也不打算让斯特普尔登将王位继承人带回父亲身边。比这更糟糕的是，看来爱德华二世不能再信赖那些他曾为了外交事务派往巴黎的人

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一个有着更加自由气氛的外国都城中酝酿着自己的不满，那里鼓励他们公开表达这些意见。温切斯特和诺里奇的主教们以及里士满伯爵都已决定在他们的使命结束后不再返回英格兰，而是仍然与王后在一起。爱德华的弟弟肯特伯爵，他曾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一直待在法兰西，也准备与他们命运与共。曾被爱德华称为“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的罗杰·莫蒂默已公开出现在王后的内廷中。他已经变成主要的顾问而且很快就成了她的情人，在这种不祥的气氛中，斯特普尔登发现自己被禁止接近王后和王子，而且受到了她随从的暴力威胁。在11月中旬他秘密逃离巴黎，乔装改扮乘船返往英格兰。²

一个比查理四世更精于算计的阴谋家也许会乐于接受这种形势变化。查理当然拒绝听从爱德华二世向他提出的关于请求引渡其妻儿到英格兰的胡搅蛮缠并日益疯狂的要求。但是他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当伊莎贝拉与莫蒂默的私通变得众所周知时，他确实感到震惊，而且当她在1326年上半年开始在法兰西招募雇佣兵时，他也颇为尴尬。伊莎贝拉所设想的完全是一次对英格兰发动的武装入侵，为了达到用其子取代爱德华二世王位的目的。1326年5月，在新法兰西王后的加冕礼上，伊莎贝拉炫耀了她的力量。她与一支庞大而华丽的扈从队伍一同出现。莫蒂默居于首要位置。这个事实震惊了旁观者，且被爱德华二世的间谍及时报告。此事不久，伊莎贝拉被从法国宫廷中放逐，于是她的军事准备工作就此结束。³

8月，她在法国领土之外的帝国埃诺伯国的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居住下来。爱德华并没有消除疑虑。他下令将法国僧侣从英格兰修道院的居室中赶走，并对法国人出入英格兰的旅行严加限制。法国政府以逮捕所有在法兰西境内的英格

兰人，无论男女，并没收他们一半财产的方式予以反击。1326年8月16日，各执法官辖区的官员们毫无预兆地前来逮捕他们，在凌晨时将一些人从床上叫醒，他们是“基督徒、劳工、许多行业中的工匠、商人，以及和我们这些人一样的好人”，一个巴黎律师抱怨道。许多人已经与法国人婚配。爱德华闻讯后立即以同样的方式反击。⁴

在瓦朗谢讷，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开始修改他们的计划。他们向埃诺伯爵威廉一世（Count of Hainault, William I）建议，爱德华王子将与他的女儿菲莉帕（Philippa）订婚，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军事援助。威廉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与爱德华二世并无联系，而且没有理由反对他的女儿成为王后。他愿意提供一个登船的港口以及大约700人的军队。⁵这些人是自愿军，由伯爵的弟弟让召集。他们于1326年9月23日从多特（Dortrecht）起航，并在次日抵达萨福克的奥韦尔港（Suffolk port of Orwell）。

军队规模非常小，它本应该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但是无人愿意为爱德华二世而战。南部港口的水手因厌恶德斯潘塞家族曾拒绝守卫海岸。其他人则加入了伊莎贝拉和莫蒂默以及他们的外国军队中。伦敦宣称支持王后，发生了暴乱。主教斯特普尔登在齐普赛街（Cheapside）被王后的支持者以私刑处死。至于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家族，他们不得不向西逃逸，而紧跟其后的是伊莎贝拉以及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追捕者。对莫蒂默而言，这是一个为长达五年的挫败、监禁以及放逐生涯复仇的机会。老德斯潘塞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被抓。他被施以取出内脏、绞首以及肢解的酷刑。未能成功逃到兰迪岛（Lundy Island）的小德斯潘塞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

被追获。他被草草审讯一番后也被施以和他父亲相同的野蛮刑罚。一同被抓获的还有爱德华二世，他被移到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置于守卫的看守之下。与此同时议会被召集来决定应该如何处置他。在1327年1月13日终于决定将他废黜。几天后，他被带至凯尼尔沃思的城堡大厅与他的敌人见面。在那里，他已处于半晕厥状态，声音几乎被自己的呻吟和泪水噎止。爱德华最终将王位传给他14岁的儿子，实际权力则落入莫蒂默和他的情人手中。

在废黜爱德华二世的那届议会列出的过错指控中，有一项就是对阿基坦的忽视，“因疏忽以及错误的策略而无异于将其丢失”。这是虚假的。在爱德华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中，加斯科涅方面，英格兰政策已开始显示新的活力。它曾有一次认真的尝试，逼迫查理四世按照他曾在1325年达成的承诺对领土问题作出最终解决。一位新的总管，奥利弗·英厄姆（Oliver Ingham），甚至成功地集结起一支由加斯科涅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雇佣军，入侵圣通日和阿让地区。他以作为阿基坦公爵的爱德华王子的名义夺回了大量据点，即使后者当时正住在法兰西宫廷。对阿基坦的放弃实际上是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所为，比起进行一场令人分心、花费高昂而且距离遥远的战争，他们的政府有着更重要的当务之急。他们用可以获得的任何条件匆忙与法国讲和。当条约最后于1327年3月31日签订时，英格兰政府看来已经不仅要归还英厄姆征服的领地而且要赔款50000马克。自1324年以来，法国人已占领的大部分公国领土却未被提及。除去沿海的狭长地带，失去的一切都在沉默中被接受了。对大部分同代人而言，甚至丢失那块已大为缩小的领地看起来也仅是个时间问题。⁶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便在这种不祥的气氛中开始。爱德华二世的生命还延续了几个月，他在1327年4月被移至伯克利城堡（Berkeley Castle），并被一直囚禁在那里。直到9月末官方突然宣布国主已经去世。毫无疑问，按照莫蒂默的指示，并在伊莎贝拉的同意下他被捂死了。因此，随着1328年2月查理四世去世，在法兰西自身的政治危机时代开始之际，法国政府很幸运能看到主要对手已被近期争端的痛苦回忆以及非法统治者们的软弱搞得瘫痪。

*

当美男子腓力在1314年去世时，他已留下了三个健康的成年儿子，但是一场厄运与机缘的组合在十四年中彻底摧毁了他这一系的全部男性子嗣。路易十世死于肺炎时距离他父亲去世只有18个月，在身后只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女儿。他的弟弟腓力五世，在1322年被痢疾击倒，这是中世纪卫生条件恶劣的宫殿的地方性疾病。他也只留下了几个女儿。而第三个兄弟查理四世，当他在1328年2月死于一些未知的疾病时，只统治了六年。作为美男子腓力唯一活过30岁的儿子，查理曾有更好的机会建立一个庞大的家庭，但是他未能做到。他的第一任妻子曾在一起著名的丑闻公布后，因通奸行为被关进监狱，虽然他的第二任妻子在1324年生下一个儿子，但母子俩在几天内相继去世。他的第三任妻子埃夫勒的让娜（Joan of Evreux），当查理去世时正怀有7个月的身孕。在超过三个世纪里这是第一次出现没有能继承法兰西王位的男性直系继承人。

查理四世壮观的葬礼在1328年2月5日结束。几天之后，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由国内重要人物参加的重大会议。前任国王

的遗留家族由他的那些身为瓦卢瓦伯爵和埃夫勒伯爵的最亲的堂兄弟们，以及英格兰国王的代理人组成——英王是先王的外甥，也是阿基坦的公爵。还有其他 5 位法兰西贵族同时在场，他们中的 3 个，布列塔尼、勃艮第以及波旁的公爵曾经与王室联姻，其他人则通过较远的血缘以及保护关系，这是每个中世纪社会的黏合剂，与王室绑在一起。这个场合必定缺乏亲密感，但是它作为国家的国务会议就像家庭聚会一般。表面上，他们的目的限于选出一名摄政，在王后的最后 2 个月孕期中管理法兰西。但是，虽然继承王位没有存在待议事项中，它几乎也不可能被排除在讨论之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王后产下一名女婴，这个孩子将不会成为国王。

虽然随后的传统赋予这个规则以古老风俗的力量，它与其说是原则倒不如说是一个强力规定，而且是起源较迟的一个。多年以来，法国妇女曾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独自持有贵族封地（noble fiefs）而且还是在法兰西之外，她们继承了许多王国，包括匈牙利、那不勒斯以及纳瓦拉。这些地方被卡佩王朝的庶系分支统治。因此，对同时代人来说，腓力五世将于 1316 年代替他前任的未成年女儿成为法兰西国王，远不是明确无疑的。事实上他这样做最主要是因为性格强势，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即便如此，腓力也不得不以允诺一笔昂贵的捐赠来收买其侄女的宣称权（claim）以及一些提出抗议的重要贵族。相比之下，当腓力自己于 1322 年去世时，他的女儿们被毫无异议地推到一旁。惯例已经固化为法律。这个争论中的问题在 1328 年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如果女性不能继承王位，她仍然能将继承权传给她的后代吗？查理四世最近的男性亲属是英格兰国王，他是美男子腓力唯一存活下来的男性后代，但

他是通过母亲伊莎贝拉传承的。排在爱德华后面的最近男性亲属是腓力，即瓦卢瓦伯爵，他是美男子腓力的侄子，而且由自腓力三世以后的未中断的男性世系传承。如果那个将妇女排除在法兰西王位之外的规则——理由是她们无法胜任管理国家的位置——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将反对扩展到她们的儿子身上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但是，也许出于对不间断的男性世系继承观念的精神层面上的依附，这些理由被变成了理所当然。瓦卢瓦的腓力以及他的支持者们声称：本该如此。他们也要求应该由伯爵作为王位继承世系中的年长男性而成为摄政。

虽然原则问题不必在 1328 年 2 月作出决定，那些记得 1316 年相关事件的人们非常清楚：如果瓦卢瓦伯爵成为摄政而埃夫勒的让娜可能生下一个女孩，届时将很难阻止他自立为王。英格兰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的代表（也许是爱德华三世在巴黎高等法院的常务律师）积极地强调他们主人对摄政统治以及继承王位的宣称权。有许多“精通民法和教会法”的人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被忽视了。看起来爱德华三世在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群中没有支持者。没有血亲王公支持他的事业。甚至他的岳父埃诺的威廉也支持他的对手。腓力因此成为摄政，而且在 1328 年 4 月 1 日让娜诞下一个女儿时，他立即取得了国王的头衔。唯一公然反对腓力六世取得王冠的是骚乱中的佛兰德人，血腥叛乱已到了最后阶段。他们在绝望中派遣布鲁日市长（Burgomaster of Bruges）前往英格兰，想请爱德华三世给予他们支持。这项请求无果而终，而且由于他的轻率言行，市长按照法兰西政府的命令被肢解、开膛进而被绞死。

“母亲没有继承的权利，因此儿子也没有”，圣但尼的编年史作家明智地评述道。然而 1328 年的权贵们虽然无疑乐意

看到有一个法律依据支持他们的决定，却几乎不需要这些。在编年史作家的其他解释中有更多的真相：法国人对一个外国统治者的前景感到担忧。爱德华虽然在他自己眼里是一名法国人，可对法国人来说他无疑是外国人。此外，他还有其他不利的因素。当他还是未成年人时，任命他成为摄政将会是有悖常情的。他作为国王继位，会把在法兰西的实权带给他的母亲，人们对她的胡作非为仍然记忆犹新。相比之下，瓦卢瓦的腓力是一位35岁的男子，他的父亲瓦卢瓦的查理曾经是法兰西高等贵族中的一位伟大的英雄、国家的栋梁以及一条重要的政治纽带中的领导者。按照出身，瓦卢瓦的腓力被赋予了处于法兰西政治生活中心的一席之地，而他的对手按出身论，只是美男子腓力的外孙，对所有贵族来说都是一个外人，除了系谱学家。⁷

除去出身和年龄，腓力六世是否还有其他优势，是那个时代经常讨论的问题。他的早年时期在一个专横父亲的阴影下度过。瓦卢瓦的查理曾是一个有着非凡精力和野心的人，他的野心虽然屡遭挫败但永无止境。他是一位在低地诸国以及加斯科涅战场上指挥法兰西军队的终身战士和一位在其他许多地方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冒险家。他1302年对意大利的一次入侵，仅仅为他赢得了但丁的《地狱篇》中的晦暗不清的来访者角色。他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阴谋诡计，以及恢复并统治一个东方拉丁帝国的野心，最终只成为其众多失败中最为壮观的想象。这些失败均源于他的不切实际、易冲动的性格以及完全出于政治判断的考虑。在国内，他过度慷慨，维持着显赫的扈从队伍，而且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被腓力六世继承。喜怒无常、犹豫不决而且难以捉摸，腓力在这些方面与查理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不计后果的冲动以及不切实际的野心

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他还易于陷入长时间的焦虑怀疑、局促不安以及萎靡沮丧之中，他作出决定时的情绪总是非常飘忽不定，甚至难以理解。这些萎靡不振看起来时常被他家庭生活中的难题引发：一个咄咄逼人的妻子，一群他过度宠爱的体弱多病的孩子。不幸的是他的顾问们未能弥补他的弱点。腓力没有卡佩诸王那种挑选部下和朋友的才能。“他总是乐于从傻瓜那里接受建议。”傅华萨说道。⁸

同时代的人夸大了这位国王耽于声色以及自我放纵的性格，而且指责他对国家事务缺少兴趣，这肯定是错误的。腓力是一个极度严肃的人。他缺乏的是判断力和经验。他不是按培养国王的方式被抚养长大的。他的背景和利益与那些持有大片领地的贵族一致。他出现在宫廷和出席御前会议的次数非常少，而且因他长期身处法兰西西部的领地内而间隔漫长。此外，这位新国王，虽然他是一位称职的骑士并有一些野战的经验，却并没有被造就成军队的指挥官。他能够展现巨大的个人勇气，就像那些目睹他在克雷西之战中所为的人们可以证实的那样。但是他的身体日益肥胖并每况愈下，而且对战役的艰辛和战时的不确定性心存厌恶。腓力的父亲曾将自己最著名的宝剑赠予他的二弟而不是他。⁹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腓力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战士，他比中世纪任何其他法兰西国王都要差，也许只有精神不健全的查理六世除外。

在最初阶段就已明了的事实是腓力六世不完全是他政府的主人，而且需要用一种历代先王都未曾需要的方式小心踱步。由于自己的成功继位，他对其他人亏欠太多。他对佛兰德伯爵负有义务，因而要用武力的方式帮他重获对伯国的控制；他对其他高等贵族也负有义务，因而要在做出诸如此类事情前充分

与他们商议；他还对他的朋友们负有义务，因而要下令对皮埃尔·雷米（Pierre Remi），他前任的一位能干但出身低下，贪婪且不受欢迎的财政大臣，执行死刑判决；他还分给他们土地和现金的补助，数量之大甚至连那些从失宠的大臣手中没收的巨大庄园也难以满足供应；他对无数大大小小的盟友负有义务，因而要从公职中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受庇护者寻找工作，所以遭受了一次巨大且昂贵的扩张，并非所有这些职位都因工作的重担而被需要。英格兰外交人员察觉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1329年时，他告诉政府，没有贵族阶级的同意，法国对加斯科涅的政策将不会改变，国王的权力“目前处于被限制之中”。¹⁰

这位新国王对这些压力以一种也许是意料之中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当形势恶化时他会显露脆弱。他明显不信任充满流言蜚语而且常常缺乏忠心的宫廷和巨大、笨拙的官僚机构以及它的限制规程。他以秘密的方式来管理，很少授权，只相信他的直系亲属以及少数几位受宠信的大臣和官员。他避免公开讨论，进而以非正式的秘密团体、私人授权、秘密会见的方式尽可能地绕开庞大的国家机器。一位在1330~1331年冬季待在宫廷的阿拉贡大使留下的关于他的形象的描述，既生动又颇具特色：从大厅退入一个小房间，国王的表亲跟在后面，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把门锁上。腓力自己背对着炉火自由地畅谈，此时余火的红光在大使的脸上闪烁。当作出这个决定时，他们坚持绝对保密。这种差异与爱德华三世相比非常明显。¹¹

109

*

随后发生的事使得拒绝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王冠的要求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重要。那时，它在英格兰既没有引起惊讶也没

有引起愤慨，王室家族的法国利益传统上一直被以冷漠或猜疑的目光来看待。只有王太后伊莎贝拉对这个问题态度坚决，而且她强烈的愤慨来自于作为法兰西查理四世妹妹的特殊地位。抛弃她儿子的是一种来自她嫡亲的而且更加令人恼怒的轻蔑行为。据推测一定是在她的要求下，1328年5月考文垂和伍斯特的主教们被徒劳地派往法兰西宫廷做一次旅行，以他们15岁的主人的名义宣布对王位的继承权。他们始终未能履行使命。他们刚到法国就受到（据他们所说的）来自于腓力六世支持者们的充满敌意的威胁，因此在发布了一份记录着对已发生事件的公证抗议后便匆忙离开。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腓力派了一个由费康的修道院院长（Abbot of Fécamp）领衔的使团前往英格兰。他是一位优雅的雄辩家，后来成为教皇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修道院院长收到的指令是，传唤爱德华三世为阿基坦向法国新国王行效忠礼，他却得到了来自王后母亲的粗暴回答。“典型的妇人之见，”编年史作家写道，根据一份报告，伊莎贝拉说爱德华“是国王的儿子，因此不会向伯爵的儿子行效忠礼。”修道院院长仍在英格兰停留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得到一个更慎重的答复，之后再返回法国。¹²

如果腓力六世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公国将会被立即没收。但是他的御前会议劝止了偏激的行为。毫无疑问，在他们心中，对一名法兰西贵族的直接攻击暗示着对他们自身安全的威胁。相反，他们推荐了一个更加谨慎的处理方式。包括费康的修道院院长在内的两位专员被派往西南部扣押公爵的收益，直到爱德华三世同意履行效忠礼为止。与此同时，另一个使团被派往英格兰，以更严厉的措施威胁爱德华。这些手段使得英格兰人处于一种更为现实的心境之中。加斯科涅显然无法防

卫。爱德华二世在最后几年中聚集的巨大财富已经挥霍殆尽。而且在两场内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公众舆论已经无意为一次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支付开销。当腓力的第二个使团于1329年1月来到英格兰时，议会正准备在西敏召开会议。这是一个审核以往的税收政策，并为支付未来的政策而征税的时刻。贵族院的建议非常明确。爱德华对法兰西王位的宣称资格是不能证实的，而且为他的法国领地履行效忠礼是他的责任。爱德华因此告诉法兰西使节，他将按腓力的要求行事。他亲自写信给法国国王，对因公事繁忙而使他未能尽早履行义务感到抱歉。¹³

英格兰政府并没有优雅地投降，他们从国家的每个部门收集了一大批与效忠礼以及过去与法兰西交涉事项相关的文献档案，“法令、许可、名册以及备忘录等”。这次仔细搜索的成果赶在王室成员连同一大批律师以及外交官出发之前就已寄出，他们将同法国人就这次仪式的确切后果好好争论一番。因此，当爱德华三世于1329年6月6日在亚眠大教堂大哥特唱经楼（the great Gothic choir of Amiens cathedral）履行了他对腓力六世的效忠礼时，这个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平息了一些旧争端的同时又引发了许多新的争端。当争吵到达顶点时，有一项内容让人们想起爱德华和腓力五世在1320年关于效忠礼的争论。爱德华三世的大臣们希望他履行的效忠仪式不仅是为了那些他在法兰西南部持有的领地，还是为了那些他应该持有的领土，也就是那些从圣萨尔多战争起就被法国军队占据的土地。法兰西方面，腓力的发言人宣称不能接受附带这些条件的效忠礼。被占领的省份是“凭借战争权利正当获得的”。最后，这些冲突通过一项草率的妥协方案得到解决，人们忍受它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想出更合适的点子。爱德华按照法国人那个

没有涉及被占各省的方案履行了效忠礼。但是他的发言人林肯主教被允许做了一个简短的抗议演讲，保留了他主人的所有权利，并移交了一份展示英格兰政府认为应该做的效忠礼内容的公文。此外，爱德华的效忠礼并不是毫无保留的。他拒绝将双手放入腓力手中，这项仪式的特性将“君臣关系的”效忠从简单的效忠关系中标示出来。爱德华承认腓力的法兰西国王身份，但后者只是被承认为他的地主而非君主。与此同时，在远离公众视线之处，腓力向英格兰人作出私下保证，一切都将在适当的时候以他们彼此满意的方式解决。这项约定故意含糊其辞的唯一好处是允许举行这场典礼，而且让国王们以某些近于友善的关系参与其中。亚眠城外庆祝他们和解的骑士比武大会中，年方 16 岁的英格兰国王赢得了所有荣誉。这只是一场模拟战争（mock-war）。¹⁴

恢复被侵吞的领土在 1330 年代仍然是英格兰外交优先考虑的事情。这些领土包括了整个阿让地区，所有英格兰在佩里戈尔南部的领地以及圣通日的大部分土地。双方都明白，它们的丢失对公国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它已将主要的堡垒分割开来，这些堡垒对公国东部的防守十分必要。它已使公国丧失了大部分最好的农业用地，当地人口依赖它们的谷物和其他食物供给。它已移除了归于总管处置的很大一部分任免权和收益，严重削弱了正在面对一个肆无忌惮并渴望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政府。公国从王室收益的一处净贡献地变成了一块依赖地。在两个王室大部分签订的像 1326 年那样的近期条约中，法兰西先王们曾答应将要做的正与这些领地相关。在英格兰人看来，那意味着要完全无条件地将它们归还。

也许，这对于像腓力这样有着强烈孝心的人来说，要求太

高。他没有意向吐出侵占的省份，而且也无意允许事情在经过1329年6月的不完全效忠礼后就告一段落。在爱德华返回的数星期后，腓力给了他一个规定日期。以此为期限，他将承认因他的公国而要履行君臣效忠，否则他将忍受剩余部分也被夺去的后果。从英格兰方面来看，政府（仍然被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控制）派了大量使节带着尽可能长地推迟这一不幸时刻的指令前往法兰西。他们也努力加强加斯科涅的防卫。英格兰弥漫着一种越来越重的对于这些努力的绝望气氛。就在1329年的圣诞节后，政府在国王位于埃尔特姆（Eltham）的庄园里召开了一次权贵们参加的御前大会，在那里它获得了一些支持。在接下来的3月，议会在温切斯特召开，并对保卫公国进行了慎重商讨。很难从现有资料中得出结论，但是它不可能十分振奋人心。当然，议会没有通过任何税收案，但是贵族们（peers）还是被分别强迫谈话，而且一部分人已答应会作出个人捐献。在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威逼后，在城镇中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援助。通过这些手段，政府终能在1330年4月派爱德华13岁的弟弟作为王室代理人前往加斯科涅，陪同他的是一支体面的护送队伍，以及40艘船只。¹⁵

1330年8月底，谈判破裂。严格说来爱德华三世自7月28日起已未能履行他的封建义务：那时，履行效忠礼的最后期限已尽。一个由狡猾的诺里奇主教威廉·艾尔明（William Ayrmin, Bishop of Norwich）领衔的重要使团，已经在法兰西宫廷停留了一个月，而他们完全不能从法国国王那里得到任何进一步延迟日期的准许。爱德华被宣布违约。巴黎高等法院按慎重的程序准许，他在可能被缺席审判前至多再接受两次传票。腓力给予他的期限直至1330年12月15日。¹⁶

威廉·艾尔明回到英格兰，在诺丁汉找到了王廷。他在1330年9月6日就这次出使的沮丧结果进行了汇报。决定似乎被立即作出：不会屈服。在同一天，一个英格兰贵族阶级的御前大会被定在10月中旬召开，它将考虑加强加斯科涅防务的进一步措施。爱德华在那里的总管被告诫要预防北部：可能会有一群官员前来没收公国，或者会发生一次武装入侵。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就可以用一些“漂亮的说辞”来迁就前来的官员，直到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在波尔多的政府将尽全力抵抗。¹⁷

腓力六世决心采取后一种方式。1330年末，他的弟弟查理，即阿朗松伯爵（Count of Alençon），带领着一支军队向南方进军。即便在当时，关于这位伯爵接到的确切命令也有一些疑问。但对于他的行动则不用怀疑。在新的一年中的某一时间，也许是在2月份，他袭击了桑特。它处在众多保卫通向波尔多道路的主要据点的最北部，桑特由一支庞大而且供给充足的驻军防守，但是它被毫无困难地攻陷与洗劫。¹⁸ 早些时候，腓力六世适时地发出声明，说他并未授权发动这次攻击，而且在听说此事后就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腓力不可能真的希望当北方的政治事态顺利发展时，他的弟弟却使军队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是一项大幅超过中世纪军事管理人员所能掌握的组织资源上限的任务。改变命令的真正原因是英格兰政策的改变，这是另一场政变的结果。这次政变使爱德华三世取代他的母亲和莫蒂默掌握了权力。

*

爱德华二世被一个利益联合体推翻，这群人除了对他的轻

蔑和对德斯潘塞家族的厌恶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点。一旦他们掌权，对于政府来说它就被证明了基础的脆弱。其名义上的控制机构是摄政御前会议（Council of Regency），它被男爵阶层授予以国王名义统治的权力。它的议长是兰开斯特伯爵，那位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大反叛者，以及强大的男爵集团天然领导者的弟弟，他已上了年纪且渐渐失明。因为他效率低下的管理，摄政御前会议已经被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排挤到一边。他们支配着年轻的国王，而且能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到行政机构的重要位置上。他们俩被证明在涉及自身利益方面甚至比德斯潘塞家族还要贪婪。伊莎贝拉得到了一笔大幅增加的遗孀津贴。1328年，莫蒂默自封为边境伯爵（Earl of March），并在他自己的祖传领地以及那些被没收的德斯潘塞家族领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主要位于威尔士以及西部边境地区的，逐渐发展而成的私人封邑。这种由突然获得的权力带来的财富被花在奢华的展示以及聚集一伙依附者和食客上，他们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他的“圆桌”骑士比武大会上，莫蒂默热情款待着在场的整个贵族阶级，并像一位国王那样自娱。这种身份的比喻同时出现在数名同代人的记录中。

但是莫蒂默的权力是不稳固的，他明白这一点。1328年末至1329年初的冬天，他不得不镇压一场刚刚开始的反叛。兰开斯特伯爵在贝德福德（Bedford）聚集了一支军队，其中包括国王的叔叔们，肯特伯爵和诺福克伯爵，以及许多的男爵。然而两位伯爵受伊莎贝拉的哄骗离开了他们，叛乱因此瓦解。许多支持者逃往法国。只能猜测两位王叔重新加入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一方的动机：也许是对年轻国王的忠心，以及对另一个男爵集团的疑虑。但他们并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次年，

肯特伯爵，一个高贵但愚蠢的人，受到密探劝诱，相信了他的哥哥爱德华二世仍然活着，因而支持了一个试图解救他的密谋。既然伯爵曾是那支废黜了国王的军队中的一员，看来他的观点至少在绕了一大圈后已经回到了原点。肯特于1330年3月在温切斯特的议会上被捕，并被匆忙地判处了死刑。虽然这位伯爵并不是特别受欢迎，但还是必须找一个被定罪的罪犯来执行这个判决；没有其他人愿意杀死一位如此高贵的贵族。

然而，莫蒂默生存的最大威胁是不可能被处罚的：爱德华三世虽然只是一个未成年人，但已经不再是一个象征符号了。得知这位非凡的统治者是个什么类型的人将会非常有趣。虽然有很多关于爱德华三世一生的描述，但它们都是依照浮华的传统风格写出的作品，这些传统风格来自于骑士美德中被广为接受的模式化形象。这些作品完全掩盖了爱德华三世的个性，就像他的那些对手法兰西的腓力六世和让二世所遇到的一样。根据傅华萨的描述，“强大而且英勇的国王爱德华，他如此高尚而且无畏地生活和统治”。¹⁹但是一个在友谊方面有着如此高的天赋，能够激发如此多的个人忠诚之人，必然比傅华萨语句中描绘出的平面式人物要生动得多。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并没有书生气的人。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骑手，而且是各种骑士比武大会的热情参与者。他在其中取得的诸多胜利甚至受到了法国编年史作家的赞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获得这些胜利不仅是出于他的对手们的敬意。显然，在爱德华的教育过程中曾经被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爱德华的品格中，经验一定比教育更为重要。五年中，爱德华跟随母亲的行李车队，首先来到法兰西，然后抵到低地诸国，而最后在不懈地追击他父亲的过程中穿越英格兰。这样的经历曾给予了他，即使按一个不会

保护儿童远离野蛮和暴力的时代的标准来看，也属于异常强烈的体验。爱德华尊贵的王室身份在他母亲流放期间曾经是她与外国王公交易的主要筹码，而且在她回国后统治英格兰时也是如此。他已经逐渐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既来自于锻炼，也来自于对早年肮脏的羞辱性生活的反抗。

爱德华在1328年1月与埃诺的菲莉帕结婚，因而有必要给他提供一个超过他自己名义上拥有的真正内廷。它的官员由政府任命，但是野心以及惺惺相惜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国王本人联系在了一起。爱德华事实上被排除于政务之外，并受到母亲和莫蒂默的严格监护。这种境况使得国王和内廷官员们心生厌恶。1329年9月，威廉·蒙塔古（William Montagu）——一位背弃了莫蒂默的亲信——被派往阿维尼翁教廷去执行一项外交任务。当到达那里后，他在一次秘密会见中利用这个机会告知教皇，爱德华受到他人控制。作为这次接见的结果，爱德华的家庭教师和文书理查德·伯里（Richard Bury）^① 提供给教皇一份爱德华字迹的样本，以及一个暗号〔天主圣洁之翼（Pater Sancte）〕。凭此，教皇可以将包含着国王自身愿望的信件与那些按照莫蒂默和伊莎贝拉的指示书写的信件区分开来。

1330年夏季是一个在外交上日趋紧张的时刻，同时在英格兰也是一个怀疑和不安不断增长的时期。莫蒂默加紧了对国王的控制，接近他的机会受到限制。由莫蒂默选择的侍者受指派前来服侍他，而且在他们之中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爱德华的动向。1330年9月初，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搬到诺丁汉，它是王室在中部地区的重要壁垒，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与之相

115

^① 即伯里的理查德（Richard of Bury）。

伴的还有一大群侍卫。爱德华也同他们在一起，而且处于密切监视之下。10月中旬发生了一件公开的侮辱性事件。莫蒂默迫使爱德华内廷的主要成员接受御前会议审问。他告诉他们，爱德华（他也在场）是靠不住的，并指责他们教唆他参与一个反对政府的密谋。所有人都拒绝承认，除了蒙塔古，他找了一个遁词来回答。他声称不会做任何与自己责任相悖的事情。²⁰

1330年10月19日夜，蒙塔古带领一群24人左右的武装同伴，在驻军指挥官的默许下，通过一条地下暗道，秘密潜入城堡的内城。他们和国王一起涌进王太后的房间。在那里，他们发现她正准备就寝。莫蒂默与少数党羽在附近的一个房间里。一场搏斗开始了。莫蒂默的两个人被杀，还有一些人受了伤。“亲爱的儿子，对莫蒂默大人发发慈悲吧！”据说王太后这样哭喊道。莫蒂默在被捕时没有受伤。但是他被置于看守之下并被押往伦敦，与此同时已经作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置他的决定。次日清晨，他的支持者都在城中各自的寓所内被捕，计划的最后阶段就像莫蒂默在1327年攫取权力时那样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成功。爱德华发布一项公告，否定了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以他的名义所做的种种行为，并宣布了将按照“公正和理性”的原则亲自治理国家。²¹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帮助爱德华三世夺回权力的人在1330年时的年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了在之后三十年战争期间内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协作者。这群人中能被确认的最年长者罗伯特·厄福德（Robert Ufford，后来的萨福克伯爵），当时他32岁；还有约翰·德内维尔（John de Nevill）他曾是兰开斯特伯爵的一名家臣，当时他30岁。大部分人都比较年轻，领导者蒙塔古是年28岁。约翰·莫林斯（John Moleyns）应有5岁左右。汉弗莱·博恩（Humphrey

Bohun) 21 岁，后来成为赫里福德伯爵 (Earl of Hereford) 和英格兰王国陆军统帅，而他的两个弟弟爱德华和威廉则只有 10 多岁。爱德华自己尚未满 18 岁。

议会于 11 月底在伦敦召开，并对莫蒂默秘密宣判。1330 年 11 月 29 日，他成为第一个在泰伯恩 (Tyburn) 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与王太后的奸情是一件最好应被忘记的丑闻。伊莎贝拉被迫交出她在掌权的四年里积聚的财富，并隐退到赫特福德 (Hertford) 和赖辛堡 (Castle Rising) 的庄园中，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安逸生活。在那里，她享有巨大的家产并专心于娱乐、猎鹰以及宗教事务 (pious works)。体面的杜撰被小心翼翼地编述。当她于 1358 年 66 岁之际去世时，被覆以一件曾在婚礼上穿过的衬着黄色丝绸的红锦缎下葬。²²

116

*

这些事件动摇了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关系进程。由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召集起来讨论关于加斯科涅防务的御前大会于 1330 年 10 月 15 日在诺丁汉城堡的大厅中按期举行。但是它已在 19 日无果而终，就在政变发生前几小时。随之而来的则是一段停顿时期，接着是政策上的改弦更张。面对法兰西威胁时毫不妥协，曾经是一个尤其与王太后以及负责执行的外交官们，比如太后的亲信伍斯特和诺里奇的主教们相关联的政策。在 1330 年 11 月初，爱德华命令一位中书院的文书约翰·肖尔迪奇 (John Shoreditch)，政府在阿基坦问题方面的主要专家之一，准备一份将在该月末提交给议会的，关于那时与法兰西谈判情况的材料汇编。据推测他应该按时提交了，但是结果没有记录下来。如果议会继续热衷于与法国进一步争吵，那才是令

人惊奇的。很清楚的一点是，到 1331 年初，也许是作为腓力六世派遣阿朗松的查理到西南部的结果，爱德华决定给予腓力他想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他没有专心于这件事。爱德华没有他母亲对法兰西国王的那种怨恨之情，而且当务之急是避免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太重要的原则而完全失去这个公国的剩余领土。1331 年 2 月，一个特别庞大的使团前往法国。它被伍斯特和诺里奇的主教们以及三位受到爱德华信任的内廷骑士领銜，包括威廉·蒙塔古在内。显而易见，这次屈服将是一件庄重之事。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在巴黎展开了谈判。阿朗松伯爵已经到达西南部，而且据推测正在围困桑特（他占领此地的消息还没有传来）。接下来的一道防线就是吉伦特，还有在布尔格和布莱北部海岸的要塞城镇。条件很快就被接受。1331 年 3 月 30 日，爱德华签发信件，解释在 1329 年时他没有做君臣效忠是因为曾被建议保留一些关于他是否被迫行事的疑问。117 但是现在，在评估实际状况后，他希望亚眠的效忠礼应被视作君臣效忠，并承诺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未来将行正式的效忠礼。

当谈到领土争端问题时，英格兰人的屈服使谈判几近完成。腓力六世承诺，将宽恕爱德华在关于君臣效忠事件上的拖延行为，而且将取消高等法院做出的没收法令。他还承诺将撤销对那些参与对圣萨尔多设防村镇暴行之人的放逐判决。而腓力没有作出的承诺则是原谅爱德华的父亲在这次扑朔迷离事件中的作为。他们还将举行另外一场依照先前佩里格的流程模式进行的联合司法委员会，它曾因激烈争执而归于失败。委员们被要求对那些自圣萨尔多战争以来在阿基坦被武力占据的领土进行相互复原。但是对腓力六世而言，这样做无异于时光倒流。法国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征服行动被故意忽视了。每当谈及

这些内容时，均是要求爱德华三世应该于未来某时向腓力申请归还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国王将按他的前任曾在1325年5月答应的内容办理，也就是说任何对他来说适当的内容。腓力已经清楚地阐明了他认为适当的内容。在他看来，爱德华的父亲已经被正当的法律程序宣判，而且那些丢失的省份是通过征服者的正当权利占有的。²³

身在巴黎的使节们显然已经同意了两位国王将再次会面。但由于某些原因爱德华并不希望这件事广为人知。他于1331年4月4日与温切斯特主教一同在多佛上船。此行高度机密，他打扮成一位商人，而且只有15名骑士陪伴。他留下书信，专门宣布了他已经启程前去完成一次朝圣之旅的誓言，并去做“其他某些关系到我们自身和我们王国福祉的事情”。腓力在位于巴黎以北，离它只有一小段距离的蓬圣马克桑斯（Pont-Sainte-Maxence）会见了爱德华，然后他们一同骑马前往法国国王位于赫尔特森林中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Christophe）的狩猎行宫。法国国王当时出人意料的随和。爱德华被免去了做一次新的效忠礼的要求。腓力宣布，他对一封明确定义了先前那次仪式意义的回信已十分满意。他已经召回了他在南方的军队，而且承诺会因阿朗松伯爵洗劫桑特的行为对爱德华给予补偿。之前已经解释过，阿朗松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但命令他停止行动的信件不幸到得太迟。一些次要方面的争论也被免除。爱德华表达了他对关于加入腓力的一支讨伐西班牙穆斯林的十字军的兴趣。腓力果然十分满意。两位国王像朋友那样道别，或者至少像法兰西官方编年史作家所说的那样，“并非敌人”。²⁴

编年史作家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只有那些刚刚过去的争执

被解决了。而那些可以回溯至 1259 年的更为棘手的问题则没有触及。双方都充分意识到此点。当议会于 1331 年 9 月在西敏召开时，中书大臣约翰·斯特拉特福德（John Stratford）在他的开幕演讲中移交了一份关于可备选方案的权威性概要。他说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与法兰西国王的问题：第一种是在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上均屈服于法兰西贵族伙伴的仲裁并且遵守他们的决定，正如腓力实际提议的那样；第二种是展开以一场联姻和一个永久性条约为目的的谈判；第三种是以战争方式解决。贵族院觉得仲裁和战争的方式都过于冒险，他们建议应该重新开始谈判，然后议题转到了其他事务上。²⁵

*

14 世纪早期，烦琐的外交程序不可能产生独创性的妥协方案。在这个国际关系刚刚露出曙光时刻，各个政府才刚刚开始将它们的关系置于一个定期联系的基础上。它们致力于不断维护彼此间的友好状态，以免因双方的关系忽冷忽热而导致当危机爆发之际为时已晚。此时并没有设立以便能在近距离研究对手的希望、顾虑及气氛的变化的常驻大使；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哪里可以有回旋的余地，而哪里没有。英格兰国王通常在巴黎保持着一小群律师来处理他们在高等法院的广泛业务，而且近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成为英格兰人。但是当指望这些人报告更能影响他们主人的公开事件时，他们却已远离了法兰西宫廷的政治氛围。法国国王们甚至没有这种与他们在欧洲北部最重要的对手联系的手段。

相反，任何重要的谈判都由派遣的不定期的“隆重的”使团来负责。这意味着其成员由高官显贵组成，通常是主教或

者大贵族，伴随着一大批由仆人和随员组成的扈从队伍，以及一小群常务官员和狡猾且能言善辩的神职人员。他们带着存放公文的书箱。这些盛大的事件因时代惯例所需，而且与统治者的自尊紧密相连。但是对良好的外交关系来说它们常常是一种徒然的障碍。他们到达时总是大肆宣扬，虽然他们常常在传达公众消息时也有秘密信息要转告，但这些秘密并不能保持很长时间。一次失败的出使往往是公之于众的失败。而在全世界以及如此高贵的人们面前遭受断然拒绝会显得更加丢脸。如果沟通做得更好些，也许就能更经常地避免这样的失败。但是信息传达得很慢，而政府的反应则还要更迟钝些。当事件快速发展时，庄重的使节们还在以一种凝重的步伐移动。那些必须预先准备好的指示，范围通常都十分狭窄。如果发现它们不合适，那必须从本国获得进一步的指示。由于这些原因，偶尔有人建议，重要事务应该交由机要秘书来办理，他们可以尽快骑马往返，不会丢失颜面也不会耗尽沿途热情好客的修道院库房中的储藏。但是这些时机不常发生，而且往往伴随尴尬的道歉。英法（Anglo-French）关系产生的影响是严重的。那些曾驱使圣萨尔多事件走向危机的混乱和前后矛盾、并非故意的笨拙与不合时宜的倔强，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爱德华二世对他在法国的那位亲爱的表弟思维方式的一无所知。1330年代，两个政府都因相似的原因犯下了相似的错误。

119

由于中世纪法兰西政府的大部分档案已经遗失，因此很难说是否有人承担着观察国王与外国势力关系历程的常务职责。个别的御前会议成员根据某些临时的专门情况负责外交方面的任务。他们中没有人会连续不断地与英格兰甚至是外国事务打交道。在腓力六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他与英格兰联系的主要

顾问是两位高级神职人员：安德烈亚·吉尼（Andrea Ghini），相继成为阿拉斯主教和图尔奈主教；皮埃尔·罗歇（Pierre Roger），费康的修道院院长，后来成为鲁昂大主教。吉尼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一位民事律师，他通过为法国政府提供财政服务青云直上。圣萨尔多战争爆发时，他是查理四世的私人秘书，曾在1323年秋去过一次英格兰，用没收阿基坦来威胁爱德华二世，因此以收到爱德华的恶语告终。从那以后，直到1334年，他参与了两国间的每次重要外交活动。²⁶1328年，皮埃尔·罗歇也被伊莎贝拉王后断然拒绝，像吉尼一样，他是个更应该注意的角色，而且最为熟知历任英格兰大使。他是一位神学家，而且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演说家，经常被聘为站在法国政府立场上的公共发言人。这使得他在百年战争开始时担负起了发表法兰西抗议声明的重任，比如在阿维尼翁教皇宫殿的谒见大厅这样的著名场合上，他以强有力的辩词和丰富多彩的语言完成了演讲。²⁷这是一次辩护，一次在战争期间法兰西的忠心仆从的辩护。在一个仍然有可能避免战争的时代，皮埃尔·罗歇曾经支持过妥协的方式，但他的主张被其他人否决，他们的看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法律和傲慢的强烈影响。此外，他是一位虔诚的主教，不是一名王室常务官员，而且即便当他身处宫廷时也还有其他相关事务要处理。在外交活动被引发时，他参与其中，并在之后又转移到其他事务上。

英格兰国王们受到的服务稍微好一点。虽然政府中没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一些独立的中书院文书几乎一直受聘从事处理国王在国外的相关事务。大概从1304年到百年战争爆发这段时期中，一种被称为流程和便函保管员（Keeper of Processes and Memoranda）的公务员，负责一大批涉及阿基坦

问题和英格兰与法兰西关系的文件的收藏、保存以及分类登记工作。尽管头衔平淡无奇，这个角色却比一个档案保管员重要得多。1331年任职的伊莱亚斯·琼斯顿了25年的保管员，而且之前还充任他前任的文书。这个有着极大耐心，极度悲观主义，有点思路狭隘的人，在每次英法关系爆发危机时都向御前会议提过建议。他曾写过数不清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十分精辟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总结，曾起草过大多数重要使团的指令，而且亲身陪同过其中的不少使团。²⁸ 处于官僚体系中的较低阶层，同样长期服务的机要秘书们的名字也一再出现，他们常常承担为御前会议和议会准备报告的工作，充当英格兰派往法兰西使团中的参谋以及偶尔凭其自身实力成为外交代表。这些人是在国内持续动荡的三十年里为英格兰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作出不少贡献的真正专家。

然而，尽管他们有专业知识，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存在于英法外交中的严重劣势。他们是律师和文物学家、先例和形式的学生。他们拥有关于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古老而复杂的领土争端的百科全书般的广博知识。他们负责向大使简要介绍阿让地区那些特殊城堡的明确法律地位、关于设立联合调查委员会的正确方法、在巴黎高等法院诉讼中可以采取的绝对异议（peremptory exceptions）以及与《巴黎条约》和《亚眠条约》的每项条款及英格兰国王曾向法兰西国王履行的每次效忠礼中的每句原文有关的外交史料。在他们的备忘录中，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一种对加斯科涅事务的晦涩复杂性的真正兴趣。他们很少超越技术细节，除了在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刻，即当法律形式已明显无关紧要之时。他们没有将这两个国家的差异看作一个需要政治答案来解决的政治问题，而是将它看成一条需要持续

辩论才能达到的寻求正义之路。而从他们的上司，即领衔主要使团的主教和贵族们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他们的期待还要更多些。但是这些首脑是兼职的外交官，依赖对他们的文书和他们指令的理解，而指令经常由他们的文书起草。1315年，一位中书院文书为爱德华二世准备了一份涉及挑选前往法兰西宫廷大使时所必备才能的备忘录。当这个人拟写备注时，他表达了此类观点：除了机智和高贵出身之外，一位大使最主要的必备条件是，他应该知道他的国家的权利。²⁹

对于爱德华三世在1331年底依照议会的建议作出的谈判与提议，腓力六世的答复非常随意。英格兰使节得知腓力会出于他的恩典作出让步，但现在尚不是时候而且可能也不会仅仅因外交官提出要求就这么做。爱德华应该亲自前来并寻求他的青睐。爱德华漫不经心地考虑再访问一次法兰西；这将是他即位后的第三次出访。但后来他还是决定不去。能做的十分有限，爱德华无法提供值得法兰西国王让步的交换条件。他们提出过联姻的建议，但结果表明法国人对它不是很感兴趣。他们也尝试过邀请教皇以最高审判者的身份来对这场争执作出裁定，但教皇在没有腓力同意的情况下婉言拒绝了这个要求。爱德华仍然没有完全认真对待法兰西，而他的王国必定被腓力的御前会议大臣视为动荡、混乱以及低效的国家。爱德华必须谨慎行事。他清楚意识到英法战争初期导致的实质性困难。而且万一他忘记了的话，许多在此期间为他准备的外交备忘录都在提醒着他。当议会在1332年3月召开时，世俗和宗教界的贵族被告知腓力关于一次会晤的建议，但是他们没有表示多大的兴趣。他们提议：如果像设想的那样有用，而且当他的情况允许时，爱德华可以前往法兰西。³⁰

爱德华的大臣们无意坚持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谨慎的温切斯特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他几乎在莫蒂默倒台后就立即被爱德华任命为中书大臣。斯特拉特福德是一位职业政府官员，一位聪明而有雄心，又不过于审慎的教会律师。当他上任时应该是40岁出头。对18岁的国王来说，他成了一个父亲般的角色，这个用语在多年以后当两人发生争执时被爱德华亲口提及。斯特拉特福德对英格兰政治起了一种约束作用。他曾作为爱德华二世的核心顾问中的一员经历了圣萨尔多战争的灾难。1329年爱德华在亚眠对法兰西国王履行效忠礼时他也在场，而且两位国王在赫尔特森林里秘密谈判时，他再次出席。尽管那些外交停滞并遭受挫折的岁月最终在他心里培养起了一种对法兰西的深切怀疑和憎恶，毫无疑问，这些年中的避而不答和犹豫不决体现了斯特拉特福德的个人倾向。而且无疑的是，他偏好如此行事十分正确。1330年代初爆发的一场战争只会在灾难中结束。法兰西的前景几乎陷于停滞，而英格兰则只能沮丧的听天由命。

122

扰乱英法关系发展的决定性方向的是一场发生在苏格兰的意料之外但十分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逐渐抑制了任何关于阿基坦的认真谈判。它引起了一种过分夸大但非常现实的关于法国将会入侵英格兰南部的担忧。它让英格兰的贵族政治品尝了战争的滋味，并给予了他们战争的经验，在英格兰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场风暴，一种对法兰西的恶毒怨气，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凭借武力和巨大开支来放手满足这种愤恨的意愿。

123 5 在苏格兰的战争， 1331 ~ 1335 年

1328年5月，被英格兰政府批准的《北安普敦条约》结束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长达36年的战争。它曾被提交给议会而且很可能经过了认可。但是它并不受欢迎。编年史作家们将它指责为一种“不道德的和平（*turpis pax*）”，一个专制政府的“懦弱的和约”，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存在于那些北方的深受边境战争蹂躏的人群里。它也是爱德华所持有的观点。这个和约同他年轻时的一段最耻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苏格兰人曾在他父亲被废黜后不久，就故意拒不履行休战协定，并开始强迫英格兰的新统治者接受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当时他们仍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因广为人知的纠纷而削弱。在这方面他们十分成功。发生于讲和之前的那次短暂的战争是一场惨败。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在英格兰招募了一支大军，并在埃诺招募了一支数百人的骑兵部队。但是外国骑兵和英格兰步兵在约克街头却互相厮打，而且双方都死伤惨重。这支联合军队在韦尔地区切断了苏格兰人的后路，但未能迫使他们接受会战，也没能阻止他们毫发无伤地逃回苏格兰。有人看到年轻的国王，他被安置在监护人的辎重队伍里来到北方，流出了悲愤且沮丧的泪水。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更为加重了他的挫败感：苏格兰人发动连续而且毫无损失的突袭，深入英格兰北部各郡，此外还有将他排除在外的漫长而曲折的谈

判。《北安普敦条约》否认了爱德华对苏格兰封建君主主权的一切要求，并在最终承认了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的国王地位。1328年7月，布鲁斯的继承人，未来的戴维二世（David II）^①与爱德华的妹妹结婚。苏格兰人支付了20000镑作为对英格兰北部不断侵扰的赔偿。这笔款项中的大部分很快落入了莫蒂默和伊莎贝拉的钱柜中。1330年代，王室的宣传人员散布消息，和约是在一位国王未成年时强加在不情愿的他身上的，因此在成年后对他就没有约束力了。这是错误的法则，但它也可能是良好的发展历程。¹

单方面来说，这项和约存在着更多的严重缺陷。首先，它使英格兰面临被法兰西和苏格兰协同攻击的极大威胁。苏格兰和法兰西于1326年在科尔贝伊签订的条约规定，如果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爆发战争，苏格兰国王应该入侵英格兰，并且在那里“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挑起战争。在他们和英格兰的条约中，苏格兰人故意保留了他们遵守这项义务的权利。在四十年的恐惧、怀疑和战争之后，也许期望他们以放弃他们唯一盟友的方式来完全放松他们的戒备是不合理的。但是这项保留条款也给他们带来了凄惨的后果。它意味着任何面临一场与法兰西的激烈争吵的英格兰国王，将希望先强硬地对付苏格兰，以此保护他的后方。英格兰的行政部门对过去的教训记忆犹新，而且感兴趣得近乎痴迷。仍有很多官员记得可怕的1295年，那时苏格兰人因为英格兰人的“剥夺继承权以及到处破坏”而与法兰西联手起来。

124

“耻辱的和约”的第二项严重缺陷已被证明是取消它的直

① 罗伯特一世罗伯特·布鲁斯之子。

接原因。它未能处理好许多在班诺克本之战后被剥夺了苏格兰领地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贵族的要求。像珀西（Percy）、威克（Wake）以及博蒙（Beaumont）这样的英格兰家族在被驱逐之前已经在苏格兰待了很长时间。这使得他们在此扎根，并使得许多苏格兰人也认为未来存于入侵者手中。被赶走後，这些人失去了他们在苏格兰的一切。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退回到英格兰的广袤土地和收益中。其他人除了针对罗伯特·布鲁斯及其继承人所要求的宣称权外，一无所有。少数案件被英格兰政府在断断续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结果的外交往来中讨论处理；一些受宠的人得到了来自财政署的适度抚恤；大部分人都被置之不理。这种背叛行为引起了贵族阶层情感上的极度震惊，并增加了莫蒂默已经日益膨胀的敌人队伍。

“被剥夺继承权者”中的一位是亨利·博蒙（Henry Beaumont），一位拥有法兰西血统的能干的战士和冒险家，一度位于英格兰占领的低地地区最有权势的领主之列。凭借他妻子的权利，博蒙拥有巴肯伯爵爵位（earldom of Buchan）以及苏格兰王国陆军统帅职衔。在1331年的某一天，博蒙想出了一个可恢复其损失的大胆计划。这个计划包含的内容不亚于一次对苏格兰的入侵。它将在其他著名的“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帮助下，由博蒙自己集聚一支私人军队来完成。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爱德华·巴利奥尔（Edward Balliol），由于英格兰在苏格兰被打败，他几乎比任何人的损失都要多。巴利奥尔是那位不幸的约翰王的长子。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多年以来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靠大量抵押他在法兰西的庄园为生。但他是一位优秀的战士，并拥有价值不菲的名号，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因此，在1331年末至1332年初的冬天，他

来到英格兰并定居约克郡。在那里，为发动一场对苏格兰跨海远征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1332年7月31日，博蒙和巴利奥尔以及他们的朋友从约克郡的三个港口起航。这是一群混合着愤懑的苏格兰流放者、囊中空空的英格兰人和数百名雇佣兵的队伍。

他们是幸运的，或者说是精明的。在他们作出选择的时候，罗伯特已经在1329年6月去世，留下5岁的儿子戴维二世作为他的继承人。在新统治时期的最初三年里，政府掌握在苏格兰守护马里伯爵托马斯·伦道夫（the Guardian, Thomas Randolph, Earl of Moray）手里。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老战士，曾在班诺克本领导苏格兰军队的中路军。马里清楚知道博蒙的安排，并已拟定了自己的计划，准备对他们反击。但他已经患病，并于1332年7月20日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南海岸的马瑟尔堡（Musselburgh）的城堡中去世，他原本选择在此地等待巴利奥尔的入侵。8月2日，当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小舰队沿着海岸前进时，苏格兰的首脑们聚集到珀斯（Perth）并选出马尔伯爵唐纳德（Donald, Earl of Mar）继承托马斯的位置。选择马尔伯爵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国王的男性成年家族成员。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不幸的，因为他缺乏政治手腕和军事经验。此外，他是一个有着模糊经历和不稳固忠心的人，曾经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爱德华二世的朋友和廷臣住在英格兰。在珀斯，那些对他当选的疑虑，“纠纷和争端”，据苏格兰编年史作家所说，都不足为奇。²

马尔注定不能长期统治苏格兰。1332年8月6日，博蒙一伙在法夫（Fife）登陆。五天后的11日，他们在杜普林荒原击败了一支数倍于己的苏格兰军队。这场战斗甚至比

它的政治影响更加重要。苏格兰人在伟大的布鲁斯（the great Bruce）的私生子罗伯特·布鲁斯的领导下，英勇地对入侵者展开了混乱的攻击。“被剥夺继承权者”如此布置他们的小部队。重装骑兵下马上前，在他们战线的最前端紧握长矛排成一条狭窄的正面战线。与此同时，他们的战马被安排在后方，以便之后骑马追击或逃跑。弓箭手们被以相对疏松的编队布置在侧翼，比中央略微靠前一些。他们从这里倾泻了一场箭雨到那些正在前进的苏格兰主人人们的头上。这个定式因日后在百年战争中帮英格兰获得了一连串胜利而成为经典。现在，这是一场

126 可怕的屠杀。数千苏格兰人死于箭伤或者在层层堆叠的尸体下窒息而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始终没能到达敌人的战线。马尔、布鲁斯以及许多苏格兰贵族领袖都在阵亡者之列。³

*

爱德华三世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含混不明，因为毫无疑问他希望它们按计划发展。他已正式与苏格兰国王签订和约，事实上后者已与他的妹妹结婚。另一方面，他还有些账要和苏格兰人算，而且许多“被剥夺继承权者”中的朋友曾帮助他从小蒂默手中夺回权力。博蒙和巴利奥尔无疑同爱德华三世商量过，并请求他的允许，尝试再次征服苏格兰。爱德华的答复有多种版本，根据最可靠的证据，爱德华拒绝支持一次跨过特威德河的入侵行动，这将太明显地与他联系起来；但是他愿意对“被剥夺继承权者”以他们从海上进入苏格兰为条件的计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如果他们这项计划以灾难告终，他将公开否认与他们的关系，并没收他们在英格兰的领地。巴利奥尔在获胜后发布了大量公告，暗示在启程之前他已

为了苏格兰王国秘密向英格兰行效忠礼。他甚至引用了曾用过的确切词语。这件事很可能确实发生了。1332年3月底，爱德华告知北部各郡的郡长，他已经收到几个关于武装人员违反1328年和约，正在聚集起来入侵苏格兰的报告，这种行动应该立即制止并逮捕肇事者。既然这种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制止却没有这么发生，那么很可能这些公文事先已为在苏格兰使用作好了准备，而且伴有声称没有这种事情的口头指示。⁴

巴利奥尔的非凡成就实属意外。议会曾预定在1332年9月9日于西敏召开，进而考虑爱尔兰方面的事务。但是随着每日从苏格兰传来的只言片语逐渐累积，爱尔兰问题已被置于次要地位。在会议的第二天，领主们和各郡骑士脱离了他们的议题，主动提出爱德华应该立即前往英格兰北部，甚至不用等待西敏的议会事务决议的建议。为了王国的安全和对抗来自苏格兰的入侵，他们表决通过给予他一份抽取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的税收许可。^① 看起来西敏的主流观点是：尽管巴利奥尔获得了显著的胜利，他的事业仍有可能失败，而且主要的危险是一个恢复和巩固后的苏格兰政府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但是在议会解散后，好消息陆续从北方传来：第二支苏格兰军队，当杜普林荒原之战打响时它正从南方赶来，在珀斯作了缺乏热情的包围巴利奥尔的尝试，然后逐渐散去。加洛韦（Galloway）已经开始支持爱德华的事业，巴利奥尔家族一度在这里拥有重要利益。看来如果只在缺乏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他很快就能将其统治扩展到苏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爱德华三世在1332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离开伦敦，并在

① 十分之一税针对城镇地区及王室领地，十五分之一税针对乡村。

10月中旬到达约克。在那里有一个好消息迎接他：在一群混杂着全副武装的英格兰人与苏格兰反抗者以及投机分子的集会的见证下，巴利奥尔已在斯康（修道院）加冕为苏格兰国王。此事发生在9月24日。自那以后，巴利奥尔和他的支持者已向南转移，进入了苏格兰低地地区，并在宏大的已部分损毁的边界堡垒罗克斯堡（Roxburgh）安顿下来。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向他投降，他在那里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⁵

爱德华·巴利奥尔亟须英格兰人的帮助以稳固他靠冒险赢来的王国。1332年11月底，他表明了自己为了得到它而准备的让步程度。他发布了两封公开信，用炫丽的辞藻承认了他对英格兰的欠债。这些文件以宣布巴利奥尔在英格兰国王和一些优秀的英格兰人的帮助下，重新夺回自己的王国为开端。他承认苏格兰曾是而且一直是英格兰的一块封地，然后转到他对未来的承诺上。爱德华将会获得一片紧邻边界，每年有2000镑产出的土地。其中包括特威德河畔贝里克（Berwick-on-Tweed），它是任何英格兰军队进入苏格兰低地地区的入口。此外，在他的余生中，巴利奥尔将忠心侍奉爱德华，向他提供200名至少有每年6个月服役期的重装骑兵听任调遣，无论爱德华在何地需要他们，包括加斯科涅“和其他国王可能持有土地或者声称拥有权利以及其他企图以武力阻止他享有它们的地方”。⁶这些引人注目的信件被巴利奥尔的使者们带至约克，因此成为1332年12月4日在那里召开的议会的主要议题。

此事混乱无果。约克地处遥远，而且大部分贵族未能参加。在两次等待未到场者前来的延期后，主要会议进程于12月8日开始。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杰弗里·斯科罗普（Geoffrey Scrope, 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做了一次演讲。斯克

罗普是约克郡一位富有的新贵，一位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的律师，他正在成为爱德华在外国事务上的一名主要顾问。他向那些在半空的席位上就座的议员们解释，1328年的和约可以被忽视。它是由其他利用国王年少无知的人所制定的。因为如此，他继续说到，面对现在的形势似乎有两种方式可以采用。爱德华可以宣称这个王国归他所有；或者他可以支持苏格兰境内众多反对派中的一个，以换取效忠和封建义务。斯克罗普明确表示政府没有执着于爱德华·巴利奥尔的事业。他提醒他的听众们注意，巴利奥尔的父亲曾被爱德华一世没收了王国。至于戴维二世，他在场的代表被告知，爱德华没有义务阻止他的臣民们，他们曾因他以及他的前任的缘故在苏格兰被剥夺了继承权，因此现在开始要夺回他们的财产。贵族院被要求仔细考虑斯克罗普的“两种方式”，然后向国王提交他们的意见。但是爱德华显然已经决定了他愿意听取哪种意见。他希望被告知应将苏格兰并入他的王室。在这方面他失望了。经过一段按中世纪议会标准来看十分漫长的考虑期后，贵族们告诉爱德华，对于如此小规模集会来说，这件事情过于重大而且难解。只有五位神职人员（都是北方人）到场，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也别做，直到延期会议能在1月举行。⁷

128

到延期会议举行的时候，国王的问题已经因巴利奥尔的时运不济而简化。他事业的崩塌就像所获的巨大胜利一样迅速而猛烈。在接近1332年10月底的某一天，新的苏格兰守护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曾与巴利奥尔达成一项休战协定，它在表面上使苏格兰议会得以聚集，并决定谁是合法的国王。这个协定使巴利奥尔放松了警惕。他解散了他的大部分英格兰士兵，并离开安全的罗克斯堡，来到位于索尔威

湾北部海岸的安南（Annan）。道格拉斯于12月17日清晨时分在此地对他发动了袭击。他的大部分同伴被杀死在床上。他自己从围墙的洞里逃出，并半裸着骑上一匹无辔头的马拼命逃亡，直至到达卡莱尔为止。⁸

巴利奥尔的突然被逐在爱德华三世的政策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议会在1月20日举行的延期会议和12月的前次会议一样毫无结果，而且在当月底解散时也没有对君主提出任何建议。显然，即使在一个传统上支持对苏格兰人采取强硬措施的议会中也存在着对国王新增野心的疑虑。但是这些疑虑，不管它们是什么，都未能干扰爱德华的御前会议。无论议会如何说，他们已经决定要在苏格兰发动战争。议会解散前的最后一件公共事务是中书大臣斯特拉特福德的公告：爱德华已经任命了一个由六位御前会议成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苏格兰事务中协助他。据《阶梯编年史》（*Scalacronica*）的作者所说，他们是“雄心勃勃而且好战的人，渴望重振他们曾被削弱的威信”。他们明白国王已经走得太远，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与效忠戴维二世的苏格兰人修复关系的希望。他们同样也监视着法兰西，就像英格兰政策的制定者们在应付苏格兰的同时一贯所做的那样。只要苏格兰仍然独立而且怀有敌意，爱德华在法兰西就束手无策。比起现在，不太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使他们驯服。因此他们下决心通过武力侵入苏格兰。⁹

这个事件显示了爱德华最糟糕的性格侧面：狡猾、冲动而且缺乏总领全局、放眼未来的能力。即使对于目前的这些事件，他也将其看成纯粹的军事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被下属如此孜孜不倦地灌输历史教训的统治者，会认为杜普林荒原之战在政治方面将会像它在军事方面一样具有决定性，或者苏

格兰人将会接受失去大部分低地地区并引入一个新的社会等级，而这个由亲英格兰的地主们组成的阶级出身于早先一代人中的那些被驱逐的入侵者。这些错误的判断并不是由于缺乏咨询所作出，而是因为爱德华选择的顾问。虽然他们既非无足轻重也不是平庸无能之辈，但通常都和他有着一致的看法。

*

无论爱德华三世可能曾经对他面前的这项任务的规模抱有何种幻想，现在都已经消散了。因为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王国的行政首都被移至约克。中书院已经与它庞大的档案文件一起被安置在大教堂的座堂会议厅内。财政署以及民事法院法庭的正常固定办公职员也大约同时到达，并被安排在约克城堡中。城堡北面巨大的方济会修道院变成王室内廷的总部。一大群文书、王室禁卫、高官显贵、供应者以及食客和起诉者都挤进在乌斯河和福斯河之间的封闭三角地，住在可以找到的那种私人住房里。约克暂时变为一座兴旺的城市，它忍受着各种喧嚣纷扰、拥挤堵塞以及蕴含于繁荣中的骚动。在大教堂附近，半完成的教堂正厅的施工暂停了，因为热心的王室官员们征用了马匹、马车以及材料。西敏被整齐地遗弃给修道士们，因此它在一片俗丽下充斥着贫乏。¹⁰

英格兰人对苏格兰的入侵一无所获。但在军事上获得了完全的成功。¹¹ 爱德华将他的部队分成两支，第一支由爱德华·巴利奥尔指挥，于1333年3月从卡莱尔进入西部低地地区。第二支军队置于爱德华亲自指挥下，在4月底从纽卡斯尔向北行军。两支军队的目标都是贝里克，一座守卫着特威德河口北部海岸的坚固的要塞城镇。爱德华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到达了

与城墙相对的特威德河南岸，并发现巴利奥尔的部队已经在北岸扎营。6月底，该镇的大部分都被弩炮和火焰毁坏，而且在攻城者反复的袭击下守军也被削弱。6月28日，该镇的守将同意在两周后投降，除非在那之前他被解救。

起初，苏格兰守护试图通过以苏格兰人破坏性骚扰的传统，发起将英格兰人注意力转向边界南面的进攻行动来解救贝里克。南海岸与贝里克相对的特威德茅斯（Tweedmouth）已被焚毁。王后菲莉帕被包围于15英里之外的班堡城堡（Bamburgh Castle）。面对这些危及他的臣民和妻子的威胁，爱德华展示了他残酷无情的一面，并显示了他为了达到目标的坚定意志，日后这些都成了他的个人特征。他听任苏格兰人在诺森伯兰恣肆。当贝里克在指定日期到来之际拒绝投降时，爱德华开始绞死人质：先从守军指挥官的儿子开始，而且以两人一天的速度继续，“所以他将因他们破坏协定而施以教训”。7月的第三周，道格拉斯被迫采取了自爱德华一世早年以来，每位苏格兰指挥官都学会的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一步。他再次渡过特威德河向英军挑战。这是解救贝里克的唯一希望，但是它也意味着要在一个爱德华选择的战场上作战，而且是在一个对他有利的时间点上。

战场位于哈利顿山，一座位于贝里克西北2英里处，约500英尺高的小山，横跨在苏格兰军队抵达被包围城镇的必经之路上。1333年7月19日，道格拉斯在这里向英军发起进攻。爱德华的战术与那些使巴利奥尔赢得杜普林荒原之战的战术如出一辙。他以下马骑兵位于中央，弓箭手排在比他们略向前突出一点的两翼的方式布置军队。马匹被置于后方。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防御状态，而敌人要穿过一场重创他们的

箭雨才能抵达英格兰人的战线。苏格兰人的确这么做了。这次战斗后，一次对溃逃的苏格兰人的不懈追击最终完成了这场由英格兰弓箭手实施的大屠杀。目睹这场会战的结果后，苏格兰人的随军人员慌忙同马匹一起逃离了战场。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在被杀前逃出了5英里远，其他人则跳入海中。死亡人数很难从编年史作家们夸张的内容中清理出来，但是一定有数千人。他们中包括了守护和五位苏格兰伯爵。被俘的少数人按爱德华的命令被处死，这是一个野蛮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最终行动。英格兰人的伤亡非常轻微。

131

“因此，”一位英格兰人说道，“人们直率地宣称苏格兰战争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那个决心或能够自卫或自治的苏格兰政府已经烟消云散了。然而他们是错的，就像事后所示的那样。”¹²这段文字大约写于这场战役的五年之后。而它的直接后果并没有表明他们是错的。贝里克在次日向围攻者敞开了大门，并连同以它为首的各郡一起，立即被英格兰王室兼并。巴利奥尔在珀斯建立了他的都城，从那里他在理论上统治整个苏格兰，而实际则是它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法夫和绝大部分说英语的低地地区。年轻的戴维二世和他的王后逃到位于克莱德地区的邓巴顿城堡（Dumbarton Castle）。当潮汐的波浪掠过他们时，他们紧紧地依偎在城堡中。在其他地方，只有不到半打的城堡支撑着戴维的事业。¹³

现在轮到巴利奥尔履行他在前一年立下的宏伟的华丽诺言了。而其中已产生了些拖延和变卦的迹象。巴利奥尔明白这些让步将会在苏格兰人中丧失很多声望。他的处境和爱德华一样困难，都沉迷于战场裁决，没有认清形势。尽管如此，1334年2月，巴利奥尔召集苏格兰议会到爱丁堡外的圣十字修道院

(Holyrood Abbey) 开会，以批准他同英格兰国王制定的协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不合规定的集会，有相当一部分主教出席了会议，但是除了巴利奥尔在“被剥夺继承权者”中的一些长期朋友，以及在苏格兰持有土地的英格兰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世俗权贵参加。爱德华三世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以取得苏格兰人的些许好感。他同意不受理来自苏格兰的上诉，并且不会要求巴利奥尔出席英格兰议会。但是在主要问题上他没有妥协。巴利奥尔于1334年6月在纽卡斯尔觐见爱德华三世，并把苏格兰绝大部分说英语的低地地区割让给他，位于南部的八个郡以及东部从福斯湾的林利斯戈（Linlithgow）到索尔威湾的威格敦（Wigtown）的长条地带。6月19日，在纽卡斯尔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中，他向爱德华三世行效忠礼，这次是在公共场合，为了他的王国剩下的部分而做。¹⁴

哈利顿山之战在爱德华三世作为一位战士和一位统治者的发展过程中标下了一个关键点。这是他第一次尝到胜利的味道，是他在对付更加强大的敌人时拥有的适度自信的一个来源，也许是过于自信。在战役开始前，爱德华从他的朋友们那里听取建议，而且在结束后也显然慷慨大方地对待他们。威廉·蒙塔古，曾经是他们中最亲密的一个，得到了曼岛（Isle of Man）以及一座王室恩赐的在特威德河谷的庄园。在较低的等级中，战斗中大显身手的战士和商人，以及维持着军队供给与薪酬的行政人员，看到他们的服务以被赐予金钱、土地或特权的方式受到认可。¹⁵他正做着那些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的人们期待一个国王所做的事情。而在这个世界里，慷慨施舍远比善于经营更值得令人尊重。爱德华那种按照人们期许来行事的能力，也许对一个有着传统气质、不会愤世嫉俗或者迎合迁就的

人来说易如反掌。这是他成功驾驭公众舆论的关键。1333年1月的议会没有支持一位未经考验的国王的野心勃勃的军事冒险，它已几乎确定无疑地显示，那些甚至存在于讨厌苏格兰人的人群中的普遍忧虑。

当爱德华首次发动战争时
我的内心非常担忧英格兰

这些词句是蹩脚的爱国诗人劳伦斯·迈诺特（Lawrence Minot）在对哈利顿山之战大屠杀庆祝喝彩时所写。王室宣传机构努力使欢庆活动扩散到远远超出北方诸郡的地方。在伦敦，市民和教士们带着他们从圣保罗大教堂取出的圣物从阿尔德盖特（Aldgate）列队游行至三一教堂，然后返回。不用怀疑这些游行示威的自发性，它们预示着更加斗志昂扬的英格兰。¹⁶

*

在法兰西，苏格兰的问题被给予持续关注，但是并没有被全面了解。这也许是必然要考虑到的关于这些事件传播的速度以及法国政府缺乏信息来源的问题。腓力六世的兴趣一度在更加遥远的地方，而且比苏格兰更扣人心弦。1329年以来，也许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腓力就渴望领导一次大规模十字军反对异教徒。最初，他的兴趣集中在西班牙，在那里，那些伊斯兰教王国被进一步赶至他们南部的核心地带。但是在1331年，腓力下定决心要对中东地区发动一场旨在解放圣地的远征，这还是自路易九世那次不幸的十字军完结后的首次，那场战役因他在1270年去世而终结。1332年10月2日，法兰西国王宣布

了他的关于召开一次在圣礼拜堂举行的显要人物集会的意向，整整一年后，他正式在位于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之外珀勒克莱地区（Pré-aux-Clercs）的一个隆重仪式上加入了十字军。考虑到国王在法兰西中政治地位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勇敢也鲁莽的决定。然而，那里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没有人告诉腓力他的热忱更应用到王国的需求上，正如叙热（Suger）曾在12世纪对路易七世以及茹安维尔在13世纪对路易九世所说的那样。十字军仍然是一项占据显著地位的法国事务。就像一位12世纪的编年史作家所说，“上帝功绩，法人彰显（Gesta Dei per Francos）”。阿克（Acre）是基督教在地中海东面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前哨据点，已经在1291年陷落，而现在十字军王国唯一的剩余就是罗德岛和塞浦路斯，前者隶属法兰西人占据优势地位的医院骑士团，后者被法国的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统治。法国的贵族总是把目光漂移到他们自己边界以外的地方，寻求冒险、财富与救赎。对他们来说，十字军的目标有着在其他阶层和其他国家眼中所缺乏的一种现实性。无疑它对腓力六世来说已足够真实，他在1331~1336年的五年里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它的准备工作中。间谍被派到黎凡特的城市中对它们的城墙和城门进行调查。王后的医生写了一部关于攻城器械以及其他可能要用到的武器装备的专著。其他可替代路线也在御前会议上被仔细考虑过。海路运输一支大军和补给的协议已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完毕。在法兰西的各地中海港口中，为聚集一支由桨帆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的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指挥官们已被任命，而且日期也被最后确定下来：1336年8月。¹⁷

苏格兰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使人分心之事。巴利奥尔在杜普

林荒原获胜的消息大约应该在 1332 年 10 月传抵巴黎。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兰西国王正在将他的计划描述给聚集在圣礼拜堂中的主教和战士们。腓力的顾问当中似乎无人意识到这场会战的重要意义。很可能他们不知道英格兰人对它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们中包括一些爱德华三世的亲密伙伴。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态的发展不久就会令他们大开眼界。1333 年 1 月，英格兰议会曾在约克举行了两次会议，会议上爱德华对他的野心或者说他打算实现它们的手段毫不掩饰。

这些消息使腓力六世的政府陷入了困境。《科尔贝伊条约》把这种情况下必须履行的义务强加给法兰西。这些情况曾被粗略地定义，但没有粗略到它们可以被忽视的地步。在另一方面，引起爱德华三世的敌意是很危险的，而且对于一位法国国王来说，与他的军队之花起航前往地中海东部，留下一个怀有敌意的英格兰在身后是无法想象的。腓力甚至希望爱德华三世能够加入他的远征。因此，他以委婉平和的方式回应，正如他的中书院知道应如何做的那样。一封内容现已亡佚的信件被送至爱德华三世手中，不过它似乎看起来连同后续信件一起组成了温和的抱怨，并要求得到有关正在发生事件的信息。另一封带有强硬措辞的信件于 1333 年 3 月发出，大约同时，巴利奥尔的军队正离开卡莱尔。¹⁸

134

爱德华严肃对待这个意味着法兰西介入苏格兰事务的威胁，并用一些技巧迁就着腓力六世。在此期间，一些常规使臣访问了法兰西，但是无人被准许讨论苏格兰事务。英格兰中书院积极地保持与法国宫廷的通信联系，详尽地处理所有其他的事务。这种遗漏完全是故意为之。“我们已经收到了法兰西国王的信件，” 围攻贝里克期间，爱德华在给斯特拉特福德的信

中写道，“但是在我们以及御前会议的那些左右我们的人看来，给予任何有关苏格兰的答复是不可取的。”英格兰人转而又用一长串关于扣押一些小麦制品以及阿基坦问题的抱怨来答复法兰西国王的信件。法国在英格兰的外交人员被英格兰人用拖延供应护卫的简单手段，使他们与战争地区隔离开一段距离。而当他们终于抵达爱德华在贝里克的营地时，他们被限制在那里，直到一切都已结束。腓力唯一从爱德华那里正式收到的消息是，苏格兰人已经破坏了1328年的和约，发动了对英格兰北部的突袭，意图毁灭爱德华的臣民和他们的财产。这是一份爱德华在英格兰的战争宣传的复制品，它于1333年5月7日被寄至法兰西宫廷。除了一个隐秘地涉及了某些被提出的“纠正办法”之外，这封信没有包含任何爱德华的计划。¹⁹

在信函传达巴黎时，腓力的御前会议已经意识到他正在围攻贝里克，而且已经转而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一支由10艘船组成的船队装配了为守城者准备的武器和食品，随后被派往贝里克。这支舰队从迪耶普（Dieppe）出发，但是遇上了猛烈的北风，因此不得不在佛兰德港口斯卢伊斯避难。在那里，它的货物遭到贱卖与偷窃。英格兰人也许从未听说过这支舰队。²⁰

围攻贝里克的最后阶段被一小群来自英格兰营地的法国人目睹。他们是一个前来讨论英格兰国王参加十字军事的使团的成员，曾在英格兰发动战役前离开法兰西，而且在他们到达时，他们的指令已严重过时。他们的领导者是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厄镇伯爵布列讷的拉乌尔（Raoul de Brienne, Count of Eu and Constable of France）。他在英格兰宫廷以受人欢迎者的身份而闻名，且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拥有庞大的产业，而且是腓力

六世身边极少数较为深刻地了解英格兰事务的法国人。但是尽管在选择负责人时比较明智，这个使团却一事无成：除了发现那次胜利使得爱德华三世在与法兰西打交道时变得更加难以对付。爱德华提醒使节们，当他于1329年在亚眠行效忠礼的时候，腓力曾允诺他应当享有在法兰西的一切权利。在爱德华看来，这些权利比任何腓力到目前为止曾承认的权利都要广泛。除了对这次条约和涉及阿基坦的协议做一次彻底的重估之外，英格兰人不会做任何事情。“你应该告诉你的主人，”根据传闻，爱德华这样说道，“当他信守了他的诺言时，我甚至将比他更乐意参加十字军。”这个答复被带回给法兰西国王，与它同时到达的还有他的苏格兰盟友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消息。²¹

它背后的策略，即用爱德华参加十字军的条件来换取阿基坦问题的实质性让步，仍然是1333 ~ 1336年英格兰政策的基石。如果它曾在紧随哈利顿山之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大力推行，就很有可能成功，因为腓力六世无疑被这个主意所吸引。但事实上，在这场会战之后的几个月中，英格兰外交莫名其妙地停滞不前。在这段时间内，爱德华的敌人们积极地散播着关于对这场胜利的定局和爱德华·巴利奥尔政府持久性的怀疑。一股由苏格兰著名的贵族流亡者组成的涓涓细流流向了法兰西宫廷，其中包括十来岁的马里伯爵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 Earl of Moray），他曾经在战斗中指挥苏格兰军队的一支分队。和一部分强硬的苏格兰主教一样，他们试图使腓力相信对苏格兰事务进行干预是他的责任。腓力犹豫不决，而且起初什么也没做。但是他确实同意，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意义，向十来岁的苏格兰国王提供在法兰西的避难所。戴维二世在偏远的邓巴顿海岸的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他被爱德

华·巴利奥尔抓获将会使任何光复苏格兰的期望遭受一次严重打击。因此在1334年初，腓力六世付给马里伯爵1000马克去准备并武装一艘船，以将这个苏格兰小朝廷安全带回法兰西。1334年5月，他们在诺曼底登陆。²²

此事迫使法兰西国王作出一个他几乎逃避了一年的决定。他们到来时恰逢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因为最近刚刚有一个爱德华三世寄予厚望的使团到达法兰西。它是爱德华曾派到腓力宫中的最为尊贵的使团，由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威廉·蒙塔古、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以及首席法官斯克罗普组成。所有人都受到国王的私人信任（他们中的两人曾参加过爱德华在1330年的政变）。他们收到的指示是，商议一个关于阿基坦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将爱德华三世的父亲在圣萨尔多战争前曾持有的领土归还给他作为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爱德华已经授权他们可以作出他参加十字军的承诺。大使们在桑利斯（Senlis）受到腓力六世和法国宫廷的接见。这是一个位于法兰西岛的被围墙环绕的小城。它就在巴黎北面，城堡被用作王室狩猎聚会的驻地。法国方面的文献或多或少同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按照他们可能准确的记述，来到这里的英格兰人受到了腓力廷臣们的冷漠接待。然而腓力自己很希望（或者被他的顾问们说服）谈判获得成功。一个由三名御前会议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被委托去与他们交涉：厄镇伯爵、鲁昂大主教皮埃尔·罗歇以及元帅特里的马蒂厄（Matthieu de Trie）。所有这些都曾担任过与英格兰打交道的职位，而且也许一些人还对它抱有同情。他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签订了一个原则上已经同意的协议。这个协议还附带一些条件，它们的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一定包括对爱德华三世

作出的重大让步。英格兰人正式向法国御前会议成员们告别，并回到他们位于城镇的住处。

腓力很可能在此时得知苏格兰宫廷抵达了诺曼底；不然的话，肯定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明白，现在与英格兰签订一个让苏格兰人自生自灭的和约将非常失策而且尴尬。当那些传讯者（criers）在街头拐角处宣布条约时，英格兰代表被从他们的住处召回。当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他们被告知必须明白的是，苏格兰人和他们被迫流亡的国王将包含在条约中。英格兰人惊呆了。苏格兰之前从未被谈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指令。就他们的主人而言，唯一的苏格兰国王是爱德华·巴利奥尔。的确，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即巴利奥尔大约就在那时在纽卡斯尔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为使他的王国从属于英格兰而做着最后的安排，并永久割让了它的一大片领土。大使们在桑利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看到他们的抗议毫无效果后，他们两手空空地返回英格兰。腓力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直到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是同一个人之前，两个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存在友谊”，最后的这句俏皮话使英格兰产生了一种比也许是故意为之更为严重的印象。²³与此同时，腓力欢迎戴维二世和他的王后，并把他们安置在盖亚尔堡（Château-Gaillard）^①里，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位英格兰国王为了保卫另一个位于法国境内的公国，使其免受卡佩王朝的侵占，建造了这座位于塞纳河畔的大堡垒。他们将要在这里度过七年，其间依靠他们在苏格兰的支持者的不稳定汇款以及腓力的财政援助支撑生活，并从他们周围一个由苏格兰神职人员和

① 狮心王理查始建的重要城堡，控扼塞纳河，为历代法兰西国王常驻之地。

官员组成的小朝廷中汲取尊严。²⁴

这一事件体现了“庄重的使团”的所有典型缺陷：大使们的消息闭塞，指令跟不上事件的发展，失败广为人知而且非常难堪。斯特拉特福德使团的历史以及它结束时的笨拙方式，变成了孕育国家间误解和怨恨的温床。回国后，大主教在一次伦敦的显贵集会上作了关于它的生动描述，而腓力六世的临别话语被引申成法兰西决不妥协的错误观点。英格兰的大众舆论相信腓力曾经说过，“直到法兰西的国王坐在英格兰，对三个国家英格兰、法兰西、苏格兰作出裁决之前，这里将不会有完美的基督教和平”。法国人从他们那边来看，相信爱德华已经作出了他将“不会罢休，直到使苏格兰匍匐在他脚下为止”的回应。即使没有爱国主义的夸大其词，后果也足够严重。到目前为止，腓力六世从未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将爱德华在阿基坦丢失的领土归还给他。现在他实际上拒绝是因为他加上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使爱德华如果不毁灭巴利奥尔，并交出他在苏格兰低地地区的所得就无法与他商谈。即使爱德华自己倾向于承认腓力要求的条件，它也不会被英格兰的男爵阶层所容许。几个月后，一位法国大使在教皇宫廷中试图向教皇解释，腓力不可能不失体面地逃避他的前任通过《科尔贝伊条约》承担起的义务。教皇用冷硬而睿智的话语答复，法兰西是富庶的，他说，而她的财富令人垂涎。爱德华三世是否会冒险学腓力的样子，在她境内境外的许多不满者中寻找盟友呢？²⁵

*

法兰西南部，气氛因斯特拉特福德使团的失败以及关于苏格兰问题的争吵而突然改变。根据 1331 年条约指派的英法委

员会，在它与阿让的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广阔郊区相关的艰巨任务中进展缓慢。其议程一度意外的友善。委员们联合向他们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职权范围应该被更改为，允许为那些曾在圣萨尔多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阿基坦居民主持公正，而不只是那些战后的无家可归之人。这个建议对爱德华三世十分有利，就像委员们很快向他指出的那样。虽然它不会使他拥有那些失去的省份，但将使他的臣民们返回并重获他们在那里的地产，为他带来来自于一块他希望迟早从腓力的支配中争取到的领土内的盟友和朋友。在这次不幸的斯特拉特福德使团之前，腓力曾同意任命新的拥有必要权力的委员，而且虽然明显不愿意，他实际在1334年7月初，大约是斯特拉特福德离开两星期后，还是这么做了。无疑他曾被告知还有其他阻碍委员们工作的方法。²⁶

138

新委员们于1334年9月29日在朗贡（Langon）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开会，并立即陷入关于实质与程序方面的争吵中。委员们的任命信是否按照规定的格式拟定？他们的权力是延伸到阿基坦全境或者只是在阿让地区？他们议程的相关顺序应该是什么？其中的一些问题是琐碎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如此。在开始时，法兰西委员们忙于处理与布朗克福（Blanquefort）及韦里讷（Veyrines）等地城堡有关的诉讼。它们原本属于通过继承而对其拥有所属权的阿马尼亚克伯爵。1325年时，伯爵曾被禁止拥有它们。表面上这是由于爱德华二世希望考虑最后一任所有者意愿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因为，主要领地位于公国之外的阿马尼亚克伯爵被认为会产生麻烦并且是法兰西王室的朋友和同盟。法国委员们要求交出这两块地区。它是一个小的纠纷，这类极其典型的纠纷一道构成了英格兰加斯科涅政府的困境。爱德华三世的错误明白无误，而且他的总管建议他做

出让步。但是布朗克福是一个在波尔多北部郊区地带的、最近得到加强的重要堡垒。不可能允许一个潜在的敌人借继承的机会将这种地方置于其控制之下。这件事给委员会的议程造成了混乱。1334年10月，其中的一位法国成员据说正前往巴黎，为没收爱德华三世的蓬蒂厄伯国（county of Ponthieu）的行动作准备，直到他放弃这两个地方为止。据报告，他的同僚们随后收到没收、流放以及死亡的威胁，以此强迫他们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显然，就像爱德华三世写给英格兰委员们的信中所说，他们的法国同僚们“更多地被自己的异想天开而不是司法判决推理”所引导。²⁷

139 1334年11月15日，爱德华给法兰西国王写了一封温和的抗议书。他表示，他与任何人一样，渴望持久的和平，但是渴望和平是不现实的，除非腓力准备考虑他和他的臣民的抱怨。真正需要的是对现行条约和两个国王之间的协定做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以及恢复在阿基坦的联合委员会的更具体的工作。这封信揭示了爱德华和他的顾问们对先前的外交努力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的逐步认识。²⁸腓力的答复没有留存下来，但它可能是和其行动相连的一部分。他没有看到任何让步的必要——他的法律并没有要求让步。委员会的工作挣扎着拖延到来年，然后结束。他们编写了大量的报告，而且为一些有争议的地产准备了临时性的协议，但是从没有下令执行过真正的归还行动。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根据更加短视的1331年条约中的一项条款，任何联合委员会中的僵局都将会以把有争议的案件送交巴黎高等法院的方式来解决。到目前为止，腓力已经努力抑制高等法院听取法国加斯科涅上诉的热情。但是从1335年起，越来越多的加斯科涅的争执将设法提交到那里。²⁹

*

爱德华现在被布鲁斯王朝在苏格兰的一场令人讨厌的复兴事业捆住了手脚，而且人们认为它受到了法兰西的鼓动与资助。这种观点无法证明，但是它似乎是合理的。1334年7月，在西南部位于克莱德河以及索尔威湾之间的地区爆发了一场起义。布鲁斯家族一直在这片地区颇有权势。在这里，讲英语的低地地区融入了盖尔人的海岸和岛屿社会。这场新叛乱的领导者都是在那里拥有强势利益的人，有家族首领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ewart）以及马里伯爵约翰·伦道夫。它的第一次警报是一次由斯图亚特领导的从海上发动的对达农城堡（Dunoon Castle）的突然袭击。它几乎立刻就陷落了。罗塞斯（Rothesay）不久以后也沦陷于比特岛（Isle of Bute）的斯图亚特的佃户们的自发起义。7月，刚刚从法兰西返回邓巴顿的马里伯爵，跨过克莱德河，并唤起了绝大多数西南部剩余地区的反抗。这些事件发生时，斯图亚特只有18岁，马里甚至比他还年轻，“一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年轻人”。两人一起以苏格兰联合执政自居，并开始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政府。³⁰

爱德华三世现在将开始认识到，就像他将再次在法兰西认识到的：赢得领土有多么容易，而守住它有多么困难。中世纪的军队通常只维持一些短期的野外战役，它们由季节和天气决定。政府缺乏长时间维持他们作战的资金和管理性资源。巴利奥尔的朋友，斯特拉斯博吉的戴维（David of Strathbogie）也许以苏格兰的管家自称取乐。在伦弗鲁（Renfrew）享受着罗伯特·斯图亚特佃户们的宴饮，并堂而皇之地接过了其城堡的钥匙。但是在苏格兰那些分散的、放牧的总人口中，他们的效忠

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部落性质，其统治阶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会改变。加洛韦不是在 1332 年经历了一次近四十年的缺位后，还为一位巴利奥尔族人揭竿而起吗？在城镇数量稀少、规模很小而且通常没有城墙保护的地方，保持占有权需要依靠那些驻扎在彼此孤立的堡垒中的驻军。在它们之间，巴利奥尔和爱德华三世现在控制了不少于十几个这类的据点，它们集中于南部接近边界的低地地区，在法夫以及泰河一侧的东海岸平原上。但是它们的驻军只维持着非常弱小的势力，而且只能控制它们目光所及之处的土地。甚至在围墙之内，忠诚也是不能保证的。

当叛乱的消息传到时，巴利奥尔正在斯特灵，于是他立即派人向英格兰求助。但是事件发展之快使英格兰来不及救援。到 8 月中旬，起义已经蔓延到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利奥尔的王国就在他的眼前分崩离析了。他的御前会议因如何分配土地的激烈争执而陷于分裂，而且其中一些已经不再是他能加以分配的了。1334 年 8 月 24 日，他最亲密的同伴们拒绝再参与对抗叛乱者的共同事业，并且分散到他们的城堡中各自为战。一些人在到达那里之前便被抓获；一些人被包围在他们的据点里。那些希望从布鲁斯的朋友们那里得到一些恩惠的人则加入了他们。巴利奥尔自己勉强从一队派来拦截他的突袭队伍的追捕中逃脱，逃至位于英格兰领土中的贝里克。³¹

爱德华三世在 1334 年的夏季正受困于一场严重的财政困难。上一年的哈利顿山战役花费巨大，而且议会的补助金还不能弥补差额。1332 年 9 月的西敏议会曾为爱德华投票通过了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来为一场战役提供资金，而实际发生的这次战役比它预计的规模更加庞大，而且攻势更猛。此

外，这次捐税的收益也令人失望：因暗藏腐败的偏低的评税行为而减少了金额，迟迟不能到账而且因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而被侵吞了部分资金。下一次议会定于 1332 年 12 月以及 1333 年 1 月在约克召开，除了勉强同意一项针对羊毛出口的附加税之外，对爱德华的财政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因此，爱德华变得严重依赖于他的银行家们，在 1332 年的数个月中完全停止了对其他任何债权人的偿还。³² 议会明显缺乏热情的态度看起来阻止了爱德华再从这方面寻求进一步的援助。但幸运的是，当 1334 年 9 月巴利奥尔第二次从苏格兰被驱逐，以及他的英格兰追随者受到虐待的消息传来时，议会实际上正在西敏开会。一项新的补助金立即投票通过，第一笔为期两年。尽管受到天气以及一次严重的农业衰退的破坏性影响，它的收益大约在前次基础上增加了 10%。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困境。曾经对征税要求抵制了至少一年的两个教会省份屈服于来自国王大臣的巨大压力。在议会通过了自己的许可后不久，他们也被诱导如此行事。与此同时，爱德华开始增加其贷款的规模。他与巴尔迪家族达成了一项长期的协议，按此协定这个公司每月预付给他一笔金额，开始是 1000 马克，以转让未来的关税收益作为抵押。当它由一个更加野心勃勃者所替代时，这个以某种形态或形式存在的方案已持续了两年。意大利人已经踏上了一条将他们引向中世纪最为壮丽的商业破产之路，而爱德华已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他为一连串后来被证明是烈度在逐渐减退的战役而准备的战争资金。³³

141

国王在 1334 年 11 月第二次入侵苏格兰。这一次苏格兰人避免应战，这是罗伯特·布鲁斯的老策略，它在随后的几年中将被证明非常有效。爱德华的第一个目标是罗克斯堡，它是特

威德河畔最大的边界堡垒。自从布鲁斯在 1314 年拆毁它后便成为废墟，“以免英格兰人凭借城堡再次卷土重来”。当爱德华国王在等待南方的增援时，他带来的一大群建筑工匠开始重建它。爱德华大约只有 4000 人跟随左右，主要由他的内廷以及贵族的家臣组成。他更大的计划依赖于郡中征募的士兵能够顺利到达。然而，这些计划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显露，因为它们从未被执行。就在英格兰人到达罗克斯堡后不久，大雪开始下起，而寒风呼号着刮过荒原吹到士兵们的脸上。这是多年以来最恶劣的冬季。在英格兰，洪水和暴风也加入到苦难中来，毁坏建筑，拔起树木，杀死牲畜。在冷漠、官僚主义的惯性和冬季联合起来的阻碍下，只有一小股增援到达军营。

142 苏格兰人安全地避开了他们。圣诞节过后，爱德华领导了一次穿过埃特里克森林的武装游行，希望能找到敌人。巴利奥尔领导着一支从卡莱尔拉起来的小分队，在皮布尔斯地区（Peebles）也进行了一次同样毫无成果的追踪行动。在此期间，他们彻底蹂躏了西部低地地区的大片土地，毁坏房屋、牲畜以及存储的谷物，杀死他们在路上发现的人。巴利奥尔在加洛韦的祖地则被放过，但是没有做其他区别朋友和敌人的尝试。他们在 1335 年 2 月初回到了英格兰。爱德华几乎肯定已用完了他的钱财。³⁴

腓力六世几乎与英格兰国王同时得知巴利奥尔被驱逐出苏格兰的消息，因为最新设立的苏格兰守护的第一批行动中有一项就是派人向他紧急求援。1334 年 11 月下旬，腓力通知了爱德华三世关于将派出大使赴英讨论苏格兰事务的打算。他原本想派遣安德烈亚·吉尼，他关于英格兰问题的经验使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但是当使团在 1335 年 1 月来到英格兰时，人们

发现领导者是阿夫朗什主教（Bishop of Avranches），一位德高望重但是缺乏经验的诺曼底人，他的声望主要是因为他是一本著名的百科全书索引的作者。当爱德华三世在 1335 年 2 月 18 日怀着因一场失败的战役而产生的恶劣情绪返回时，他正和同僚们一起在纽卡斯尔等待。主教带来的意旨直截了当而且令人讨厌。根据由英格兰文书制作的摘要记载，他希望了解“为什么英格兰国王的顾问们要说服他帮助爱德华·巴利奥尔，一个在苏格兰毫无权利的人，来反对因罗伯特·布鲁斯的征服以及与爱德华三世亲自签订的条约而实际拥有这个王国的戴维，而且事实上也是反对戴维的妻子，他的亲妹妹”。爱德华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用咒骂的语气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会考虑他的答复，并且通过以后派出的大使转交给法兰西宫廷。跟随他的中书院文书的确起草了一份相当无诚意的答复，但是它看来并没有用上。爱德华不愿意使他与腓力六世间的争执走到摊牌的地步。³⁵

法国大使们要求允许他们作为调解人来议定一个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休战协定。爱德华十分乐意让他们去尝试。看到现在北方诸郡中几乎没有英格兰军队，而且国库中几乎没有组建另一支军队的资金，爱德华需要时间来准备，并为他下一轮比前次更为彻底的对苏格兰的攻击筹措资金。法国使团中的三名较低级别的成员因此被允许进入苏格兰，与苏格兰领导人在珀斯谈判。与此同时，他们的主要领导者退至好战气氛不那么浓烈的诺丁汉郡的葛德林（Gedling）等待事件发展。这些交易的结果是一项从复活节持续到 1335 年仲夏，帮助爱德华那承受着强大压力的政府渡过难关的和约。其表面目的是使法国大使们能缔结一个在爱德华与戴维二世的苏格兰支持者间

的最终和解协议。法国人几乎必然是认真地对待此事。³⁶

他们对苏格兰状况的了解甚至比对爱德华三世的个性与野心了解的还要少。这两位年轻守护此刻已经发生了争执，而且各自在身边聚集起了由满怀嫉妒与怨恨的苏格兰贵族组成的相互竞争的派系。其中还掺和着古老的个人恩怨，以及对于一个复兴的苏格兰政府管理形式的分歧，而政府因此在他们周围土崩瓦解。每位苏格兰守护都攫取了任何他能够抢到的王室收入。³⁷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英格兰方面有意，也不可能进行任何认真的谈判。然而他们并无诚意。爱德华不打算同他的敌人维持一段持久的和平。几乎在爱德华从罗克斯堡返回的同时，一项关于对苏格兰的夏季远征的安排工作就已着手进行。1335年3月6日，37个郡的征募官员被告知：一旦命令下达，就要准备好满足国王对军队的需要。再次侵犯苏格兰的最后决定，似乎是在一场于1335年3月26日在诺丁汉召开的由贵族以及教会权贵们出席的御前会议上作出的。第二天，要求所有分遣部队全副武装于1335年6月11日在纽卡斯尔集合的令状被签发。在整个休战协定期限内，这些准备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集合的日期被延期以便与协定的终止日期一致。³⁸苏格兰人已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为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制订着自己的计划。宗教社团从爱德华三世那里获得了免于遭受即将到来的毁灭的证明书。对于其他人来说，决定更加艰难。4月，苏格兰的首脑们在法夫的代尔西（Dairsie）开会，虽然因尖锐的私人矛盾而分裂，但他们似乎同意遵循传统的避免会战的布鲁斯策略。他们决定将低地地区村镇的居民以及尽可能多的财产和牲畜撤离到群山中的安全之地。³⁹当英格兰议会于1335年5月27日在约克开会时，爱德华宣布了他夏季的

侵略计划，而贵族院和平民院批准了它们。当集会解散后，两位法国大使的助手离开约克，前往法兰西向他们的政府报告此事。这肯定是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报告。休战协定还有一个月才到期，但现在很明显，他们被欺骗了。⁴⁰

天气的好转以及爱德华发给征募官员信中所带有的威胁口吻发挥了它们的作用。133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亦即三周之后，他已拥有超过13000名士兵，这是他能为罗克斯堡战役召集兵员总数的三倍，是曾跟随爱德华进入苏格兰的规模最大的军队。他的计划是，对位于苏格兰国家事业的中心地带，这个国家的西南部，展开三面攻击。由国王领导的部分军队将从卡莱尔向北进军，与此同时剩下的部分由巴利奥尔指挥，从贝里克向西前进。这两支部队将在克莱德会合。与此同时，第三支军队，一支经由海路的部队将在爱尔兰集结，并在克莱德河口登陆。后面这个计划是爱德华·巴利奥尔的一个建议，这是一个聪明的战略构想，但它要依赖于一个准确的时机，考虑到落后的通讯手段以及缓慢的征募和供应条件，这个时机很难达到。1335年7月下半，爱德华几乎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穿过苏格兰的西南部，毁灭了他们沿途遇到的一切，并驱使数千难民逃往山中以及边界。巴利奥尔的部队从东部推进，几乎未遇反抗。接近7月底，爱德华和巴利奥尔在格拉斯哥会师，而且鉴于在西南部的白费力气，他们转而向北寻找敌人，爱德华自己住进珀斯，而他的军队则在抢劫和毁坏周遭地区。⁴¹

144

*

在腓力六世的宫廷中，人们怀着不断增长的怒气等待着英格兰人曾向阿夫朗什主教保证的将在2月递交的答复。在此期

间，法国的对外政策学到了之前明显缺乏的一种连贯性以及方向感。这两种趋势都与一个人有关，努瓦耶的米莱（Mile de Noyers），他是一位来自勃艮第北部的贵族，于1335年初在法国御前会议中获得了一个支配地位。努瓦耶的米莱是一个意志坚定而且比较傲慢的人，他对外交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法国利益所在有着一种清晰、毫不妥协的观点。他在这方面对腓力六世的价值，犹如其他领域的来自对自己建议的充满自信的肯定，同时也来自他关于政府机构的丰富经验。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1335年时他已65岁），他曾几乎不间断的身居要职，为王室服务。“没有人会怀疑，王室可以拿走它需要的任何领土来保护公共利益以及这个王国的安全。”这种观点本身，以及它的公开宣告，必定使许多同代人想起诺加雷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Nogaret），美男子腓力的权臣。努瓦耶的米莱有一些（虽然不算很多）关于英格兰问题的外交细节上的经验。他曾参加过1330和1331年的部分谈判，而且曾有一次被爱德华三世称作他的“亲爱的朋友”。但一个有着他那种天性的人不大可能对作为阿基坦公爵的爱德华怀有太多同情，他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更大的政治目的对他主人的权利作退让。⁴²

其他更加个人性的因素也对法兰西这种氛围的变化有所贡献。国王正在经历他的一种周期性的、自我怀疑的破坏性心态，一种上帝因为过去的错误政策而正在对他施加惩罚的意识。这种时刻，就像在腓力的生涯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关于他家人的健康问题。自从他继位以来，腓力已经失去了6个儿子，他们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在出生后数天内夭折。延续其世系的重任落到了他唯一幸存的儿子诺曼底公爵让（John, Duke of Normandy）身上。他是一个正值16岁的多病的男孩。他的

成长受到父亲近乎偏执的关注和照顾。1335年6月中旬，让突然身患重病。法兰西各地都组织了许多为了使这个男孩恢复健康的游行以及公众祈祷。教士从巴黎带着他们的圣物，光着脚步行了20英里来到塔韦尼村（village of Taverny），他正在那里卧床养病。直到下个月让才开始恢复，因此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腓力领导其政府的行为受到他对神圣慈悲的感激，以及他对旧病复发的恐惧之心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紧张而阴郁的气氛中必须对苏格兰相关事务作出决定。这不是一个对成本与收益做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的时机，也不是对法兰西对苏格兰人负有的条约义务作诡辩的解释之际。⁴³

1335年7月初，正当英格兰军队在纽卡斯尔和卡莱尔集结时，法兰西御前会议决定派出一支包含1000名重装骑兵在内的6000人部队，他们由海路抵达苏格兰。腓力并不掩饰他的计划。教皇也得知了有关他们的消息。巴黎高等法院则于7月22日被告知。31日，鲁昂大主教皮埃尔·罗歇在一次位于巴黎王家宫殿庭院面对一大群行政人员的官方布道演讲中，宣布了这个决定。大主教向他的听众们提到了1295和1326年法兰西国王曾与苏格兰人签订的那些条约，以及爱德华三世剥夺他的亲妹夫继承权的可耻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腓力，虽然他个人一无所获，打算将戴维的王冠还给他。敌人同样也被告知。苏格兰人，腓力在给爱德华三世的信中写道，曾“频繁地、持续地、坚持地”寻求他的帮助。因而这些要求被置于他的荣誉之上，腓力不得不答应满足他们的愿望。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公开决裂无疑会导致十字军计划的取消，因此怀着避免这场不幸的希望，他请求英格兰政府在与苏格兰的戴维的

7月7日，同一天诺曼底的让被宣布脱离了危险。它在1335年8月20日被带给爱德华三世，那时他正在珀斯。法国信使肯定已穿越了长达150英里的被爱德华军队蹂躏过的乡间。这封信很快便有了回复。苏格兰问题将不会危及十字军出征，爱德华写到，因为他很快就将有效地在那个国家中实现永久和平。此外，既然爱德华是腓力的表弟和他的封臣，腓力看起来将站在苏格兰人而不是英格兰人一边，也许才是令人惊讶的。这项仲裁的建议十分令人不快，因为爱德华在苏格兰是在同自己的臣民和封臣交涉。这是一次与先前可能起草的内容相一致的断然拒绝。⁴⁴

腓力已经开始将武器和粮食提供给苏格兰人。英格兰最迟已于2月初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一艘大型外国船只被人目击在邓巴顿城堡卸下酒和盔甲类的货物。这种运输很难持续。随着英格兰驻军在苏格兰东部控制着重要的沿海城镇，与此同时苏格兰守护的力量集中在西部，法国的补给不得不穿过从佛兰德的港口到克莱德的800英里远的路程。这趟旅途中的大部分航行都是从一个海岬到另一个海岬，而且还要受到英格兰南部以及西部港口的挑战。1335年2月，在布里斯托尔、法尔茅斯（Fal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以及南安普敦的船只被征发用于搜索。但是这些补给船安全通过了这一区域，因而必定对提升苏格兰人的士气作出了很大贡献。⁴⁵

在更远的南方进行牵制的做法可以给予更加有效的帮助，对爱德华已经捉襟见肘的资源的额外需求，也许将迫使他对苏格兰人松手。1335年春，法兰西和苏格兰的私掠船被允许使用法国的海峡港口（Channel ports），这是一个对于英格兰南部海岸而言，弱小、没有城墙，尤其几乎没有防御的城镇，以

及没有他们船只的严重威胁。1335年4月20日，一艘英格兰船只，“南安普敦的小莱彻沃德号”在塞纳河河口遭到一个名叫圣阿加莎的约翰（John of St Agatha）的苏格兰私掠船船长，以及一伙混杂着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船员们的袭击。他们杀死了船长以及一些船员，在翁弗勒尔（Honfleur）卸下货物，然后将它凿沉。人们并非不知道诺曼底港口的水手们通过袭击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船只来报复他们的私人宿怨。但是这种骚乱的继续发生暗示了官方对它的默许，如果不是支持的话。根据英格兰所有人的要求，鲁昂和马槽乡（Pays de Caux）的执法官扣押了被劫掠的货物。但是圣阿加莎的约翰以一次合法战争行为为由为他的行为辩护。执法官们接受了辩护，并将货物退
147
还给他。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腓力六世的认可。约翰因此能够继续他的劫掠事业，直到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为止，那时他在佛兰德的斯卢伊斯港中与一些纽卡斯尔人发生了争执，并在冲突中被杀。但从来都不缺乏能接替他位置的人。⁴⁶

1335年7月中旬，正当爱德华即将进入苏格兰之际，他收到了一份关于苏格兰和其他外国人员组成的劫掠队伍正在诺曼底和佛兰德的港口集结的报告。王室官员们正在从斯卢伊斯到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的法国海峡港口中征用战舰以及运输船。这个情报几乎可以肯定是由1335年6月初派到加来（Calais）的间谍们提供的。即使考虑到间谍们也许有凭此争取报酬的因素，法兰西显然也已有了单凭那些苏格兰人单独的努力，无论在资金及组织方面都难以负担的舰船准备工作。流行的被地理和普遍常识支持的观点是，将会有一次在英格兰南部的登陆尝试。它就在眼前，而且远离爱德华的军队。遍及英格兰南部和威尔士的城堡都被命令做检查及修复，特别

是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以及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上的那部分，它们是最容易遭到从法国海岸发动的破门劫掠的目标。在山顶准备好了灯塔以便对沿海的城镇和乡村发出警告。虽然已经为苏格兰事务开展了大规模的动员，为了这个王国面对新威胁的保卫工作而发起的新一轮征募几乎耗尽了潜力。1335年8月，一项国防方案被提出：这个国家被划成三个部分，特伦特河以北地区（包括林肯郡），特伦特河以南地区，以及威尔士和边境地区。每个防御地区聚集起本地的贵族召开集会，进而计划对法兰西入侵的反击措施。每个地区都指派了负责征用船只的特别指挥官，而且组织起了监视海面的海岸看守。⁴⁷

148 尽管采取了这些手段，8月时大约8艘船只渗入了索伦特海峡。其中3艘使士兵成功登岸，他们烧毁了一些沿岸村庄。至少2艘船被南安普敦人截获，因此那些陷入困境的登陆部队不是被杀就是遭俘。⁴⁸这并非一场大战，但是它比定期到访的估税员以及征募官的所作所为更进一步地使英格兰南部公社加重了对战争的怨恨。爱德华充分利用他的机会进行政治宣传。“因为通过迎合比通过威胁更容易赢得人心，”爱德华在给威尔士主教们的信中写道，“我们希望我们的臣民们应该能体会到我们施予他们的恩惠和慈爱，因此他们的内心将充满对我们的忠心以及保卫王国的热忱。”在来自北方的、令人喘不过气而且一再重复的指示中，他的臣民们被告知了那些站在苏格兰人身后的外国盟友。在某些地方，人们相信腓力有超过700艘准备袭击英格兰的船只。⁴⁹

*

爱德华仍然在珀斯驻足不前，等待着从未发生的事件。苏

格兰人保持着沉默，这是一种组织混乱和政策的混合体。1334年起义之后自行组建的政府最终不复存在。1335年8月初，马里伯爵，尽管非常年轻，却是苏格兰领导者中头脑最清醒的，在边界附近的一场与英格兰驻军的小规模冲突中被俘。⁵⁰这个事件使得阿瑟尔伯爵斯特拉斯博吉的戴维（David of Strathbogie, Earl of Atholl）成为苏格兰事业的实际领导者，他是一个野心勃勃而且肆无忌惮的骑墙者，曾跟随巴利奥尔参加了杜普林荒原以及哈利顿山之战，然后在后者吉星不复时又将他抛弃；还有勇猛无畏但不够成熟的罗伯特·斯图亚特。斯特拉斯博吉正如他模棱两可的过去一样，带领跟在他身后的20多个苏格兰贵族在珀斯向爱德华三世投降。罗伯特·斯图亚特于较晚时候在爱丁堡投降。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在政治上的显著成功，但它是苏格兰人争斗不休的结果，并不是爱德华军队的功劳。⁵¹

爱德华期盼已久的爱尔兰部队在1335年8月的最后一周离开了都柏林，相比原计划它们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其目标几乎肯定是占领邓巴顿城堡。但是这些爱尔兰人从没到达城下。事实上，他们在比特岛登陆，而且将许多时间花在试图攻取罗塞斯上。9月中旬，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北方严冬的威胁下，他们返回家中。苏格兰东部的主力军已经在返回南方的路上了，他们将得到薪水并被解散。公众舆论对这次战役不以为然。这无疑是对爱德华曾告诉法兰西国王他为了和平事业所经历的“大量的工作以及艰辛”的一种糟糕的回报。⁵²

1335年9月底，幸存的苏格兰抵抗首领聚集在仍然是布鲁斯王朝最牢固据点的邓巴顿，并选择安德鲁·默里爵士（Sir Andrew Murray）作为苏格兰守护。这位令人敬畏的勇士，

149 罗伯特·布鲁斯的妹夫，是少数几名甚至没有向爱德华·巴利奥尔短暂屈服过的苏格兰权贵。他将被证明是第一位在冷酷无情和个人魄力方面可以和爱德华比肩的苏格兰领袖。与默里关系密切的是天才的游击战领导人威廉·道格拉斯爵士（Sir William Douglas），未来的“利兹代尔的骑士（Knight of Liddesdale）”，一个意志坚强，怀有不可消除的敌意，从未觉得能与那些诸如斯特拉斯博吉的戴维这类断断续续、自私自利地支持苏格兰事业者融洽相处的人。这两个人有个有趣的共同点，他们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都被俘虏过，并在英格兰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道格拉斯曾带着镣铐在卡莱尔城堡里被关了一年。爱德华曾允许他们在1334年用金钱赎身。之后他学会了对待俘虏时应更加谨慎，不再受骑士阶层的惯例影响。⁵³

苏格兰的新领导班子继承了一份极其糟糕的遗产：一个没有国王，部分地区被占领，而且最富裕的地区惨遭蹂躏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几乎立即重建了苏格兰事业，并且自从战争开始后就为它赢得了第一场重大胜利。

默里开始分化他的敌人。在10月中旬他与爱德华三世取得联系，并建议休战，以便能开始谈判。一项直到11月12日的休战协定被如愿以偿地准许了，而且它不断被延长直到圣诞节。在1335年11月的第一周，双方在离爱丁堡不远的巴斯盖特（Bathgate）举行了谈判。⁵⁴

爱德华·巴利奥尔没有参与这些谈判，而且他的支持者们也不受这份休战协定保护。在开始谈判后不久，斯特拉斯博吉的戴维，巴利奥尔在苏格兰的少数同盟者之一，在珀斯以及阿伯丁之间的沿海低地地区开始了一场伴随着杀戮、毁灭以及驱逐的无情作战。他说，这个计划意欲迫使苏格兰人屈服。这些

消息被带给正在巴斯盖特的默里。他得知斯特拉斯博吉包围了他在唐河河谷 (Don valley) 中基尔德拉米 (Kildrummy) 的城堡。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布鲁斯夫人 (Lady Christian Bruce) 正在那里作“像男人一样坚定的抵抗”。默里退出了位于巴斯盖特的谈判，并向北行进。他的部队人数少得可怜，他自己以及那些朋友的家臣们，包括道格拉斯在内大概最多只有 800 人。斯特拉斯博吉得到了警报，据推测可能来自英格兰人。他停止了对基尔德拉米的围城，带着自己的人向南行进，迎接正在接近他的队伍。1335 年的圣安德鲁节 (St Andrew's Day)，默里和道格拉斯在库宾森林 (forest of Culblean) 的迪河 (River Dee) 河畔对他们发动袭击并将其击溃。斯特拉斯博吉的部队逃入森林。他自己依靠一棵栎树困兽犹斗直至被人杀死，一种变幻莫测而且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告结束。是年他 26 岁。⁵⁵

这是对英格兰利益的一次重大逆转。除了难以形容的损失和在重要时刻对苏格兰人士气的鼓舞之外，默里的胜利使得巴利奥尔实际上在泰河以北已一无所有。此外，紧随它而来的还有对巴利奥尔在那里拥有权力的其他飞地的攻击。斯特拉斯博吉的戴维的遗孀在这次会战后逃到了洛欣多布 (Lochindorb) 的岛上堡垒中，将她的钱财和大部分衣柜遗弃身后。在那里她和“其他可爱的女士”被苏格兰人包围。默里渡过泰河并包围了库珀 (Cupar)，即法夫最为坚固的城堡。⁵⁶

150

通过坚持不懈的挤压，爱德华三世本来也可以像他的祖父降服威尔士那样，完全迫使苏格兰屈服。但是他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掌控住巴利奥尔曾割让给英格兰的八郡。这些地方将转变为由英格兰男爵们负责的大军区 (huge military regions)，他们将置身于重建的坚固堡垒中对其进行管理：珀西在杰德堡

(Jedburgh)，蒙塔古在皮布尔斯，以及埃特里克和塞尔科克的森林中，博恩（Bohun）在位于索尔威湾最前面的洛赫梅本（Lochmaben）。一支强大的驻军以及一大批石匠和木匠正在罗伯特·布鲁斯曾留下的废墟上重建爱丁堡城堡。⁵⁷任何超越这八个郡的野心勃勃的计划都只能使爱德华·巴利奥尔那摇摇欲坠的王冠稍微稳当一点。这些计划看起来成了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目标。除了在东部的加洛韦以及那些幸存的，把他带到那里的“被剥夺继承权者”之中，巴利奥尔在苏格兰已不能获得重要的支持。由于他不得不将这个王国中最富裕的部分割让给爱德华三世，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支持者队伍或者以武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些被割让的郡不仅较为富有，而且包含了苏格兰大部分讲英语的人口。巴利奥尔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早就开始在他们之中寻找朋友。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甚至在苏格兰守护的政府崩溃之后，巴利奥尔的政府仍然只是与英格兰军队相连的行李车队中的一部分。当英格兰人在1335年秋季回到贝里克时，巴利奥尔与他们一道返回，而且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与诺森伯兰海岸相隔的比较安全的霍利岛（Holy Island）上过冬，与此同时他的账单激增却无力偿还。按照编年史作家的说法，他“在苏格兰没控制一处他能平安生活的地方”。⁵⁸这一点巴利奥尔自己与爱德华三世和顾问们心知肚明。今后，英格兰对福斯河以北地区的政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保卫由英格兰驻军控制的共有领地，以及用小规模部队在难以预料时刻针对巴利奥尔的敌人发动短期的惩罚性袭击。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已无其他对付一个从来不在指定时间现身的敌人的方法了。

爱德华在8月与法兰西国王的交流标志着优先考虑事项的

改变。他开始关心法兰西日益加剧的敌意以及加斯科涅事务。这种关心体现在不断增加的大量建议书中，这些来自于他的专家的信件，向他警告了关于法兰西国王可能会觉得不用严重违反他自己的法律就可以占领这个公国的状况。比起他在苏格兰所做的，爱德华更在意加斯科涅。而如果这种反应看起来似乎刻意违背了历史逻辑，对他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中世纪贵族都有对那些通过继承而来的属于其家族的土地的自然偏好，他将以诉诸武力或者时运的行动来继续占有那些土地。

6 外交的失败：来自海上的威胁，1335 ~ 1337 年

历史对阿维尼翁教皇们的评价一度十分严苛。很少有其他事能像他们和法兰西的关系那样引发更多的争议。事实上，法兰西国王们，包括腓力六世，其行为举止经常表现得仿佛教皇是法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宗教武器。同样，在整个 14 世纪，1378 年教会大分裂之前的大部分教皇，都与法兰西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亲密的关系。这倒并不令人奇怪。教皇大多是法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便是生于阿基坦公爵统治的领土内，也已经受到了法兰西教会君主主义传统的熏陶。他们一直住在阿维尼翁，在帝国的领土内，却处于由美男子腓力建造的巨大塔楼的阴影下，这座塔楼位于罗讷河法国一侧的新城（Villeneuve）。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考量，这使得他们成为法兰西的天然同盟。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保护和支 持几乎是每一个他们被要求作出的政治盘算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但 这些事态虽然如它们本身所显示的那样重要，却没有使教皇职位（papacy）成为法兰西的一项私产。而且在处理英法关系的敏感问题时，大部分阿维尼翁教皇都审慎地保持着他们的中立地位。的确，有些时候，尤其是腓力六世——显然他是一位神经质而且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会认为教皇和英格兰人串通一气。爱德华三世是一位重要的王公，就像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觉得有必要在对这样的指控的回应中所指出的那

样；即使是在法兰西政府的请求下，他的意愿也不能被简单地无视。¹

1335 年时，教皇是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在所有阿维尼翁教皇中，他是对法国利益最没有同情心的一位。他是一位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一位神学家和一位前任宗教法官（Inquisitor），一位生活简朴、思维缜密的人。阿维尼翁教皇宫殿中大量荒凉的北部庭院作为遗迹体现着他的特色。他的话语，一位红衣主教写道：“没有显示任何人性的弱点。”这样一个人不太可能感觉得到法兰西爱国主义情绪的吸引力。本笃在 1334 年 12 月登上了教皇宝座，而且他与法国国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冷淡。他非常厌恶法国政府专横的行为举止，而且因为腓力六世的天真和缺乏判断力而对他心生鄙夷。他尤其不喜欢努瓦耶的米莱，后者曾当面辱骂过他。²

153

当本笃通过一位更加谄媚的大使获知腓力关于入侵苏格兰的打算时，他并没有欢欣鼓舞。他马上承认还没有详细研究过苏格兰问题，但是已经形成了某些难以被法兰西政府接受的初步看法。首先，教皇说，他不同意腓力六世因条约的义务而去营救苏格兰人，而且认为他没有对其决定所产生的后果给予足够的考虑。不仅是因为如果腓力入侵英格兰，十字军出征显然将会取消，而且仅仅是这个尝试都必定会削弱法兰西国王在自己王国中的地位，还会花光他现有的资金。此外，就像本笃微妙地暗示的那样，不管腓力做了什么，爱德华三世都可能在苏格兰获得胜利。至于那个关于本笃和腓力应该充当共同仲裁人的提议（它已经提交给英格兰人了），教皇辛辣地告知腓力，由于后者公开支持了其中的一位参与者，他已经没有资格担此重任。教皇提议独自承担斡旋工作。³这些冷冰冰的意见看来似

乎对腓力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直到1336年4月，他都没有采取针对入侵苏格兰事件的进一步行动。而本笃在此期间，将精力都投入到促使爱德华三世和戴维·布鲁斯接受和约的坚定但徒劳的努力中。

教皇指定了两位调停人，“谨慎和明智的人，在艰难的谈判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这种描述是恰当的。艾默里的于格（Hugh d’Aimery），两人中的级别较高者，是一位普罗旺斯的主教，多年来从事于棘手的调解任务。事实上，1324～1326年，圣萨尔多事件发生后，他在英格兰花费了令人沮丧的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使爱德华二世和查理四世和解。那时，于格已经展示了他在保全面子的手段以及大幅妥协方面的天赋，谈判双方和他们的法律顾问对后者往往未能提及。但是他也展示了这样的协议在面对真正的不满时必定是多么的短命。⁴十年过后，他注定要看着历史重演。他和他的调停帮手（一位教廷官员）前往巴黎收集法兰西国王的意见，然后继续前进至亚眠，并在此等候一支从英格兰派来的护送队伍把他们接走。他们直到1335年11月1日才到达纽卡斯尔。与此同时，一位并不太显赫的法国大使也到达那里，他的首要职责似乎是密切留意己方政府的利益，同时充当一个同苏格兰人沟通的中间人。

154 紧随其后的谈判持续了四个多月。在谈判过程中，教皇的调停人赢得了处事谨慎的声誉。现在只能勾勒事件的大致轮廓。调停人同全体三方代表在纽卡斯尔和贝里克举行了一系列冗长的会议。会议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这种气氛因受到爱德华致力于使他们迅速作出决定的压力而有所加重。他勉强容许延长休战协定，而且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位于幕后的则

是，奔忙于为在苏格兰发动新一轮袭击所进行的准备，它为可能发生的谈判失败而策划。⁵1336年1月26日，离休战协定到期只有五天时，三方终于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对苏格兰新一轮攻击的威胁已解除，休战协定被延长至4月中旬，而且实际上扩展到整个苏格兰。苏格兰人同意解除对洛欣多布和库珀的围困，这是唯一正在苏格兰的巴利奥尔那部分领地中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一份有争议的，为了更长远期限的条约草案被拟定。这份文件的中心是未婚且步入中年的爱德华·巴利奥尔，他将被承认为苏格兰国王，而戴维二世将被认定为他的继承人。他们还同意当戴维在等待他的王位时，将远离法兰西的恶意影响，而且将住在英格兰。这个灵活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由苏格兰的首脑们批准，据推测，也包括安德鲁·默里本人。但是它需要戴维二世的同意，他仍然在诺曼底。同时也需要英格兰议会的同意。一批苏格兰人渡过海峡，将这个提案传达给位于盖亚尔堡的戴维，期望他们在议会开幕的3月前给予答复。⁶

这个提案失败了。议会被定于1336年3月11日在西敏召开，但是当它开会时，苏格兰使节没有出现。他们派了地位低下的使者来宣布戴维二世已经拒绝了协定草案，而且对进一步的协议也没有兴趣。英格兰公众舆论仅仅被含糊地告知了这件事，却迅速从乐观转向了义愤填膺。一项用于继续战争的新财政援助被通过，而且爱德华于1336年4月7日宣布：一旦休战协定期满，他的军队将“大批地”入侵苏格兰。大部分人指责法兰西的腓力诱导戴维二世拒绝这项协定草案。这也许是对的。腓力比戴维更没有理由接受一项如此明显地体现着英格兰国王利益的协定。给爱德华带来他与苏格兰人谈判失败这个消息的使者，同时还捎来了腓力的消息，他提议两位国王进行

155 一次会晤。但是一个这种级别的会晤如果未能达成一份协定的话，那必定会导致颜面尽失，而且达成协定的前景看上去并不乐观。爱德华拒绝了它。两位教廷使者告诉本笃十二世已经无计可施，因此他召回了他们。⁷

当英格兰议会得知，唯一认真尝试约定与苏格兰妥协期限的努力归于失败时，腓力正在阿维尼翁体味着他自己的失望。1336年3月初，腓力与本笃十二世有一次长时间的秘密会晤。所有的见证人都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阻挠了爱德华三世在这座城市里的眼线的行动。本笃十二世现在得知，艾默里的于格的任务已失败，而且在会见过程中及紧随其后的会议中，他建议法兰西国王取消这次十字军出征。作出这个决定有几个原因，其中有些更直率地被宣布出来。这项冒险事业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其中存在着对腓力作为这次远征的世俗领袖的权力的多种不满意度。征募到的人员远远不够。此外，目前还有难以克服的政治困难，本笃将其概括为欧洲事务的一道环形地平线。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他说，正陷于动荡之中。那不勒斯的安茹王国与西西里的阿拉贡人正处于战争边缘。最重要的是，腓力自己也卷入了一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战争。在法兰西境内的教皇明白，腓力有一些正在伺机而动的敌人。教皇的论断正确无误，但是这个决定对腓力的自尊和他想解放圣地的真实愿望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在几个月中依然坚信本笃会有所缓和，而这个取消的决定也许会证明只是一次延期。1336年3月中旬，他离开阿维尼翁访问马赛，那里正在为远征建造他的私人桨帆战舰。在这里，人们以一场让锚地上的船用橘子相互轰击的模拟战来取悦他。教皇则更加现实。那个决定，正如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提醒腓力的那

样，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国王应该反思那些导致它的原因。本笃已经形成了一个对腓力六世的坚定看法，他认为这位法兰西国王还是个孩童。⁸

*

比起损害他的自尊或者流芳百世的梦想，这次十字军出征的取消对爱德华三世还有着更加严重的后果。教皇一举剥夺了爱德华最有价值的筹码，也就是他将参与其中的含混而且可能是靠不住的承诺。与此同时，法国的资源被放置到其他富有攻击性的冒险事业中。在返回北方的道路上，腓力于里昂庆祝了复活节，在那里他遇到了苏格兰人的代表。他们告诉他，在苏格兰的休战协定只剩下五个星期，它到1336年5月5日终止，而且提醒他关于先前答应过的提供帮助的诺言。腓力再次答应了他们。

156

在前一个冬天里，法国御前会议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在1336年夏季通过海运远征苏格兰的应急方案。已指定厄镇伯爵作为指挥，而且还储备了一些补给。这些计划现在重新启动，并已做好了让它们付诸实施的准备工作。他们设想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有人提议用200艘运输船搭载一支有1200名重装骑兵、5000名弩手以及20000名步兵的军队。这支庞大的舰队，连同60艘运送食品的渔船，以及由30艘桨帆战舰组成的护航船队，将从诺曼底和佛兰德的港口出发，前往苏格兰东部海岸，从那里使戴维·布鲁斯重登王位。这个计划的倡导者们很清楚地知道它的困难之处。它将是自1218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袭击尼罗河三角洲（Nile Delta）以来，最大的海陆联合作战。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船只，而且为了把整支军队

运至目的地，将不得不多次往返，费用也将十分高昂。但他们没有被吓住。⁹

法国的海军传统为时尚短。直到 13 世纪末期，唯一重要的海军部队因那些偶尔的十字军远征需要，而一直被法兰西部署在地中海。它们一般是通过在意大利租用船只与全部船员的方式来获得。主要来自于热那亚共和国，那时候它是西地中海的主要海上强国之一。直到 1284 年，当腓力三世决定入侵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时，法国才首次尝试开始建立一支强大的法兰西海上舰队。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保证军队的供给，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海路上要面临阿拉贡以及它的西西里岛盟友的非常强大的海军。他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造和购买一支多达 100 艘桨帆战舰以及 200 艘大型运输船的舰队。这些船中的很多都是在纳尔榜（Narbonne）王室兵工厂中专门建造的。这次冒险事业是一场灾难。在两场靠近西班牙地中海海岸的战斗中，新建立的法国舰队几乎被阿拉贡人的舰队彻底摧毁。纳尔榜的兵工厂随后被废弃。但建立一支永久性舰队的设想被保留下来。1293 年，美男子腓力设想建立一支与英格兰争夺英吉利海峡，以及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通向加斯科涅线路控制权的大西洋舰队。腓力最重要的决定是建造了一所巨大的海军兵工厂，它在鲁昂的里奇堡（Richebourg）的克里欧迪伽洛地区（Clos des Galées），坐落于城市大桥的南端。在欧洲北部，同类的机构只此一家。这个兵工厂的主要目的是建造、保存以及修理战用桨帆战舰和其他船只。从古典时期到 18 世纪，它们的基本特征几乎没有变化：配有划桨的细长、狭窄、较低干舷的船身，由每边含有 30 支划桨的单层桨座来驱动，并带着 180 名桨手，每支划桨配备 3 人。法兰西人采取的样式由热

那亚人设计，包括一个带有大三角帆的单桅杆，它为船只巡航提供动力。当美男子腓力与英格兰的战争在 1303 年结束时，兵工厂并没有被遗弃。相反的是，在他儿子们的统治时期，它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被维护和保养的基础状态，因此它将在紧张时期重焕生机，就像 1320 年代中期的加斯科涅和佛兰德危机中所做的那样。王室官员将再次在科唐坦半岛征发大量的木料，而且大批南方人将带着他们晦涩难懂的方言不断涌入鲁昂。那些船员，就像建造者们一样，通常是普罗旺斯人或者纳尔榜人，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热那亚的官员们，他们是公认的操纵桨帆战舰的专家。

除了这些传统的战舰，1330 年代还增加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类型，专门为大西洋海域而设计。它们是采用“重叠搭造”法，具有更高干舷的诺曼底巴奇船^①，最大者有 90 英尺长，而且依靠划桨以及一片与公元 9 ~ 10 世纪时古老的维京巴奇船并无二致的方形单帆提供动力。它们在艏艉建立了木质船楼，并额外编有 100 ~ 200 名人员。¹⁰

腓力六世苏格兰远征所需要的 30 艘战舰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被找到，虽然它们尚在别处停泊。在鲁昂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有 8 艘新建好的，以及 5 艘稍小一些的大型桨帆战舰。在地中海，有 12 艘大型桨帆战舰，它们不是在马赛就是

① 巴奇船（barge），据《牛津英语词典》释义及 J. W. 谢伯恩（J. W. Sherborne）文章“English Barges and Balingers of the Late Fourteenth Century”[*The Mariner's Mirror* 63 (2), 1977: 109 - 114] 记述，系一种用于航海的中小型桨帆船，通常负责执行“巡逻、侦察、袭扰、护送、传信、运送重要人物”等任务，与现行常见的驳船、运输船词义有别。因作者在文中广泛使用的“barge”一词包含中小型桨帆船和内河运输船两类含义，译者在正文中将前者音译为巴奇船以示区分。

在罗讷河畔的博凯尔（Beaucaire），正处于建造的收尾阶段。所有这些原本为十字军舰队准备的船只，现在均可用于大西洋海域。而将它们带到英吉利海峡港口的命令也已发出。¹¹

运输船只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它只能靠征用商船来获得。法国商船队有众多优势可以用于这个目的。它们体积庞大，在船队中有很大大一部分属于级别最大的一类，有为海战准备的高干舷，以及足够用来运载人员和马匹的甲板空间。难以将它们与英格兰商船队相比较。但是，一个建立在百年战争初期的征发舰队之上的合理推测表明，虽然双方能获得的商船数量大约相同，法国征用商船的平均吨位却更大。此外，法国商船队不像英格兰同行那样在地理上分布得比较集中。它们几乎完全来自诺曼底、皮卡第以及布洛涅地区（Boulonnais）（从自治角度来看，佛兰德和布列塔尼毫无贡献）。其中的一些港口，尤其是加来、布洛涅以及迪耶普有着悠久的海盗传统，在战争时期被证明颇有价值。然而，甚至如此庞大的航运资源也没有能力运载一支超过 26000 人，带着装备和马匹的大军跨过北海。一份关于大西洋港口的调查显示：勒阿弗尔（Le Havre）有 30 艘合适的船只；诺曼底南部有 24 艘；迪耶普也有 24 艘；在从费康到加来的东北部港口中还零散分布着 16 艘。这些数量连需求总数的一半都未达到。甚至在有限的时间内，要配齐这些船只的装备也不容易。¹²

*

1336 年，爱德华三世能利用的资源已达到极限。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而且部分因为英格兰国王的注意力集中在法兰西，他在 1336 年的苏格兰战役被构想为一次在相对较小规模

下的迅速的惩罚性袭击。爱德华决定不再亲自率领军队，仅仅指定兰开斯特的亨利，即老兰开斯特伯爵的儿子替代他的位置。他在1336年5月中旬带着一支大约有500名重装骑兵和稍多于600名步兵的小部队前往北方，几乎所有人都骑马前进。¹³ 苏格兰军队已经分兵。默里处在北方靠近马里湾的地区，他正在那里对洛欣多布城堡进行一场漫不经心的围城战。其他苏格兰首脑已经重新开始了对法夫的库珀的围困。在苏格兰南部，当英格兰人接近时，抵抗行动便逐渐消失。库珀的围攻者们被一伙来自爱丁堡驻军的突袭队伍击溃，他们秘密渡过福斯河，并突然向苏格兰人发起进攻。6月初，几乎未遇到抵抗的兰开斯特的亨利到达珀斯，并在此等待补给和来自南方的增援部队。¹⁴ 他的目标几乎肯定是阿伯丁。它是苏格兰东部少数可以让补给送达默里军队的港口。一位兰开斯特的家臣，托马斯·罗斯林爵士（Sir Thomas Rosslyn）被给予建立一个安全的前沿基地的任务。罗斯林带领8艘船只从金斯林（King's Lynn）起航，来到被毁坏的海边城堡邓诺特（Dunnotar）前，它位于阿伯丁以南15英里。他带着160个人和马匹，还有一群准备重建这个堡垒的石匠和木匠。他在登陆时遭遇了激烈的抵抗。他的人在海滩上遭受攻击，他自己也受了致命伤。但是苏格兰人未能阻止他们占领邓诺特城堡，进而开始修筑防御工事。¹⁵

传到处在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耳中的消息，使得阿伯丁以及马里湾的南部海岸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5月的第一周，已经有一位被派往诺曼底和佛兰德的英格兰间谍带回了关于英吉利海峡港口有异常活动的消息。1336年6月上旬，情报变得更加令人担忧。爱德华现在获悉了腓力在里昂与苏格兰

人会面的消息，而且得到了关于法兰西国王计划的异常详细的信息。根据他的报告，戴维二世在盖亚尔堡的内廷中的两位成员，亚历山大·西顿（Alexander Seton）和沃尔特·特温汉姆（Walter Twynham）已受到委托前往苏格兰，统率那里的苏格兰部队。法国的远征部队将在晚些时候抵达。他们将在福斯河以北的，具体位置待定的地点登陆。在那里，他们将与苏格兰合兵一处，并入侵英格兰的北部诸郡。爱德华的线人给出了有关这次准备工作的具体细节：2000名水手和300艘运输船据说已经聚集在阿夫勒尔（Harfleur），还有30艘在侧面覆盖有铜片以保护它们“不可战胜的”桨帆战舰抵御燃烧的抛射物。在位于勒尔（Leure）的塞纳河河口的兵工厂里，他们正在制造弩和塔盾（pavise），一种巨大的在弩手们重新装填武器时给予保护的盾。弩箭簇被大批购进，还储藏着14000件束身短铠。雇佣兵们聘自热那亚和布拉班特。传统的间谍活动不可能精确地发现所有的行动。爱德华不是从某个身居高位为腓力服务的人那里得到了信息，就是盗取了苏格兰或者法兰西外交人员的行李。¹⁶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信息因相关事实而得到了确认，爱德华的情报更接近于腓力的计划而不是他的完成状况。事实是腓力已经成功地派出了一小支由一位名叫葛兰雪的约恩（Yon de Garencières）的年轻骑士指挥的先遣部队抵达苏格兰。但是他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准备好。位于地中海的桨帆战舰还没有到达。那些从其他大西洋港口到达的船只也没有准备好装备或者还未装配完毕。运输船仍处于短缺状态。原本应该领导这次远征的厄镇伯爵，由于担心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领地，因此没过多久就辞去了指挥职位。其他法国人也与这位贵族一样，在态度上对于腓力的计划抱有非常矛盾的感情。这是不是正如一

位巴黎编年史作家所想的那样，属于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呢？因为法兰西国王为了苏格兰的区区利益而不惜在自己的国家同爱德华作战。¹⁷

在这些麻烦后面还存在着中世纪的政府为了一些特殊目的征收税款所面临的相似困难，那些目的往往不能明显和直接地与保卫那些为其埋单的公社联系起来。1336年夏季，腓力的财政状况不亚于一场灾难。好几年内，法兰西一直享有着低税收，而且在许多领地内根本不用纳税。腓力最近一次征收的总体补助金（general subsidy）还是在1328和1329年，那是他人侵佛兰德之际向其臣民征收的。这是一场至少曾受到贵族欢迎的战争。显然，腓力已感到无法要求臣民为另一场入侵苏格兰的战争支付税金。这个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应付紧急财政状况的传统替代来源，对货币制度的操纵，在1336年时却不能采用。腓力曾在其统治的第一年中实施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提高币值政策，在圣路易的继任者们一再执行不受欢迎的贬值政策之后，这是一次试图恢复那个时代“良好货币（strong money）”的努力。但其结果加重了已经存在的黄金短缺现象，而且最终迫使王室铸币厂因缺少贵金属而在1335年3月停业。1336年初，为了给一场腓力认为不得不于英格兰开展的战争提供资金，政策有所改变。货币再次开始贬值，以此希望黄金能被吸引回铸币厂。人们认为这次改变将使国王不得人心，而且果真如此。但是它完全未能达到应有的目的。铸币厂仍然处于停业状态。策划者认为法国的人侵在计划中将花费180000图尔利弗尔，一个被低估了的巨大数字，但是即使如此，它仍是腓力难以承担的巨大数额。1336年，政府的收入不足平常的一半，这是到目前为止他统治时期中最糟糕的一

年，它们共计约有 260000 图尔利弗尔。在绝望中，腓力转向了教会，请求教皇同意开征什一税。本笃不仅拒绝了这些，还写信给国王，以教师的口吻对他的软弱无能大加训斥。有关苏格兰的计划不得不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来筹措资金：政府与受到影响的相关公社谈判，收取地方捐献，主要是诺曼底的近海地区；从城镇、单独的贵族和政府官员中收取的借款；从王室领地中收取的稀少而且过度压榨的资源。同英格兰的财务操作方法相比，法国政府使用的借贷方法十分落后，而且他们的短期困难，即本质上的资金流转困难，已被证明是致命的。¹⁸

在 1336 年 6 月和 7 月，法国政府才刚刚开始了解其计划所要开展的规模。与此同时，爱德华三世通过一次大胆的战略打击，使得它已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法国人在苏格兰进行一次成功登陆的必要条件是，要存在一个友善的海岸以及拥有足够的港口可以让大量人员卸下他们的马匹和装备。此外，除非军队在整个秋季和冬季中都会得到来自佛兰德的补给，它在 700 英里远的北海对面，他们将不得不在附近寻找可以获得的食物。唯一符合这些条件的地区是沿着马里湾南海岸以及位于马里湾和泰湾之间的海岸平原。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阿伯丁被选作登陆地，它的位置以及它的重要港口都使它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爱德华三世显然是这么想的，因为阿伯丁以及它的腹地现在正受到有条不紊的破坏。爱德华放弃了一个在北安普敦主持包括教会和世俗领主在内的御前大会的计划。6 月 11 日，他匆匆离开赶往纽卡斯尔，在那里临时凑了一小支部队。它由略多于 400 人的队伍组成，其成员主要来自恰巧就在附近的王室内廷以及威廉·蒙塔古的扈从。当他们穿过低地地区时，有少数其他人员不时赶上并加入他们的队伍。国王的突然到来使

斯特灵和珀斯的驻军大吃一惊，而且更对他带着如此小规模
的部队穿过敌方领土的冒险行为惊叹不已。7月12日，在大约
400人的来自兰开斯特的亨利的部队加入后，爱德华三世离开
珀斯向北进发。

他推进的速度在使英格兰人感到惊讶的同时，也震惊了苏
格蘭人。默里的部队仍然在北边100英里之外的洛欣多布，因
而勉强逃脱了被追上的命运。在洛欣多布城堡里，阿瑟尔女伯
爵（Countess of Atholl）和她的女士以及士兵们在被英格兰军
队解救时只剩下最后半夸脱黑麦。爱德华现在开始了为此而来
的工作。可以找到的动物都被赶拢然后集中屠杀，仅在第一天
就杀死了超过1000只野兽。1336年7月17日，国王到达马里
湾，金洛斯修道院（Kinloss Abbey）贮藏的粮食被一扫而空；
福里斯（Forres）被焚；埃尔金（Elgin）的著名教堂逃过一
劫，但是它周围的建筑皆成废墟。在内陆，爱德华的人所能到
达之处，成熟的农作物都遭到焚毁。21日夜，爱德华从北面
来到阿伯丁。第二天整日，英格兰军队都在焚烧城镇和拆毁难
以烧尽的建筑中度过。爱德华留在后方亲自检查，确保地面上
已没有任何遗留。尽管英格兰军队人数极少，苏格兰人也没有
做任何反抗。默里尽可能地聚拢人员退到福斯河以南，其余的
人“隐藏在沼泽、群山以及森林中”。¹⁹

*

爱德华出发前往苏格兰之前曾下令召集的御前大会于
1336年6月25日在北安普敦召开。法兰西的威胁看起来已成
为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
德，林肯主教亨利·伯格什（Henry Burghersh, Bishop of

Lincoln)，以及爱德华的弟弟埃尔特姆的约翰（John of Eltham）在国王缺席时主持会议。在这个阶段，政府正在征求意见，不仅是资金，而且试图以一项也许最终证明是代价高昂的政策使贵族阶层作出承诺。也许意识到了这点，御前大会在它的建议中十分谨慎。其认为一个新的使团，一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将被派往法兰西去确认法国国王的计划是否真的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怀有敌意，并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这项妥协方案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清楚，但是它无疑涉及了戴维·布鲁斯，因为御前大会建议使团还应该被授权可直接与他谈判。这本身就是英格兰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²⁰

两国政府现在都已超过了调整路线就可以达成协定的限度。事情发展得太快，而且双方的距离太远以致难以协调。当御前大会解散后，埃尔特姆的约翰前往北方检查北部诸郡的税款征收工作。1336年7月末，他带领数千人进入苏格兰，将破坏的进程带进这个国家的西南部。苏格兰人宣称，这支部队蹂躏了卡里克（Carrick）以及克莱德河谷，烧死了所有逃到教堂里避难的人。在英格兰南部，爱德华的外交官们继续着他们的和平使命。这些大使，达勒姆和温切斯特的主教，以及另外两名成员在7月7日受到任命，并且一等到他们的通行证从法兰西送达，就立即于24日在多佛上船。大约同时，停泊于地中海的法兰西桨帆战舰最终来到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港口，加入腓力的桨帆战舰舰队。现在这里有26艘桨帆战舰，一支只比原计划少4艘的赫赫有名的海上力量。英格兰政府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得知了关于其到来的消息，并在8月中旬知道了舰队船只的确切数目。²¹

在地中海，新组建的部队正在作加入腓力的英吉利海峡舰

队的准备。法兰西国王的代理人在热那亚购得了数艘桨帆战舰，它们正处于最后的装配阶段；其他船只则停泊于腓力的敌人，西西里国王的港口中，并以它们将用于十字军东征的谎言作为掩护。这两股北方势力间的竞争已开始蔓延至意大利各国的政治事务中。英格兰人在南欧的外交经验很少，因此当然不能与法兰西在意大利半岛的长期影响相比。但是他们的确在热那亚有一些很好的非官方联系。爱德华二世曾将他的大部分财政事务交给热那亚的银行家来打理，而且在他统治期间，伦敦已经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热那亚公社。爱德华三世也保持了他父亲建立的这些联系，两位伦敦热那亚人，安东尼奥和尼科洛·乌索马雷兄弟在 1334 ~ 1345 年的超过十年的时间里，都在负责加斯科涅的财政，而且偶尔会插手国王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往来事务。英格兰政府与热那亚的主要联系要通过菲耶斯基家族，它是城中主要的教皇党家族（Guelph family）。尽管城市里连续不断地发生着革命和驱逐事件，他们也从未完全失去在这里的影响力。菲耶斯基的卡洛（Carlo dei Fieschi）作为热那亚的领袖之一，曾是爱德华二世的一位名誉御前会议成员；还有拉瓦尼亚伯爵菲耶斯基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dei Fieschi, Count of Lavagna），他曾在 1317 年对英格兰的一次访问中接受了国王的徽记。在 1330 年代，这一传统被菲耶斯基的尼科利诺（Nicolino dei Fieschi）继承，他可能是后者的弟弟。这个干练又狡猾的人在 1330 年代初期受雇于热那亚政府，从事各种出访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外交任务。在其中一次访问期间，他被爱德华收买并为其服务，成为英格兰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实施密谋的主要工具。他的工作的首个成果十分显著。菲耶斯基劝说其城市的政府扣留并烧毁了那些腓力出资的雇佣

船。这个代价是高昂的。爱德华必须解决所有热那亚商人对他的臣民提出的未偿还债务。这使他花费了 8000 银马克。相比之下，在西西里阻碍腓力六世的计划则便宜得多。菲耶斯基只告诉了西西里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of Sicily）在那里的那些法兰西国王的船只的真正目的，它们就被没收了。²²

8 月，达勒姆和温切斯特的主教在巴黎和万塞讷森林的王室公馆中同腓力六世以及他的御前会议进行了一系列会议。他们的讨论令人非常不满意。8 月 20 日，会议以一项在巴黎发表的关于法兰西国王“最后答复”的公告作为结束。腓力拒绝了大使们的全部提议，表示打算凭借他的力量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帮助苏格兰。他解释已经在法兰西及其他地方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集结了一支由桨帆战舰和其他船只组成的舰队。凭借这些，他打算立即同时入侵英格兰和苏格兰。大使们发觉腓力的发言直率得令人吃惊，就像事实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样。他们不敢写下那些告知他们的内容，以防止文件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因此他们派了一位文书，威廉·蒂克希尔（William Tickhill），以口头通知的方式警告在英格兰的御前会议。蒂克希尔与一名侍从立即离开巴黎，在 8 月 23 日到达多佛，并连夜骑马赶路，在 24 日深夜到达北安普敦。约翰·斯特拉特福德以及一些高级御前会议成员正住在那里。斯特拉特福德没有等待与国王商议，或者甚至是听完蒂克希尔的信息，便马上颁布了 9 月 23 日在诺丁汉召开另一场御前大会的令状，这可能是间隔时间最短的一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不仅高级教士和男爵们被召唤出席，还包括各郡和市镇的代表。筋疲力尽的蒂克希尔随后被迅速派往苏格兰，将他的消息报告给爱德华三世，并传达御前会议关于国王应立刻返回英格兰的紧

急建议。²³

腓力信誓旦旦要发动的战争已经开始了。1336年8月22日，4艘法国战舰对奥福德（Orford）的市镇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奥福德的锚地，他们发现了一艘被征用的大型商船，凯特琳号（Caterine）。待在船上的少数水手被制服，并惨遭屠戮，而这艘船则被抢走并带到佛兰德。次日，这支部队回到萨福克海岸，并突袭了沃尔顿锚地（Walton roads），另一个现已消失了的东海岸港口，现在它已被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的混乱吞噬。在这里他们抢走了主祷文号（Paternoster）上载有的织物、染料以及蜡之类的贵重货物。抢劫者持有来自腓力六世的委任特许状。他们返回后就将一半的赃物交到代理人手中。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一支更大的法国舰只分队离开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港口，向怀特岛驶去，有几艘英格兰国王的船只和一些载有货物的商船在那里抛锚。它们的到来毫无预警，因此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这些船只被占领，它们的船员则被受以锋刃并抛入海中淹死。一些船被凿沉，另一些带回诺曼底后作为战利品被卖掉。²⁴

这些袭击者们实际上在海上没有遇到抵抗。当第一批关于法国海军行动的谣言传到政府耳中时，爱德华三世曾在5月指派海军将军们征发船只。一小部分船只于6月聚集在朴次茅斯准备阻止上述事件的发生。不幸的是，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些船只已经解散到了各自的港口里，因为从大陆传来的错误信息认为警报已结束。此后不久，他们被召回各自的岗位，但是由于这些命令，以及前后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混乱，南海岸在法国船只来到时，实际处于没有防备的处境中。英格兰政府的防御措施，至少在他们的构想中是有秩序的，在威廉·蒂克

希尔返回和关于第一次攻击袭击的消息到来后，变得混乱无序。尽管为时已晚，属于西部海军部的舰只仍被命令在桑威奇外海的唐斯（Downs off Sandwich）聚集，准备拦截敌人。然后，9月6日，由两支海军部舰只组成的混合舰队被告知要去攻击撤退中的法兰西桨帆战舰。但是此时它们已返回了基地。这是对英格兰国王自命不凡的一次无情嘲笑，他在法国突袭前不到一星期时宣称，他的祖先“从来都是英格兰所有海域的君王”；因此，他补充道，“如果王国对抗敌人攻击的防御能力在我们这个时代将会受到削弱的话，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伤痛，而且是对我们王室荣誉的一种轻蔑”。²⁵

爱德华仍留在苏格兰，正巧不知道这些事情。威廉·蒂克希尔在夜以继日地骑马穿过英格兰中北部来到贝里克时，发现由于道格拉斯的游击队四处劫掠，东部低地地区已经陷于动荡。他的护卫拒绝带他前往比法夫更远的地方。在海岸四周也找不到能搭载他的船只。御前大会的消息直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才传到国王耳中。当它到达后，国王便遵照建议迅速采取行动。爱德华曾经计划在低地地区对道格拉斯发起一次战役。但现在，他匆忙南下，只随身带着军中的主要权贵，而将大部分部队抛在身后。骑士和市民代表还有剩余的权贵已聚集在了诺丁汉。爱德华自己则在1336年9月24日到达那里。²⁶

御前大会在次日早上召开，而且收到了关于派往法兰西使团之行的结果和在萨福克以及怀特岛遭到劫掠的坏消息。当他们正在商议时，消息的不停到来加重了危机的气氛。法兰西人正对在英吉利海峡及法国大西洋沿岸航道航行的英格兰船只发动攻击。英格兰南部被入侵潮困扰着。自8月中旬起，其已开始沿海城镇和村庄居民中选出大批专员。山顶上将建立巨大

的篝火堆，以防备法国可能进行的登陆。而关于暗中集结的一伙苏格兰人正在英格兰为军队购进补给、窥测城市、密谋开展破坏行动的疯狂且不切实际的谣言也在广为流传。处于诺丁汉的议会批准了关于征募一支庞大的守卫部队的提议。在每个城镇和郡公社中，将任命多达四名的专员，他们将传召每个成年人置办好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武装，并前来集合。后者要携带弓、刀、长矛、战戟、棍棒、战斧或者任何其他必须手持的武器。从这伙混杂的民众中，他们将选出最优秀的一伙人，其他人则将出资捐献。每个公社提供一辆运货马车和至少能维持三个星期的给养。通过这种方法，据说可以召集起 80000 人。没有人敢建议继续开展与法兰西的谈判。这是一个英格兰政治共同体一致公认的同法兰西的战争已无可避免的转折点。²⁷

英格兰国王正在筹集他的战争资金。诺丁汉的议会准许了一项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的税收。教士们也同意了一项十分之一税。一项针对羊毛的特别税被商人们批准。从意大利人那里筹集了新的贷款，这次不仅是从巴尔迪家族，而且还从佩鲁齐家族（house of Peruzzi）的其他大型佛罗伦萨银行中借出；它们之前未曾借给爱德华三世巨额贷款。英格兰商人们也慷慨解囊，而且对他们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 1336 年夏季到 1337 年 9 月之间，从银行家那里筹借到了超过 100000 镑。其中的大部分被直接用于那些追赶快速增长的开销的艰辛努力。在布里斯托尔，由于船员没有领到报酬且缺乏粮食，那些因防御而被征用的船只只能停泊在港口里。在约克郡，几乎肯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边境被征召来服役的部队中发生了一场令人不安的哗变。就像腓力六世一样，爱德华请求教皇准许将教会的资源从十字军方面转到他自己的需求上；

但是不同的是，他没有收到否定的答复。1336年10月，他占据了约克郡圣玛丽修道院（St Mary's Abbey）中曾为十字军远征而积累起来的财富。附属的十字军金库也被他的官员们从英格兰各地的座堂中拿走。只是在遭受威胁以及国民团结的新气氛下，这种粗暴的盗窃行为才能如此轻易地发生。教士们几乎肯定是在纵容它。²⁸

在法兰西，国王的大臣们已经开始将英格兰商人和旅行者当作敌人。9月，他们被逮捕，财物被扣押，这些行径的确在北方各省发生过，而且可能遍及整个王国。在佛兰德，那里总是有大量英格兰商人和水手停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就被围捕并投入监狱。10月时，得知在佛兰德发生了逮捕行为后，英格兰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²⁹

*

当诺丁汉的御前大会解散后，爱德华三世和朋友们回到了他们在苏格兰的未竟之业中，现在这是一场包含着围城和伏击的令人厌烦的游击战争。城堡轮流被英格兰人占领并修复而后又被苏格兰人夺回并毁坏的时光是短暂的，冬天使得行动十分不便。1336年10月18日，英格兰国王向博斯韦尔进军。它是位于克莱德河畔的一座已被部分拆除的堡垒，曾是他祖父在低地地区的主要据点。在严酷的条件下，修复工作已着手进行。严冬已经到来，食物和材料必须在护送下从贝里克运来。道格拉斯的游击队在英格兰人的营地边缘徘徊，袭击补给车队，杀死落伍士兵以及粮秣征发人。当爱德华在克莱德河畔忙碌时，他的事业已被在更北部发生的事件摧毁了。10月，安德鲁·默里夺取并毁坏了英格兰的一些孤立据点：邓诺特、科

尼福（Kynnef）以及劳里斯顿（Lauriston）。苏格兰守护在他自己的领土上上演了一场残忍的毁灭战，因为他知道已没有其他迫使英格兰军队无法驻扎的办法了。高里（Gowrie）、安格斯（Angus）和默恩斯（Mearns）依次被破坏。苏格兰人不得不忍受这悲惨的后果。

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幸
 生无可避，死于饥谨
 皆因他统帅的部队四处抄掠
 荒芜不毛的大地，因此成片出现

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死于饥荒和疾病的苏格兰人比被英格兰士兵杀死的还要多很多。³⁰

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对入侵的恐慌在1336年10月到达顶点。扣押在英格兰海域的每一艘船的命令已被下达，其中合适的船只可能会连同船员一起被征用，增援那些已经处于海军将军们指挥下的舰只。桨帆战舰被从巴约讷召集至英吉利海峡，而且向热那亚提出了需要更多舰只的请求。储存的食物被积聚在靠近海岸的地方，以便对舰船进行补给。成千上万的箭矢被下令定制。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工程师”被委以制作30门“小伙子（springald）”（大型舰载弩炮）的重任。在英格兰，沿海各郡都征募了地方自愿军。³¹

在海上，被征用船只的杂乱集合队伍聚集在唐斯。等待对纪律是极为不利的。在国王的克里斯托弗号上，那些受压迫的船员已经爆发了一次哗变，这是困难到来的标志。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的人们不辞而别，去追寻他们与五港同盟的

古老世仇，而其他船只则遭到举报，攻击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友方商船。尽管有连续不断的报告称法兰西人正计划对索伦特海峡进行另一次侵袭，海军将军们让他们舰队剩下的船只与泰晤士河河口保持距离，在此他们可以保护首都，而且朝任何一个方向行驶都可以追击敌人。这是一个颇为明智的战术，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近10月末时，英格兰人觉得敌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机会。大型船只需要参加每年从吉伦特地区出发的运酒船队，因此在10月22日他们解散了西部海军部的舰队；北部海军部舰队在四天后也遭解散。11月8日，依诺丁汉御前大会命令，在英格兰海岸进行大规模征募的行动也被取消。³²

168 法国政府的意图却对这些分析提出了挑战。由于失去了来自地中海的增援，缺乏任何适合登陆的港口，而且受到北方冬季已经来临的威胁，腓力六世在秋季的某个时刻放弃了他关于让部队在苏格兰登陆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决定集中海军将军们的力量对英格兰南部进行海上突袭，这个计划原本仅仅被设计为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次要行动。11月，他们对英吉利海峡群岛发动了一次颇具破坏性但战略意义不大的打击。分成小组的法兰西舰只和一些西班牙私掠船挂着法国的旗帜在海岸附近巡游，抢掠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航行船只。英格兰人以编成位于索伦特海峡和加斯科涅的港口间的大型武装护航船队的方式避免了任何严重的损失。接近年底时，法国人在海上的战役已停滞不前，随后即被停止。³³

*

当与法国的关系恶化时，巴黎高等法院的“加斯科涅日子”变得更加繁忙。到了1336年夏末，一连串的诉讼已经在

英格兰引起了严重关切。现在越来越难以找到能抵挡得住官方授意的压力的法国辩护律师。而且在遭遇一系列胆怯的失败后，他们开始慎重考虑否认爱德华所有在巴黎的常务法律顾问的责任。据报告，在加斯科涅，法兰西王室官员经常进入公国的城镇和城堡执行王室的命令。如果被拒绝进入，他们有时会尝试用武力来取得控制权。在这些法律行动之后隐藏着为了战略优势而展开的争斗，为一场现在看来已经无法避免的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自1334年位于朗贡的英法委员会分崩离析后，位于波尔多城外的布朗克福堡垒已经成为高等法院里官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在这场不可思议的遗嘱纠纷中，腓力也在故意增加审议的困难，他从阿马尼亚克伯爵手中购得这些权利，然后再次将它们授予他在西南部的一位最忠实的盟友。这个人被给予了万一在与爱德华三世发生战争的时候，将会得到王室军队支援的承诺。它是最为严重的诉讼案例，但并非孤例。在波尔多的另一边，尽管爱德华的辩护律师提出抗议，拉索沃玛约尔修道院院长（Abbot of La Sauve-Majeure）在高等法院的支持下还是从爱德华的司法管辖范围中分离出来。桑特，公国最北部的的主要城镇，是一场仍在热烈讨论中的古老诉讼的主题。布莱（Blaye）和圣马凯尔（Saint-Macaire）也是如此，它们都是重要的边界城镇。据报告，爱德华三世在加斯科涅贵族中的一部分主要盟友在司法攻击面前败退了，而且正要将他们的效忠转向腓力六世。³⁴

这些诉讼案件中的一个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爱德华不可
能在政治上遵从的判决。当它于1336年7月发生时，起因一
如既往的不起眼：这场诉讼涉及了一位纳瓦耶领主加尔西·阿
诺（Garcie Arnaud, lord of Navailles）。他是一位令人讨厌而且

好打官司的贝阿恩男爵，他声称爱德华三世欠自己 30000 弗洛林。阿诺曾经在巴黎提起过诉讼，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成功。因为爱德华的律师们施展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来拖延此事，而且他们的理由经常被采纳，所以高等法院从未按法律依据进行裁决。然而，1336 年 7 月 11 日，法律辩论遭到失败，因此爱德华被宣布拖欠债款。高等法院作出了一项对阿诺有利的巨额损害赔偿判决，命令以没收爱德华在加斯科涅的资产的方式进行清偿。经过一番在英格兰的短期痛苦抉择后，他们作出了拒不服从高等法院的决定。这个决定只可能是由爱德华亲自作出的。他的顾问们觉得这样做无疑最终将导致公国被没收。新年前后，法国人试图强迫执行关于加尔西·阿诺的判决。被选中的地点是阿让地区的设防村镇皮米罗勒（Puymirol），这是公国的一块飞地，被效忠法兰西国王王者的领土完全包围。这个村镇严重缺乏防御方面的规划。它虚弱地坐落在郊区教堂的阴影下。但如果爱德华想要重视他关于将恢复阿让地区其余部分的主张的话，他必须坚守住这个地方。当法国人与他们的小护送队伍到达时，他的官员们已作好准备。法国人被赶走了，咒骂声还在他们耳边回响。³⁵

没收整个公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王室与富瓦伯爵签订了一份协议。他同意召集一支 100 名重装骑兵和 500 名步兵的军队，并在 1336 年 11 月 24 日向公国南部进军，以作为对一大笔金额的回报。伯爵的命令是：一旦战争爆发，就要为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在加斯科涅的战役作好准备。在其北部边境，即圣通日，也指派了一位新的总管，而且给予他“本地国王战争主管（Captain of the King's Wars there）”的头衔。³⁶在爱德华这边，他开始采取姗姗来迟的措施以加强其公国的防

务。初秋之际，波尔多的政府开始在他们有限的资源能允许的条件下，修复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被忽视状态中的城堡，并为它们储备粮食。在英格兰，英格兰军队增援加斯科涅的第一批计划已被爱德华的大臣们拟定。³⁷

新年之初，一个来自教皇的调停被腓力置之不理，甚至连通常的礼节性推辞都不屑履行。腓力告诉本笃十二世，双方的争执不是在君主之间而是在君主和封臣之间，它不仅仅触及了法兰西王室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调停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法国国王突然开始搜查教会的金库。他毫不掩饰自己为一场春季战役筹集资金的目的。本笃以其特有的活力来反抗，他拒绝准许腓力向教会财产征税。为了预先阻止法兰西政府的凶恶意图，他命令负责十字军什一税的收税人将收集的税款退还给纳税人。³⁸

170

*

腓力现在正制造出一个使人心怀怨恨的重大问题。不过这种怨恨迄今为止还只是一种较为轻微的刺激。这就是在英格兰宫廷里，正住着他最执着而且最恶毒的本国仇敌，阿图瓦的罗贝尔（Robert of Artois）。腓力后来宣称此人的阴谋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他对这些事件的说法无论多么虚伪，在法兰西已被普遍接受，可事实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

阿图瓦的罗贝尔，腓力六世的妹夫，百年战争初期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年过五十，聪明而有风度，人生一直被一种强烈而痴迷的妄想所控制，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而且最终导致他加入一支与自己国家作战的外国军队，直至伤重不治。这个妄想就是试图获得阿图瓦伯国，它由于一项怪异的继承法在13世纪末被从他父亲那里传承给他的姑姑，而不是他

自己。他曾经在不同时期里通过诉讼、暴力以及宫廷密谋来索取他的宣称权，但总是以失败告终。当腓力六世成为法兰西国王后，罗贝尔看到了机会。他变成了国王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他的“主要而且特别的伙伴，以及在同一等级的所有人中受宠者”。就像傅华萨所说：“在三年的时间里，所有在法兰西王国中所做的事都是出于他的建议，因而没有他，将什么也做不了。”³⁹数月之内，罗贝尔已经说服国王在他的权利声明被重新审查期间，以王室的名义占领这个伯国。这个事件激起了意想不到的盛怒，使腓力的家族和宫廷陷于分裂，而且引出了一个反对他的危险的贵族联盟。对罗贝尔来说不幸的是，年迈的阿图瓦女伯爵于1329年11月去世，通过另一次怪异的继承，勃艮第公爵夫人凭她的权利最终成功继承。她的丈夫勃艮第公爵是腓力的内兄，同时也是这个王国中的地方大权贵之一，罗贝尔就此出局。1330年12月，这场争执突然结束了。罗贝尔提交的支持其权利的文档被发现曾按他的指令进行过伪造。腓力抛弃了他，并同意对他提起一项刑事诉讼。

171 但是罗贝尔拒绝对簿公堂，他逃往低地诸国，开始了一种漂泊生活。在法兰西步步紧逼之下，由于他的存在给朋友们带来了窘迫以及来自于敌人的敌意，因此他不断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1332年4月，他被法兰西放逐，所有的财产均被没收。

在阿图瓦的罗贝尔已经变成一个潦倒而且穷困的流亡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腓力六世仍不懈地迫害他。这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毫无疑问，这其中的大部分恶意是由于王后的影响（她是勃艮第公爵的姐姐）。腓力自己，虽然从本性上说不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却十分迷信而且缺乏自信。他采取最

严肃的态度对待罗贝尔的言行：后者为了在法兰西挑起叛乱而在国外对他发出威胁，并使用巫术试图摧垮他的孩子。在罗贝尔离开法国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腓力派出间谍监视他，并派出暴徒抓捕他。当罗贝尔的告解神父在法兰西境内被发现时，他立即将此人逮捕，还囚禁了他的妻子和家人；那些温和评价罗贝尔的人则被以叛国罪名起诉；还组织起军事同盟以针对那些庇护他的邻国王公。⁴⁰

1334年春季，阿图瓦的罗贝尔经过一番细致乔装后来到英格兰，并到爱德华三世的宫廷中寻求庇护。他解释说，他曾受到那些在法兰西的敌人诋毁，而且打算一旦能得到安全保证，就会立即返回那里自辩清白。在此基础上，爱德华允许他留下。但是英格兰国王拒绝为他提供任何帮助以反对法兰西国王。这是在数年后当这个决定已成为受争议的话题时，爱德华自己对此事件作出的解释。这几乎肯定是真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再没有听到关于罗贝尔的消息，源源不断的威胁和指向腓力六世与其家庭的谩骂停止了，而且就腓力本人来说，尽管他必定知道罗贝尔躲在哪里，但他在与英格兰宫廷的长期谈判进程中对此事只字不提。只要爱德华仍然对法兰西保持妥协政策，阿图瓦的罗贝尔的存在就只是爱德华自己的一件尴尬之事。但是当他与法兰西的关系变得冷淡，产生敌意时，罗贝尔在英格兰宫廷中就逐渐受到青睐了。1336年秋季，他陪同爱德华三世参加了那次对苏格兰的远征。他开始收到金钱馈赠，并且被允许住在一处王室庄园中。罗贝尔是一个有趣而且富有魅力的人，一位出色的骑手和奉承者，正是爱德华喜欢的那类人。然而，真正促使他受到英格兰国王赏识的原因是，国王相信他具有给敌人制造麻烦的潜在可能性。阿图瓦的罗贝尔声称

他在法兰西拥有广泛而且颇为有用的朋友关系网。他在位于法兰西北部边界上的独立的低地诸国王公中也有许多亲戚。1336年172 年秋季，爱德华已经希望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进攻性联盟。罗贝尔夸大了自己的用处，而爱德华相信了他。⁴¹

腓力六世意识到阿图瓦的罗贝尔正在英格兰宫廷中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恩宠，虽然他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1336年底，他开始递送关于罗贝尔出现在英格兰的正式投诉。含有愤怒之词的信件被寄出。教皇受到邀请，要求规劝爱德华，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英格兰国王，本笃尖锐地写到，应该谨慎地回忆下那些受宠爱的外国人为他的前任们制造出的那些麻烦。他的信使们也许能给国王转述关于罗贝尔过去历史的一些详情，这些详情写在纸上将是十分令人尴尬的。1336年12月26日，腓力六世正式要求将罗贝尔从英格兰引渡回法国。这份送出的要求，不是由外交信使直接传递给爱德华本人，而是交给加斯科涅的英格兰总管。这位总管被告知，他将和腓力为这个目的派往加斯科涅的王室弩手总管（Master of the Royal Archers）^①讨论并处理此事。法国政府显然打算将使这一事件当成两国关系最终破裂的契机。⁴²

他们选择一个与正在变老的流亡者相关的阴谋作为开战借口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腓力个人而言，私人积怨也许与此事有关，但是他的大臣们狡猾而精于算计，不大可能在个人因素方面有什么兴趣。作出这个决定也存在一些合理的政治原因。首先，他们大概已经知道英格兰代理人在低地诸国的活动现在已变得十分频繁。与爱德华三世不同，他们相信英格兰国王与

^① 王室弩手总管在法文中写作“Maître des arbalétriers”。

阿图瓦的罗贝尔的联系将是他在哪里的那个绊脚石。腓力六世曾与低地诸国中的几位更重要的王公签有使他们有义务帮助他对抗阿图瓦的罗贝尔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在几年前而且是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签订的，但是它们仍然有效，而且法国政府正确地推测到这些王公将不愿意太明目张胆地违反它们。这其中也有关于国内政策方面的考虑：想没收加斯科涅公国，腓力需要法兰西贵族中的首脑们的政治支持。从严格的法律角度看，爱德华在自己的国土内——在那里，他是拥有最高统治权的王公——庇护阿图瓦的罗贝尔的行为不能作为没收其法国公国的基础。但是在最重要的观众面前，它还是具有很大的意义。法兰西有许多在贵族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派系，比如王后的朋友和亲戚，她的哥哥勃艮第公爵以及他们在行政部门中占据高位的数不清的被庇护者们。这些人将会感觉到他们受到了爱德华三世和阿图瓦的罗贝尔的联盟的威胁。他们并不都热切希望，只因为在巴黎高等法院中的一项小争吵就剥夺爱德华的公国，这类事件很可能在某天也会影响他们自己的领地。

173

王室弩手总管是萨伏依人（Savoyard），名叫拉博姆的艾蒂安·勒加卢瓦（Etienne le Galois de la Baume）。他于1337年2月到达西南部。他接到的指令没有留下记录，而且有可能行动超越了它们的限制。在到达后不久，他试图袭取圣马凯尔。圣马凯尔是一个加龙河北岸筑有城墙的小市镇，距离波尔多大约有40英里。它守卫着进入爱德华在阿基坦的剩余领地的关键点。它在此时失陷将会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并非注定会失陷。市民们及时地关上了他们的城门，而拉博姆的勒加卢瓦没有带攻城器械。他派一些人去图卢兹寻找，但是那里的武器库是空的。法国人不得不撤退。为了避免再遭受另一次这样的

惨败，腓力六世开始收集一组为春季战役时节准备好的攻城装备车队，在北方，装备以“某些秘密目的”被从仓库中取出，这些目的甚至对他的官员们也有所隐瞒。⁴³

*

尽管处于保密状态，在英格兰，腓力的打算还是被知晓了，或者说被准确地揣测。英格兰国王在1336年12月中旬离开苏格兰，并在哈特菲尔德（Hatfield）度过圣诞节。自新年伊始，关于抵御法兰西再次活跃的海军，保卫南部和东部海岸以及派出一支能在战役时节及时穿过比斯开湾到达加斯科涅的远征部队的计划正在拟订。

这两个计划都需要大量的战舰。然而，在一个当其他西欧势力，不止于意大利的海事城市，还有阿拉贡、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法兰西都在建立庞大的常备海军舰队——它们通过国家建造，并由配备船员的船只组成——的时代，英格兰国王几乎还没有一支“王家海军”。多年以来英格兰人的工作成果依赖于即兴发挥和运气。最好的战斗舰只，而且是14世纪唯一为战斗目的而建造的战斗舰只，是桨帆战舰以及其他巨型的备有船桨的船只。的确，地中海桨帆战舰在北部海域中有一些缺点，但是在进攻行动中它是非常出色的。它是唯一可以完全自由调动的船只，最高速下续航能力强，能在不考虑海风强度和方向的状态下行动，而且能够从任何条件不利的战斗中迅速脱身。它所需的巨大补充（比士兵多一倍的桨手）使得它在发起针对英格兰海岸未设防的城镇和乡村的突袭时极有效率。对于英格兰国王们来说，不幸的是，那种使意大利城市国家能够建立起由这些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的经济条件，在大西

洋并不存在。在地中海，桨帆战舰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有商业用途。因为高价值的货物，例如香料以及朝圣者，需要的是速度而不是空间，他们可以产生很高的利润。但是大西洋的船只依赖于相对价值较低的体积庞大的货物：羊毛和织物、盐、鱼以及酒。在大西洋，国家的账目记载中，桨帆战舰总是达到了其总载重量。因为建造和保养它们是非常昂贵的，而且需要大批的专业船员来熟练操作。拥有一支桨帆战舰舰队需要巨大的财力。可以从一份 1336 年前后为法兰西国王准备的报告上看出它是多么的巨大。这份报告指出：花费了 800 图尔利弗尔在鲁昂建造一艘 60 支桨的桨帆战舰，它只可以被期望维持三年，以平均每年耗费 266 图尔利弗尔的基准直线折旧。船员们在一场为时 8 个月的工期内的花销超过了这笔金额的 10 倍：用 2280 图尔利弗尔的工资，还要外加 180 图尔利弗尔将人们从普罗旺斯带来。当动员的花销、船桨、缆绳、船帆、盔甲以及消耗物品被算入时，每艘桨帆战舰每年的花费至少是 3555 图尔利弗尔（大约 760 镑），这还没有包括维持鲁昂兵工厂的高昂费用。⁴⁴ 只有法兰西王室能承受得起如此规模的花销，而且还只是在景气好的年月里。英格兰舆论从未容忍过在和平时期将大量开支投入军用物资中，而在战争爆发之际，海军不可能像变魔术般地突然创造出来。

不管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应该暗示了哪些内容，战争开始之际她却总是发现其政府没有作好海上作战的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什么关系。12 世纪安茹王朝的国王和他们的大陆盟友已经控制了法兰西从英吉利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大西洋海岸。约翰王，对失去他的大陆帝国王朝负有主要责任的君主，是第一位自诺曼征服以来感到需要一支强大的

王家海军的英格兰国王。52 艘桨帆战舰一度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 1240 年代当他曾还抱有征服大陆的雄心壮志时，维持过一支桨帆战舰舰队。但是这些是用于特殊目的短期舰队。当对它们的迫切需要消失后，它们就被搁在那里自然腐烂。1290 年代，当美男子腓力建立了一支大西洋舰队时，英格兰面临着自八十多年前海盗修士厄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的时代过后，第一次来自海上的严重挑战。这个国家并没有可以依赖的海军传统。⁴⁵

175 爱德华一世曾在英格兰以极快的速度建造桨帆战舰以应对这场危机。但是建造桨帆战舰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而英格兰船匠无法与腓力雇来的意大利人相比。此外，英格兰没有经验丰富的桨帆战舰船员。这就是 1290 年代时爱德华一世的桨帆战舰为何几乎毫无成就，以及 14 世纪初期专业的战舰从舰队中消失的部分原因。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爱德华统治末期的经济窘迫以及他的继承者们的目光短浅。当 1317 年爱德华二世需要桨帆战舰时，不得不从热那亚人那里租用，或者召集少量在巴约讷找到的商用桨帆战舰。而巴约讷人被下令免于提供帮助，他们需要船只进行贸易或用于自己的防务。⁴⁶

爱德华三世的处境并不比他的父亲更好一些。在这个阶段，王室的常备舰队几乎全部都是类似于他的臣民手中的圆壳帆船（round-hulled sailing ship）。甚至这支舰队在百年战争开始前的三十年中也遭受了严重的削减，为了 1314 年的班诺克本战役，爱德华二世曾调集了 27 艘王室帆船以及一艘巴奇船。到 1322 年的下一次重要的苏格兰战役时，它们只有 11 艘。到爱德华二世统治末期，他的船只已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而且它们的看守者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得到报酬了。当爱德华三世

接管政府之后，他并没有撤销他父亲的这一政策。一些船只被送出或者卖掉，其他的被长期出租给商人，其中的一些人则任其腐烂。⁴⁷ 1336年初，爱德华三世拥有3艘船只：一艘是颇有名望的老船，即克里斯托弗号，它以其巨大的高度而闻名；还有两艘柯克船（cog）：巨大的柯克爱德华号（Cog Edward）是国王在1335年以450镑的巨款从一些商人手中买来的，还有一艘稍小些名叫罗德柯克号（Rodecogge）的船。这些船只是为战斗而配备的。还有一小部分用于运载部队和补给的小型帆船和巴奇船。国王的船只一般常设船长，但是没有常雇船员。当需要水手时，人们则被强迫服役。因为许多行动需要远超这些的海军力量，爱德华需要依赖他的臣民资源。⁴⁸

传统上五港同盟为战时服役提供船只，它是一个南部港口间的古老联盟，后来数量增加到七个。作为免除课税和兵役以及其他各种特权的报答，这些港口被要求在对它们有所需要时，能够提供多达57艘的船只，并且在15天内自掏腰包。在14世纪的某些时候，这项要求增加到80艘船，服役40天。但是五港同盟甚至在提供原本数量的船只上都存在困难。淤泥阻塞了他们的港口，使它陷入贫困。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1341年，罗姆尼（Romney）只能维持一艘船，而海斯（Hythe）则根本没有船。其他的港口可以建造一些船只，但不够凑足它们对联盟服务所负有的贡献数额，而且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捕鱼船。自13世纪最后十年起，王室已经越来越依赖其他的海事城镇。根据悠久的传统，它们都有义务让国王以换取补偿的方式强制征用它们的船只和水手应急。按照惯例，补偿固定在3先令4便士每吨每夸脱。有一个港口，大雅茅斯，到1337年时已变为英格兰最大的海军港口，

远远超过五港同盟。大雅茅斯为爱德华一世在 1297 年发起的佛兰德远征贡献了 59 艘船只，只比五港同盟少 14 艘：它们的排水总量必定更大。到了 1338 年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远征时，五港同盟的贡献已经跌到了 36 艘，是它在 1297 年提供数量的一半。相比之下大雅茅斯提供了 64 艘船，其中许多都是非常巨大的船只，载重量大概在 100 ~ 300 吨之间，而且有一两艘是可以与卡斯蒂利亚最大的远洋航行大帆船相比的庞然大物。⁴⁹

这个制度的优点，以及唯一能将它推荐给王室的理由是它在和平时代几乎无须花费财资。几乎其他所有因素都与此相反。征用船只的过程如此旷日持久而且难以预测，以致对英格兰来说，它们很少能快速集结起来对付任何来自海上的意外挑战。将英格兰港口中这些各式各样的船只转变成一支战争舰队的任务由两位海军将军分担。他们通常是职业军人，或者是在一次战役期间任职的重要贵族。北部海军将军主管泰晤士河口以北的所有港口，包括大雅茅斯和金斯林的主要海运城镇。他们不仅要提供为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抗法兰西而服役的船只，还要保证一条海上运输线畅通无阻，它将为仍在苏格兰东部坚持的英格兰驻军运输部队和粮食。西部海军将军负责肯特海岸以及英格兰的整个南部和西部海岸，这是一大片难以管理的领土，有时候必须在索伦特海峡划分开来并与第三位海军将军分担。五港同盟在港务主管（Warden，通常是一位大贵族）名义上的监督管理下各行其是。伦敦，在海军将军们相争多年后，最终被置于国王的内廷助理的直接管控之下。王室文书负责实施商船的征发工作。他们是由中书院或财政署指派的，担负沉重工作任务的官员。他们年复一年地从事着这项工作而且

其技能也随着经验而改进。然而，没有任何技巧能使这个系统完全顺利地运转。如果需要在夏季集结一支舰队的话，征发船只的计划必须在这一年的年初制定好，1月或者2月。征发人必须进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的旅行，那时天气寒冷、潮湿，马匹行走的道路恶劣，令人苦不堪言。在每个地方，他们都必须找出船只的名字和数量，对它们进行检查，按照容量进行分类，安排对大型船只做适应战斗的改装，并为它们主人的花费支付预付款。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将粮食装进船只、强行征用额外的船员、卸下以前的货物（没有码头或者吊车）、制作容许马匹通行的跳板，以及让它们安全地待在甲板上的栏杆，而引导船只到达它们的集合港口也是如此。当征发人到达时，船只可能会不在港内，不是因为消息没有传到，就是船只仍处在日常的贸易进程中。那些已正式征用的船只以及收到为其花费而预付的款项的主人，经常在战役开始前或者前往集结点的路上逃离。那些没有那么狡猾的船主则简单地用暴力来抵制征发官员。英格兰政府制定的那些完全依赖于严格守时计划的频繁程度令人惊讶。即使是在最合适的条件下，也很少在六个星期内征集一支舰队，而且还要另外花两个星期将其聚拢到集合港口。六个月是十分正常的。

英格兰政府依赖的征用商船制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它存在于这些船只本身的设计中。它们是短小、肥胖的船只，行动缓慢而且笨拙。它们的船体形状以及它们所用的方形帆，使得很少有船只可以以接近80度的角度对风曲折航行。因此，它们特别依赖风向和海洋的合适条件，而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移动。它们的甲板空间和深舱容积都十分有限，只适于散装杂货，但是对搭载船员和马匹则没什么用处。它们需要庞大的船

员队伍，为战争服役时会达到平日的两倍。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可用空间。在经验法则中，一个人等于两吨半货物的容纳量。⁵⁰作为作战舰只，它们的主要优点在于高度，当海战主要依靠弓弩、箭矢、铁钩以及登舰部队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在战争时期，大型的英格兰商船会被加以特别的配备以增加这个优势；艏艙会建起木制船楼，而且有时在主桅上也会搭建塔楼。符合这个目的的巨型船只很稀少而且非常宝贵。英格兰政府长期存在的一个海军问题是，英格兰商船相对较小的体积。它们依照承载能力（或“载货量”）进行归类，以“桶（tuns）”来衡量。当加斯科涅贸易的标准酒桶灌满时，其质量略低于一吨。适合于装备成战舰的船只必须至少要达到 60 吨的载货量，而且很可能要更高些。大部分的英格兰商船都小于此数。它们看起来只有 30 ~ 60 吨的承载能力。一艘船只有处在这一水平以上的层级中才可以运载马匹或者大量的士兵。每艘船可以向海外运载的全副武装士兵的平均人数多年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在 12 名左右。只有当马匹被留在身后，这个平均值才可能有明显提高。一支 6000 人的军队按照 14 世纪的标准属于小规模，但是将需要不少于 500 艘船才能一次性将他们运至海外。

1337 年 1 月 5 日，西部和南部海军部的港口代表们集结于伦敦，聆听来自四位国王最高级御前会议成员发布的，关于在今后一年里爱德华对船只的野心勃勃的征发要求。他需要他的臣民以及船只在不少于三个月的时间内提供无偿服务。大臣们作了口若悬河的演讲，他们用正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游弋的一支强大的法苏（Franco-Scotch）舰队的相关情况来描述这片领土面临的紧迫威胁。他们的雄辩遭遇失败。这个提议被听众以鼓噪声回应，并立即遭到拒绝。这是爱德华为自己增强信心的

一些手段，就像他对加斯科涅即将发生的灾难的担忧一样。他立即转向激进手段。第二天，即1337年1月10日，他获得权贵议会的同意，发布了无论水手们同意与否均要求港口提供免费服役的法令。两支海军舰队的所有船只将于1337年3月15日在朴次茅斯集合，并自费带齐两倍的船员以及可以支撑三个月的储备。在随后的几天内，爱德华的两位最密切的心腹，罗伯特·厄福德以及威廉·蒙塔古被任命为海军将军。⁵¹在英格兰东海岸的小港口中，一场建造热潮已经开始进行，这是对于在十年的时间中，因疏于照顾爱德华的舰只而对他的军事力量造成损害的一种迟到的认识。大部分接到命令的船只是结实的带桨巴奇船，用于运输部队和马匹。在金斯林正建造一艘有60支桨“或者更多”的桨帆战舰。在赫尔，威廉·波尔（William Pole）正在建造另一艘。政府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曾拒绝为造船提供木材的赫拉夫的奥古斯丁隐修院院长（Augustinian Prior of Heelaugh），被迫亲眼目睹人们砍倒他的六棵最大的橡树。⁵²

179

当英格兰政府得知由加斯科涅总管转来的关于引渡阿图瓦的罗贝尔的要求时，勤勉变成了恐慌。1337年2月，北部海军部的舰队被勒令要比先前指定的日期早一个月集结，而且立即前进到奥韦尔（Orwell）等待命令下达。海军将军的官员们沿海岸开始了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的旅行，对他们可以找到的一切船只下达出动令。在西部海军部，已经到达南安普敦的20条船奉命全副武装，并立即动身前往波尔多。⁵³

*

在这些警报围绕之下，苏格兰几乎被遗忘了。1337年2月，当爱德华正在为保卫加斯科涅努力集结一支舰队时，默里

攻占了位于珀斯北方的金克拉文城堡（Kinclaven Castle）。接着，在留下了一支牵制珀斯守军的掩护部队后，他加入了威廉·道格拉斯的低地非正规军，并侵入法夫。此地的英格兰驻军孤立无援。他们几乎必然地缺乏补给。英格兰政府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无能为力。爱德华告诉珀西和内维尔，他在北方的指挥官，因为有远比安德鲁·默里的军队更加严峻的威胁将他留滞在南方，所以只能命令他们全力以赴。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什么作为。福克兰塔楼和卢赫斯（Leuchars）几乎立刻陷于苏格兰人之手。圣安德鲁斯的城墙被一架大型攻城器械“破坏者（Buster）”连续轰击了三个星期。它于1337年2月28日投降。3月，默里攻击了博斯韦尔城堡，英格兰曾在最近花费巨资对其进行强化。它的驻军在仍足以抵御任何强攻时就有条件地投降了。在所有这些据点中，一旦苏格兰人占领了那些筑垒要塞，他们就立即将它夷为平地。博斯韦尔塔楼被“连同地基一起拆毁”。甚至在传统的战役时节开始之前，苏格兰人已经重新控制了福斯河以北的几乎所有苏格兰领地，而且毁坏了爱德华一年多以来的成果。至3月底，苏格兰人已向西进军，他们穿过低地地区并破坏爱德华·巴利奥尔和他的支持者在加洛韦的领地。就像苏格兰编年史作家所传唱的那样：

当他们在法兰西开战时
对苏格兰来说是个好机会⁵⁴

当默里的军队正在接近博斯韦尔时，英格兰议会于1337年3月召开。虽然起初它曾被定在约克，最终却在西敏召开。

这是一个象征着爱德华有了新的当务之急的变化。爱德华解释，坐在离正威胁着这个王国的危险更近一些的位置是必要的。不幸的是并没有关于这一进程的相关记录，但是很明显，那场即将到来的反对法兰西的战争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政府不得不报告了苏格兰形势的翻转，一场苏格兰和法国舰只在英吉利海峡的威胁性集结行动，以及一次对加斯科涅的公然威胁。为了应对危机，爱德华建议征召两支军队，其中一支将立即前往加斯科涅，另外一支在“恰当的时间”前往苏格兰。当这些备战工作正在进行时，一个庞大的使团将被派往大陆。他们也将携带一份条约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上交法兰西国王。贵族院全数通过了这些计划，并事实上在拟定将提交给腓力六世的谈判条件方面有所贡献。一项特别津贴被投票通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⁵⁵

180

即便如此，这是一次对他们阶层的传统性猜疑的逆转，一种对海外冒险行为的猜疑，对国王在加斯科涅的利益以及为任何目的而产生的大笔经费支出的猜疑。国王本身已意识到这种改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其产生。在这个时期，那些为他准备的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备忘录零星地写有关于公众反对意见的警告，对曾经挫败了其祖先的大陆计划的回顾，以及一些关于如何阻止历史再次重演的建议。当爱德华在1330年从他的母亲和莫蒂默那里夺取政权时，他曾宣称他不仅将按照“理性和公正”的原则来管理，一种十足的传统思想，而且还将“根据贵族们的建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⁵⁶在英法危机发展过程的每个重要阶段，他实际上也在议会以及连续的御前大会中向他们请教，并且几乎总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爱德华努力工作以确保他能得到需要的建议。在1330年代开展的，由他祖父开创的传统战争宣传活动引起了许多共

鸣。英格兰人是容易被说服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具有凝聚力的国度里，而且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并共享情感，这种情感在广阔但彼此迥然不同的法兰西将会迅速淡化。腓力六世逐渐被许多英格兰人视为成功占领苏格兰的主要障碍，而苏格兰则是一个被深深厌恶的真正威胁。比起现在的英国人，同时代的英格兰人对1330年代法兰西势力局限性的认识尚不清晰。英格兰形势的严重性是腓力六世和爱德华三世的那些宣传者们可以彼此认同的唯一一点。在一个消息来源不得而知甚至自称权威的社会，谣言可以自由地传播。1337年，有消息称英格兰人在法兰西遭到屠杀，内奸正在帮助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人，而且这支有着难以形容力量的军队正在为毁灭英格兰而集结。在这种氛围下，焚毁渔村的报告在谣传讲述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派村民轮班到悬崖顶部看守未点亮的火堆的预防性措施，又赋予了它们真实性。

许多贵族不仅存在恐惧和愤怒，而且还存在着对战斗前景的真实期待。战争是散发着英雄气概的高贵事业。爱德华三世从开始统治时起就一直鼓励举办马上枪术比赛和比武。它们是会战的庆祝典礼，给重骑兵们提供了最接近战争的替代品。它们也是公众典礼，在大批观众注视下依照日益仪式化的规程精心安排。在1331年9月位于齐普赛街（Cheapside）的比武中，国王同兰开斯特的亨利、威廉·蒙塔古以及大约几十个人对抗所有的参赛者，王后的看台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以致最终坍塌。⁵⁷

比武处于现实和矫饰的摇摆不定的范围里。这是一种不用太认真的危险，并在英格兰贵族们开始热衷战争前很久就已受到他们的青睐。然而，1337年时苏格兰已经有了五年的战争经验，它是一场由乏味的围城和焦土政策，一些重要的小规模

冲突，以及两次激烈的会战组成的战争。1330年代的苏格兰战争完善了始于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一世时期的那场英格兰军事革命。爱德华三世的战役都是由具有高机动性的军队来完成的，它们由经验丰富的精锐重骑兵、骑马弓箭手和霍比拉轻骑组成，其中霍比拉轻骑快速地乘马穿过乡间却徒步战斗。在1335年，军队中有超过一半的骑马弓箭手，这是爱德华三世曾派往苏格兰的最大规模的部队。在规模较小的队伍中，比如1336年攻击阿伯丁并产生了如此强大影响的那支部队，所有的步兵都是骑马弓箭手或者霍比拉轻骑。骑行抄掠（chevauchée），或者是大范围的骑马突袭，后者将是1340和1350年代英格兰在法兰西的标志性战略，起源于爱德华在苏格兰的早期战役，正如克雷西会战计划的经典要素可从杜普林荒原和哈利顿山之战的行动中发现一样。⁵⁸

与爱德华在苏格兰的军队的布置和战术一样非凡的是将他们征募起来的手段。在爱德华的父亲与祖父统治时期，封建征召令曾是招募骑兵的主要方法，尽管他们都毅然尝试过利用一个更加合理的制度，能更好地适应一场长期、频繁而且有着进攻性战役的战争。1327年后，爱德华三世没有下达过任何封建征召令。没有人告诉他，就像他们曾告诉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二世的那样，他们的军事义务只限于由惯例规定的小数量和短时期作战。自主要的伯爵们以下，整支军队都被发放报酬。王室内廷以及大约36名贵族的私人扈从（他们因与国王签有契约而可资利用）提供了不仅是整支骑兵，还包括了相当大比例的骑马弓箭手部队，他们在1335年的军队中大约占到一半的比例，在随后几年里的规模较小但更专业的野战部队中的所占比例则更大。这是步兵和骑兵的战斗素质有明显改善的一

个原因。这些人具有常备军的某些优点。他们与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并肩作战，有时候长年累月都在同一组扈从队伍中。例如，柴郡的霍比拉轻骑和骑马弓箭手们跟随约翰·沃德爵士（Sir John Ward）与国王的内廷部队一起在苏格兰参加了三次连续的战役，而且后来在佛兰德和布列塔尼也是如此。⁵⁹ 贵族阶层的家臣们无疑没有这么勤勉，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对英格兰乡村生活在 1330 年代的军事化进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战争成了另外一个用复杂的利益和责任网络将他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场地。

尽管缺乏任何重要的敌方野战部队，苏格兰曾有过骑士战场的名声，并从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吸引来了许多自愿军。来自王后菲莉帕父亲宫廷里的埃诺人加入了爱德华在那里的大部分军队，其中包括沃尔特·莫尼（Walter Mauny），他留下来成为英格兰移民，是对法战争早期的伟大将领之一。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三五成群地来到此地。那慕尔伯爵（Count of Namur）在 1335 年带领 100 多人渡过大海前往苏格兰作战。那些鲜为人知却又源源不断地来到此地的荷兰人和布拉班特人也是如此。⁶⁰ 这些人不可能是被战利品和高额报酬所吸引，除非他们受到了太多的欺骗。魅力其实在于爱德华的个人名望以及他的宫廷和军队的声誉。爱德华本人亲临战役前线，有时无畏得接近于鲁莽的个性锻造出了同他的骑士们以及战地指挥官们之间的同袍情谊，这种纽带比谨慎的政治算计所能达到的结果更完美地解释了为何将领们在 1337 年支持他对抗法兰西的进攻性计划。让·勒贝尔认为，英格兰国王曾“将英格兰人投入他的战役中，并教导他们如何作战”。这位来自列日（Liège）的老于世故的教士曾在 1327 年陪同参加了英格兰军队对苏格兰的那场组织混乱的远征，并依然能记起它的领导者

们作战时穿的锁子甲和皮甲。当他在 1339 年于低地诸国再次看到英格兰军队时，它的领导者们因身着板甲而显得光彩夺目。优良的铠甲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一项自愿付出的昂贵投资。兰开斯特的亨利肯定不是他们之中唯一夸耀自己的装备，并伸出双脚以便让旁观者称赞他马镫的人。⁶¹

183

很难说有多少贪欲造成了 1337 年的好战情绪。战争是可以获利的，对侵略者来说尤其如此。每场战斗都紧跟着掠夺被击败军队的马匹、盔甲以及帐篷的行动，还可以大规模地抢劫每个沦陷城镇的货物、首饰及钱财。赎金的收取和分配被一项越来越复杂的准则支配，它变成了那些最成功的从业者的一项主要业务，例如沃尔特·莫尼就凭此大发横财。但是不管这些前景有多么吸引人，在这个早期阶段，除了像莫尼这样被命运眷顾的专业士兵外，它们不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诱因。他们必须对面临的风险进行权衡——战败以及毁灭的可能性。在 1337 年，甚至连英格兰将会成为侵略国这一点都尚未明晰。从北部入侵法兰西只是纸上谈兵。对法国各省的长距离深入突袭战术，在 1340 和 1350 年代被证明是有着高额利润回报的行动，但此时还需等待数年。这样的经历刺激了英格兰领导者们的胃口。而且如果他们在 1337 年为了获益而发动战争，这也是一份期待王室能提供的馈赠。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爱德华选择了 1337 年 3 月召开的议会作为公开对朋友和仆人的服务表示认可的机会。他设封了六个新的伯爵。能干而富有抱负的廷臣威廉·蒙塔古已经因参与了消灭莫蒂默的计划，在一系列外交危机中提出的适时建议，以及在苏格兰的作战，在那里他由于勇敢而失去了一只眼睛，而获得了丰厚的奖励。他现在成了索尔兹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并被任命为先前提出的加斯科涅远征行动的指挥官。另外两位廷臣，威廉·克林顿和罗伯特·厄福德与蒙塔古一起参加了抓捕莫蒂默的行动，也得到了伯爵爵位。兰开斯特的亨利，曾指挥了前一年远征苏格兰的军队，此时成了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国王为与他紧密联合在一起的贵族家族的旁系也设立了两个伯爵爵位。其中之一，威廉·博恩（William Bohun），虽然只有25岁左右，却是一位参加过1330年政变以及数场苏格兰战役的老兵。他成为北安普敦伯爵，而且将在次年成为英格兰的王国陆军统帅。爱德华三世时年6岁的继承人，未来的黑太子（Black Prince），成为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这是第一次在英格兰授予这一独特的法式头衔。在小贵族中，有20人被国王亲自封为骑士。新的贵族伙伴以及一些骑士们收到了使他们能维持其新身份的慷慨的金钱补助。有几个人，包括那位冷酷无情的战士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认为爱德华如果把他的钱花在征募以及改善军队装备上效果会更好。但是他们的观点属于少数派，而且甚至作为一项对爱德华兴趣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国王正在做公共舆论期待一个国王所做的事情，慷慨地对那些在传统上受其恩赐的人加以封赏：他自己的家族、古老的贵族阶层，以及其他曾通过履行与一位贵族相称的服务的方式来获取他们身份的人。这种与他祖父对待贵族的谨慎态度相反的做法是非常审慎的。“我们认为，”爱德华在设立新的亨廷顿和格洛斯特伯爵的特许状中解释道，“对等级、荣誉、官职的恰当分配是王权的主要标志，它通过明智的建议和强有力的人物来巩固自身。然而这个王国曾长期遭受了在名声、荣誉以及贵族头衔方面的一种严重衰退。”这段解释的主旨为他所特有。他宣布的依据也有理可循。⁶²

1337年3月16日，议会以这场在宫廷中举行的辉煌典礼作结，此后恰当地紧随了大规模的论功行赏。而腓力六世则以不那么壮丽的方式快刀斩乱麻。法兰西国王在3月下旬住在他位于赫尔特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Christophe-de-Halate）的狩猎行宫中，并在法兰西岛北部的森林中度过了下一月的时光。5月初，他来到巴黎，在那里主持了一场御前大会。这次会议因贵族阶层主要成员的出席而有所扩大。议题的基础准备十分充分。与会者一致同意：基于爱德华三世违反了他作为一位封臣的义务，庇护了国王“不共戴天的敌人”阿图瓦的罗贝尔和被决定不予详述的“某些其他原因”，阿基坦公国将会被收进国王的手中。腓力曾被请求接见携带有英格兰国王最终提议的英格兰使节。但他予以拒绝。1337年4月30日，国王在整个王国内宣布了总动员令（*arrière-ban*）。⁶³

185 7 大战略，1337 ~ 1338 年

欧洲西北部的三角地带，包括现在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德意志莱茵兰地区，因为经济对立与王朝纠葛，14世纪时曾集中了诸多的小封邑，它们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南面，卡佩王朝控制下的庞大法国正虎视眈眈地潜伏在侧。

到那时为止，这个三角地带中最重要的公（伯）国是佛兰德伯国。这是一个经济富裕、人口众多却也颇不稳定的国家。同时，佛兰德也是低地诸国中唯一一个法兰西国王治下的省份。尽管佛兰德曾经和那些属于德意志帝国的邻国一样，能够由自己的王朝进行自治统治，但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它便已经被逐步吸收到法兰西主流政治体系中了。库特赖之战的抗争，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的逆流。随着在奥尔日河畔阿蒂斯（Athis-sur-Orge）签订的条约（1305）与《巴黎条约》（1320）的签订，法兰西王室已经占据了里尔、杜埃和奥尔希（Orchies）三个“分区”[即“城堡领地（castlery）”]，这些地区囊括了所有瓦隆语佛兰德地区，而佛兰德语地区虽然尚保持独立，此时也已经被置于法兰西王朝的统治之下。除此之外，尽管佛兰德最为富庶的地区仍旧处在历任伯爵的统治之下，但这片土地已经付出太多，按照同法兰西国王签订的条约所允诺的，佛兰德伯国需要支付长期巨额赔偿金，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以上这些历史因素，不仅引起了佛兰德人对法国的仇恨心

理，同时也激化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尽管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的革命活动大大削弱了大商人阶层对城市的掌控，但在这个国度，商人权力的经济基础依旧存在。富商的宅邸与塔楼仍然在脏乱的城市、在纺织工人聚居的地方拔地而起。短工们的生计依然在经济领域的潮起潮落中浮沉不定。14 世纪初的经济问题加剧了贫困现象，而这一点在佛兰德地区显得尤为严重。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显得异常脆弱。在欧洲，只有少数其他地区会出现佛兰德这样的情况，此时那些上流资本家（haut bourgeois）会向国王请愿，就像比利时伊普尔的有钱人那样，要求保留城墙，以免市郊的工匠们在晚上进城把富人谋杀在床头，并抢走他们积聚的财富。¹在距离市郊更远的地方，农民和小地产主同样有无数的理由去仇恨城里的富人、乡村贵族和法国佬，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 1302 年的革命运动时颇有热情。尽管如此，这些乡村居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所得到的回报却还不及城镇中的邻居们。在 1305 年屈辱性的和约之后，革命中逃走的贵族们重返故地，他们决心打压农民群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后者在短暂而愉快的无政府状态中夺取的。倘若以后见之明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佛兰德的内部矛盾可以被视为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未来所要经历的动荡的预演。可当时，类似的内部矛盾仅仅被视为佛兰德地区出现的特例，包括英格兰在内的邻近各国政权都将这样的危机视为浑水摸鱼的机会，而非一则警示。

186

即便是对于那些统治水平远远胜过讷韦尔的路易（Louis of Nevers）的统治者来说，将秩序带给佛兰德这样一个混乱的地区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路易在 1322 年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佛兰德伯爵的头衔，时年不过 18 岁。他是个没什么能力

的人，既没有经验也缺乏主见，在美男子腓力的授意下，他从小就和自己的家人分开，并在法兰西宫廷长大。正因为如此，在继承爵位时，他对于自己的封邑毫无了解，在这样一个依赖友情进行统治的年代，他也没有任何朋友可以指望。他的顾问们都是法国人，在他的封臣用不快的口吻记录下的那些名字中，还包括皮埃尔·弗洛特，他是美男子腓力佛兰德政策总设计师的同名儿子。佛兰德伯爵的府库本就不甚丰厚，而他的大臣们还热心于按照法国政府在谈判桌前提出的条件来征集补偿金，这就进一步减少了资产储备的额度。按照傅华萨的说法，伯爵“是一位优秀忠实的法兰西人”。假以时日，新伯爵也许能够证明，自己在扮演法兰西人角色时可以做得更好，然而他的统治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他抵达封地不过区区数月的时间里，佛兰德人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内部敌意，最终酿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野蛮内战。这场内战的导火索与1302年的革命一样，是布鲁日纺织工人的暴动。从布鲁日开始，暴动发展到伊普尔，然后扩展到整个伯国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根特的贵族勉力维持住了自己的统治。在乡间，贵族和伯爵的官员们一旦被发现便难逃一死。到了1328年，路易只能逃往巴黎避难，而他在佛兰德的政权也土崩瓦解。镇压这些“没有理性的畜生”（腓力六世语）的责任，也就落到了新任法兰西国王的肩上。

187 法兰西国王于1328年夏季便开始不留情面地调兵遣将，开始行动。在1328年8月23日的卡塞勒之战（battle of Cassel）中，布鲁日人的军队遭到挫败，而这座叛军城镇也被攻下。残酷的统治将在此地持续三年。讷韦尔的路易重新回到佛兰德继续自己的统治，不过这次，他能夺回封地完全要归功于腓力六世，他绝不会忘记这一点。当然，他的人民也不会忘记对法国

的仇恨。²

在佛兰德东部，是德意志帝国不稳定的边界，这条界线在斯海尔德河（River Scheldt）^①两岸不断变换，蜿蜒曲折，某个伯国往往会被另一个国包围，这样的状况也为未来的领土争端埋下了种子。德意志低地诸国大都是农业小国，人口不像佛兰德那么密集，它们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涉；只有布拉班特是个例外，这是个拥有重要纺织业的大型公国。在这一地区，很少有王公能够完全摆脱法兰西的影响，他们需要寻求法国的支持，对抗自己的敌人，而当法兰西国王势力近在眼前时，他们对来自法国的敌意则又充满恐惧。许多这样的王公都拥有需要向法国缴纳税金的飞地，或是与本土隔开的小领地，抑或因联姻、继承或者购买，获得了位于法国腹地的庄园。又或者，他们是采邑主教（Prince-Bishop），要仰赖法兰西国王的眷顾才能赢得神的选择。此外，不像德意志皇帝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教会领袖也更加喜欢向教皇打小报告。就算没有这些明显的联系，这些王公贵族们也可能只是倾慕于法兰西的宫廷文化，他们或自己与法国公主结为连理，或让自己的男性家族成员与法国王室联姻，同时还在巴黎保有庄园。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极端亲法的卢森堡伯爵约翰（John, Count of Luxembourg），他同时也是波希米亚国王（King of Bohemia）。这位约翰是一位德意志皇帝的儿子，也是未来德意志皇帝的父亲，他却选择终身成为法兰西宫廷的朝臣，作为战士与外交官忠心侍奉腓力六世，直到最终在克雷西之战时为后者战死沙场。

^① “Schelde”是斯海尔德河的荷兰语名，英文变体为“Scheldt”，法语名为埃斯科河（Escaut）。

上述这些王公都是德意志皇帝的附庸，然而，他们所归属的国家却很少被视为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字面上的国家，占据了横跨西欧、中欧和意大利的广袤土地，由于面积太大、隔阂众多，皇帝即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也难以获得衷心的支持。埃诺的绝大多数居民说法语，此外，法语也通用于布拉班特南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差不多半个卢森堡，而那慕尔伯爵和列日与康布雷的采邑主教的领地同样属于法语区。至于在更靠德意志北部和西部的地区，法语则是上流阶层的语言，而希望能够和高等贵族平等交流的城镇显贵，也会选择使用同样的语言。对于16世纪的德意志人来说，高贵如查理五世皇帝（Emperor Charles V），也仅仅在驯马时才会使用德语。大众所说的语言，是低地德语中的某几种方言，这些方言被法国人不加区分地称为蒂瓦语（Thiois）。语言上显现的分歧无疑为政治斗争带来了最佳的温床。在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德意志帝国内部纠纷不断，与教皇就政制争议龃龉连连，政治情况错综复杂，国家处在一个衰退时期。低地诸国处于帝国的极西边陲，这些国家对于德意志整体的政治平衡而言，不过只是细枝末节，更何况其统治者都是务实且只关心本国利益的领袖。

像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 of Bavaria）这样的君主，其能力无疑不足以恢复帝国权力的伟业。路易自1314年登基，尽管他颇有手腕，但同时也与教廷重新交恶，而且仇恨程度更甚以往。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因为他对于教规的抽象内容持有不同看法，但从根源上来说，他希望改变的是帝国的政制体制。教廷的法理规定可以追溯至13世纪初的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时期，即德意志皇帝在当选之后必须经过教皇的授权才能施行世俗统治。这一规定刚刚在教皇克

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的手中得到了重新定义，他通过两道不可妥协的谕令使其更为强化。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的路易却置若罔闻。他向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施以君权的行为，使得看起来似乎仅仅通过选举，他就足以使自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除此以外，当皇权与教权的冲突渐趋激烈时，路易还庇护并资助了某些反教皇的激进小册子作者，这些人在攻击教皇方面最为尖锐且最为有效，其中包括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Marsiglio of Padua）。1327 ~ 1328 年，路易和教皇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他入侵意大利，并在没有教皇允许的情况下，于米兰和罗马两地为自己加冕，还扶持了一名忠于自己的教皇以取代约翰二十二世。而约翰则将路易绝罚，并宣布德意志的王座上并无主人。以上便是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试图干涉欧洲大陆的局势时，法国北部和东部边界以外的政权变动情况。

当爱德华三世试图在法国的邻国中寻找盟友时，一系列的事件表明，那些在法德两国之间摇摆不定的低地诸国的君主是多么无力，而德意志在保卫纸糊般的法德（Franco-German）边界时又是多么孱弱，而且还缺乏后备国力来面对可能的对抗。法国将罗讷河和索恩河以东的法语地区收入囊中（正如所宣称的那样）乃是多年量变积累为质变的结果，其间的谋划和行动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而在较为近期的事件中，在美男子腓力和他儿子们的年代里，法国及其“保护国”逐渐将那些法兰西东北部前沿较为重要的帝国领地，例如昂纳戈讷（Argonne）以及凡尔登主教区（bishopric of Verdun）置于类似的受保护地位上。那么，低地诸国是否会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下一个目标呢？1330 年代时，有两次针对布拉班特的协同攻击，

189 一次显然是法国人的手笔，而另一次也相去不远。当时在任的教皇本笃十二世消息极为灵通，而且对于西欧政治天平的变动颇为敏感，早在1336年5月，他就曾警告法兰西国王不要肆意妄为。到了1337年4月，当欧洲舞台的主角们互相宣战时，本笃在给腓力六世的信中，更是明白无误地宣称，德意志人的心情正“被刺激到不顾一切的程度”，而帝国与英格兰公开结盟的时代恐怕即将来临。³

*

英格兰国王其实更偏向于和佛兰德结盟。佛兰德伯国在北海沿岸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且处于欧洲北部大河的出海口，同时还和法国共享边界，这一切对于施行英格兰的计划都显得非常理想。除此之外，正如一位英格兰国王的顾问所说，佛兰德之于法国的地位，正如苏格兰之于英格兰一样。⁴不幸的是，在1336~1337年，英格兰和佛兰德的关系非常糟糕。苏格兰人从佛兰德人的港口获得补给，而在法国人攻击英格兰沿海时，佛兰德人的船只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爱德华的政府要求从上述行为及其他一些事件中得到补偿，然而，佛兰德私掠船持有法兰西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即便佛兰德伯爵愿意帮助英格兰禁止私掠活动，他也无法做到，更何况他可能并不想这么做。要知道，佛兰德的路易是法兰西国王的忠实臣仆。爱德华曾经提出了盟约，但被伯爵严词拒绝。到了1336年10月，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因为腓力六世对于英格兰人及他们的商业活动下达了禁令，而佛兰德的路易在自己的伯国中已严格执行。⁵

1336年8月，爱德华三世颁布禁令，阻止任何英格兰国

内的羊毛和皮革出口到国外。如此极端的条令，也许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佛兰德人施压。然而在秋季，这一事件已经逐渐改变原本经济纠纷的面貌，发酵成一件威力出乎预料的政治武器。佛兰德人的纺织业，以及以此为生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仰赖英格兰的羊毛来维持生计。事实上，除了英格兰羊毛以外，纺织业并没有其他的原料来源。因此，出口禁令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保持和延续，并扩展到了小麦、麦芽酒以及许多其他产品。禁令对英格兰经济造成的损失固然巨大，但对佛兰德而言，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一段时间内，佛兰德人还能依靠存货勉力维持，但到了1336年底，他们的困窘已经非常明显。前一年歉收的事实又使得这一困境雪上加霜。失业的纺织工人乞讨的足迹遍及沿途的各个村庄，甚至远至图尔奈以及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到了新年时，根特和布鲁日的公共秩序已经开始崩溃。⁶

经济危机削弱了讷维尔的路易对其封国的控制力，正当此
190

时，在更东部的法德边界，新的危机正在爆发。在康布雷地区（Cambresis），正如半个世纪之前英格兰政府在阿基坦所体会到的那样，一系列复杂而纠缠不清的经济纠纷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康布雷地区处于桑布尔河上游谷地与斯海尔德河之间，地理位置异常重要，它处在法国与埃诺、布拉班特之间军队通行的主要路线上。在此前几十年的时间里，法兰西贵族不断地购买这片敏感地区中的地产，尽管难以得到证实，但恐怕这样的行为是源于法国政府的默许。康布雷地区处于帝国的领土中，统治者康布雷主教（Bishop of Cambrai）是帝国的王公。然而，康布雷主教同时也是兰斯大主教（Archbishop of Reims）的一名副手，这意味着他通常也是一个对法国政府的任命承担义务

的法兰西人。现任兰斯大主教是勃艮第人欧索讷的纪尧姆 (Guillaume d'Auxonne)，他是腓力六世王后的宠臣，同时也是佛兰德伯爵讷维尔的路易的挚友与掌玺官。在抵挡来自法国的进攻时，恐怕他比任何人都更不乐意去保卫帝国的权益。

1337年2月，在经过短暂的密谈之后，腓力在康布雷地区东部为他的儿子买下了五座城堡，其中包括了康布雷城堡，以及斯海尔德河干流区域的两处领地。这是令人震惊的雷霆一击，因为这样的行事方式和近期腓力在波尔多近郊获得布朗克福以及维利奈斯 (Veyrines) 两座城堡的方式截然不同。对此，皇帝的反应和爱德华三世颇为类似。在完成土地交易之前不久，腓力的意图便已开始传遍欧洲大陆，而路易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皇帝命令康布雷主教阻止法兰西国王的行动，否则后者便会招致帝国的不悦。然而，主教却对皇帝的不满置若罔闻，他不仅没有阻止法国人，反而将相关的城堡作为封地正式授予腓力的子嗣。在随后的暴动事件中，法兰西国王似乎遭受了挫折，正如他曾经在德意志内部对抗中央的行动中受到过的冷遇一样。腓力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制作了一份公告，并将之散发到莱茵兰的王公和城市统治者手中，向他们解释自己并无侵犯帝国权益的意图。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被他说服。1337年初，帝国内部逐渐形成一种思潮，认为需要有一位领袖站出来，重新提出保卫帝国领土完整性的主张，当然，这样的主张无疑建立在了破坏王公贵族自治权的基础之上。不可思议的是，巴伐利亚的路易正是这样的捍卫者。无论如何，帝国势力在低地诸国的强势存在肯定会引起当地统治者的抗拒。因此，在各种特殊的机缘巧合之下，爱德华三世成为皇帝一方达成目的的最好人选。⁷

*

然而我们无从确定的是，究竟是谁在爱德华的脑中埋下了种子，让他梦想着在祖父的基业上建立一个跨越法兰西北部边境的庞大联盟。有证据倾向于埃诺伯爵，即阿韦讷的威廉（William of Avesnes）。到了1337年，威廉已经统治他自己的伯国超过三十年，他的个人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埃诺这个小国的规模与资源力所能及的范围。因此，让他来担任反法同盟领袖的想法确实有些令人惊讶。事实上，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是威廉多年的执政基石。在1322年之前，他曾在法国和佛兰德的争斗中向法兰西国王提供帮助，而在1328年还曾亲自率领军队在卡塞勒为法国作战。他领地的一小部分，奥斯特雷旺伯国（county of Ostrevant）位于斯海尔德河西岸，在名义上是法国国王赐予他的封邑。他娶了腓力六世的姊妹为妻，并在法国1328年王位空缺时期积极地替腓力游说以争取支持。可以看出，威廉早已深陷于法国的政治网络中，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法国之外的独立国家的王公。相比区区一个法兰西利益的代理人，他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纠葛。他的宫廷便是同时代骑士精神的最好展示。他的一个女婿是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另一个则是爱德华三世，他也始终和二者同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非仅仅在法国对外政策与两国有所牵扯时才这样做。威廉遇到的麻烦和所有低地诸国的王公一样，那就是他的政治地位依赖于一个脆弱的地缘基础：埃诺本身不过是一个农业中等发达的伯国，仅仅在瓦朗谢讷城（Valenciennes）及其周边地区拥有规模不大的纺织业，而更北面的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在此时还只是一片无用的沼泽地。

此时的威廉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饱受痛风、结石与伤痛困扰，尽管他依然是一位颇有技巧的外交家，但他的耐心早已被病痛消磨殆尽，也难以像过去一样成功应付腓力六世的大臣们愈发强硬的要求。法国官员们不顾老威廉的抗议，在奥斯特雷旺渗透自己的势力。事实上，法国人的谋划远比他们的行动更多。在法国的中书院中，官僚们进行着颇有创造性的研究，以求在法理上证明法兰西国王的管辖范围不仅应该延伸到奥斯特雷旺，还能扩展到斯海尔德河另一端的伯国都城瓦朗谢讷。为了勘定法国与帝国在威廉属地的边界，两国多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但最后都无疾而终，这也许也是法国方面有意为之的结果。偶发的因素往往被强权一方利用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当

192 腓力六世在康布雷地区购买五座城堡的消息传来时，埃诺伯爵的不快情绪终于转变为愤怒。他在康布雷地区构筑自己影响力网络的努力已长达二十年。归属权有争议的两座城堡，克雷沃克尔（Crèvecœur）和阿尔勒（Arleux）恰恰也是伯爵特别中意的领地。这两座城堡一度归家族所有，当他试图为他的儿子买下它们时，腓力竟然在他眼皮底下将两者全都买走了。⁸

低地王公们隶属一个法国东部和北部的亲朋圈子，他们的祖先往往都曾是英格兰约翰王和爱德华一世的盟友或是代理人。事实上，英格兰宫廷从未放弃这片欧洲大陆的阵地。埃诺伯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岳父，而伯爵的兄弟让，一位著名的帕拉丁，曾在苏格兰与当地人的作战，并每年从英格兰国库领取1000 马克的佣金。于利希边境伯爵（Margrave of Juliers），即未来的剑桥伯爵，同样也收取佣金为英格兰国王服务，他曾在两场与苏格兰人的战役中为英王效命。那慕尔伯爵在1335年率领自己的军队随同入侵苏格兰，而盖尔登伯爵（Count of

Guelders) 更是娶了爱德华三世的姐(妹)为妻。然而, 尽管传统、贸易或是婚姻上联系不断, 14 世纪初的英格兰民众对于德意志低地诸国依旧所知不多, 而对于更东面的德意志本土则更是了解甚少。这样的窘境只能依靠任用一些不为国王所亲近的人来弥补, 选择一些熟悉低地诸国的英格兰人, 例如约克郡的商人沃姆的约翰(John de Woume), 他可能生来便是佛兰德人; 另一个办法则是雇用各式各样的顾问和僧侣, 爱德华三世本人以及他的代理人们在 1337 ~ 1340 年间便是这样做的。爱德华在欧陆的主要代理人是神秘的约翰·斯兰迪斯顿(John Thrandeston)^①, 从这个名字来看, 他也许是诺福克人, 但通过建立收养关系, 他有了科隆的德意志人身份。⁹

斯兰迪斯顿的第一个使命, 是在 1336 年 9 月中旬拜访埃诺、于利希和盖尔登的诸位伯爵。他在爱德华率军前往苏格兰进行战事, 对欧陆事务缺乏直接掌控的情况下接过了国王御前会议的主导权。正因为如此, 他不可能带着过于激进的提议来继续爱德华的计划。到了 1336 年 10 月末, 他在瓦朗谢讷城的埃诺伯爵威廉的宫廷里停留了一夜, 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正是这一夜的谈话决定了未来三年一切谋划的开始。在之后一年的头三个月里, 至少有三个英格兰国王的使团在帝国的领土上独立运作。斯兰迪斯顿自己就访问过佛兰德人的城镇, 以及那些低地诸国王公的宫廷, 有些地方甚至去过不止一次。另一个使团中则包括了国王的一名王室内廷骑士, 以及一名高级财务总监, 他们的行踪遍布了包括低地诸国和莱茵兰在内的许多地方, 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官员和战将招致麾下。第

^① 斯兰迪斯顿(Thrandeston)是一处诺福克郡与萨福克郡交界处的村庄。

193 三名代理人是一位谨慎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名为杰弗里·马尔顿（Geoffrey Maldon）。他出没于沙隆（Châlons）、布雷斯地区城堡（Bourg-en-Bresse）及萨伏依王公贵族的宫廷中，在法兰西东部边境附近的帝国领地内行使自己的使命，试图在这些传统上亲法的地区里招募到能够帮助爱德华的贵族。他在花销与贿赂上的支出高达 3000 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以上这些使者们的行踪都十分低调，这由他们所肩负的事务性质决定。他们接受的都是口头指令，而在英格兰的官方记录中，他们的工作被含糊其辞地称为“国王指派的特定秘密任务”。¹⁰ 尽管如此，这些狂热外交活动进行的次数多到很难不被人察觉。腓力六世显然不会告诉世人他从哪里得知了英格兰的行动，但看起来很可能是英格兰使团在勃艮第东部丢失了部分行李所导致的泄密，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埃诺的威廉手下的某位谋臣，获得了关于英格兰人秘密行动的报告。¹¹

到了 1337 年春，隐秘行事已显得没有必要了。埃诺的威廉宣布，希望在自己的都城瓦朗谢讷城召开一场盛大的外交会议，时间定在 1337 年 5 月 4 日。这场会议不仅提议邀请爱德华的同盟和潜在盟友，同时也邀请了腓力六世的代表，以及那些显然属于腓力阵营的王公贵族，诸如佛兰德伯爵、列日主教等，这些人恐怕不太可能会支持英格兰攻击法国。威廉并非天真之人，他在发出邀请时肯定也不指望法国及其盟友的代表真的能够前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倘若埃诺真的要站在英格兰一边与法兰西开战的话，那么必须创造一种表象，即腓力才是拒绝和平请求的人，而非英格兰及其盟友。¹²

1337 年 4 月，爱德华一方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月初时，

斯兰迪斯頓从欧陆返回，和他一起回到英格兰的还有埃诺伯爵、盖尔登伯爵以及布拉班特公爵的代表。这些宾客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们获得了丰厚的礼物，接受了盛情款待的娱乐，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则正在和他的议会仔细权衡谈判事宜。到了4月15日，英格兰宣布了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林肯主教亨利·伯格什将成为代表团的高级成员，和他地位相同的还有两名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新伯爵，分别是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塔古以及亨廷顿伯爵威廉·克林顿。将伯格什列入使团无疑是十分明智的选择。此人作为国王御前会议成员，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已经充分经历了折冲樽俎的斗争，而从现在开始，他手握巨大外交影响力的时代才刚刚开启。到1340年代末他英年早逝为止，伯格什一直是英格兰外交政策的总建筑师，而他也亲自见证了自己谋划的蓝图最初的成功，以及最终灾难性的失败。正如他所厌恶并最终取而代之的斯特拉特福德一样，伯格什也是一名持世俗态度的神职人员，他野心勃勃、寡廉鲜耻，擅长阴谋诡计。他进行判断的基础并不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利益孰轻孰重的衡量，而是出于如何在战争中取胜的考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爱德华对于大臣的选择，当与法国还有可能保持和平时，伯格什只能保持有限的影响力。一旦战争在所难免，作为战争策略的执行者，伯格什的优秀之处就显而易见了。正如同代人所评论的那样，他“是一位天才的战争顾问，既能大胆进取，也能稳健前行”。

194

伯格什的使团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首先，他本人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向腓力六世或其代表递交英格兰议会起草的最后通牒。其次，他将运用他的天赋，在腓力拒不接受条件或是根本不参加谈判的情况下，拉拢可能需要的大陆盟友。当然，英格

兰人希望经过了八个月的羊毛出口禁运，佛兰德伯爵会屈服而同意成为这样的盟友。作为引诱佛兰德伯爵就范的可能条件之一，爱德华也许会将女儿嫁给他的继承人。尽管如此，无论佛兰德是否加入，伯格什都会建立一个反法同盟，而所要采取的手段、所要开出的价码都将由他来作出决定。他和同行的使节们将在海外建立一个英格兰国王御前会议的分支机构，而不必在作决定时返回英格兰进行请示；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它只接受国王本人的裁决。显然，爱德华已经从过去十年的外交失利中多少学到了一些教训。¹³

伯格什和他的同僚们在 1337 年 4 月的最后一周离开英格兰，直奔瓦朗谢讷。英格兰国王在自己权力和财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一切努力去争取低地诸国的本土势力。大使们获得授权，能够从巴尔迪银行的爱德华私人账户里支取 2000 镑，从佩鲁齐银行中也能支取 1000 镑。除了这两笔庞大的外交预算以外，索尔兹伯里伯爵还带着属于自己的 5000 马克巨款（3333 镑）以防万一。当使团抵达埃诺时，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接受了主人炫耀式的奢侈招待。瓦朗谢讷只是一座小城，它的居民对如此巨大的排场印象深刻。根据让·勒贝尔的记叙，“人们纷纷出来观看这场盛会，面对此等奇观，无不为之陶醉，”他还记录道，“倘若国王本人大驾光临，恐怕这些人就没法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了。”被惊呆了的远不止瓦朗谢讷的居民。远在正式磋商开始之前，索尔兹伯里伯爵便将自己的 5000 马克分发一空，作为礼物或是补助赠给各式要人。¹⁴

在埃诺伯爵的会议召开之际，人们毫不惊讶地发现，那些派人出席的势力都大力支持爱德华三世的事业。这意味着，除了威廉伯爵与他的兄弟以外，参加会议的王公还包括盖尔登伯

爵、林堡伯爵、于利希边境伯爵、克莱沃（Cleves）和阿洛（Alost）的诸伯爵以及一些小的王公贵族。布拉班特公爵、那慕尔伯爵以及科隆大主教也派代表列席会议。然而，佛兰德伯爵及其属下城镇的代表们则并未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同样，腓力六世也未能前来。尽管如此，与会者在同意开战之前仍旧提出了和平条款。埃诺伯爵与盖尔登伯爵起草了将会发送给腓力六世的最后通牒。通牒中包括了三条要求。第一，事关阿图瓦的罗贝尔，他的内廷骑士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罗贝尔的问题非常微妙。正如法国政府至少曾经预计的那样，当低地诸国的王公需要解决这一问题时，他们会非常不愿意在自己脆弱的实力基础上挑战腓力的权威。这些人之一，盖尔登伯爵在亨利·伯格什的见证下准备了文件以撇清关系，声明自己在五年前曾发誓帮助腓力对付法兰西国王不共戴天的仇人罗贝尔。因此，与会者们同意，腓力六世应当受邀给予罗贝尔安全前往法国的赦免，并允许后者在法兰西宫廷进行抗辩。如果赦免令已经发出而且罗贝尔经历审判并被判有罪，那么爱德华一方就不能再将其庇护于英格兰。第二，更有争议的一项要求是，腓力必须停止支持苏格兰人，尽管他不太可能这样做。第三，是邀请法兰西国王与爱德华三世约定时间，在巴黎高等法院讨论二人困扰已久的诉讼问题，并通过判决或是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两位伯爵自愿作为中间人为执行以上条款提供服务。¹⁵埃诺伯爵夫人瓦卢瓦的让娜（Jeanne de Valois, Countess of Hainault）被选作信使，将通牒传达给腓力六世，她是国王的妹妹^①，也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真心寻求和平，而非将自己的目的藏在伪善外

^① 瓦卢瓦的让娜生于1294年，只比腓力六世小一岁。

表之下的人。这位心灵崇高、颇有威仪的老夫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毕竟战事的主角都是她的亲族。为此，在1337年5月的第三周，她启程前往巴黎，由埃诺伯爵的兄弟让陪同，后者是一位颇有风度的绅士，同时在过去也曾和腓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让娜和让抵达万塞讷城堡时发现，此时的法兰西宫廷已经在忙碌地为战事的来临作准备了。腓力的大臣与廷臣们试着忽视老夫人的存在，因此，她颇费了一番唇舌才获得了与兄弟见面的机会。然而，会面的景象同样让人心寒。让娜苦苦哀求腓力，希望他能够派遣代表前去瓦朗谢讷进行磋商，并向他提交了英格兰与低地诸国同盟一方王公们提议的书面文件，腓力却直接将通牒扔了出去。显然，法兰西国王很清楚自己的妹夫在过去的半年，在反法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他比让娜夫人自己还要清楚。至于面对埃诺的让，腓力指责他是在尝试“干扰朕治理法国”。最终，两人徒劳无功地离开了他的宫廷。在他们离开之后，腓力终于表现了某些小的让步。他派遣一名使节赶去，送上信件声称自己愿意考虑安全引渡阿图瓦的罗贝尔，以此让他能够在法国接受审判。腓力还说，他同意允许罗贝尔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并在法官面前与他的敌人自由地进行抗辩。对于在高等法院中解决与英格兰国王纠纷的问题，腓力则未置一词。法兰西国王提议，将推动阿基坦收归王室的进程，至于苏格兰人的问题，腓力则宣称出于盟约的规定，他必须帮助他们对抗英格兰，而自己也确实意向如此。¹⁶

此时，腓力六世已经开动了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家机器。法兰西大军预定于1338年7月8日在亚眠集结。第二支军队则会在同一天于马尔芒德（Marmande）集合，它是法国

的一座城堡，地处爱德华在阿基坦公国领地的边缘，距离波尔多也仅有 50 英里远。5 月中旬，腓力在南部战线的总指挥，富瓦伯爵从教廷的外交任务中脱身复命，他的新任命则在 5 月 20 日分配到本人手中。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厄镇伯爵拉乌尔则在同月 23 日收到委任。第二天，即 5 月 24 日，亚眠法官被命令接管蓬蒂厄以北的小块飞地。这一切都发生在瓦卢瓦的让娜访问万塞讷城堡之时。¹⁷

腓力的大臣们已将法军的计划和苏格兰人的行动协调起来，而且随着英法间外交局势的恶化，他们对苏格兰人的补给力度也随之增强。在法兰西国王和他妹妹发生不愉快的会面之后不久，柯克船佛兰德号（Cogge de Flandre），当时可用的最大的几艘商船之一，在加来满载珠宝和盔甲起航，随船的还有 30000 利弗尔的银币，以及内藏记录与信件的箱子。随后这艘船驶向苏格兰，船上除了大批水手外还有几名来自盖亚尔堡的显贵要人，包括苏格兰国王的密友，格拉斯哥主教约翰·威沙特（John Wischart, Bishop of Glasgow）。这艘船上的货物和人员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半路上遭到了来自雅茅斯舰船的拦截。法国人把这次遭遇归结为间谍泄密，并为此绞死了他们怀疑的对象，然而更有可能只是他们单纯不走运罢了。由于此时英格兰人在海上处于劣势，海运尝试本应成功，而事实上，成功的案例也的确为数不少。¹⁸

那些逗留在瓦朗谢讷的王公们所等待的，恐怕恰恰就是腓力打算给予他们的答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备齐材料交给爱德华的大使。所有与会的王公都同意，有必要和英格兰建立一个防御性同盟，这意味着，一旦法国向同盟成员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英格兰国库将为他们提供战争

补贴。而且，这些伯爵和公爵们也已经准备就绪，打算对法兰西王国在帝国境内的领地进行一次精心协同的联合攻击。然而，尽管伯格什和他的同僚们毫无疑问地强烈支持入侵法国本土的行动，但反法同盟内部对此则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源于布拉班特公爵和皇帝不置可否的态度。公爵的支持对于攻入法兰西本土十分关键，毕竟他的公国在所有德意志低地诸国中拥有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至于皇帝，英格兰大使固然对帝国能够提供的军事力量寄予厚望，但英格兰希望争取的更主要还是皇帝能够在与法国的军事斗争中提供法理与精神方面的支持，从而保障战争的正统性。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瓦朗谢讷的会议远不是外交斗争的谢幕，相反，它仅仅是个开始。在此之后的纵横捭阖将伯格什的外交技巧推向了极限。恰恰是这个时候，伯格什失去了来自埃诺的威廉的珍贵支持。威廉本已垂暮并身处巨大的病痛中，只能间断性地出现在会议上。1337年6月7日，埃诺的威廉与世长辞。¹⁹

6月初，英格兰使节率领庞大的团队横穿埃诺北部蜿蜒曲折的河谷，最终抵达布拉班特公爵的都城布鲁塞尔。在这里，主人摆下了更大规模的宴席，而客人则回报以更大数目的贿赂。就连公爵本人也没有免俗，对于他的友谊，英格兰人许诺了多达60000镑的馈赠，这笔巨款将在四年之内付清。在布拉班特建立羊毛强制交易市场的构想被呈递公爵，而英格兰羊毛出口的凭证则被大方地授予那些公国中饱受缺乏原料之苦的臣民。对于洽谈的前景，英格兰的使节们非常乐观。6月中旬，他们向英格兰的主人回报说，使团准备在月底前带着盟约返回，盟约将允许爱德华在同年的夏季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远征。此时，爱德华正身处林肯郡的斯

坦福德，几乎整个六七月间，他都在此和他的御前会议一起进行秘密谋划。正是在斯坦福德，从6月22日起，国王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以征召一支远征军。这支军队将于1337年7月28日在伦敦集结完毕，等待渡海。官僚系统固有的拖延，以及无法掌控事态发展的孤立感使爱德华在斯坦福德等待新消息时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大使们对前景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了。当专员们开始在英格兰乡间完成自己的工作时，伯格什正和他的同僚们一起东行到法兰克福面见皇帝。一支来自大雅茅斯的由20艘船组成的舰队在6月底抵达荷兰港口多德雷赫特（Dordrecht），打算将使团接返英格兰，但此时使团已踪影全无。²⁰

198

到这个时候为止，英格兰人尚未直接和巴伐利亚的路易接触。在他们看来，皇帝不仅是个异教徒，还遭到万人唾弃。他们在面见皇帝时固然会吟诵后者的每一个头衔，但此举是在得到教皇的赦免后才进行的，根据英格兰的记录，私下里他们仍然将控制帝国皇位的那个人称为“巴伐利亚公爵”。²¹而对于路易来说，和英格兰使团的会面同样是一件微妙之事。迄今为止，数年之间他已经和法国、教皇双方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谈判，试图结束自己和阿维尼翁教廷之间互相伤害已久的仇怨。有迹象表明，教皇本笃十二世愿意进行和解。路易知道，倘若他和英格兰缔结军事同盟，那么和解也就成了泡影。皇帝艰难的抉择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法国人购买康布雷地区附近城堡的行为在德意志引起了恐惧和愤怒。第二，恐怕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这位缺乏财源的统治者来说，英格兰的使节们愿意拿出300000金弗洛林（45000镑）作为资金支持来换取同盟。作为交换，路易被说服，愿意提供2000名全副武装

的士兵为爱德华作战两个月。路易声称，他希望能够亲自领导这支军队作战。倘若无法兑现这个承诺，那么路易也保证会授予英格兰国王“帝国代理人（Vicar of the Empire）”的头衔，让他能够行使皇帝的全部权力。如此创新的方式恐怕只能是出自伯格什之手。皇帝的权威固然已所剩无几，而且难以得到尊重，但至少这种权威依然能在攻打法国时赋予入侵者官方而正统的身份。²²

一旦大使们和巴伐利亚的路易谈妥了条件，他们很快就与低地诸国的王公达成了协议。依据承诺，埃诺伯爵、盖尔登伯爵以及于利希边境伯爵每方均得到 100000 弗洛林（15000 镑）作为战争补贴，他们会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提供军队。布拉班特公爵除了得到之前在商谈中敲定的补贴外，也立下了和上述三家类似的盟约承诺。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王公在内部商议中是否会私底下对自己冒险押下的赌注表示疑虑。盖尔登伯爵和于利希边境伯爵想必是毫无怨言的，两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他们的领地距离法国也很远。他们也许会期待战争能够带来远远超过平时岁入的高额回报。然而，在签订协议时，布拉班特公爵和埃诺伯爵对战争则没有太大的热情。法国对于德意志低地诸国的持续渗透固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但一次政治目标更为宏大的、针对法国本土的袭击恐怕会更加凶险难测。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并没有多少选择。埃诺的新伯爵曾被他父亲要求发誓继续原有政策；而布拉班特公爵则无法坐视领地内纺织业因为英格兰禁运而限于停滞状态，也不能对那些混乱程度逐渐赶上佛兰德的城镇置若罔闻。当然，鉴于布拉班特公爵要求得到的数额如此巨大，这笔钱甚至超过皇帝需要提供的资金，更是埃诺伯爵所得份额的四倍，因此不难

想象公爵是多么不情愿，需要巨大的利益方能打动他。以上种种困境并没有难倒英格兰的使节们，一经拿到这些王公们签署的协议，他们马上将其寄返英格兰，快马加鞭送到斯坦福德的爱德华三世手里。后者立即批准了它们。²³

当小王公、钻营者和佣兵们一个接一个签署他们自己的协议时，亨利·伯格什和他的同僚们已经在纸面上召集起一支总数接近 7000 人的雇佣军。

皇帝	2000 人
布拉班特公爵	1200 人
埃诺伯爵	1000 人
盖尔登伯爵	1000 人
于利希边境伯爵	1000 人
洛斯伯爵	200 人
普法尔茨伯爵鲁珀特	150 人
拉马克伯爵	100 人
勃兰登堡边境伯爵	100 人
法尔肯堡领主	100 人
其他	96 人
总计	6946 人

除此之外，大使们还让他们的主人愉快地承担了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为了这次联盟，各位王公总共索取了超过 160000 镑的天价费用。除了这些资金外，呈送给英格兰国王的条约规定，爱德华需要承担进行战争所需的常规费用。英格兰国王给每一名士兵提供固定的膳食，通常这笔钱是每人每月 15 弗洛

林（2.5 镑）。同时，在一次战役开始前夕，通常都要预付两个月的薪水。军人需要自备马匹和装备，但假如士兵在为英格兰国王服务期间损失了战马，那么国王一般都会补偿这一损失。他还承诺会解救任何被俘之人，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承担己方被俘人员的赎金。²⁴

200 以上诸多协议束缚了爱德华，使他无法使用军事上最优的战略方案。一开始，似乎爱德华脑海中的方案是在诺曼底登陆。为此，低地诸国王公联军要么在登陆船队出发前就和他的军队在英格兰会合，要么在英军登陆法国的同时从北方攻入腓力六世的领土。然而，这样的计划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当英军尚未到达时，低地诸国会暴露在数量大占优势的法军攻击之下。因此，在瓦朗谢讷会议召开期间，这个计划遭到放弃。取而代之的方案要求爱德华三世将埃诺作为发动入侵的起点。这个方案不仅保护了英格兰的盟友，使它们免受攻击，同时也让同盟看到了一些希望，即这场战役除了能达成爱德华的目标外，也能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对于埃诺伯爵来说，这意味着收复克雷沃克尔和阿尔勒，也许还包括康布雷地区的其他一些地方。至于巴伐利亚的路易，虽然迄今为止他的立场因政治而非金钱而摇摆不定，但同样也将收复失地置于优先地位。因此，爱德华的大使们允诺，反法同盟军的会合点将定在康布雷地区中部，会合时间预定为 1337 年 9 月 17 日。皇帝得到了稍多一点时间以集合他的军队：他加入联军的时间被定在了 1337 年 10 月 1 日。至于庞大的英格兰军队如何跋涉抵达会合点，会上则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²⁵

当大使们在多德雷赫特附近停留，等待被舰队带回大雅茅斯时，以上的问题一定还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难以散去。法兰

西舰队几乎彻底掌握了制海权，他们的控制区直抵大使们所在的海滩。英格兰船只在英吉利海峡与北海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法国人还在海峡群岛、英格兰南部与东部海岸展开了新一轮的劫掠。在海上，法国的桨帆战舰正虎视眈眈，希望能在荷兰外海拦截返程的英格兰使团。在西敏，爱德华对海军将军们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没能将使团带返英伦，因此也就使英格兰国王难以得到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信息。整整三个星期之后，雅茅斯的舰队才在一场风暴的黑云掩护下成功带回使团。使团的部分成员在1337年8月13日一身泥水、淋得潮湿地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而其他人在几天以后被风暴冲上了岸，他们的马匹和行李都被丢弃了。使团回到英格兰时，发现岸边的山丘上修建了灯塔，外国人被禁止进入海岸，而对于战争的不间断宣传则加强了恐慌情绪。使节们在8月的第三周抵达伦敦，在那里，他们见到的是一支组建了一半的军队的雏形：大量来自威尔士与西南部诸郡的士兵乱成一团，没有人领导，也收不到军令，他们对于即将展开的战役几乎一无所知。国王将行宫从斯坦福德迁到了西敏，现在他终于可以知道使节们替自己打出了什么样的牌。此时，距离战役的最终发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²⁶

*

在加斯科涅，代表爱德华三世行使他意志的是一群优秀的军人与行政官僚，良好的团队状况与爱德华三世父亲时代的圣萨尔多危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地的总管是一名叫奥利弗·英厄姆（Oliver Ingham）的英格兰人，根据编年史作家奈顿（Knighton）的描述，他是一位“英勇而令人钦佩的骑士”。英

厄姆技巧卓越，颇有创造力，善于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可以说是百年战争中的一位无名英雄。他是诺福克人，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曾在内战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拥有一段丰富的为王室服务的经历。他第一次造访加斯科涅是在1325年圣萨尔多战争期间。根据德斯潘塞父子的命令，他从温切斯特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领命出国，作为顾问辅佐能力不足的肯特伯爵。在伯爵颜面尽失地离开职守后，英厄姆在短期内作为总管执掌大权，在这段时间里，他为加斯科涅公国的防御策略注入了一股新的主动冒险的精神。那时是1326年，恰好是德斯潘塞父子失势并被处死的同年。新的英格兰内阁有意与法兰西讲和，因此将他召返英伦。然而，英厄姆似乎有一种天赋，可以处理好与任何当权者的关系，到了1331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加斯科涅的总管。他的余生基本都会在这个职位上度过。在同时代的人看来，英厄姆无疑是一名经验极其丰富的加斯科涅事务专家，显而易见的是，他很擅长在该地区反复无常的领主之间维持政府政策的一贯与连续。²⁷

到了1337年，英厄姆（大约已50岁）已经逐渐显现老态，尽管需要单枪匹马地进行一场战争，但健康状况并不是总能够允许他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伊始，他的主要助手是一名加斯科涅贵族，阿尔布雷的贝拉尔（Bérard d'Albret），他是加斯科涅北部边境布莱和皮伊诺尔芒（Blaye and Puynormand）的军事主管。贝拉尔是阿尔布雷家族的幼子，也许在他无情而好战的家族中，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即便是在1324~1325年最为黑暗的日子里，他依旧坚持支持英格兰，站在了绝大多数家族成员的对立一面。英格兰政府对他的军事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始终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对于贝

拉尔来说, 他最大的财富是他的影响力和魅力, 这两点在他的时代中可谓鼎鼎有名, 此外, 对于自己家乡的人情世故, 他也有着深入的了解。“我们总能发现, 他比任何人都热心于在这些地方服务我们的主人, 英格兰国王,” 一位生活在爱德华二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如此写道, “而他拉拢来的法国盟友, 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²⁸

从资源上看, 这些加斯科涅的英格兰代理人完全无法完成他们的使命。在整个公国境内, 除了几十名英格兰移民以及一些英格兰官员的扈从外, 根本没有英军驻守。加斯科涅政府所能指望的野战部队, 是来自本地的贵族和他们的附庸与家臣。根据残存至今的拼凑起来的报告, 在比较有利的状况下, 加斯科涅贵族们能够召集起一支数量为 4000 ~ 7000 人的军队。²⁹ 即便是这样规模的军队, 也需要很高的忠诚度与作战热情才能召集起来。毕竟, 这些人在出征时需要动用原本保护自己私产的军队, 并依赖现付的佣金生活, 且冒着战败时被俘、被索取赎金的风险, 还要抛弃被法兰西王室赏识所带来的前途, 以及被没收处于法国其他地方的产业。对于加斯科涅这个英格兰的公国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 多数人都没什么信心。当奥利弗·英厄姆在 1337 年 10 月征召忠于公国的忠诚的男爵阶层集会时, 在波尔多的多明我会教堂里,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偏房礼拜堂就足以容纳所有与会者了。有些人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尽管阿尔布雷雷家族有三人到场, 但家族的首脑并未出席。二十年以后, 弗龙萨克、科蒙 (Caumont) 和杜拉斯 (Duras) 的领主们将会成为黑太子加斯科涅宫廷的贵宾, 但他们也并未出席此次会议。所有这些加斯科涅贵族们此时要么坚定地站在法国一边, 要么 (像阿尔布雷雷领主) 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对英格兰人带着深深的敌意,

直到局势明朗之后才改变立场。³⁰

被迫将几乎所有人力用于驻守的事实迫使加斯科涅公国政府遵循被动防御的策略，尽管这样的策略是和政府中所有领导者的直觉背道而驰。对这个公国而言，源于国力贫弱的其他因素，同样导致了战略上的被动。波尔多政府的行事方式在于，保证给予当地大贵族足够的补贴，使后者能够维持军队，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以及所在的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贵族们在保护私产时会非常有动力。然而随之带来的问题也不小。某些接受补贴的贵族事实上成为整个地区的军事总督，成为波尔多政府控制之外的独立势力，在战略层面也能够自主作出决定。举例来说，格拉伊的皮埃尔（Pierre de Grailly）和他的儿子让，作为“比克大领主（Captal de Buch）”负责波尔多西部的大片土地，此地有贝诺热（Benauges）诸堡垒、多尔多涅河畔卡斯蒂永（Castillon-sur-Dordogne）以及拥有城墙的利布尔讷（Libourne），外加两海间地区（Entre-Deux-Mers）^①的大片土地；他们的另一片辖区是较小的位于朗德南部靠近巴约讷的土地。这些地方的贵族，以国王—公爵包税人的名义，控制、加固他们的城堡，并提供补给，同时也自行征税谋利。³¹利用这类办法，英厄姆可以说是凭着一纸空文为国王找来了军队和税收。然而，如此一来的代价是，英格兰国王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军队部署的控制力。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英格兰人才能将公国境内的所有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地方。公国的军事组织显得呆滞而缺乏变通，在法国人大肆攻城略地时，在贵族的世

① 这一地区事实上是位于两条河，即加龙河和多尔多涅河交汇处的狭长三角地带。

袭任命变得岌岌可危时，在达官显贵的生存土壤日益贫瘠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加斯科涅的军队变得愈发倾向于固守一隅。1340年之前，加斯科涅从未出现过属于防守一方的大规模野战部队，而直到1345年，也没有人相信能在此处依靠野战的方式挫败法国人的入侵。

加斯科涅公国能否生存，取决于公国中城堡的坚固程度与数量，只有坚固且数量众多的城堡防线才能为一个国家提供足够的防御纵深：在抵御入侵时，敌人沿着河谷与主要道路行军的每一个阶段里，城堡都能起到阻滞的作用；而对于任何一支规模大到足够穿越城堡防线的敌军，城堡驻军也能承担袭扰敌人交通线的任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类似的战术早就上演过了，但到了他孙子统治的年代，城堡的数量已大不如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格兰国王不得不将大量城堡分封给公国内亟须的盟友，再加上法国人的两次入侵破坏，加斯科涅此时的城堡体系只剩下一条摇摇欲坠的防线，城堡的数量只够勉强勾画出国王一公爵领地的外沿。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城堡本身也难称坚固。公国的收入难以承担日常的营建和修缮费用，而英格兰的税收则必须花到更需要的地方。正如四年前爱德华三世曾经告诫手下官员的那样，公国境内城堡的维护工作已然刻不容缓，但他们也应该记住，必须把对苏格兰作战的开销放在心上。³²

就加斯科涅公国的城堡体系而言，南部面向富瓦伯爵的防御能力最强。在美男子腓力与查理四世曾经发动的入侵中，这一地区基本没有受到波及。在这一地区，沿着阿杜尔河谷地及其支流流域，英格兰人保持着一条由数量众多的堡垒—城镇组成的防线：巴约讷、达克斯、圣谢韦尔（Saint-Sever）、若讷

(Geaune)、艾尔 (Aire) 以及波涅嘉德 (Bonnegarde), 此外还有一些孤立的堡垒, 诸如更南面比利牛斯山脉下的莫莱翁 (Mauléon)。然而, 这些堡垒并不位于敌人可能前来进犯的主要方向。在公国的北部边界, 各个防御点的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桑特是一座大型城镇, 位于中世纪连接巴黎和波尔多的主要道路上, 这座城镇曾在 1331 年的短暂战事中遭到阿朗松伯爵的洗劫。伯爵摧毁了桑特城及附属城镇的城墙, 本来还打算彻底摧毁城堡, 但在准备执行时恰被召回法国。按照休战之后的约定, 法国人本应支付修理城镇的费用, 但这一允诺从未真正兑现过。在百年战争之初, 桑特成了一座门户大开的城镇, 双方都没有派兵驻守, 也许城市本身也确实难以防御。在吉伦特西部海岸沿线, 只有一条并不稳固的城堡防线。塔尔蒙 (Talmont) 是整条防线最西侧的城堡, 它位居吉伦特湾入海口附近一块颇得地利的海岬处, 但城堡本身缺乏守卫, 被法国人从当地招募的军队围攻两个月之后即告陷落。蒙唐德尔 (Montendre) 距离桑特所处的主要道路几十英里, 虽易守难攻, 但无法对通过道路的敌人造成威胁。于是, 担当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北部防线门户的重任就落在了布尔格、布莱两城的肩上。布尔格位于多尔多涅河与加龙河交汇之处, 和下游 8 英里处的布莱一起成为控制该地的交通枢纽和要冲, 在任何于公国内建立防御体系的计划中都显得至关紧要。尽管两城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但它们防御的建设却难符人意。在英法开战整整一年之后, 布尔格的市民们还在勒紧裤带自掏腰包来完成整修城墙的工作。相比之下, 布莱的防御工事覆盖范围更大, 阿尔布雷的贝拉尔曾引着英厄姆及他的官员, 在 1337 年 9 月参观城防, 给英格兰人留下的同样也是令人失望的印象。英厄姆与手

下看到的不过是锈蚀的城门、风化的石墙、塌陷的屋顶和已被山羊踩踏得不成形状的壕沟，以及断断续续、某些区段甚至被垃圾填平的护城河。在城市外围的碉堡下，有人私自挖开方便之门；在城市背面，一片新出现的城郊建筑不仅覆盖了原来的壕沟，高耸的建筑甚至能够俯瞰城墙上的守卫；至于南面，在水门和河滩旁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存在。甚至在一年以后，城防建设依旧在进行。直到 1339 年初，布莱新市郊的建筑才被拆毁，而法国人此时已经行进在向该城进军的道路上了。³³

除此之外，另有一些能够进入公国的水上通道。这些位于加龙河干流流域的地方同样难以设防，14 世纪时人们就能逆流而上，航行到图卢兹甚至更远的地方。固然爱德华三世所属的城堡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尽如人意，但这些地方难于防御的原因并不在此。法国人在 1324 年的征服活动已经彻底摧毁了公国东部的防御体系。在阿让地区，佩奈城堡在入侵中幸存下来，继续在巨石上俯瞰着洛特河谷。更南面皮米罗勒脆弱的设防村镇同样没有受到攻击。法国人越过这些堡垒，径直占领了阿让地区与圣马凯尔之间的加龙河谷地，他们的战果甚至包括了庞大的拉雷奥勒（La Réole）堡垒，这对爱德华二世和他的继承者而言尤为致命，因为法军很快整修并扩建了这座城堡，倘若阿让地区陷落，那么拉雷奥勒将会成为控制加龙河谷地的关键。而圣马凯尔则成为整个公国的防御核心，以及通往波尔多道路上唯一的重要屏障。

即便爱德华三世拥有一些据点，它们却由忠心堪忧的人把守，而且面对的是困难的防御处境。一场胜负难分的围城战将会把他们的忍耐推向极限，有时甚至会有超出极限之外的情况

出现。奥利弗·英厄姆曾在圣萨尔多战争期间指挥了阿让保卫战，想必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市民们宁可迫使他开城投降也不愿面对攻城的往事。倘若有机会的话，那些圣马凯尔的居民也会做一样的事。在加斯科涅，一旦开战，驻军指挥官所属的人拥有的土地往往会落入敌手，但同时他们的佣金却处于拖欠状态，攻城一方与他们家庭之间的纽带远比守城一方更加紧密。

205 阿尔布雷的贝拉尔对于这些人颇为了解，他相信那些在 1337 年的战役中被攻破的城堡与市镇，都是因为内贼出卖才落入敌手。这样的判断十分常见，但很少能够得到证实。不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些情况下确实有背叛发生。正因如此，只要有合适的英格兰人，原则上政府便会任用他们作为驻军的指挥官，虽然总体而言很少有人存在。无论是好是坏，爱德华在加斯科涅的领土只能留给加斯科涅本地人去守卫了。³⁴

爱德华确实尝试过调遣英格兰人来增强上述地区的防御实力，但他派去的增援比他原本计划到达的时间更晚，而且这些援兵的数量也少于预期。英格兰国王在 1337 年 3 月 18 日发布了为加斯科涅征召一支军队的命令，这支军队预定由巴约讷的舰队护送，穿过比斯开湾到达目的地。就在同一天，爱德华向他的海军将军们下令，要求他们征集所有停泊在英格兰西部和南部海岸的舰船，以及任何载重超过 40 吨（相当于后来的 30 吨）的船只。按照原定计划，这次渡海增援将是年内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冒险，而爱德华打算亲自领导此次行动。到了 3 月底，亨利·伯格什正准备出发前往波尔多打点相关事宜，以迎接国王的到来。然而随着春去夏来，从北部攻击法国的计划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与此同时，伯格什也被派遣到瓦朗谢讷执行任务，而非原定的波尔多。此外，对于增援加斯科涅的计

划，爱德华也在他的御前会议中遭遇了越来越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倘若英格兰本土遭到敌人跨越海峡的入侵，在加斯科涅的军队将无法迅速回防。³⁵

这场远征带来的后勤问题与管理延迟，使得国王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计划。原有的时间表要求远征加斯科涅的军队在1337年4月底从朴次茅斯出发，这个时间显得太过不切实际，但重新制定的时间点也好不到哪里。征募兵员的进程显得缓慢而不稳定，在整个夏季，因为同时受到苏格兰前线军队需求的影响，加斯科涅远征军的征召事实上受到拖延。在爱德华多次羞辱了负责的官员，并至少三次宣布推迟出发日期之后，最终，起航的时间被定在了7月7日。直到6月中旬，官员们才在朴次茅斯进行了有一定目的的管理工作。大量的食物补给被储藏在近海的仓库里，而第一艘隶属护航舰队的桨帆战舰也终于在港口中露面。³⁶

恰在此时，爱德华三世收到了伯格什从瓦朗谢讷发来的关于事件进展的报告，最终国王还是决定抛弃以前的计划，宣布将会用登陆低地诸国的方案取而代之。爱德华三世总是过于乐观，相信凭借自己小小的国家就能够攫取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他也足够务实，认识到自己无法同时保持三线作战，即在苏格兰、低地诸国与加斯科涅三地保有军队。在低地诸国登陆的决定一经作出，加斯科涅远征军的优先级就逐步降低了。到了7月，远征军的指挥权被交给了诺里奇的约翰，此人的级别很低，和爱德华手下的多数指挥官一样，在苏格兰战场上积累了经验。交给约翰的军队在规模上已经大为缩水。有些被召集到朴次茅斯的士兵又得到了新的命令，要去伦敦报到，准备驶向低地诸国；其他人则被要求留在温切斯特，在那里他们将会等

待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在需要的时候去任何一个港口以满足形势的需要。³⁷

不到一周之后，在万塞讷，腓力六世和他的顾问们也作出了一个类似的决定。1337年6月28日，法兰西宫廷得到了伯格什与皇帝会谈的内容报告，在这一天他们已经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发前往亚眠或者马尔芒德与北部的军队会合。像他的英格兰死敌一样，法兰西国王曾希望能够亲自挂帅，指挥前往西南部的远征军，不过此时他已经下定决心，打算待在北方以面对新出现的威胁。³⁸

在利布尔讷，奥利弗·英厄姆已经在1337年6月13日遇到了入侵法军的先锋，佩里戈尔总管的两名副手，这两人携带着来自法兰西王室的信函宣称，加斯科涅公国已经被没收，要求英厄姆投降法国，并将掌控的城镇和堡垒交与总管管理。英格兰人认真阅读着信函的条款，而英厄姆也在尽量拖延时间。他要求法国人宽限一下，以便他咨询位于波尔多的公国议会，法国人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厄姆指出，没收公国的原因包括关于阿图瓦的罗贝尔的条款，而此人现在并不在加斯科涅境内。按照英厄姆的说法，他需要几周的时间去请示英格兰方面的指示。与此同时，他向巴黎高等法院的陪审团提出控诉，暂停强制执行的行为。这些要求对于法国副手们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声称，强制执行没收公国任务的军队已经上路了。³⁹

法国人并没有撒谎。1337年5月中旬，腓力六世在巴黎通过密谈，和他的顾问们敲定了军事战略的主要思路。法国人此时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把攻击加斯科涅的方向定在东部，经由加龙河谷（像英格兰预计的那样）而非从北部途经圣通日进军。这意味着，法国人试图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

直扑波尔多。预定的集结日期为 1337 年 7 月 8 日，这恰巧是英格兰救援加斯科涅的远征军计划离开朴次茅斯的后一日。和爱德华计划中的不同，腓力的军队准时抵达了预定位置。这支军队几乎全部来自南部省份，图卢兹、博凯尔（Beaucaire）和阿让的总管们带来了朗格多克的部队。两名法国南部忠于国王的大领主，阿马尼亚克伯爵与富瓦伯爵提供了庞大的人力资源：前者几乎有 6000 人，而富瓦的加斯东也提供了大约 2500 人。这支军队在人数最多时大约达到了 12000 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将驻守的部队统计在内。然而，根据法国人在几年前的估计，要征服加斯科涅至少需要 21000 人，法国现有的军队人数相比之下并不算多。不过，考虑到英厄姆手中可用的军队寥寥无几，法国军队在人数方面还算充足。法军的缺陷在于指挥层面，指挥官的权利属于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厄镇伯爵拉乌尔。此人的能力非常有限。⁴⁰

拉乌尔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浪费时间进攻阿让地区那些隶属于爱德华旗下的无足轻重的小据点。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洛特河畔的新城（Villeneuve），看起来英格兰人想通过占领此地从而阻挡通往洛特河谷的道路。1337 年 7 月 10 日，法国人攻克新城。不久之后，拉乌尔又犯了第二个错误，那就是分兵：他留下自己麾下的部分军队，以围攻阿让地区的其他地点，而自己则带兵继续向西进发。佩奈是阿让地区英格兰驻军实力最为雄厚的据点，因此法国人并没有攻打那里，而是在 7 月 17 日攻下了皮米罗勒，由此报复了巴黎高等法院在同年早些时候受到的羞辱，同时也使得加尔西·阿诺的判决得以实现。皮米罗勒的驻军是否进行了抵抗已难以确定；但此地的居民显然完全没有进行过战斗。他们将外城拱手交给了攻城者，换得了保

留每年在圣富瓦节（St Foy's Day）举办集市的特权。他们何必躲在堡垒里忍受不适的生活、面对可能的毁灭，只为了等待一个遥远而无力的君主来解救自己呢？⁴¹直到7月中旬，真刀真枪的战役才拉开序幕，此时王国陆军统帅已与富瓦的加斯东合兵一处，二人开始围攻圣马凯尔城。

早在1337年5月，法国人就在攻占圣马凯尔的尝试中遇到了挫折，当时王室弩手总管曾尝试过出其不意的夺城行动，但由于缺乏攻城器械而告失败。这次攻城，法军精心准备了各类器械，除了常规攻城武器之外，还有两具大型抛石机（stone-throwing mangonel），它们装载在运输船上在加龙河中待命。在这些设备的帮助下，王国陆军统帅与所控部队可以对圣马凯尔的城墙及其附属城堡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无法预测圣马凯尔的富裕居民们在面对家园被毁、城郊的优良葡萄园被连根拔起的惨状时能够坚持抵抗多久。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经历这样的考验。1337年7月31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王国陆军统帅在两周间放弃了攻城，并再次将自己的军队分成两股，派遣他们前往加斯科涅公国的不同地区进行劫掠打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占领多少公国的战略要地，主要还是为了扰乱那些坚定支持爱德华三世的人。拉乌尔率领的法军主力突然攻入波尔多以东，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之间的夹角。圣十字山（Saint-Croix-du-Mont）附近那座规模巨大的方形城堡（Tastes）的领主是爱德华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因此该地也遭到了被攻占的命运。之后，法军又花了至少三周的时间用来攻占波米耶（Pommiers），该城属于较为新式的堡垒，是少数在1324年抵挡住瓦卢瓦的查理的要塞之一。波米耶在1337年8月底被攻占，此时王国陆军统帅挥师北上，兵进多尔多涅

前都铎羽而归，其中包括比利牛斯山中的要塞莫莱翁，法军从此地撤退时，加斯东损失了麾下的四名骑士与好几匹良马。他甚至没有尝试攻击巴约讷的城墙，或是挑战公国在阿杜尔河畔达克斯与圣谢韦尔附近集结的主力。尽管如此，他指挥的法军还是占领了许多小地点，同时也对当地的作物和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许这才是他此次进军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腓力六世曾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希望，”他写道，“你应尽可能，对塔尔塔斯领主（lord of Tartas）的土地造成损害，而且你应当代表我们，以我们之名来进行这场战争。”在富瓦离去之后，塔尔塔斯领主曾向爱德华报告说，他对英格兰的忠诚使他损失了很多个月的全部收入，也许这番说辞并没有太多夸张的成分。⁴³

英格兰人在应对策略方面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将自己关在城堡和设防城镇（walled town）中等待援军的到来。加斯科涅公国的地形就是防御一方最好的盟友：从波尔多驶出的船只可以从水路支援所有该地区的主要据点，因此只需要少量部队就能在遭遇入侵时四处支援以填补防线。然而，一旦遭遇敌人坚决的进攻，这种小把戏就无法坚持很长时间了。此时，英格兰许诺提供的增援部队还留在本国的港口，英格兰人政治上的举棋不定与官僚机构的混乱调度是导致延误的主要原因。1337年8月上旬，由于含混不清且互相矛盾的命令，加斯科涅远征军的数量还会进一步被削减。爱德华将所有船只带走，以运送支援低地诸国的军队，同时也带走了绝大多数的士兵。此时，英格兰西部征召来的军队聚集在温切斯特，将在前往伦敦的路上缓慢跋涉，而那61艘原属于朴次茅斯港的船只则沿着英格兰海岸航行，加入泰晤士河本已摩肩接踵的船流。诺里奇的约

翰也得到了原来那些士兵的替代品：一支混编军队，其中包括了威尔士弓箭手，在伦敦征募的士兵以及少数重装骑兵。这支军队的出发港口突然被换成了布里斯托尔。在8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远征军费尽一切力气，希望找到足够的马车把补给品和装备从朴次茅斯运到布里斯托尔。最后，上面这条命令又被撤回，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诺里奇的约翰终于搭船到伦敦，准备从那里出发。他麾下部队的数量很难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支军队的规模非常有限。考虑到搭载士兵的可用船只不多，加斯科涅远征军的数量也许只有300~500人而已。⁴⁴

等远征军抵达加斯科涅时，法国人在战役中的锐气早已消磨殆尽。富瓦伯爵的军队依然在蹂躏公国的南部边境。至于法军主力，则在8月末攻克锡夫拉克之后搭船横渡多尔多涅河，向圣艾米利昂和利布尔讷这两座触手可及的最大城镇进军。对法国人而言，这次进军是为了炫耀武力，而非真正的攻城战。两座城镇的防御都十分完备，特别是圣艾米利昂，城中的守军以罕见的积极态度清空了城郊，并提前修筑好了防御工事。在进行了一场武装大游行之后，法军便离开了，王国陆军统帅将余下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副官们，他本人则在拉雷奥勒城堡里安全度过了整个9月的时光。他在关键时段的反常行为确实和这场战役中发生的其他不寻常事情一样，难以解释。最可能的原因也许来自法军实力的快速下降，这不仅仅是因为部分法军要承担分散防守各处要地的任务，并在乡间进行掠夺，同时也因为大量的人员在没有得到替换的情况下已经离开了军队。⁴⁵

对于法国南部临近加斯科涅的省份而言，这场战争发生得太快，还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对法国人而言，明显能威胁到他们的敌人并不存在，因此也不会有人愿意从城镇和乡村里征发

大量的步兵参战，或者提供金钱作为战争补助。资金是战争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法兰西人和他们的英格兰对手一样，试图尽量让自己国家的西南部省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这意味着，每个法国将领都要竭尽所能，在自己的作战地区榨取金钱来补充军费。早在5月，法国人就征收了一笔巨额税款，包括一笔壁炉税，以及一笔对封地持有者征收的高达20%的收入税。然而，收税人受到了暴力抗法的威胁，某些地区甚至掀起了武装叛乱以拒交税款。最终，绝大多数地区都多少交了一笔钱，但数量远小于规定的数额，而且缴纳的时间也被大大延后。少数人甚至彻底拒绝了收税要求。⁴⁶

1337年9月中旬，富瓦的加斯东从他破坏的地区返回，在与主力会合之后，他从贝阿恩带回的6000名士兵给了在拉雷奥勒的法军一丝继续前进的希望，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攻击波尔多的方案。法国人进行了一些关于攻城作战的先期规划，并在距离贝阿恩30英里的波当萨克（Podensac）集结了军队。法国海峡舰队的一部分受命向南行进至拉罗谢尔，从海上封锁这座城市。倘若这轮攻势成为现实，那法国人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此时已是夏末时节，天气糟糕，而且诺里奇的约翰已经率领援军抵达波尔多。法国人叫停了攻城，但决定并非出自南方的军事指挥官，而是来自巴黎的政府。巴黎方面已经决定，法国在加斯科涅的军队已到了解散的时刻，而王国陆军统帅也应被召回。这两条决定在9月20日被传达给拉乌尔，并马上得到了执行。⁴⁷

*

腓力六世和他的大臣们认为，王国陆军统帅的战果虽难以

令人满意，但此人作为王室的高级军事指挥更需要在北部战线上效力，因此才将他召唤回去。在百年战争初期，法国人始终面临的困难之一在于，尽管法军拥有内线作战的优势，但决策者始终不怎么愿意冒险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野战。显然，法兰西政府对于英格兰的战争潜力也有所高估，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态度与爱德华三世不谋而合。

1337年8月18~26日，英格兰人在西敏开始了御前会议的重要议程，听取了伯格什主教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报告。自从这一年4月初以来，这是御前会议成员们第一次能够详细检视外交领域的进展。显而易见的是，英格兰使节们的情绪并不一样，并非每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国王的一些顾问恐怕早就在回忆往事，想起当年先王爱德华一世在支付给皇帝和不少德意志王公一大笔补贴之后，却在关键时刻被盟友抛弃的情景，而这一次，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里。根据一份记载的说法，索尔兹伯里伯爵被德意志人开出的巨额补贴要求震惊了，他认为对方太过贪婪，而且即便爱德华三世真的如数兑现，恐怕德意志王公与皇帝是否会履行诺言也仍是未知之数。伯爵的建议似乎是希望国王彻底撕毁与德意志大大小小王公贵族们的条约，即便其中的部分已经改写也应弃置不顾。爱德华断然拒绝了这条建议，他对伯格什的外交工作十分满意，同时他还在1337年8月26日修订了其他所有的条约。在国王本人看来，条款本身没有问题，只要对方表现得足够好，什么都可以商量。⁴⁸

爱德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个关乎军事与后勤，另一个则关乎财政。军事与后勤方面的问题在于，爱德华没法在1337年9月带着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出现在康布雷地区。同

时，英格兰国王也没有足够的船只能将这样大的一支军队载过海峡，而法兰西还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巡弋在佛兰德人的外海，英格兰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护航舰只对付它们。自同年4月起，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一支常备军逗留在苏格兰南部和边界，由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指挥。沃里克的部队数量太少，难以胜任指定的任务，即便如此，这支军队还是占用了太多英格兰北部诸郡的人力资源，许多权贵的扈从也被征召，因此错过了远征低地诸国的战役。此外，救援加斯科涅的那支小军队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来自英格兰西部、南部和中部的兵员。

212 征召剩余人员的过程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征召始于3月，但此时，即便是组织程度最高的地区也仅仅向前线派了三分之二数量的预定兵员，最糟的地区甚至根本找不到从军者。预定在1337年7月底从伦敦出发的英格兰军队，延期等待一个月也仅有不到2000人报到。这支小部队的人数固然在不断增加，之后的每周都有一些落后的士兵前来，但统计下来的总数十分有限。⁴⁹

爱德华面对的经济问题更加棘手。3月时，爱德华三世于英格兰议会获批的财政援助此时恰好到账，不过按照常例，这笔钱几乎总是用于支付国王从商人那里借贷的利息，因此也无法用来支付远征低地诸国的费用。根据爱德华本人的估计，这次远征的花费将会达到200000镑之巨。对于这笔钱，爱德华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支付方法：英格兰全年羊毛产量的一半都以英格兰国王的名义被强制买下，款项则暂时赊欠。这些羊毛将由远征低地诸国的军队随身携带，并在欧洲大陆出售，羊毛在那里的价格将会因为之前一年的出口禁令而大大上涨。这个计划出自同年夏天的一小群金融家之手，为首的是威廉·波

尔，以及一名叫雷金纳德·康迪特（Reginald Conduit）的伦敦商人。他们代表的是新一代战争金融家，在之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们从没有远离权力的中心。以波尔为例，尽管他是一名羊毛商人，但根据国王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也会有所变化。他成为继巴尔迪和佩鲁齐之后，政府在银行业的主要支持者。波尔在随后的岁月里涉足与战争有关的生意，包括建造桨帆战舰，为军队提供诸如帐篷和蜡之类的军需物资及攻城器械的金属用料，并参与到供应其他多种货物的活动中。

波尔和康迪特周围聚集了大批羊毛商人，他们组成的联合商号在1337年7月26日聚会于伦敦，先行审核了准备提交给国王的建议大纲，并且研究好了如何具体实施整个方案。按照他们的建议，联合商号将会获得出口羊毛的垄断特权。商号将会负责在英格兰国内购买30000包（sacks）羊毛，通常其中的九成将会用于出口。政府会出面将羊毛的购买价格控制在一个固定的低价位，一个郡一个郡进行征购，倘若当地的牧羊人或商人有所不满，王室特许购买状（也许被称为王室强制购买状更恰当些）也会迫使他们乖乖就范。一旦联合商号在欧洲大陆将羊毛卖给那里的顾客，他们便会将利润的一半付给爱德华三世，然后再额外借给国王200000镑，还有免付利息的优惠。为了保证这笔借款能够得到清偿，爱德华将会把本国的关税收入抵押给联合商号的商人们，直到借款付清为止。除此之外，这些商人还拥有特权，在国王的债务还清之前不必向牧羊人支付羊毛款。鉴于王室保护的缘故，即便任何对羊毛价格有异议的人提出起诉，英格兰法院也不能对此给出审判结果。将羊毛运出英格兰的时间表的制定依据，一部分取决于政府考虑到行政效率导致的延误（事实证明，这部分时间被严重低

估了) 而给出的预估时间, 另一部分则取决于英格兰国王许诺将会支付给盟友报酬的时间。运输过程将会分为三个批次, 每批运送 10000 包羊毛, 第一个批次几乎是立刻出发, 而之后的两批将会在 1338 年上半年送抵欧洲大陆。英格兰人希望, 这些羊毛能够按比例换来 200000 镑的分期款项, 使得国王能分别在 1337 年圣诞节、1338 年复活节和耶稣升天节 (Ascension)^① 获得所需的金钱。这些商人的垄断特权保证了他们的利润。至于那些牧羊人, 尽管不得不接受现金流的损失, 但勉强也算受到了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会遭到恶意压价。而在国王这边, 爱德华则以很低的代价, 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了足够多的钱, 以保障他的远征行动。只有外国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外国商人将被排除在英格兰出口贸易之外, 并不得以高价从英格兰垄断商那里购买羊毛。⁵⁰

无论如何, 以上内容仅仅是构想出来的商业运作框架而已, 现实情况则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首先, 这个计划的基础就有问题, 商人们错误地认为在垄断商号将大批羊毛运抵欧洲大陆的情况下, 羊毛价格依然会保持在贸易禁运期间的高位, 但这是不可能的。此外, 中世纪政权缺乏现代国家体系中渗透于社会各处的监管权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倘若想让精心拼凑出来的谋划成功执行, 就必须得到所有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配合, 这些参与者就包括了众多的牧羊人以及农村地区的小羊毛商人。然而, 迫使这些人接受划定的低廉收购价、漫长的还款期, 并将他们置于以国王为首的联合商号的垄断收购之下任人宰割, 肯定会彻底激怒他们。诚然, 这些人没有多少能力去改

① 复活节后 40 天。

变这次羊毛贸易方案的主体内容，但他们能够通过故意拖延的方式进行反抗，反观爱德华一方，英格兰国王在欧洲大陆上的政治行动恰恰难以承受任何拖延。即便是那些设计出这次羊毛贸易方案、身处爱德华三世顾问圈核心的人物，也并不值得信任。波尔、康迪特和他们的合伙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以及欺诈成性。

到了1337年8月，英格兰人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即便诸事顺遂，他们也将不得不将出征低地诸国的计划推后一些。爱德华三世一度坚持要在秋季踏上欧洲大陆，但事实上具体时间也已经晚于他原先认可的日期。8月26日，军队的集结日期被推迟到了9月30日。然而，没人指望这份修订过的日程表能够得到执行。在爱德华发布日程表当天，他已经和巴伐利亚的路易达成谅解，将英格兰军队与帝国军队的会师日期从10月1日往后推迟了整整两个月。现在，英格兰人希望能够在1337年11月30日圣安德鲁节那天踏上战场，全然不顾那个时节里，为军队征集粮草与穿越欧洲北部泥泞地形的困难程度。截至此时，军人们依旧在缓慢地向伦敦、桑威奇和奥韦尔集结，他们中包括英格兰王国的贵族，效忠他们的重装士兵，以及来自威尔士与英格兰南部的弓箭手和长矛手。⁵¹

10月末，在桑威奇的兵力达到了1300人，他们最先接到了渡过海峡的命令。也许是为了尽可能地利用稀缺的船只，英格兰人决定在运送主力部队之前，先行将这支军队与第一批次的大宗羊毛一起送到欧洲大陆。这支军队的登陆地预定在荷兰埃诺伯爵的领地。在海上，这支军队将由北部海军部舰队指挥官沃尔特·莫尼指挥，舰队预定在1337年11月初的某一天从唐斯起航。伯格什主教和另外三位国王御前会议成员将会随船

出发，准备向盟友们解释他们主人这一番令人费解的安排，必要时还要用钱来安抚对方。⁵²

至于剩下的军队，则要继续等待，其中一部分人在东海沿岸缺衣少食，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其他人则可以等在自己的家中，只要保证能够在收到通知的 12 天内赶到他们的集结点即可。入冬之后，爱德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苏格兰人开始在低地地区和英格兰北部挑起暴力事件，将他的视线引向北方。卡莱尔在 10 月中旬遭到攻击，而坎伯兰则受到掠夺。到了 11 月初，苏格兰人开始围攻爱丁堡。英格兰人不得不将原准备用于法兰西的补给物资经由邓巴（Dunbar）和其他港口输送到苏格兰。早在 9 月，爱德华三世就已经开始取消那些英格兰北部重要贵族扈从在欧洲大陆的远征任务，将他们重新派往苏格兰。到了 10 月初，他不得不派索尔兹伯里伯爵去应对苏格兰局势，后者是他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即便如此，直到 11 月下旬，英格兰国王才刚刚认清局势。1337 年 11 月 20 日，距离约定和皇帝会师的日期仅剩十天，此刻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英格兰国王在低地诸国可供调遣的军队数量也不会超过 1000 人，这其中还要去掉那些沃尔特·莫尼麾下已经离开大陆的人。此时，巴伐利亚的路易尚未得到约定的报酬，而爱德华的金库里却已空无一物。最终，国王取消了远征计划，并命令士兵回家等待。⁵³

*

早在爱德华三世觉悟之前，腓力六世就已经意识到爱德华根本没法在预定的时间和盟友会面。腓力在德意志精心安插的人员时刻向他通报着战事的进展，法兰西在东北边境的间谍也

被派到了国界之外，始终监控着军事活动的迹象。这些人发回的报告让腓力颇为安心。法军在亚眠集结的时间每两周都会被重新研究，而每次，法国人的行动都会因为敌人的状况而酌情推迟。⁵⁴不幸的是，尽管法国人在德意志的情报系统十分高效，对英格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依然处于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对于爱德华在集结军队时遭遇的困难，腓力显得毫不知情。10月初当法国人又一次修正他们的军队集结日期时，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1月15日，在他们看来所有迹象都表明危机即将到来。王国陆军统帅和一些重要的南方领主们被召唤到北方，而一切在加斯科涅境内的重要军事行动都被叫停了。整个10月，英格兰的征发人都受到国王的责骂，因为他们无法满足爱德华的征兵需求。此外，英格兰人的船只也严重不足，那些满载羊毛的货船则因为季节性的恶劣天气而逗留在泰晤士河河口。尽管如此，在万塞讷，腓力的大臣们已经被恐惧感紧紧攫住。所有法兰西宫廷的访客都不得不听取国王关于处境危险的论调。腓力告诉他们，爱德华三世率军登陆之日即将在数十天内到来，他必须在敌人踏上欧洲土地之前扑灭这场入侵，就像“在火星成长为火苗之前将其熄灭”。一旦英格兰国王抵达欧陆，那么经济压力就会使他不得不追求战争，而且英格兰军队的经济命脉也将落入贪婪好战的德意志人手中，由此，和平的退路就不复存在了。⁵⁵

10月中旬，法国政府确信英格兰人试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于布洛涅登陆。此时，所有可用的军队都被置于阿朗松伯爵和纳瓦拉的费利佩（Philip of Navarre）管辖之下，前者是法王的兄弟（brother-in-law），后者则是他的女婿，法军被派往布洛涅接受二人的指挥。⁵⁶在那里，他们徒劳地等待并不存在的

登陆，而真正的攻击则会抵达其他地方。此时，几乎没有任何法军还停留在加斯科涅，于是英格兰人便冲出他们所驻防的城镇，夺回了几乎所有王国陆军统帅在这年早些时候攻下的地点，只有皮米罗勒是个例外。在这一进程中，英格兰军队受到的抵抗十分轻微，甚至出现了完全没有抵抗的情形。在收复失地之后，11月初英格兰人跨过多尔多涅河，攻入圣通日东部。德罗讷河畔的帕尔库（Parcoul on the Dronne）是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驻军城镇之一，但该城未经战斗便落于英军之手。当地的法国驻军指挥意志薄弱，在市民要求平静生活的威逼下轻易放下了武器。然而，英格兰人对于法国人拱手交出城市的举动并没有心存感激，他们在撤退之前烧掉了这座城镇，它附近的村庄也被付之一炬。⁵⁷

216 大约在同一时间，沃尔特·莫尼的舰队载着英格兰军队的前锋部队，在佛兰德沿海进行了一次打了就跑式的突袭。莫尼是个爱炫耀的冒险家，他是埃诺人，1327年作为菲莉帕王后的侍从来到英格兰，并在苏格兰战争中因为个人勇气与招牌式的大胆而崭露头角；这样的性格使他获得了英格兰国王的垂青，并让他在之后的三十年里始终能够执掌权柄。莫尼手里有85艘船，载着大约1450名士兵，外加2200名水手。除此之外，船上还有大量的羊毛货物，以及为数不少的外交官员、僧侣和仆役。他对这支舰队的操控方式可以用极端鲁莽来形容。1337年11月，他进行了一次攻击斯卢伊斯港的尝试，但被击退。之后他转而向北航行，在1337年11月9日将船上的人员卸载到卡德赞德（Cadzand），一座通往洪特河^①的阴冷潮湿的

^① 即西斯海尔德河。

岛屿。英格兰军队在这个岛上烧杀抢掠，希望能够将斯卢伊斯的守军引诱出来。这次，对方果然中计了，守军主动求战，在这场战斗中守军被击溃，但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莫尼没有攻击卡德赞德城的意愿，也许他进攻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俘虏。果真如此，他这次冒险进攻倒真是收获颇丰。俘虏中包括佛兰德人指挥官居伊，他是佛兰德的私生子，现任伯爵的兄弟，后来莫尼将他卖给国王，并从中赚得一笔。十年后，尽管英格兰国王和佛兰德的关系远比现在要密切，但莫尼血腥杀戮的名声依然纠缠着爱德华三世，后者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来安抚佛兰德人的不快：建立一座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来抚慰那些逝去的灵魂。⁵⁸

在这种类型的袭击活动中，英格兰人即便占领了领地也会很快撤走，因而并没有在战略上取得任何优势。然而，通过不断的攻击，英军引起了法国上下严重的不安全感，这深深困扰着欧洲最强大国家法兰西的君主。腓力六世的心态一直在过分自信与极度怯懦间摇摆不定。渐渐的，法王对密谋背叛、里通外国的可能性充满了不理性的严重恐惧。到了年底，一名关押在监狱里的医院骑士的供述成为他判断的依据，腓力相信，低地诸国的王公正在密谋毒杀自己和整个法兰西王室。由此，便发生了一系列处决法兰西叛国者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当时还十分罕见。处决包括一系列具有示众效果的仪式，包括先将罪犯用马匹拖行到刑场，然后吊起来接近断气，最后将人砍成四段，类似这样的处决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倒霉的帕尔库守军指挥事实上更像是能力不足而非心存叛逆，但他还是被指控用煤灰与白垩标出了城镇的薄弱环节，导引英军攻入。按照后来法国政府的声明，这些控告都是子虚乌有，但此人还是在巴黎因

叛国罪被砍下了头颅。那些更加了解法兰西国王的下属明白个中深意，即漠不关心置身事外的态度远比背叛更加危险。⁵⁹

*

217 当战争的势头消退时，调停英法两国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便落在了两名毫无政治经验的红衣主教身上，他们在夏季就已经被教皇委任为调停人。蒙法旺斯的贝特朗（Bertrand de Montfavence）升任红衣主教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名来自普罗旺斯的教会法学家，在这次调停前他仅仅在几年前曾短期逗留在意大利进行外交活动，斡旋方面经验有限。巴罗索的佩德罗·戈麦斯（Pedro Gomez de Barroso）担任红衣主教团的财务总管，这名卡斯蒂利亚人颇有学识，但在当时他的外交才能尚未经过任何检验。这两人的任务是，在区区几周时间内尝试解决四代人的时间里积累并在两年内断断续续爆发的矛盾，显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落败的结局。英法双方都在不知羞耻地寻找利用两位红衣主教进行斡旋的机会，进而获取暂时的政治与军事优势。

在法国，两位红衣主教得到了腓力六世故作殷勤的接待，在这之后，当法兰西国王充满恐惧和疑虑时，他似乎并没有反对休战协定的打算，并且还相信，这些使节能够为他所用。在访问巴黎之后，两名主教又在1337年11月末抵达英格兰，他们随船携带的美酒能够装满一个酒窖，行李中珍馐美食应有尽有，看起来似乎是准备好要在蛮荒之地探险一番。英格兰政府在公开场合热烈欢迎了教皇的使团，却私下颇感烦恼。一开始，爱德华三世拒绝让二人及其随员安全地通过英吉利海峡，直到11月他放弃了在1337年内攻击法国的计划后才回心转

意。爱德华以他特有的演技招待了两名使节，他将初次见面的地点安排在了著名的西敏宫绘厅（Painted Chamber）里，这座大厅的墙面上描绘了《旧约》中的战争场面。于是，两位红衣主教处在那些充满绝望的战争景象中向英格兰国王提出了休战的建议。⁶⁰

此时此刻，爱德华三世的地位十分脆弱，但来访的两位使者仅仅能够模糊地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爱德华此时最需要的便是一纸休战文书，因为他的军事计划已然分崩离析。然而，按照爱德华和他德意志盟友们条约中的条款，他不能单独和敌人缔结休战协定。即便是讨论和谈可能性的行为也会显示爱德华战意的消退，而这会给那些大陆国家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因此，爱德华决定采用拖延答复的办法。他告诉两位红衣主教，因为“英格兰那优越的习俗”，他在作出任何不可改变的决策之前都必须咨询议会的意见。此外，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腓力六世的侵略，他必须将自己和盟友们武装起来，因此他不能在经过盟友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和谈；以上情况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时间上的延迟。两位主教对此的反应颇为冷漠，他们的态度变得愤怒而粗鲁。他们告诉爱德华，巴伐利亚的路易是否同意和谈并不重要，因为他乃是一个被绝罚的异教徒；至于其他的盟友，他们仅仅是为了英格兰的金钱才加入战争，一旦情况需要，就会马上抛弃联盟的条约。两名使节甚至谎称，事实上，布拉班特公爵与埃诺伯爵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两位王公已经秘密效忠于腓力六世。

第二天，两名红衣主教匆匆忙忙地召集了尽可能多的高级教士，在圣殿区东边的伦敦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前进行集会。对英格兰人来说，这是比顶撞国王更加令人不快的举动。其中

一位主教以关于和平的布道开场，这样的举动被英格兰人视为对法国的支持，因而遭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大声责难。红衣主教们解释说，除非爱德华同意签订休战协定，否则教廷将会公开支持腓力六世。两人向英格兰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教会信件，这些材料使他们拥有了下列权力：贬斥甚至是罢免主教级别以下任何支持战争的神职人员（这意味着支持战争的人将会被剥夺几乎所有的行政职权）；取缔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条约与联盟；免除臣民和封臣对于封君的义务；以绝罚令和停圣事（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①的方式阻止一切军事远征行动。爱德华的大臣们认真地对待了这些威胁，正因如此，在圣诞节时他们同意了一系列条款的奇怪组合。尽管这样的文件距离休战协定尚有差距，但至少他们的努力给之后的磋商留下了时间，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取悦了红衣主教。根据条款，爱德华保证他在1338年3月1日之前都不会入侵法国，同时，只要他在海上和加斯科涅的领地没有受到攻击，他就会在同一日期前在上述区域停止进行任何有敌意的行动。在此期间，他将在1338年2月3日召开议会，商讨更为正式的协定内容。征召议员的诏书已经发往各地。前往低地诸国的信使也已匆匆出发，去转告伯格什主教事件的经过，并警告他风雨飘摇的局势正等着他与那些盟友同舟共济。⁶¹

① 绝罚令，天主教会给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受罚者被革除出教。在欧洲中世纪，教皇常以此作为镇压“异端”、威迫世俗国王遵从教权的手段。

停圣事，一译“褫夺教权的禁令”，天主教会的一种处分。其既可以施用于某些个人（相当于绝罚），也可以施用于某一教堂、教区、地区乃至国家。受处分期间，教堂关闭，几乎所有圣事都被禁止。

*

事实上，此时伯格什主教和他的同僚们早已处于极端困难的环境之中。他们经历了一次十分不适的海上旅行，其间还见证了卡德赞德岛战斗的插曲。最后，在1337年11月底，伯格什一行在荷兰的多德雷赫特踏上了陆地。在运输船卸下羊毛的同时，伯格什主教则和随从们沿着西兰（Zeeland）的水路前往安特卫普，在那里改走陆路抵达布拉班特中心的制造业小镇梅赫伦（Mechelen），焦急的低地诸国王公贵族们正聚集在那里等待英格兰人向他们解释政策的变化。事件的发展已经将亨利·伯格什推向了弄虚作假的顶峰。他允诺给盟友们更多的好处，甚至比他主人能够给出的还要多：此前正是上述举措给他带来了麻烦，不过现在，伯格什用同样的方法推迟了危机的到来。对于那些德意志王公来说，危险将在春季来临，法军彼时可能会出现在他们的南部边界上。伯格什似乎成功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相信，那时爱德华三世将会在低地诸国和这些王公并肩作战。当然，他也许诺，属于王公贵族的很大一部分补贴将在来年3月付清，而事实上这笔钱在双方见面之前就该偿付了。英格兰需要提供保证金才能让这些盟友齐心协力，而伯格什当时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他手下的官员已计算出他还要凑出276000镑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219

伯格什返回荷兰后，他在小港口格特鲁伊登堡（Gertruidenberg）召集起羊毛商人，命令他们在1338年3月22日前献上276000镑资金，否则“英格兰王国，以及其他国王陛下的领地都将陷于危险之中”。伯格什就像绝大多数生活在14世纪的贵族一样，难以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像

波尔和康迪特一样生活极尽奢华的商人，其经济资源依旧十分有限。面对伯格什的要求，商人们惊恐万分，这笔钱比他们同意为那 30000 包羊毛支付的数目还要大，更何况此时仅有 11000 包从英格兰运送出去。商人们给英格兰国王特使的答复是，即便他们将大陆上的资产悉数售出，也依然无法凑齐伯格什所要求的这一大笔钱，他们最多能拿出的数目是 100000 马克（66666 镑），这是承诺中分期支付的第一笔货款，商人们愿意在售出羊毛之前而非之后拿出来。伯格什及其同僚们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将多德雷赫特的羊毛全部征用，试图将其出售以支付国王的还款，并相信商人们故意低估了这些羊毛的价值来替他们牟取更高的利润。可是，他们的计划存在严重的问题。官员们对销售情况的估计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负责售出羊毛的人也是官僚而非老道的商人。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负责人在狭小的市场范围内快速抛售货物。德意志与布拉班特的商人们以很低的价格以现金购买，而伯格什在预先答应了收购计划之后，已经基本无法抬高价格了。最终，在支付了所需的成本后，英格兰人所获得的利润仅有 41679 镑，还不足爱德华所需资金的六分之一。此外，这样的获利情况已经彻底粉碎了前一年夏天，爱德华与英格兰羊毛商人进行交易的基础。在此之后，还有另两次船运计划，将分别运输 10000 包羊毛到大陆进行销售，但收益已经和商人们完全无关了。英格兰国王撕毁了与商人的约定，不再将出售羊毛的利润分给他们，而是以一个非常低的折扣率获取现金，这样的行为在议会中成了一桩丑闻，直到多年之后人们仍能听到相关的抱怨。⁶²

在以上这些令人难堪的状况中，爱德华三世在低地诸国的

代理人们得知，教皇的红衣主教特使已经迫使国王暂停了敌对行动，而英王也将试图和腓力六世展开和谈。对此，伯格什等人的反应可以用惊骇来形容。此时伯格什在盖尔登的奈梅亨(Nijmegen)，他在那里咨询了所有英格兰盟友的领袖后写信给爱德华，声称所有低地诸国的御前会议成员一致认为，签署休战协定对于英格兰不啻是一场灾难。一旦签订协议，那些英格兰的盟友们将被正式确认，而其中有些小盟友尤其紧张，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此外，一旦英格兰允许用休战协定来推迟爱德华对大陆的入侵，那么他就会不得不在那些盟友召集其军队之前就提前发放约定的补贴；这样一来，恐怕那些盟友就不会为了钱财而兑现军事援助的义务了。即便是此时已经宣布的非正式休战也已经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一消息的贵族王公们。所幸爱德华之前向他们游说的花言巧语依然有效，才避免了这些盟友立即抛弃英格兰国王的事业。⁶³

甚而，某些支持爱德华的人，已经不再理会英格兰人的空言大话，转而开始谨慎地与敌人建立联系。特别是布拉班特公爵，他已经开始进行一场背叛和耍弄英格兰人的游戏，在未来的三年里，这场游戏将会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公爵让伯格什重新签约，保证自己和英格兰国王之间的协议不会被泄露给任何一方。而同时，他秘密地在法兰西宫廷里任命了一名常驻使节，这是一位名叫克赖恩海姆的莱昂(Leon of Crainheim)的骑士，在个人立场上他极端地倾向法国。莱昂告诉法兰西国王，事实上，他的主人与国王并无龃龉。按照这位使节的说法，公爵除了允许爱德华的特使们寄住在自己的领地以外，并没有做出任何帮助这些英王特使的事，而寄住一事则很难拒

绝，毕竟爱德华是他的男性同族，而且使节们也支付了膳宿费用。也许莱昂自己相信，他的这番说辞是出于真心。⁶⁴

徒有宣战之名而无厮杀之实，这样的战争无疑对士气十分有害，很快英格兰本土也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予以安抚。秋季，政府在各郡中进行了一场积极的战争宣传。那些乡绅名流、富豪商贾，以及任何被认为有影响力的人们，都被召唤到城镇中，听取特别行政专员关于国王事业正义性的阐述。而对于大众，政府则在周日和节日为他们安排了爱国主义的布道；教堂中张贴着告示，告诉人们爱德华三世曾向腓力作出诸多避免战争的让步，而后者却不知悔改置若罔闻。

在我收到陛下指示的当天 [埃克塞特的格兰迪森主教 (Bishop Grandisson) 在 1337 年 9 月写给国王的信] ……我在埃克塞特郡各公社代表面前发言，以个人身份向他们解释了您发给我的文件。之后，我用英语向大众进行了说明。当我完成这一切工作之后，我还与骑士、庄园主和百户区与特权区的执法官，以及各界名流，还有其他在座的人们进行了面谈……如此一来，到了庆祝米迦勒节之后，一旦巡回法院的法官开始新一轮工作，百户区法院 (leets of the hundreds) 也会迎来新的一年，彼时整个事件就能够被解释给所有人了。^①

221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主教在他座堂的集会中，向人们说明了爱

① 对于英格兰法律体系而言，米迦勒节 (Michaelmas) 意味着司法年度第一季度的开始。百户区法院是英格兰中世纪时的基层司法单位。

德华给他信件的内容，并进行了随信附上的宣传活动，在这之后，他还在德文伯爵（Earl of Devon）列席的一场神职人员集会上，向相关人员和感兴趣的大众进行了类似的说教，“尽我所能地督促、劝诫他们，用合理的论据，结合圣经的权威以及适当的故事来阐述我的观点”。⁶⁵

所有这些劝服活动的效果颇难衡量。两位红衣主教甫一踏上英格兰的领土，便已经得到了英格兰人民反对战争的印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对于法国的仇恨感在英格兰人心中十分普遍，而且人们大多相信，爱德华三世遭受了法兰西国王的不公正对待。英格兰的编年史作家在解释百年战争的起源时，大多忠实地重复了爱德华三世自我开脱的说法，有时甚至是直接引用了国王自己的话。然而，当牵涉到爱德华具体解释的方法时，不同记录之间的差别就大了起来。按照坎特伯雷大教堂副院长的抱怨，爱德华在肯特沿海受到威胁、他自己的教堂陷于危险之际，居然还要领兵出征欧洲大陆，实在是不太负责任。还有不少人也有类似的感受，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北英格兰的人们，在那里，相对法国而言，苏格兰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对于英格兰人而言，1337年10月在英格兰议会召开期间，苏格兰对英格兰北部的突袭行动震动了整个王国。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加上事后聪明，诺森伯兰的骑士托马斯·格雷认识到，爱德华三世在欧洲大陆上的联盟计划显得“代价极其高昂，同时无利可图”，这一计划所浪费的资源原本应该用于戍守北部边境，同时完成对苏格兰人的征服，如此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在英格兰内部，当亨利·伯格什和他的朋友们掌控了英格兰的日常对外政策时，反对者尽管遭到了排挤但从未彻底失去话语权。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塔古曾于1337年

8月在御前大会上表达了自己对于远征大陆的忧虑。年长的王室教士亚当·穆里穆斯（Adam Murimuth）则将自己的不同观点写进了他的编年史中。在整个事件里，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偏离英格兰政治传统的事情是：御前大会中这些精明而善于争辩的统治阶层精英代表们，在最终决定远征法国之后，马上便紧密团结起来，开始着手解决面临的问题。根据格雷的记载，在御前大会批准伯格什使团所建立的盟约后，任何反对战争的行为都被视为谋反。而此时已经到了1337年8月。9月底时，222 英格兰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份用于赞助王室的极为慷慨的财政援助，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将收取三倍的十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税款^①。在英格兰议会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常规税收。议会并未改变那些自1297年就已作出的基本政治与战略规划。格雷与蒙塔古二人在法国作战勇猛，并且在现实情况已经证实了他们之前担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对爱德华三世的绝对忠诚。⁶⁶

1338年2月3日，当英格兰议会在伦敦再次召开之时，一部分人在会上抱怨了政府在部分地区筹集钱款的手段，但在会议的主要议题方面，爱德华三世依然得到了他所希望获得的建议。英格兰将会拒绝缔结休战协定，直到进一步照会法国人之前，而目前仅是自愿停止了军事行动。英格兰国王远征大陆的行动将会继续按照计划进行下去，除非腓力六世显示一定的

^① 中世纪的英格兰，在建立固定税率征税体系伊始，全以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的形式分别对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所谓“动产”征税。但实际上税收并不针对所有动产，而是有所豁免，故而可以将其视为针对拥有一定产业者征收的财产税。在特殊的年份，政府也可以授权征收数倍于上述基数的税款，“三倍税款”即是一例。

意愿，同意恢复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失去的领土。此外，议会还确定了将 1338 年 4 月 26 日作为远征军出航的日期。因为之前的羊毛合约无法实现，议会便授权给政府，允许通过其他手段筹集剩下的 20000 包羊毛。这批货物将被视为对英格兰人的一项强制借贷。按照这个计划，每个英格兰人高达一半的羊毛存货可能会被强制征收，按照其质量估价并进行支付，整个征收计划将会逐郡进行。支付这批货物的资金将在两年之后到位。⁶⁷至于那两位红衣主教，他们此时并未像去年 12 月时那样试图使用精神武器来压服英格兰。爱德华的大臣们对两位教廷使者曲意逢迎，用外交上的交易来软化他们的态度。他们起草了一份正式的休战协定文本，由红衣主教的随员在 1338 年 3 月带返法国。当文件被呈送腓力六世面前时，法兰西国王发现内容显得“不够真诚、充满敌意，并且对朕的国家充满危险”，遂立即拒绝了这份和约。⁶⁸

腓力确保了他的臣民都能确切了解为何他拒绝这份和约。和他的对手英格兰国王一样，法兰西国王同样非常清楚，国内固然有求和的呼声，但考虑到经济因素，必须无视类似的和平提议。同英格兰一样，法兰西国内也有民众和财产需要保护，也有祷告者需要回应，有人会提醒腓力六世，他应该不惜性命去保护自己的王国。人们会回忆不久之前的历史，就像格兰迪森主教在埃克塞特用片面而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进行解释一样：英王背叛了法王，他打破了服侍封君的誓言，并拒绝服从公正的仲裁决定，他派遣舰船像海盗一样袭击法国的海运，还和德意志领土上法国的敌人结盟，计划向法国发动攻击。总体而言，法兰西国王以惊人的忍耐承受了英格兰国王的不义，直到对方的挑衅实在过分时才决定施以惩戒。⁶⁹

*

223 1337年秋，英格兰人并没有像预计中的那样在圣通日地区进行反攻，进而收复失地。取而代之的是，英厄姆的士兵们重新渡过多尔多涅河向上游进发，并劫掠了途经的大圣富瓦（Sainte-Foy-la-Grande）。之后，这支英格兰军队大胆地从北面攻入了阿让地区，并在新城附近越过了洛特河。这样迂回曲折的行军路线避开了法国在拉雷奥勒和马尔芒德驻守的重兵，通往加龙河谷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到了年底，英军开始围攻阿让，它既是该省的首府，同时也是法国总管的驻地。关于这场攻防战的细节十分模糊，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围城持续了数周之久，最终英军并没能夺取阿让。这场攻城战可能是在1338年1月末或2月时强行进行的。遭遇失利的英格兰军队向东撤退，和敌人脱离接触，并在加斯科涅南部消失得无影无踪。⁷⁰

英厄姆的军队固然没能攻下一城一池，但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却触动了法国人紧绷的神经。对法国人来说，阿让地区也是攻入加龙河谷的要隘所在，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十分关键。然而，自法国人在1320年代初攻占阿让地区之日起，征服该地的工作始终都没能彻底完成。1338年，法军占领了该地区所有重要的城镇，但英格兰人依旧在此地保有盟友，而且能够在法兰西王室实施管理的同时，对阿让地区进行很多政府层面的运作。爱德华三世依旧可以在此地授予或是重授土地，任命官员并分配税收。英格兰在此地的支出获得了回报。⁷¹即便是在省府阿让，英格兰人依旧能够在显要市民中找到朋友与内应，这些人后来便在英厄姆的军队中参加了战斗。法国的负责官员

对这些加斯科涅人的财产和家庭采取了严厉的惩戒，同时紧张地报告上级，声称这些领地的忠诚度和安全性都值得怀疑。阿让地区的情况是中世纪晚期许多法兰西省份的缩影，国际政治矛盾最终成为地区利益的纠葛：对立领主间对土地和权力你争我夺，冲突连连；边远地区，自由城镇和土地贵族的世仇循环永续。不论是法兰西人还是英格兰人都会发现，他们在作战时往往不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成了盟友的棋子。⁷²

冬季，腓力六世任命了两名“大将军 (captains-general)”坐镇西南：一位是拉博姆的艾蒂安·勒加卢瓦 (Etienne le Galois de la Baume)，作为王室弩手总管，他在1337年初就已经履行过一次类似的职责；另一位则是一名王室内廷审判官，名叫阿奎里的西蒙 (Simon d'Arquèry)。他们的任命时间为1337年11月13日，也许这是法国政府对奥利弗·英厄姆那场袭击的回应。腓力心中期待的并非是一场全面开战的冬季战役，而是大量政治层面的较量，因此两名大将军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以下的事情上：他们试图结合政治压力与军事力量让阿让地区摇摆不定的人们站到自己这边来。⁷³

巴黎方面始终没能很好地理解两名大将军所遇到的困难。 224
通过分析两名通常被认为是属于法国的阿让地区亲英派大领主的生平情况，我们便能够明白问题所在。一个例子是迪尔福的阿诺 (Arnaud de Durfort)，他是弗雷斯佩克领主 (lord of Frespech)，儿子也叫阿诺，两人都是洛特河谷地的小领主，他们扩张势力的雄心壮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德华三世的友谊。此外，这两位阿诺又都在巴约讷附近的公国西南部拥有可观的地产，而这片地区恰恰牢牢掌握在英格兰国王手中。正因如此，两人都有长期稳定的理由去重视与英格兰的联系。老阿

诺曾多次访问英格兰，并在苏格兰参加战斗；对于伦敦的贸易他也有些兴趣，甚至还抱着游戏的心态参与过谷物和羊毛生意。爱德华三世对他颇为眷顾，这种恩宠在开战前夕愈发深重，更是加深了他对英王的依赖。英格兰国王给予老阿诺一笔丰厚的津贴，并付清了三代国王拖欠他的战争费用，1337年8月，爱德华将他和他的儿子一起任命为佩奈的军事主管。1338年2月，当法国的大将军们率军抵达阿让地区时，老阿诺还逗留在英格兰，试图游说国王和西敏的议会来争取扩张一些他觊觎已久的权利，并将这些权利延伸到佩奈的边远地区。在这种人如日中天时，攻取佩奈并进行长期的军事占领，无疑是摧毁英格兰在洛特河谷影响力的最佳途径。⁷⁴至于另一个人，福萨特的阿马尼厄（Amanieu du Fossat）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他的忠诚取决于更为精确的算计，而他的眼光也更加局限在省份以内。在爱德华二世时期，这名寡廉鲜耻、充满侵略性的山地领主（hill-baron）曾经短暂担任过阿基坦的总管，但很快便因为持续不断的暴力犯罪而遭到免职。在马达扬（Madaillan），他拥有一座占据地利的城堡，就在阿让城北面不远处，多年来这位领主在那里和城中的居民仇怨不断。在两位法国大将军抵达后不久，阿马尼厄曾和他们签订了一份协定，但墨迹未干便又反悔了。他在城堡里抵抗了法国人六周之久，又在1338年3月16日投降，站到了法兰西一边。然而，法国人并不能给像他这样的人真正想要的价码，对阿马尼厄而言，这个价码便是让他能够合法地压榨忠诚的阿让市民。类似这样表面上持续不断的仇恨，使得对立两方中总有一方会和英格兰王室结盟。到了7月，阿马尼厄再次转投到英格兰一边，而城镇领事则恳求腓力与他断绝一切联系。⁷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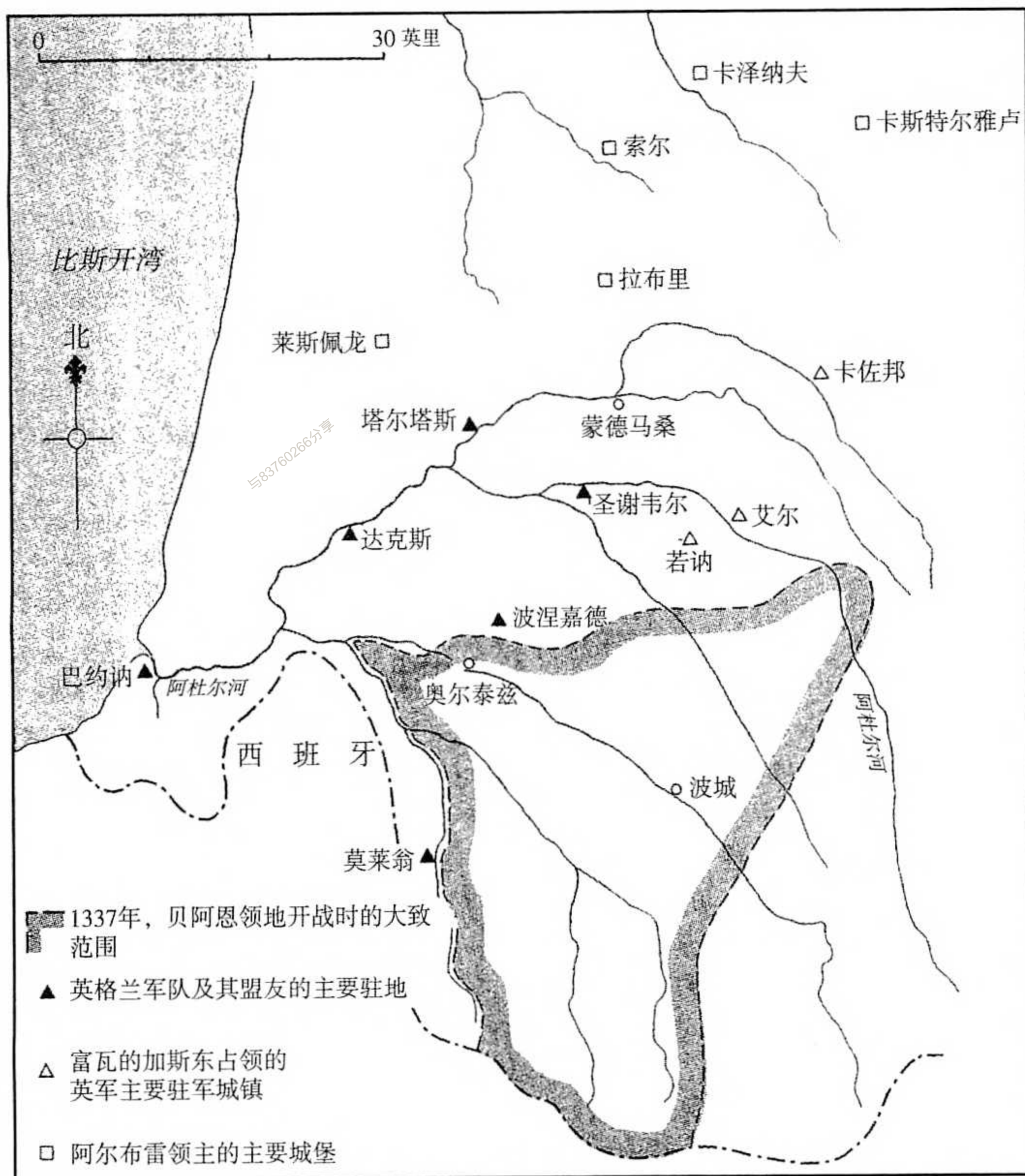


图4 加斯科涅：南部边境，1337 ~ 1339 年

在这个冬季，双方唯一的重要军事行动出自南部战线的富瓦的加斯东之手。1338年2月，他率领属于自己的6400人，外加图卢兹总管所带兵力的一部分入侵了图尔桑（Tursan），该地紧邻加斯东在贝阿恩的封地。1338年2月5日，法军占领了设防村镇若讷，然后向小镇阿杜尔河畔艾尔（Aire-sur-l'Adour）进军。该地的军事主管被收买投降，价码是1000利弗尔，以及50利弗尔每年的津贴。当地的工事被法军一把火

烧毁了。卡佐邦（Cazaubon）在1338年3月5日投降，似乎也是未经一战。在其他地区，事情的发展也是如此。⁷⁶加斯东的战果表明，倘若法兰西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金钱和人力，法军完全可能在阿让地区和加龙河谷取得像富瓦伯爵一样的战果。加斯东的胜利不需要犒赏，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回报：他被恩准将征服的土地兼并到自己的封地中以代替金钱奖励。⁷⁷相对的，征服北方那些更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就无法得到类似的恩惠了。阿奎里的西蒙和拉博姆的勒加卢瓦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压榨朗格多克人的钱财，他们二人可不指望自己的方法能够让人真心归附：他们收取早已被遗忘的税种，出售高利贷赦免令，并签发允许购买贵族封邑的许可，还用尽一切手段解决掉王室欠下的陈年旧账。两人倾尽全力筹集到的钱仅仅达成了下列效果：他们得以保持自己军队的存在，并守住腓力六世控制下的绝大多数地盘，仅此而已。⁷⁸

*

法国人对英格兰真正有效的打击并非在陆地，而是在海上。1338年2月，腓力六世将他的一名财政官员任命为法兰西海军将军，此人名为尼古拉斯·贝于歇（Nicholas Béhuchet）。贝于歇是诺曼底人，身材矮胖，出身低微，他的任命在宫廷受到了冷遇。然而，那些讥讽他“更擅长保管书本，而不懂海军战事”的人大大低估了尼古拉斯·贝于歇的勇气与智慧。1338年3月24日，仅仅在成为海军将军六周之后，他率领一支桨帆战舰和巴奇船组成的混合舰队，从加来出发对朴次茅斯港进行了一次大胆而成功的袭击。法国战舰在桅杆上挂着英格兰旗帜，没有引起敌人的一丝警觉。尽管朴次茅

斯是一座重要的军民两用港口，这里却没有城墙，法国人在攻入时仅仅遭遇了微弱的抵抗。登陆的法军烧毁了港口中除了一座教区教堂和一所医院以外的全部建筑。在此之后，这些侵略者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撤走了。从朴次茅斯起航之后，贝于歇率领舰队前往泽西岛（Jersey），1338年3月26日他的部队在那里登陆，并毁坏了该岛东部所有的农作物和建筑。他们差一点就夺取了戈里堡（Gorey Castle），这也是该岛的主要堡垒。这些成功的攻击使得英格兰政府官员们十分不安，因为他们卓越的情报来源早在两个月前就曾发出警告，法国人正在策划着某种攻击，并且还提供了可能的攻击日期，而其与朴次茅斯遇袭的真实日期相差不足一周。英格兰舰队尝试拦截袭击者，但它们失败了。⁷⁹

对朴次茅斯的攻击揭示英格兰海防的脆弱，毕竟，英格兰的海岸上分布着大量防御薄弱的小港口。在编年史作家笔下，贝于歇的舰队极其强大，但事实上，这支舰队中船只的数目肯定不会很多。类似袭击（还会有更多）的战略价值则不仅仅局限于只造成实际伤害。由于英格兰人无法仅仅根据模糊的情报阻止这种袭击，而且他们也无法预测法国人下一次造访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装备和金钱用于保卫整条海岸线。英格兰海防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290年代，在防御海上袭击时，靠近海边的6里格（有时是12里格）都将被指定为“沿海领土（maritime land）”。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们被免除了离开故乡去远方服役的义务，除非有特别命令，官员也不能征用他们的财产。作为这些特权的交换条件，沿海领土上的居民需要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以沿海民兵的身份服役，负责的官员则在对应的郡里被任命为“沿海领土

看守”。为了让这些民兵能够获得警告，一方面，有人在悬崖峭壁上常年驻守，以庞大木质金字塔式建筑为信标指示敌人来袭的地点，在海岸的险要处建立这样的建筑是英格兰的传统；另一方面，自1338年8月起同样的信标也建立在了山脉上，并将信标体系延伸到了非常深入内陆的地方。内陆地区各郡也有士兵随时待命，准备在关键的地点快速增援沿海民兵部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郡被编成一个个小组互相增援，举例来说，伯克郡和威尔特郡的民兵受命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支援汉普郡的同胞。这样的安排看似美好，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为失误会很快毁掉精心设置的计划。对敌袭的恐惧感不仅会让人们害怕，同时也导致混乱。中世纪的英格兰，道路通行缓慢，在冬季与夜晚更是如此。此外，人们并不喜欢服兵役，这要耗费大量的金钱，许多人往往对这项义务持逃避态度。1338年，整个海防体系完全没能发挥效用，而在以后的岁月里，这套系统最多也就是时好时坏罢了。⁸⁰

仅仅是尝试着让海防体系运作起来，便消耗了英格兰战争潜力的很大一部分，在大陆上进行战争显得更加难以为继。正如德文和康沃尔的人们所说的那样，瞭望哨能看到敌人的桨帆战舰在每个海岬旁巡弋，因此人们疲于奔命；加之当地的海岸线上有着数不清的港口，统统没有设防、没有城墙；此外，这两个郡的土地十分贫瘠，尤以康沃尔为甚，时刻待命使得农业产出更为稀少。总而言之，海防体系的运作，使得两个郡完全无法对战事有所贡献。当然，这无疑是各郡中最糟的情况，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爱德华三世在1338年征召并带到布拉班特的军队远小于原定计划中的规模，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海防体系抽走了大量的人力。在康沃尔和德文，征募大陆远征军的

计划被取消了，因为海防同样需要人手。从英格兰最东部的沃什湾，到最西部的陆地尽头（Land's End）^①，每个沿海的郡都被号召派出部队跟随国王到海外作战，但只有三个郡有所响应，它们分别是埃塞克斯、肯特和多赛特（Dorset）。⁸¹

在这场战争中，法国人认真思考了使用海上力量的战略目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也许真相并非如此。尼古拉斯·贝于歇向法兰西御前会议提交的备忘录表明，他非常理解海上战事对于经济的影响。贝于歇指出，一支强大的法国舰队，将会损害英格兰在葡萄酒、渔业和盐业方面的利益，同时，一旦摧毁了英格兰水手赖以生存的基础，爱德华三世也将缺乏足够的人力去操纵他的舰队。只要掌控海洋，法国人就能更有效地支援苏格兰人。不过，贝于歇并没有提及摧毁英格兰沿海城镇的任务，也许他仅仅是把类似的工作视为鼓舞士气的举动，同时也将这些城镇当作劫掠品的来源，这些掠夺是奖励那些忠诚水手的礼品。⁸²

228

尽管法国人的财政状况日益窘迫（公务人员的薪水自11月以来暂停一年），但政府仍然作出决定，在1338年大幅增加海上对抗的规模。1337年10月末，法国政府的代表和艾顿·多里亚（Ayton Doria）组织的热那亚船主签订了合约，向热那亚私有财团雇佣20艘大型地中海式桨帆战舰。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法国人又签订了另一个雇佣17艘桨帆战舰的合约，这次是和一个摩纳哥的热那亚流亡者组成的财团合作，它由格里马尔迪家族（Grimaldi family）控制。至于艾顿·多里亚，

① 位于康沃尔郡最西部，也是全英格兰的最西部。

则出身热那亚保皇党^①中的望族。格里马尔迪家族和他们的朋友属于教皇党一派，按理说应该和保皇党水火不容，但对金钱的追求将双方联合在了同一旗帜下。法国人为每艘桨帆战舰的舰长提供了高额薪水，同时他们还能得到所有战利品的一半。按照合约，这些雇佣兵要在1338年5月底之前到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待命，并在那之后至少为法国人服役三个月。至于比斯开湾的战事，则被腓力六世交给了一支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舰队，卡斯蒂利亚是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海上力量，它签约同意提供一支20艘桨帆战舰的舰队帮助法国。腓力原有的法兰西舰队，在得到以上增援后，总兵力将达到80艘桨帆战舰的规模，更不要说舰队中还有大量的划桨巴奇船和帆船作为辅助。⁸³

*

到了1337年12月，英格兰政府始终没有授权任何人向佛兰德出口本国的羊毛，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原本许诺的出口许可并没有发放，即便是盟友身份或者现金交易都不行。在海上，英格兰军舰拦截并搜索每一艘船，阻止走私行为。出口商在证明自己船上的羊毛是运往国王盟友那里之前，都必须戴着镣铐，等同于囚徒。当然，有小部分羊毛还是通过迂回的路线流入了佛兰德伯国，但数量必然不会很多，而且价格一定很高。当纺织工人大量歇业、相关行业逐渐凋零时，佛兰德的压力开始逐渐增大。到了新的一年，法兰西王室失去了对佛兰德的控制力。类似这样完全成功的经济封锁，在整个人

^① 保皇党（Ghibelline）在教皇与帝国皇帝的斗争中支持皇帝。

类历史中也颇为罕见。⁸⁴

布鲁日，这个传统上的佛兰德人叛乱的导火索，这次却处于被煽动的地位。反抗的领导权转移到了根特手中，它在佛兰德诸城中规模最大，此地的市民最喜欢开口索要自治与特权。根特也是在14世纪初法国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唯一一座依然保留了城墙的佛兰德人城市。也许根特还是受到了英格兰禁运影响最小的城市，毕竟这里不像布鲁日，没有大量利益牵涉到银行业和船运业中。

229

在1337年初鼓吹与英格兰结盟的佛兰德名流中，最主要的一位是库特赖的索希尔（Sohier de Courtrai），他是一名城市骑士，在根特的政界广为人知，此人很有影响力，能够在敌对双方那里拿到津贴。按照法国人的记录，索希尔试图劝说根特和布鲁日的居民加入爱德华三世的大陆联盟，并拿着英格兰人的钱去结交朋友，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英格兰记录的证实。然而，索希尔的行事有些过于冒进了。1337年初夏，他与英格兰在根特的代理人的谈话被报告给了法国政府。于是，1337年7月6日他被佛兰德伯爵的军官逮捕，并以叛国罪起诉。⁸⁵这一事件警醒了法兰西政府，使它发现自己在佛兰德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而库特赖的索希尔所引起的事件，更是使法国人的状况雪上加霜。低地居民认为，索希尔是根特的公民，因此他有权在根特法院接受审判，而且不应该因为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就遭到逮捕。尽管腓力六世的大臣们对佛兰德脆弱的政治平衡，以及对当地人施行怀柔策略的重要性早有心理准备，但面对当地人的反应时，他们还是吓了一跳。因此，尽管法国政府并没有授意释放索希尔，但官员们依旧在其他方面作出了退让，不过这可能成为更大范围请愿活动的导火索。

1337年8月，法国人决定，佛兰德因以前的叛乱活动所收到的赔偿额度将被削减，此时尚有两年的分期赔偿尚未完成。不少于五名法兰西高级御前会议成员将会前往布鲁日，宣布这个决定。很快，法国政府再次降低了赔偿额度，到了1337年11月，在沃尔特·莫尼袭击斯海尔德河干流之后，泰鲁阿讷主教（Bishop of Thérouanne）带着法兰西国王的最新谕令前来，宣布只要佛兰德人能够向国王证明自己的忠诚，那么国王将不仅仅是减免赔偿而已，腓力六世承诺将彻底撤销佛兰德人头上的一切债务。⁸⁶

然而，减免赔款的举动并不足以让佛兰德人感恩戴德，因为此时的佛兰德已经深陷经济危机的深渊，就算法国人强制执行赔款，他们也无钱可出。佛兰德需要的是恢复纺织业，而法国对此的第一反应却是禁止自产的羊毛输出，更何况法国羊毛质量低劣，数量也十分有限。当法国的大臣们还在与佛兰德各城市讨价还价争取友谊时，佛兰德人的代表却悄悄地，或许是非正式地在弗卢辛（Flushing）开始和英格兰代理人沃姆的约翰（John de Woume）展开秘密谈判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双方的磋商内容包括了爱德华解禁向佛兰德出口羊毛的相关事宜。到了12月，佛兰德人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半年用量的羊毛货物已经抵达了多德雷赫特，而且英格兰人威胁，倘若佛兰德不屈服，就把大宗产品交易放在布拉班特，此事若成真，将对布鲁日的贸易造成长期的损害。⁸⁷

1337年12月，一场革命降临佛兰德。现今的人们很难理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12月28日，人们在根特城西墙外的草场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位置就在西多会的比洛克女修道院外。紧接着，1338年1月3日，该城任命了一个

应急政府，其中包括五名军事主管。之后，政府对各种食物的价格进行了控制。宵禁成为日常，根特采取了强力措施以压制骚乱行为。许多反对革命运动的人逃到了教堂或是城郊的村子里，新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另外两个佛兰德境内的大城市，布鲁日和伊普尔，很快跟随根特的步伐开始了革命。⁸⁸

迄今为止，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以及接下来七年时间里几乎始终掌控佛兰德政权的实际统治者，是一名颇有能力的贵族的民众领袖，名叫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Jacob van Artevelde）。在革命之前，此人并没能在佛兰德的事务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而关于他的出身，人们也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是，范阿特维尔德生活在在中世纪晚期的根特，原本是一名十分富裕的商人。即便是在他原来生活过的城市，他也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唯一承担过的工作便是成为应急政府的五名军事主管之一。不过，没人会怀疑，他确实“是主宰者，也是君王”（傅华萨语）。范阿特维尔德的权力源于他的政治技巧和个人魅力，不仅在根特，就连那些传统上与根特为敌的城市，如布鲁日和伊普尔也不例外。作为一名非常有说服力的演讲家，范阿特维尔德拥有催眠他人一般的魔力，能够在许多情况下对他的同僚，以及为数众多的手工艺人和雇工施加影响。除此以外，倘若需要，他也能用更加无情的方式来迫使别人就范：他会率领一帮流氓无赖巡视街道，无论发现多么微不足道的反抗迹象，都会予以镇压，一旦发现始作俑者则会对其殴打甚至虐杀。在历史传奇中，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已经成为一名人民之子、自由斗士，但他的真实面目则是一名冷酷的自立统治者，佛兰德政府之所以允许他存在，不过是因为英法百年战争之初那令人绝望的境况所致。

我们可以引用一名法国编年史作家的话来总结范阿特维尔德所采取的政策。“倘若不是英格兰国王的好意，”他如此写道，“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佛兰德依靠纺织业生存，而没有羊毛就没有纺织。因此，我们必须成为英格兰的朋友。”⁸⁹当然，成为朋友并不意味着成为盟友。在一开始，范阿特维尔德也曾试探过自己所能抗争的底线。也许，保持中立的姿态就足以满足爱德华三世的要求，同时也不会招致腓力六世的报复。

面对佛兰德革命的消息，英法双方的反应都十分迅速。留在巴黎的法兰西国王召集了一支军队，预定在1338年3月20日集结于亚眠。在隆冬时节，这已经是最佳应对措施了。康布雷主教受命赶往佛兰德，在那里和根特、布鲁日与伊普尔的代表谈判，他还得到批准，必要时可以向对方作出一定让步。然而，英格兰代理人的行动更快。当根特的消息传来时，亨利·伯格什和其他爱德华在低地诸国的御前会议成员一起待在奈梅亨。这些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南进发，仅仅两周后，他们就在布拉班特公国境内的鲁汶（Louvain）开始和新政权的代表展开会谈了。到了1月底，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内容大体上得到了佛兰德所有主要城市的认可。它们许诺，将不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帮助，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一方的军队经过自己的领地。至于佛兰德的港口，也不再允许那些供应苏格兰的船只，或者是袭击英格兰船运的军舰停靠。同年夏季，英格兰军队沿着斯海尔德河逆流而上，直抵安特卫普而不会受到阻碍。一旦协议生效，尽管佛兰德在法理上依然是法国的一部分，但它将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事里保持中立状态。作为回报，英格兰对佛兰德的羊毛出口销售禁运将被解除。对于爱德华三

世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到了3月初，第一批英格兰羊毛已经运抵佛兰德，由多德雷赫特港接收。⁹⁰

上述事件的发生令腓力六世震怒不已。他的第一个回应即命令处决库特赖的索希尔，后者此时仍然被关押在监狱里。处决的命令于1338年3月21日下达。就在同一天，两名受法兰西政府指使的神职人员以教皇特派专员的名义宣布，将根特的全体民众逐出教会。到了3月23日，法国宣布，王国陆军统帅和元帅收到命令，必须亲眼见证根特的城墙被摧毁。这些愚蠢的爆发式举动仅仅彰显了腓力国王的虚弱无能。法国人也曾号召人们参加军队，镇压佛兰德人的叛乱，但应者寥寥，至少在所有临近省份都是如此。在阿图瓦，人们拉帮结派巡游整个伯国，试图用暴力手段反抗法国人的强制征兵。因此，法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3月在亚眠的部队集结计划，以保存实力应对更大的威胁——爱德华三世在夏季的入侵行动。因此，为了实现腓力六世的谕令，王国陆军统帅和元帅手中唯一可以调动的军队便是图尔奈和里尔的驻军，以及之后到来的一部分援军。232
佛兰德伯爵则和他的家臣与男性家庭成员待在布鲁日；除此之外，支持他的还有一小群充满激情却全无组织的佛兰德人贵族，他们愿意为伯爵与法兰西国王奋战至死。

在复活节，上述军队中的一部分抵达了根特城下（4月11日）。然而，他们直接被堤防决口的水流冲走了。其他到来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名为比尔弗利特（Biervliet）的小镇。范阿特维尔德和他的朋友们面对威胁显得充满了行动力，而这种精力旺盛的行事方式已然成为他们的一种特点，他们统领着根特的民兵抵达比尔弗利特，并在4月底的一场惨烈战斗中击溃了伯爵的盟友。接下来，范阿特维尔德的军队进入布鲁日，他们

与当地的市民联合，在街道上，在市场里，与伯爵的支持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局势一度重新倒向伯爵一边，于是在5月初，这座城市成为民兵攻击的目标并最终投降。至此，对抗革命的尝试已经结束。有了1328年的前车之鉴，在镇压佛兰德人叛乱时，法国人在保卫本土不受爱德华三世攻击的情况下，还要再额外派出一支法国大军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1338年6月13日，法兰西政府承认失败。腓力六世原谅了佛兰德的城镇居民和英格兰国王做交易的行为，并正式确认了他们的中立地位。国王坚称，他是“被根特人民在寻求贸易、维持生计时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所感动”。而真相则是，倘若腓力不作出这么大的让步，那么佛兰德人也许会放弃中立，转而加入到国王的敌对一方去。⁹¹

与佛兰德人进行的关于中立地位的谈判，是外交大师亨利·伯格什在英格兰军队踏上欧洲大陆之前，为他的主人所做的最后一次杰出的服务。此后，他所处理的就只有常规的法理问题了。早在1331年，爱德华三世就曾宣誓效忠腓力六世，因此他不能在撤销效忠之前入侵法国领土。因此，1338年春，也许是3月时，伯格什带着他的仆从前往巴黎，随身的是一封几个月前从英格兰带来的挑战信。抵达巴黎的当日下午，伯格什在法兰西岛身着全套主教礼服和冠冕，手拿牧杖出现在腓力六世和他的宫廷前，并向国王呈递了信件。腓力将信件交给一名秘书，并命令后者将内容读出来。这封信里将法兰西国王称为“瓦卢瓦的腓力”，并声称，1328年腓力不顾英格兰国王爱德华更为优先的继承权窃取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正因为如此，”这封信继续道，“我们告知你们，我们打算使用自己的军队征服理当由我方继承的领土。”这个场景，由许多年之后一名

腓力的内廷骑士所回忆。面对信件的内容，腓力显得幽默、礼貌而镇静。他转向主教，微笑着说道：“主教大人，您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带来的信件想必也并不指望回复。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返回了。”于是，伯格什便离开了。⁹² 233

*

也许，英格兰所作出的威胁只是夸大其词。在 1338 年的春天和夏初，爱德华三世一直在尽量有效地利用他小小王国的资源，同时在四条战线上面对敌人：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海岸，在苏格兰，以及在低地诸国和加斯科涅。

毫无疑问的是，加斯科涅的损失最为惨重。公国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基础设施也多被彻底摧毁，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敏的任何人所能估计的范围。各城镇的粮食储备都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在英格兰人所能牢牢控制的波尔多附近与沿海地区，谷物产量非常有限，而在战争期间，当地也很难从更靠近内陆的地区进口粮食。如何防守加斯科涅是个长期性的问题（就像 1324 年的情况一样），而 1338 年的干旱摧毁了法国西南部前一年的大部分收成，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的收获都成了泡影，情况变得雪上加霜。从 1338 年开始，英格兰人不得不从本土通过船运输送大量的谷物到加斯科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项大工程变得越来越危险。⁹³ 法国人在利用海上优势方面越来越大胆，因而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从上一年开始，法国人开始将拉罗谢尔（La Rochelle）建设成一个海军基地，这座港口环抱着奥莱龙岛（island of Oléron），是拦截英格兰和加斯科涅船运的理想地点。1337 年 8 月，一支小规模法国舰队驻守此地，但很快便被

巴约讷的英军破坏了。然而到了年底，这支舰队得到了增援，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338年8月，一支庞大的法国和卡斯蒂利亚联合舰队已经能够在吉伦特湾的入口随意巡弋而受不到任何的反抗。1338年8月23日，截至那时最为庞大的一支向公国运送补给的船队，在吉伦特湾入口处的塔蒙特外海遭到了18艘桨帆战舰的攻击。英格兰损失了2艘船，包括他们最大的一艘，而船上宝贵的货物也落入了法国手中。⁹⁴

234 奥利弗·英厄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的原因还是加斯科涅与法国内陆的交通被切断了。公国的相当一大部分收入来自广阔水路所带来的过路费与关税。抢劫活动与双方的交战，一方面摧毁了农田里的作物，另一方面也使货物的运输受到了影响。葡萄酒从“高地地区（haut pays）”^①运到加斯科涅港口的运输量，在交战的第一年跌至了和平时期的五分之一左右。由此导致的经济冲击，对于波尔多政府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保存至今的一份同代记录表明，1338年9月29日开始的一个财年时间里，支付给军队的薪水中只有大约八分之一能够以现金付清，其他的部分则要以提供征用收据或者实物支付的方式来解决。再往前一年的情况似乎更糟。对于这样的情况，爱德华三世根本无力帮助。在同一个财年，加斯科涅公国从英格兰收到了总计9120波尔多镑（价值1824英镑）的葡萄酒以及196包羊毛，相比爱德华在北方的支出，这些货物的价值显得微不足道。举例来说，诺里奇的约翰在离开伦敦之后，在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内没能拿到一点酬劳，当国王命令财政署发给他200镑以支付薪水和开销时却被告知财政署拿不出这笔

① 法国西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钱。最后，还是巴尔迪银行向约翰支付了这笔款项。然而，对约翰的下属们来说，他们要等到 1339 年 2 月才能拿到钱，彼时他们在加斯科涅已经待了将近一年半。资金缺乏所导致的问题不难想象，士气开始滑落，波尔多的英格兰军队甚至发生了暴动。士兵们开始悄悄离开，更糟的情况则是，他们将自己连同驻守的据点统统卖给了敌人。当 1338 年初富瓦的加斯东攻入阿杜尔河上游地区时，他没有受到强烈抵抗的原因在于守军根本就没拿到工资。圣谢韦尔是当地最大的城堡，守军指挥官在 1338 年 1 月抱怨说，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不得不自己支付 500 名重装骑兵和 1000 名步兵的薪水，而且已经欠了波尔多总计 11400 波尔多镑的巨款。事实上，这名指挥官此时还能忠于英格兰已经非常令人惊讶了。其他人往往会卖掉城堡，然后开小差逃走了事。⁹⁵

2 ~ 3 月，好几位加斯科涅的首脑抵达英格兰，希望国王能够聆听他们的困难。不过，爱德华有限的资源早已受到了多方需求的压力。他有一支 4000 人的军队留在苏格兰境内，由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和索尔兹伯里伯爵指挥。这一年伊始，两位伯爵已经在进行邓巴的围城战了。为了集结这支部队，需要三个伯爵和许多小权贵提供扈从，而由此涉及的征召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北方的伯爵领，传统上提供边防军与入侵苏格兰兵力的地方影响至英格兰全境。2 月 26 日，国王又下了一道命令，集结另一支军队以准备远征低地诸国。在计划中，这支军队需要从各伯爵领征召共计 4500 人，也许从小贵族那里还要集合同样数量的士兵，所有扈从都必须在 5 月 12 日之前，在诺里奇准备就绪。在征召的地域限制方面，所有的兵员都必须来自特伦特河以南地区。尽管如此，1338 年 3

月 1 日下达的几道新法令还是在 4 月 29 日抵达朴次茅斯，命令那里集结的人们前去帮助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处境危机的臣民。对于这支大约 1000 人的军队由谁指挥，爱德华似乎心中已经有数：他将选择一名地位重要的权贵担当此任。亨廷顿伯爵威廉·克林顿被举荐。伯爵指挥的军队规模并不大，但还是对英格兰西南部诸伯爵领以及威尔士增加了不小的供应压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支军队必须自行携带补给。按照御前会议的估计，需要 70 艘大船才能满足运输的需求。⁹⁶

1338 年 3 月底，诺里奇的约翰的兄弟从英格兰抵达波尔多，向约翰带去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同时还有一封夸大其词的信，国王在信中向加斯科涅的臣民许诺，用不了多久这些人的忠诚就将得到回报。相比开战之初，现在奥利弗·英厄姆手里的牌已经有所增加，他开始前往各处以劝说那些摇摆不定的加斯科涅贵族，告诉他们英格兰国王对于自己的大陆领地不会置之不理。在这样的外交攻势下，即便是迄今为止依旧冷淡对待交战双方、城府莫测的阿尔布雷领主贝尔纳 - 艾兹 (Bernard-Aiz, lord of Albret)，此时也向英厄姆表示，他愿意拥护爱德华三世。⁹⁷

英格兰人很幸运，在春天，法兰西统帅们重启战事时的行动犹豫不决，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可言。法国人计划从两个方向穿透加斯科涅公国的防线：其一是从东南方向，在阿让地区，由加龙河谷进入；其二则是计划已久的从圣通日和吉伦特沿海发动的攻势。一开始，指挥权归属于大将军们。然而，因为英格兰军队在重要城堡佩奈的顽强抵抗，法军指挥官并不能从阿让地区形成突破。1338 年 4 月中旬，法兰西军队开始包围佩奈，人们并不清楚为何法国人要出此下策。攻占这座堡垒并不

能带来决定性的胜利，更何况在法国西南部的所有城堡中，佩奈是最不可能被快速攻占的。这座城堡最初是由著名的筑城者、狮心王理查（Richard Cœur-de-Lion）所建，在此之后经过了多次更新改造。佩奈坐落于高出洛特河 300 英尺的高地，占尽地利，其地理位置使敌人无法通过挖掘来破坏城堡的地基，而城墙的高度也超过了绝大多数攻城器械的有效范围。法兰西士兵在佩奈的高墙外无所事事，逗留了超过十周直到 7 月初才撤围离去。⁹⁸

在圣通日方向的攻势则有更好的构思，毕竟从前一年的秋天开始，腓力的大臣们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策划这场战役。然而，圣通日攻势并没能取得多么好的战果。此地的法军由两名军事主管共同指挥：维沃讷的萨瓦里（Savary de Vivonne）是一名富裕的本地骑士，他的服役记录漫长而缺乏任何亮点；他的同僚名叫布兰维尔的“和善的”让 [Jean (“Mouton”) de Blainville]，是一名年过六旬的诺曼底人，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王室军官。两人将部队分散开来，用于围攻多个英军堡垒。法国人的主要目标是流经吉伦特湾的河流入口布莱，倘若得手，将是巨大的成功。要想让这次野心勃勃的军事冒险成功，不仅需要在地面一边包围这座城镇，还要切断水路，阻止波尔多从水上为其提供增援和补给。法军的几艘桨帆战舰从拉罗谢尔港出发，在城外的吉伦特湾下锚，形成了包围之势。

236

对于法国大将军们的做法，奥利弗·英厄姆和诺里奇的约翰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集中起来，用来处理更为迫在眉睫的威胁。两人缩减了波尔多、利布尔讷和圣艾米利昂驻军的兵力，挤出一支小规模野战军，同时还征召了波尔多附近地区忠于英格兰国王的贵族们的扈从。这支拼凑起来

的军队进军抵达蒙洛尔（Montlaur），这座城堡（现在已难觅其踪）也许曾矗立在加龙河畔，就在布莱上游不远处。7月初，英军突破法国人对这座城堡的围困，乘船突击了攻城的法军，并将其打散。随后，法国人开始向北撤退。到了7月中旬，法军又开始围攻蒙唐德尔（Montendre），它是圣通日核心地带最后一座重要的英军堡垒。自从开战伊始，贝阿恩籍守军指挥便一直在这座孤立的堡垒中坚守。法军希望攻克它，英厄姆同样也试图解围，但他派出的军队要么是被击败，要么就是在抵达城下之前就放弃了救援的计划。最终，蒙唐德尔在8月初投降，并很快遭到拆毁。对于法国人而言，摧毁这座堡垒可以说是整个战役期间的唯一一场胜利。⁹⁹

到了这个时候，亨廷顿伯爵率领的援军早就应该赶来了，但音讯依然杳无。这支援军的缺席对英格兰加斯科涅总管而言无疑十分尴尬。然而，爱德华三世的计划确实被坏运气和误判所延误。4月，由于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太多的目标，英格兰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前兆。征发人的工作非常糟糕，带来的兵员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要求。与此同时，征集补给也是个很大的难题。人们将自己的收成藏起来，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甚至有人用暴力对抗粮秣征发人。一部分为加斯科涅征集的补给确实被上缴了，但随即这些货物又落入了王室贪官的手中。此外，英格兰政府还不得不将一部分补给售出，以支付水手的薪水。最终，余下的部分被转运到奥韦尔，用来供给远征低地诸国的军队。5月初，根本没有人员或是补给到达朴次茅斯，无论是前往低地还是前往加斯科涅的远征军，其出发日期都推迟了好几次。人员和物资的缺乏固然是导致推迟的重要原因，但船只不足才是决定性的。爱德华三世依旧没有明白，征

用船只和水手的工作十分重要，而且异常耗费时间。在港口城市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一名北部海军部舰队的军官向国王报告，他曾经索要所有超过 30 吨船只的信息，得到的回应却是没有可用的这类船只，不过按照那名军官的说法，“我求证过，这一回应是不可相信的”。他还说，在赫尔附近的拉文赛（Ravenser），当地的执法官“既不执行国王征用船只的命令，也不肯提供我所需要的信息”。在赫尔，他征集了 8 艘船，但这些船几乎是刚刚开到海上就溜走了。在惠特比（Whitby），征发人也获得了 8 艘船，但船员们纷纷罢工，拒绝开船。关于运输船延迟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尴尬，最终这些消息都抵达了低地诸国，送到了那些窘迫的英格兰国王代理人的手中。¹⁰⁰

237

更糟糕的是，那支军队的指挥官外加数千名士兵直到 5 月底的时候还在围攻邓巴。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在“黑夫人阿格尼丝”伦道夫（“Black Agnes” Randolph）的指挥下，邓巴守军挫败了爱德华的士兵与工程师们的各种尝试，并不断从围墙上挑衅与辱骂那些攻城者。爱德华抓住了伦道夫的兄弟马里伯爵，并将他押送北方，威胁说倘若伦道夫不投降的话，就将在城墙下处死他。然而伦道夫不为所动，而爱德华也并没有真的践行他的威胁。¹⁰¹

1338 年的圣灵降临节（Whitsun）定于 5 月 31 日。爱德华三世在伯里的圣埃德蒙兹修道院举办了庆祝宴会，这里距离诺里奇的军队集结点非常近。此时，爱德华和他的内阁作出了一系列艰难的抉择。在福斯湾以北，邓巴是唯一一个大卫·布鲁斯^①支持者控制的重要据点，其危险之处在于，法国可能会

① 苏格兰国王。

利用它向苏格兰输入物资和人员。然而，如果爱德华还想征召足够的兵力横渡海峡前往低地诸国的话，眼下这场攻城战就必须放弃，更不要说英格兰还有一个位于加斯科涅的战场需要关注。于是，阿伦德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在6月13日下达了拔营撤兵的命令。取消围城之后，阿伦德尔伯爵依然留在北部以组织边境防务，而索尔兹伯里伯爵则前往英格兰东部与国王会合。此时，远征加斯科涅的计划已被抛在一边，不过似乎在那个时候，这种计划确实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338年6月19日，由于依旧缺少足够的船只、士兵和最为关键的金钱，爱德华彻底取消了这支远征军。¹⁰²

就军事角度而言，取消亨廷顿伯爵的远征军并没有对战事产生多大影响。当远征军被取消的消息抵达加斯科涅时，法国人发动的这场战役早已失败，同时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弥补自己的错误。1338年6月中旬，法军在南方的指挥官们集结于拉雷奥勒，召开了一场大型会议。在这场会议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将攻势转变为一系列分散于阿让地区和朗德的袭掠行动。到了下一个月，所有这些将领们，包括两位大将军、富瓦伯爵和阿马尼亚克伯爵，以及那些朗格多克的军队都被紧急召往北方。至此，法国在西南边境的兵力重新回到了原有驻军的水平。¹⁰³

尽管如此，在政治角度上，撤销远征军的决定意味着严重的失败。面对这样的情况，加斯科涅公国的领主们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并且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阿尔布雷的贝尔纳-艾兹尽管曾经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向英格兰国王作出过承诺，却始终没有兑现诺言，为了英格兰的利益火中取栗。1338年6月1日，爱德华三世任命他为阿基坦的一名总管，但他始终没有履

行自己的职责，而这份任命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效了。与此同时，腓力六世也征召贝尔纳 - 艾兹到自己的军中效力。这位阿尔布雷领主没有出现在记录中，不过按照记载，他确实按照腓力的要求派出了几支小规模袭扰部队，但从未在法兰西国王的军队中进行过战斗。他在等待一件大事，而其他号称为爱德华而战的贵族们也是如此。¹⁰⁴ 238

239 8 康布雷和蒂耶拉什， 1338 ~ 1339 年

1338年7月16日，爱德华三世长期准备的庞大舰队终于出海，比原计划足足晚了七周之久。国王自己率领半支军队从伊普斯威奇港（Ipswich）出发，加入集结在奥韦尔湾的舰队。剩下的军队则从大雅茅斯起航。7月底，第三支舰队载着迟来的士兵、马匹从同一个港口离开英格兰。这次英格兰集结的战舰数量庞大，有350艘之多，船员将近12000人。不过，在两周的时间跨度中，这支舰队运载到大陆的兵力相对而言并不算太多。船上总计有1400名重装骑兵，将近3000名弓箭手，外加这些人的马匹、装备和补给。总体而言，这支军队中的多数人都是自愿参战的。所有的重装士兵也都是自愿前往大陆，他们的身份是伯爵、方旗领主、骑士与候补骑士，这些人在大陆作战能够拿到两倍于日常的薪水。至于那些弓箭手，他们对于战争的作用要小一些，因此只是领着通常的薪水参战。在弓箭手中，超过半数是被征召入伍的，其余的则作为贵族的扈从受雇。除了以上这些人外，还有不少于445名弓箭手自愿从军，他们来自英格兰的不同地方，自行前往港口的出发点并组成了一支自由人部队。1338年7月22日，在海滩上众目睽睽之下，爱德华与那些同行的士兵抵达安特卫普。围观者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是远道而来，专为一睹英格兰国王率军登陆的难得景象。¹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达勒姆主教以及两名红衣主教一起抵达亚眠，他们将在那里磋商休战事宜。当然，这件事本身完全是个借口。英格兰国王并没有忘记上一年冬天这两名红衣主教带来的震动：他们威胁说要将爱德华绝罚，并取消他和德意志王公缔结的一切条约。当然，取消其中一部分条约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因为这样他多了一个不作为的理由。对爱德华而言，他不能让人们觉得他已经对和平解决方案失去了兴趣。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和伯里从亚眠出发前往巴黎，并在8月初得到了腓力六世的接见。这两位使节并没有多少内容可以说出来，并且在腓力看来，他们并不希望在短期内解决任何问题。两人希望能够在巴黎等待下去，直到从安特卫普方面传来新的消息。在他们看来，也许腓力会从他的御前会议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在合适的地点与英格兰国王的使节进行磋商。我们不知道腓力是否认真对待了英方的提议，但法兰西国王确实从御前会议中发出任命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并指示，商谈应该在靠近佛兰德边境的阿拉斯进行。² 240

对法兰西国王而言，另有当务之急需要他关心。整个夏天里，他待在首都，定期收到关于敌人所遇困难的报告，大体来说，这些报告都是准确的。他知道，英格兰军队的补给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不论在英格兰还是在低地诸国，食品的征集都异常困难；而战马的草料在七八月以前更是难以得到足量的保证。法国人认为，英格兰军队十分缺乏甲冑。腓力在德意志的朋友告诉他，爱德华与其盟友在方方面面都遇到了困难。在支付补贴方面问题尤为严重，巴伐利亚的路易甚至因此威胁要离开同盟。1338年7月26日，腓力获悉，英格兰军队最终还是

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于是，法军集结的时间被定在了8月8日。总动员令的反应不太尽如人意，因为除了那些地处北部边境省份中的人们以外，绝大多数法国人并没有把英格兰军队的威胁当回事。此外，关于腓力正和他敌人谈判的流言不绝于耳，因此很多法国人都认为，在危机爆发之前，两国一定会达成休战协定。斯特拉特福德与伯里的抵达使得这样捕风捉影的说法颇为可信。

对此，腓力所能做的唯有否认流言，并在巴黎城郊的万塞讷森林（Bois de Vincennes）的寓所里不断地以书信发布命令。这些信函泄露了国王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最终也只产生了些许效果。到了8月的最后一周，法国人多多少少在他们的北部前线上作好了准备。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厄镇伯爵拉乌尔位于图尔奈，此时他正率兵向佛兰德与埃诺行军，距离安特卫普也不过60英里远。他手下的部队包括一支强大的法兰西驻防军，城镇民兵，佛兰德伯爵以及范阿特维尔德革命中幸免的难民，这些幸存者多数都是能够娴熟使用武器的绅士。此外，法国人也在努力修缮各处的城墙与城门。康布雷距离这支军队有40英里，当地主教得到了教皇的谕令（同时也是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要保卫属于他的这座城市不受敌人侵犯。法军主力在亚眠和圣康坦附近的索姆河畔集结。1338年8月24日，腓力亲自现身亚眠，他随身带着深红色的圣但尼战旗，这面金色火焰王旗（Oriflamme）得到了大本笃会修道院的神圣加持，在每任法兰西国王踏上战场的前夜都会仪式性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愿全能的上帝眷顾，荣耀的守护者圣但尼垂怜，无论面对何种敌人，都将胜利赐予你。”³

在阿拉斯，斯特拉特福德和伯里过着舒适的生活，身边的随员和外交人员有 200 余人。在这个月的月底，时断时续的磋商开始了，然而，这两位英格兰主教的注意力已经被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重要事件吸引。斯特拉特福德的住所成了一个繁忙的情报搜集中心。一些信使被派往亚眠，并汇报关于法军集结的进展；派往巴黎的信使则到处打听留言，试图发现敌人的意图。英军的分遣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安特卫普出发，他们要侦察并回报的事项包括：法国边境城镇的情况，诺曼底诸港口的船运，以及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舆情。⁴

英格兰国王在安特卫普逗留的决定最终成了一场灾难。在进城的第一夜，他就勉强逃过一死，当时他的仆人不小点着了为国王租赁的住所。⁵惊魂初定的爱德华此时才开始着手衡量自己用于战争的资源。因为林肯主教的外交努力在理论上使爱德华能够召集盟友，让英军获得 7000 名重装士兵的增援，而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还有小股佣兵不断地前往加入。尽管如此，在英格兰的盟友出现之前，爱德华还是得先付钱才行。事实上，这笔费用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拖欠。除了盟友的出场费，他还要关心盟军士兵的薪水，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必须预付两个月的工资才能让这些部队为自己效命。因此，爱德华三世远征大陆的前景此时已经完全仰赖于议会在 2 月授权给他的强制性借贷，即强征的那 20000 包羊毛。征集羊毛的工作从 2 月底便已开始。政府打算将收集到的羊毛储藏在英格兰东海岸的仓库中，然后再运往安特卫普以填补国王的钱包。为了让国王能够以最大的优势销售，除了获得出售许可的少数地方，其他一切港口都遭到了禁运，只有爱德华最青睐的债权人与重要盟友的臣民才

拥有特许状。基于以上安排，国王希望的是，当他在7月抵达安特卫普时，当地库房中将会装满羊毛。倘若能够有技巧地售出这些货物，预计能筹集的资金将为150000~200000镑。不过，现实情况和预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安特卫普的库房中几乎空空如也。直到1338年7月5日，第一批羊毛才被运抵，而没过多久英格兰军队就开拔而去。到了7月末，也只有1846包羊毛抵达。起初，这样糟糕的情况被解释为缺乏船只的结果，因为政府已经征用了太多的船只用于运送军队。因此，那些用于运送国王和军队横跨北海的船只立刻被送回英格兰以接收货物。然而实际问题却是，政府一共只征集了不到3000包羊毛：面对强征，人们要么藏起货物，要么暴力反抗，而这样的行为几乎全都成功了；此外，用于包装羊毛的麻袋也突然陷入无法解释的缺乏之中；而征集的官员又是一群行动迟缓、能力不足、贪污腐化之辈，对于这种中世纪的地方性恶习，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也许唯一令人惊讶的事情在于，直到带兵进入布拉班特，爱德华才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略有所知。和往常一样，他责怪了他的下属们。“我得到的都是糟糕的建议。”他充满怨恨地向林肯主教抱怨道。这件事则成为主教逐渐失宠的开始。⁶

爱德华的主要盟友，包括布拉班特公爵、埃诺伯爵、盖尔登公爵、于利希边境伯爵，外加一些小的王公贵族，全员抵达了安特卫普，一方面是向英格兰国王致以问候，另一方面也呈上了他们的账簿。爱德华不得不在一场冗长而痛苦的会议中，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些人。布拉班特公爵，作为爱德华盟友中最强大的一员，带头向他进行了责问。公爵不仅没有得到许诺的

金钱，也质疑整个军事冒险成功的可能。年轻的埃诺伯爵也跟着效仿，他是一个个性柔弱的人，不像他强势的父亲，而且在即将有机会收复康布雷地区的城堡时显得并非那么急切。爱德华三世不得不请求盟友，让他们立即启程攻打法国。英格兰国王从本土带来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的薪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且在日复一日不断增加。然而，与会的王公贵族都在托词逃避。这些人有各式各样的借口：他们说，自己随身带着的不过是一些仪仗而已，而他们的重装士兵则尚未正式召集起来；也有人说必须先行返回本土，咨询自己的顾问；还有人希望先得到金钱才会出兵。会后，所有这些盟友都离开了。下一场会议被定在了1338年8月15日。⁷

当王公们和顾问商讨事宜时，爱德华三世则在翻箱倒柜搜刮最后一点金钱。他已经从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那里借贷了超过70000镑，而作为抵押的羊毛甚至还没有运出英格兰。他已经给威廉·波尔施压，让后者尽其所能借出了所有的钱。他甚至抵押了自己的王冠，以及从富有的英格兰修道院那里弄来的金银珠宝。英格兰国王的代理人们找遍了低地诸国和莱茵兰地区，寻找愿意借钱的人，不论是意大利人、佛兰德人还是荷兰人，甚至犹太人也没有问题，他们都不在乎。根据记录，利率已经达到了每年50%。⁸

1338年7月26日到8月2日，英格兰王储，爱德华年少的儿子康沃尔公爵，在北安普敦主持了一次御前大会，这次会议由那些依旧留在国内的高级神职人员与贵族出席，也有部分平民代表旁听。会议召开后不久，商人们也举行了一次集会。战场上的失利并没有贬损爱德华三世在英格兰国内的声名，商人们仍旧愿意搜括钱包以支持国王的冒险。征集

羊毛的命令再次下达，这次政府采取了无情的措施来确保完成。每个公社都收到要求，应当上缴符合议会征税评估比例的羊毛数量。那些确实没有羊毛的人，应当去购买一些羊毛来完成限额。因为以上的手段，这次的征集远比上一次要成功，然而，尽管身在布拉班特的国王不断用威胁性的语气发回书信，但征集的羊毛仍然无法及时到位，进而拯救爱德华的远征大计。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羊毛在1339年之前抵达过安特卫普。⁹当1338年8月15日爱德华三世在梅赫伦附近再次会晤盟友时，他已经成功地向其中一部分人支付了临时性的款项，但除此之外，他的境况并不比7月时好多少。那些王公贵族并不同情英格兰国王的遭遇。按照盟友的说法，他们依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们指出帝国皇帝并没有前来，对于像攻击法国这样重大的事件，他们需要在战事开始之前获得皇帝的批准。爱德华则讽刺他们，为何不在行事之前提前告知他们的皇帝呢？¹⁰

爱德华三世花了点时间才认清窘迫的现实，尽管如此，低地王公的犹豫不决，外加英格兰缺乏现金支付能力的情况，已经使得1338年入侵康布雷地区的计划化为乌有。此时，整个夏季几乎已经过去了，而爱德华也许还有六周或者最多十周的时间趁着此间的温和天气开展军事行动。此时英格兰人的军事冒险已经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支持，但这样的支持显然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与金钱才能获得。英格兰国王原本许诺给巴伐利亚的路易400000弗洛林（60000镑）的报酬，但此时仅仅支付了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此外，路易这样的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皇帝已经开始和法国人联络，试图获取腓力六世的筹码来和英格兰国王的开价较量。根据安排，在1338年9

月1日，法国和帝国的大使之间将展开一场会谈。¹¹面对以上的种种困境，爱德华迅速展开了自己的行动。他派出于利希边境伯爵前往德意志，安排自己与皇帝的会晤。之后，在尚未得到德意志答复的情况下，爱德华前往科布伦茨（Coblenz），因为7月初路易会在那里召开一次帝国会议（Reichstag）。英格兰国王的这次旅行可谓轻装简从，他仅仅带着十多名顾问以及一批护卫弓箭手便穿过布拉班特和于利希两地前往目的地。1338年8月30日，爱德华抵达了科布伦茨以北莱茵河上的一座小岛，即下韦尔特岛（island of Niederwerth）。此时，他的仆从和行李仍然在河上的大船里缓慢赶来。一周之后，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抵达，他带来了从安特卫普搜括来的所有钱财：马车和鞍袋中装着50000弗洛林（7500镑）的硬币，外加一些珠宝。英格兰人将会在莱茵河流域的城市中寻找商人，凭借抵押珠宝换取更多的现金。爱德华需要钱从而给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下韦尔特，他一掷千金宴请宾客，看起来这些钱简直就如同熟透的果子落到他手里一般。而事实上，这些资财花费都来自高利贷者，而借贷的条款完全是毁灭性的。在赠送现金方面，英格兰人对路易的亲属与顾问极其慷慨。一名地位重要的帝国议员收到了4000弗洛林（600镑）；而皇后则收到了2400弗洛林（360镑），就连她的秘书也收到了60弗洛林（9镑）的贿赂。至于路易本人，馈赠的数目则高达6000镑，这笔钱到账后，爱德华已经支付了原本许诺给皇帝数额的五分之一。英格兰人承诺，剩余的款项将分两批支付，时间分别是1339年1月和3月。由此，爱德华成功地安抚了皇帝的情绪。到了1338年9月5日，巴伐利亚的路易派出皇室船只将爱德华送往科布伦茨。在那里，选帝侯

(electors of the Empire)^① 在一场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中批准了爱德华“帝国代理人”的任命，并将皇帝的所有权力也一并授予。从此，英格兰国王从帝国政府那里获取了独断之权，直到他彻底征服法兰西，“或者夺取了法国的一大部分”为止。爱德华的战争从此被视为保卫帝国完整性免受法国篡夺者损害的战斗，而违逆他的意志也将被视为一种反叛帝国的行为。在仪式上，皇帝手持宝珠与权杖登上皇位，而爱德华则身披猩红斗篷站在迈森边境伯爵（Margrave of Meissen）和于利希边境伯爵中间，在一众骑士与德意志王公的簇拥下接受了他的任命。¹²

刚返回安特卫普，爱德华就开始着手将自己获得的浮夸头衔转换为实际的利益。1338年9月18日，他召集自己的盟友，并援引科布伦茨法令，不至者将以没收封地论处，严令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这次召集始自1338年10月12日，地点被定在了洛恩（Loon）的小镇赫克（Herk）的室内市场里，因为这里距离安特卫普很近，同时又不在布拉班特公爵的领地之内。布拉班特公爵依旧在避免过于公开地表达对法国的敌意。事实上，公爵本人拒绝亲自参加爱德华的集会，而是派出了代表。在赫克，爱德华将

① 选侯，即德意志有权选举国王的诸侯。德意志人素有选举国王的传统，而且只有那些有势力的统治家族的首领才享有选举权。公元962年起，德意志国王有权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从这时起选侯又称选帝侯。13世纪初，选帝侯被限为六人：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边境伯爵。1237年又增加波希米亚国王，1257年经公开选举，七选侯得到正式承认。1263年获教皇同意。1273年，当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德意志国王时，七选侯的专有选举权成为一项既成法律。1356年该法得到皇帝查理四世《黄金诏书》的确认。为确保选举制度的稳定，规定选侯的领地不得划分继承，必须实行长子继承制；选侯在其领地内拥有最终司法权。

他的宝座设在了一个屠户的柜台上，在那里接受王公贵族和骑士的赞扬与效忠宣誓，并宣布了下一年的计划。在科布伦茨，反法同盟成员决定在康布雷地区挑起战役，时间暂定在1339年5月，而现在，这个时间点又被审慎地向后调整了一点，改为7月。为了夺取法理上的优势，爱德华以“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命令康布雷主教在1338年10月26日前往梅赫伦，否则就剥夺他的头衔。除此之外，那些法兰西国王的坚定盟友，诸如列日主教、佛兰德伯爵也收到了类似的命令。当然，此时在反法同盟内部依旧存在着一些抱怨。布拉班特公爵虚张声势；他的代表们宣称，需要进一步的协商才能决定是否接受英格兰国王的命令。埃诺伯爵也提到，他固然乐意在康布雷地区参战，因为在那里他能从征服的土地中获益，但他很怀疑自己届时是否能够以正当的理由进军到法国的领土之上。尽管有上述争执，但当9月底这些王公贵族们再次在梅赫伦聚会时，除了康布雷主教等法兰西国王的支持者外，其他人在表面上都抛弃了疑虑和狐疑不定。尽管这些爱德华的盟友依旧没有拿到报酬，其中的有些人还不能坚定立场，但他们至少没有公开表露反对意见。¹³

245

到了11月初，爱德华带着自己的内廷返回了安特卫普，几乎整个冬天他都没有再离开。此时，王后离开英格兰，并在安特卫普与国王会合。在那里，有朋友们陪着国王，以赌博、狩猎为乐。这个冬天，国王的收入不多，但稳定的花费却甚是惊人：工资、补贴与生活花销都需要英镑来支付。至于军队，此时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经历任何军事行动。士兵们被分成小股，分散在布拉班特、埃诺和佛兰德的城镇里。许多人成了逃兵，试图回到英格兰的故乡，而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则是“希望找到食物”，爱德华也向他的御前会议成员承认了这一

点。留下的士兵则大肆酗酒，等待春天的到来，偷窃与暴力行为导致他们十分不受欢迎。¹⁴在阿拉斯，英法双方的全权代表在两位红衣主教的监督下，摆出了和谈的架势。法国方面，有四位宫廷高级教士出席，其中包括两位重要的英格兰关系方面专家，他们分别是鲁昂大主教皮埃尔·罗歇以及博韦主教马里尼的让（Jean de Marigny）。英格兰方面，则有斯特拉特福德大主教以及达勒姆主教理查德·伯里出席，他们代表了爱德华三世的态度。还有一些人，比如亨利·伯格什、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塔古，则在抵达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从1338年12月到1339年1月，在这一小段时间里，双方磋商的地点被换到了巴黎。会谈的情况阴云密布，很难见到曙光。两位红衣主教提出了一系列提议，但英法双方总会有一方加以反对，有时甚至是不约而同地反对某项提议。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此时双方真正考虑的内容已经不是和谈本身了。¹⁵

法国人在他们己方的前线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尽管在1338年9月15日他们已经解散了绝大多数集结的军队，但解散的士兵依然被要求保存好武器装备，一旦有临时通知便准备重返前线。在冬季，法国军队保留了10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他们拿着少于平日的薪水执行驻防任务。一名职业军人，费伊的戈德马尔（Godemar du Fay）被任命为图尔奈总督，同时也负责斯海尔德河左岸以及埃诺西部边境地区的防务。在图尔奈，他手里有一支强大的驻防军，主要是由法国东北部的皮卡第人和诺曼底人组成，还有莫尔塔涅、杜埃和阿尔勒的军队作为辅助。康布雷地区的防务则被交给了欧塞尔伯爵（Count of Auxerre）。再往西，佛兰德边境地区，外加从加来到布洛涅的漫长海岸线，则交由十多座堡垒进行防守，这条堡垒线一直延伸到了法国的

大后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小规模的驻防点分布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以防这些地区的海岸遭到英格兰军队的袭击。这是一个颇有防御纵深的布局，尽管此时法国人面临的境况类似 1337 年夏季在法兰西西南部的英格兰人，但双方的防御布局大相径庭。在法国人的防线上，也许除了图尔奈和康布雷之外，其他任何堡垒都无法在坚定的攻城者面前坚持太长的时间。尽管如此，这些堡垒也足以拖延入侵敌军的步伐，直到法军主力完成重新集结并赶去解围为止。¹⁶ 此时，腓力六世承受了诸多批评，因为他坚持在 1338 年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在防御的位置上，并且在接下来的冬天里也没有尝试去爱德华盟友的领地上炫耀武力。然而，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考虑到，腓力此时正处理着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外交环境。法兰西敌人结成的联盟随时可能因为内部矛盾而解体，而法兰西国王甚至已经在和联盟的重要成员进行私下的沟通了。当然，腓力六世无法轻易地向那些军队的指挥人员解释这样的安排。尽管上述人等的视野不够广阔，但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有时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接受。

246

*

同时，腓力并没有因 1338 年秋季法军的成功而受到国人的感激。法国人在海上开展了进攻，但当攻势开始之时陆地上的危机却已经过去。整个夏季，意大利桨帆战舰并没有按照约定的那样从地中海赶来，因此法国海军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直到 8 月，意大利人才姗姗来迟，抵达英吉利海峡，这比预计晚了三个月之久，已来不及阻止英格兰军队返抵英伦。尽管如此，这支舰队依然能够切断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海上联系，并威胁爱德华三世那漫长而脆弱的北海交通线。爱德华不仅依赖

海运获得金钱和羊毛的支持，这两种亟须的物资能够用于支付他盟友的费用，同时还要依靠船只来获取很大一部分军需补给。对于补给线所遭到的威胁，英格兰人显得非常担心，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在敌人舰船活动时预先发出警报。一名间谍受命从波尔多前往热那亚，以监视意大利人战舰的准备工作。巴尔迪银行则在英吉利海峡附近的港口保留了代理人，随时向英格兰政府汇报疑似战争动向。约翰·斯特拉特福德坐镇阿拉斯，向迪耶普、鲁昂和勒阿弗尔等港口城市派出信使，一旦法国舰队集结，便将对它们进行紧密的监视。¹⁷

247 虽然作出了周密的部署，但到了9月初，当摩纳哥方面的热那亚流亡者舰队载着由法兰西元帅罗贝尔·贝特朗（Robert Bertrand）指挥的突袭军队攻击海峡群岛时，英格兰人依然显得猝不及防。海峡群岛本身就是个明显的目标。这些群岛靠近法国的科唐坦半岛，是英格兰南部、加斯科涅以及诺曼底与布列塔尼诸港间的转运站，同时也可以作为攻击法国的跳板。群岛中的萨克岛（Sark）处于完全不设防的境地，在1337年4月就曾遭到过一支诺曼底人与苏格兰人联合舰队的攻击。一年之后，在1338年3月，尼古拉斯·贝于歇对泽西岛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差一点就夺取了戈里堡。鉴于以上事件，这些海岛上的防御都得到了增强。但对英格兰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将军队的主力都集中到了泽西岛。而根西岛（Guernsey）仅有65人驻守在柯奈特城堡（Castle Cornet），1338年9月8日这里遭到突然袭击并被夺取，所有守军均被杀死。杰尔堡（Jerburch）是根西岛上仅有的另一座城堡，驻军更少，仅有12人，也在同一天被攻占。除了城堡之外，当地的水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在战斗过程中，意大利人损失了两艘桨帆战舰。尽管如此，法国军队依然占领了根西

全岛, 并控制这个岛持续了好几年。¹⁸

根西岛派往英格兰求助的使节在横渡海峡的半路遭到了拦截, 他们全部被抓, 船只也遭到焚毁。过了几乎一周的时间, 根西岛陷落的消息才传抵御前会议。¹⁹而此时, 桨帆舰队早已转而向北航行, 寻找其他的猎物。这支舰队在阿夫勒尔和迪耶普停留, 并搭载了热那亚和法兰西军队作为补充, 之后就开进了斯海尔德河口。此时, 斯海尔德河中已经集结了大约 40 艘桨帆战舰, 外加一些诺曼底巴奇船, 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属于两名海军将军, 分别是尼古拉斯·贝于歇和于格·基耶雷 (Hugh Quiéret)。一名英格兰间谍发现了这支舰队抵达卡德赞德岛附近水域的举动, 但他发出的警告已经太迟了。有 5 艘英格兰船只停靠在瓦尔赫伦岛 (island of Walcheren) 附近水域装载着羊毛和补给品等待卸货, 其中还包括 2 艘爱德华三世手里最大、最好的船, 柯克爱德华号和克里斯托弗号。1338 年 9 月 21 日, 这些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捕获。当时, 这些船的帆具都被收起, 而船长们远在安特卫普正向国王汇报情况, 多数船员则逗留在岸上。少数留守在船上的船员面对袭击寡不敌众。在一场持续整日的激烈战斗后, 船员被强大的敌人打垮, 被迫投降。在战斗结束之后, 一支王室弓箭手部队才乘坐巴奇船从安特卫普赶来, 试图赶到船只那里。法国人对待俘虏颇显无情, 按照基耶雷个人的命令, 所有俘虏都被处死。至于船只, 则被带到诺曼底加入了法兰西的舰队。²⁰

挫败的消息传来, 爱德华三世非常不安。1338 年 9 月 27 日, 英格兰御前会议下令, 两个海军部^①的战舰都将被派到海

① 即英格兰海军的北部和西部海军部。

上以歼灭敌人。然而此时，船主们已经因为对船只的不断征用而疲于奔命，对这道命令的执行也并不认真。²¹在1338年10月5日，法兰西舰队进入了英吉利海峡北侧的索伦特海峡，一支数千人的军队由此登陆到南安普敦附近。英格兰人又一次得到了警告，也许这些警告是来自海峡另一侧某些港口的流言。于格·基耶雷是这次行动的指挥，他为第一个攻入南安普敦城的人提供了100利弗尔的犒赏。尽管有预警在先，但南安普敦的防御依然东拼西凑、缺乏组织。早在这次袭击之前，西部海军部的舰船便已经受命保卫索伦特海峡的入口，但在现实中这些舰船从未出现过。汉普郡的民兵在敌人袭击时尚未准备就绪。伯克郡和威尔特郡的民兵本应在此时提供援助，但事实上他们从未离开过本郡。教堂钟声不断，以示警告，却被认作是进行礼拜的通知。南安普敦的城防也颇有问题，城墙并没有彻底包围整座城市。在向海的一边，仅有的防御体系包括了规模颇大却相当脆弱的木质工事，外加封闭通往海滨道路的石质大门。鉴于此，仅有少数南安普敦居民进行了保卫家园的尝试就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事实上，当多数人听到法军登陆的消息时，他们的反应便是惊慌地逃向南安普敦城郊，而负责当地防御的军官也赫然出现在出逃的名单中。只有少数坚定的人和城堡的常驻守军留在了城中，对抗着入侵者。他们成功抵挡住了由于格·基耶雷海军将军的诺曼底人扈从带领的第一波攻势。然而，第二波由艾顿·多里亚所属200名桨帆战舰船员组成的攻击接踵而至，他们的攻势迫使守军不得不后撤。于是，大量法军和意军得以涌入这座城市。攻进城后，法意军队整晚都停留在城里，并将大量的羊毛、葡萄酒以及城中的其他货物都搬到了船上，甚至连英格兰海关中用来称重的天平也没

有放过。直到第二天早些时候，城外才出现了英军试图反击的信号。毫无组织的愤怒村民开始沿着通向南安普敦大门的道路聚集起来。入侵者决定撤离，他们在城里分五处点起火来，等他们离开时，城中许多地区已是一片火海。返回的城镇居民和赶来的汉普郡农民更加助长了这里的混乱，他们沿着街道掀起暴动，掠夺了侵略者剩下的一切。南安普敦遭受的损失无疑是令人震惊的，整个城市的南部，包括圣约翰教区、圣米迦勒教区和圣十字教区都被彻底摧毁。城市的商业活动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彻底停歇了。大型的贸易商行，诸如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传统上都会从南安普敦运输羊毛，此次事件之后它们也悉数撤离。许多逃离的人们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有些短暂返回的人最终也移居到了其他地方。²²

法国的海军将军们本打算对船只进行补给，并在卸下掠夺后继续攻击英格兰的南部海岸。然而，因为天气逐渐恶化，他们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1338年11月初，战舰纷纷驶入港口，静待冬季的到来。尽管法意舰队的行动时间短暂，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其行动却已成功地在英格兰南部造成了恐慌，同时也打击了北海两岸的反法同盟成员的士气。英格兰政府很快接到了一份又一份报告，看起来法国人还计划攻击谢佩岛（Isle of Sheppey）、肯特海岸、伦敦以及梅德维湾中的诸港口，甚至连远在北部的赫尔的羊毛仓库也将成为攻击的目标。在伦敦，人们相信，法国人对南安普敦的袭击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入侵，而这次入侵将会“攻占整个英格兰，并杀死所有的英格兰人”。在泰晤士河边，伦敦市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将大量木桩钉在河床上，防止敌人登陆。市政厅等处储存了包括大炮在内的大量军火，而观察哨也被部署在各个城门。²³

尽管有了上述安排，但没人知道一旦危险成真该如何避免灾难。当这些防务问题在1340年的英格兰议会中被提及时，政府的解释是，英格兰已经处于“缺少一支海军”的状态。在第一阶段的海上较量后，爱德华三世进行了一些尝试，去获取一支属于他自己的桨帆舰队。1336年，他花费巨资在王室属地金斯林建造了一艘名为菲莉帕号（Philippa）的桨帆战舰。一年之后，另一艘战舰在温切尔西（Winchelsea）建造完成。波尔兄弟是十分活跃战争商人，他们为王室服务时也建造了两艘桨帆战舰。其中一艘出自威廉·波尔手笔的船只在1338年夏跟随国王完成了横渡北海的旅程。波尔的兄弟理查德拥有国王管家（King's Butler）的头衔，他指挥勒博蒂勒号（Le Botiller）桨帆战舰，这艘战舰曾出现在1337年对苏格兰战争的记录中。然而，在之后的岁月里，以上这些船舰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显得太小，也许和英格兰人之前建造的其他桨帆船一样，缺乏良好的适航性能。²⁴那些常年在英格兰海军序列里服役的战舰都属于巴约讷，而它们很少会航行到比斯开湾以北的地方。毫无疑问的是，倘若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借鉴腓力六世的成功经验，从地中海国家那里雇佣战舰和船员。在马赛，尼科利诺·菲耶斯基成功地替英格兰国王雇了两艘意大利桨帆战舰，在1338年的多数时间里，这两艘船都在北海服役。在同年夏季，一名不太可靠甚至可能是骗子的意大利人萨尔扎纳（Sarzana）出现在普罗旺斯，并以爱德华三世的名义招募桨帆战舰的船长。他的活动是完全失败的，此人得到的资金支持并不足以进行这样的活动，尽管如此，他的资金还被普罗旺斯伯爵（Count of Provence）没收。²⁵在损失了柯克爱德华号和克里斯托弗号三天之后，菲耶斯基接

受了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表面上是前往阿维尼翁的教廷，但事实上则是去尽可能地取回萨尔扎纳被没收的钱财，并尝试更出色地完成后者遗留的任务。百年战争初期，英格兰在进行密谋方面的拙劣举动可以被视为爱德华三世缺乏现金导致的结果。有一次（1339），爱德华的代理人成功地在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与尼斯两地雇佣到了为数不少的桨帆战舰，但结果是，巴黎来的法兰西王室代表给出了更高的价格，并成功地收买了船长们。²⁶ 250

同时，一支更强的英格兰舰队在保卫海岸时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一个问题。即便英格兰人拥有了更多的战舰，倘若没有非常精确的情报，他们也很难在海上进行拦截，或者在法国人发动袭击时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而一旦入侵的敌军完成登陆，那么任何形式的海岸防御体系都将无法彻底击退他们。法国人发动袭击时雇佣的热那亚舰队拥有多达 40 艘桨帆战舰，仅仅运作这些船就需要超过 8000 人才行。集结足够多的人手，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对抗这支由船员组成的庞大军队，需要很长的时间。唯一有效的防御方式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筑垒庇护所，由此人们能在面临危险时及时将自己和家人、牲畜与货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这一方面，英格兰遇到的问题和法国一样：任何大型防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长期的规划、金钱支持与建造计划。直到 1335 年，法国人第一次计划对英格兰进行海上攻击时，才有人开始关注英格兰海岸区域的防御工程。在这一年，英格兰人仔细研究了好几座王室城堡的结构，包括伦敦塔、坎特伯雷城堡、波切斯特城堡以及怀特岛上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Castle Carisbrooke）。这些调研的结果有时会提醒人们对这些城堡进行恰当的维修，但更多时候这类警告也会被

忽视。1336 ~ 1338 年间，伦敦塔的防御被延伸到了泰晤士河边，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补漏修缮。除此之外，卡里斯布鲁克城堡也得到了大量的维护经费。在多佛、佩文西（Pevensey）和波切斯特（Porchester），英格兰也进行了一些修缮，虽然工作量并不足以满足防御的需要。至于其他地方，则几乎没有任何改进。举例来说，在坎特伯雷城堡，跨越壕沟的桥早已坍塌到壕沟之内，而塔楼和城墙正逐渐风化剥落，面对这一切，政府却仅仅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时间里花费了 2 镑充作维修费用。在维护王室城堡方面，至少责任是十分明晰的；而在自治市镇，王室与市民的责任分配并不清楚，因此防务情况总是十分糟糕。在温切斯特，古老的城墙已经在多处出现了倒塌。多佛城则有很长的一段墙体已经彻底毁损。奇切斯特的城墙据说根本无法防御，原因是墙体上有太多的缺口。市民们不停地抱怨，说他们负担不起维修的费用。在南安普敦遇袭之后，人们短暂地产生了修筑城墙的冲动。温切斯特的居民一定是认为倘若敌人来袭，现有的城墙会使他们在劫难逃，因此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行动。这样的动力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一个遭到法国人劫掠的大城市朴次茅斯，直到 14 世纪末依然处于缺乏任何防御工事的状态。南安普敦因为缺乏战争准备而在 1338 年 10 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该地的反应更加惊人。御前会议下达了明确的命令，要求沿着该城的西部和南部海滩修筑石墙，甚至还为此提供了相关经费。然而，相比筑墙，该城的居民更关心他们的花园，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在没有城墙阻碍的情况下直接抵达上船的地方。此外，这些人也并不热心于承担守卫城市的责任。当沃里克伯爵在 1339 年 7 月视察该城防务时，他发现城市驻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不足，而固定工事的情况已

经糟糕到可悲的境地。伯爵估计，只要 200 名重装士兵就能在任何一点上突破城市的防御。直到 1376 年之后，南安普敦才引入了系统化的防御规划。²⁷

*

1338 年末至 1339 年初的冬季，英格兰人的士气极为低落。大陆的战事毫无进展，而法兰西舰队却成功发动了袭击，这在人群中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和担忧。到了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个冬天，情况变得尤为严峻。雨水天气一直持续到了 12 月，在这之后则是霜冻。气候如此寒冷，以至于英格兰本土损失了大量当年的谷物和水果。尽管如此，议会在 1337 年 9 月批准的为期三年的羊毛征集依然在年复一年地进行。北安普敦议会在 1338 年 7 月制定的羊毛价格，此前早已被证明在推行时会产生问题，但在一年以后该价格依然在使用。这样的负担超过了 14 世纪英格兰民众能够承受的极限。此外，英格兰民众所承担的税负往往颇为随意，而且不够平均。由于议会所征收的税款针对动产，因此地租（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并没有被征税。税收主要由佃农、农民和城市中的房主来承担。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即便没有豁免税务的优待，在收税人统计整个社区时也会拒绝进行收入估算，反而要别人来替自己承受应缴纳的税款。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骑士斯蒂芬·巴辛伯恩爵士（Sir Stephen Bassingbourne）在面对收税人时，会用剑面抽打他们，直到将他们打跑才罢休。²⁸

除了上述悲惨遭遇，英格兰民众此时还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为军队与舰队提供补给，政府贪婪地索求牛羊猪肉、麦酒、谷物和鱼类，并征集用于运输的船只、车辆和马匹。此时，

252 不仅强制购买的规模更甚以往，手段也变得愈发粗暴。从1336年起，强制征收的行动不再由地方官员和郡长来进行，而是被交给了政府任命的商人或者王室特派员，他们不仅拥有许可，能够在多个郡中自由行事，同时还被赋予了强制实施个人意志的权力。随着国王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某些包税人的行事已经完全脱离控制，面对反抗的村庄，他们会强行进入住宅，并随意向村庄全体下达逮捕令与拘留令，同时还任命了大量与自己职权等同的副手，并毫不约束地让这些入肆意妄为。这些人往往在征收之后不予支付购买的款项，或者以征用收据或记账的方式来代替真金白银。最糟糕时，这些人会抢走来年的种子，或者因压迫过甚导致耕作集体变得支离破碎，由此导致的不幸往往会持续很多年。这样的情况在某些地区尤为严重，主要是东安格利亚和东米德兰，这里集中了主要的谷物种植郡，而且靠近北海的港口，爱德华的军队恰恰就在这些港口上船，同时也仰赖这里出发的船队进行补给。²⁹

对英格兰而言，农业收入处于减少的状态，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是因为，此时的欧洲，整体缺乏货币，而英格兰政府还不得不用大量的现金来支付军队的报酬与盟友王公们的补贴，因此上述情况变得愈发严重。关于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能得到的证据往往只是来自轶事，但其长期存在的事实几乎不容置疑。当时的情况是，“充足的货物和稀少的货币”，空空荡荡的市场与低迷的物价，在面对紧追不舍的收税人时，人们往往根本拿不出钱。在百年战争初期，耕地无人劳作的情况逐渐加重，这一状况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根据财政署在1341年进行的调查，税负、军队的补给与征兵压力都是重要的原因。随着士气滑落，以及爱德华三世离开英格兰导致的

政府控制力的下降, 社会秩序经历了明显的崩溃过程, 暴乱与帮派斗争此起彼伏, 人们不由得怀念起爱德华二世统治后期的生活。³⁰

爱德华在离开期间任命的留守人员似乎并不足以解决现有的危机。名义上, 王国守护的头衔属于与国王同名的儿子, 康沃尔公爵爱德华, 未来的黑太子, 此时他年仅 8 岁。况且, 国王此时和他待在布拉班特, 身边围绕着他最有经验、最忠诚的顾问, 以及几乎所有拥有一技之长的行政官僚。而在英格兰, 一群缺乏能力、没有多少自主权的王室御前会议成员以年少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样的情况可谓众人皆知, 因此这些人也并没有多少权威可言。而当这些王室御前会议成员试图在官员身上施加影响力时, 受到压力的官员则能够很容易地在逗留于布拉班特的显贵中求得帮助, 并用恶毒的谣言来贬低那些在英格兰执掌权柄的人们,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爱德华三世自始至终都无法理解他执政大臣们的沉重负担, 因此总是很容易为谣言所惑。1338 年 12 月, 他草率地撤销了国库总管罗伯特·伍德豪斯 (Robert Woodhouse) 的职务。按照此后伍德豪斯向一个朋友所吐露的说法, 他感到, “感谢上帝, 我再也不会为这样一个主人服务了, 他甚少关心我付出的努力, 也甚少感受到我承受的重担”。到了第二年, 一次事件成为爱德华与留守官员们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在这一事件中爱德华一方显得无知而恶毒, 留守官员们则显得极为被动而充满宿命言论。事情的起因是, 1338 年 9 月爱德华宣布, 作为经济措施的一部分, 他提议停止向民政官员支付薪水, 被证实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则除外。这样出格的命令遭到了留守人员的无视。到了第二年 5 月, 当爱德华重复这一政令时, 他被告知, 倘若继续坚持, 他

留守的王室仆从将会集体辞职。最终，这些人保住了薪水，但他们好好侍奉国王的理由恐怕已少之又少。³¹

本土管理的薄弱已经成为一个理由，使得大批肆意欺诈与盗用公款的好商更早地出现在英格兰而非法兰西，这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在国王急需金钱而官僚机构快速膨胀的环境中发现了属于他们的机会。威廉·邓斯特布尔（William Dunstable），爱德华的首席承包商，被指控和他的兄弟及几名下属一起非法出售为军队提供的食品。不久之后，首席法官威洛比（Chief Justice Willoughby）也吃了官司，罪名是“像卖牛一般售卖法律规章”。公众认为这些人罪不可赦，而且他们的罪行相比全体官僚所犯下的罪过还仅是沧海一粟。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十分正确。³²

尽管战争期间国内矛盾重重，但明确反对战争的人并不多。不过，在1339年2月的英格兰议会中，已经有人开始低声谈论起对未来的不满，与之相呼应的则是增加国内防务的提议。而最终压倒一切的呼声却是关于军队的补给状况。以上这些讨论，其抱怨的核心点都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确实也有一些人希望挑战国家的路线。议会召开之际，一位无名诗人写下了自己的评论，他怨恨地咒骂了政府和大地产主，认为他们投票通过的税收毫无先见之明。“毫无正当理由，便从需要的人手中横夺钱财，是为罪人。”此人如是说。爱德华三世满足自己对欧洲大陆野心的行为，并非出于正当理由的义举，而是忽视自己国家需求、抛弃责任的行为。议会在1337年决定的财政援助是不公正的。按照诗人的说法，农民被迫出售奶牛、农具乃至衣物来供养爱德华的战争，当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时，最终将会被迫起义。类似的观点到底有多么广泛，我们很

难下定论，但民众的反抗情绪绝非孤立的个案，因为政府已经认为有必要用宣传来压制这种情绪的出现。1339年春，当御前会议试图用一个繁重的义务兵役制方案来保卫王国时，政府专员们被派往乡间的公社，向人们长篇大论地讲述法国人的可怕，并平抚他们的不满。按照议会的建议，政府制作了大幅面的宣传栏，向民众展示他们需要遵循的道路。“国王与他的御前会议所希望的，并非是让那些为国家提供服务的人民承担花销，”这份文告如是说，“富裕而有权势的人能够负担得起，因此他们才应该是出钱的人。”也许，就在爱德华三世放弃在1338年继续战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考虑这位诗人的观点。英格兰为战争付出了大量开销，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作为一名记录者，诺森伯兰的骑士托马斯·格雷认为，国王在布拉班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参加长枪比武，度过一段寻欢作乐的时间罢了”，而他肯定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³³

*

从1338年11月到1339年7月，当爱德华试图拼凑起足够的资源支持入侵法兰西的计划时，法国人几乎已经成功地在法国西南部消灭了英格兰的军事存在。1338年11月初，法国人在万塞讷作出了在西南部用兵的决策，并对以前的错误作出了稍许修正。首先，有人提出建议，为西南部的行动提供合适的资源。这意味着，这次进攻将不会仅仅依赖法国西南部缺乏热情的征募军，或者是像富瓦公爵那样，根据自己扩张领地的野心来进行战略判断的地方王公；法兰西政府将从国家的其他部分调集大量军队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其次，尽管这场战役的金钱支持将像上一场战争一样，取自地方的资源，但法国人并

没有重复之前的错误，让将军们承担地方管理者和收税人的使命。对战役政治走向的控制，以及对民间事务的绝对裁量权，被交给了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John of Luxembourg, King of Bohemia），他是一名充满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此人在法国长大，在腓力六世的艰难岁月里，卢森堡的约翰是他最亲近的密友之一。除了上述决定之外，法国人也打算不在漫长的加斯科涅边界分散兵力四处劫掠，而是打算集中兵力攻打英格兰人的几处要塞，首当其冲的便是阿让地区的首府佩奈。富瓦伯爵对这个决定十分支持，毕竟他在以往为国效劳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作为回报，因此他立即率军前往那里。同行的还有拉博姆的勒加卢瓦（夏季行动中法国任命的一位大将军），以及另一名萨伏依人，拉帕卢的皮埃尔（Pierre de la Palu）。³⁴

255 这些法兰西政府作出的决定，可能被一个四名间谍组成的小团体发现了：这个间谍组织出自约翰·斯特拉特福德之手，他将他们派到万塞讷，混入为数众多、彼此交头接耳的请愿者和廷臣中探听消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1338年11月20日，在法国人作出这些决定后几天的时间里，爱德华三世就在北方进行了一次分散敌人注意的行动。在这之前，英格兰国王已经同意将针对康布雷地区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夏季，但此时他却突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盟友在蒙斯（Mons）和班什（Binche）之间的埃诺领地上集结军队，时间被定在1338年12月18日。爱德华宣称，他将在集结以后立刻进军，全力攻击敌人。数天之后，他又命令康布雷主教出现在自己面前，等待后者澄清对帝国不忠的指控。如果他违抗命令，则会面临没收封地的处罚，这也意味着，随着处罚而来的将是攻打

康布雷主教采邑的军队。对此，法国人也很快收到了预警。法兰西军队在北方的驻军主力留守图尔奈，此时这支军队得到了腓力的堂兄弟、纳瓦拉国王所率军队的增援。腓力的继承人诺曼底公爵，在索姆河畔的佩罗讷（Péronne）集结了另一支军队。大约在1338年12月中旬，埃诺伯爵威廉率兵跨越了康布雷主教采邑的边界，并蹂躏了康布雷城以北的一片土地。采邑的好几座农场与风车磨坊都被摧毁了，另有两座位位于斯海尔德河谷地，距离康布雷城不足一英里的城堡也在埃诺军队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攻占。在取胜之后，伯爵留下了一些兵力驻守夺取的城堡，等待预期中夏季开始的主要战事，然后他就率军撤离了。尽管英格兰人及其盟友在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对于加斯科涅的战事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即便腓力六世本人正北上应对新的威胁，他也依旧继续掌控着南部战役的进展。1338年12月初，波希米亚国王从法兰西国王处离开前往加龙河谷，看起来，一切仍旧在按照原计划进行。³⁵

富瓦的加斯东和两名萨伏依军事主管一起，在1338年11月中旬抵达西南部，并在马尔芒德建立了指挥部。一个月之后，波希米亚的约翰也抵达了同一省份。以上几人合兵一处开始围攻佩奈，以及附近位于卡斯特尔加亚尔（Castelgaillard）的附属塔楼，这座塔楼控扼通往佩奈的道路。围城的军队在规模上并不大。这支军队包括：几名属于指挥官的为数不多的私人扈从，以及阿马尼亚克伯爵从鲁埃格地区招募来的1200人，外加由一小群德意志专业人员管理的围城武器，这些人属于中世纪不断迁移的德意志挖掘工匠与矿工大军中的一部分。佩奈城通常的守卫兵力为250人，在1339年时显然拥有充足的防

御人手。虽然攻城一方实力并不算强，但就在一夜之间，这座城镇便投降了。投降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波尔多方面不可能对佩奈进行救援。倘若没有解围的可能，那么防御能力弱于城堡本身的佩奈城区迟早会被攻陷，其中的居民必然会在财物方面有所损失，有些人还会因此而死。佩奈的市民向奥利弗·英厄姆发出了数条绝望的信息，指出他们城市的危险境地，并询问应该怎么做。最终，城市的领袖，一名律师走出城与富瓦伯爵进行了事关投降的谈判。

佩奈下城有超过 100 名士兵驻守，他们的指挥是一名来自贝阿恩的雇佣兵，名叫埃斯格拉帕克的福塔尼耶（Fortanier d'Esguarrepaque），法国人说服了他，让他将城镇和堡垒拱手相让。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贿赂，数额超过 14000 利弗尔，分发到所有的守军手中。然而，在投降时，出现了问题。城镇大约是在圣诞节前后敞开了大门，但似乎绝大多数福塔尼耶手下的士兵并没有加入他的计划。这些守军离开城镇和城堡的守卫会合，而城堡面对法国人则依旧大门紧闭。当法国人发现上当时，福塔尼耶已经带着巨款逃走了。不过，这名佣兵的好日子并没有延续太久。到了 12 月 26 日，奥利弗·英厄姆手下的军官在波尔多附近找到了他，并将他关在了欧姆布里埃城堡（Château de l'Ombrière）的门楼里。³⁶

1339 年 1 月，法军在南方的力量逐渐得到了增强。月初，法国人拥有 5700 名士兵，这个数目依旧在增长，直到 4 月底达到了 12000 人方才停止。法兰西政府并不打算将所有这些军队都用于野战。以法国人特有的谨慎风格，这些军队也承担了基建任务。1337 年，在圣富瓦（Sainte-Foy），他们修建了一座拥有良好防御体系的木质桥梁，此时法军绝大多数的补给和

增援部队都能经由这座桥跨过多尔多涅河。到了 1338 年, 加龙河上已经有了两座浮桥, 分别位于拉雷奥勒和马尔芒德附近。第三座桥的建成时间稍晚, 位于阿让地区的勒马斯 (Le Mas d'Agenais)。所有这三座桥的建成, 使得法军可以迅速在广阔的河谷地带输送军队和补给, 不论是跨越河道还是沿着河谷进军都能畅行无阻。42 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集结在河上, 其中的部分船只上还搭载了攻城器械, 并在船上安装了带射击垛口的船楼。与此同时, 法军控制了各主要隘口以阻碍英格兰人通行。在可以涉水通过的浅滩, 法军要么留下军队驻守, 要么在河床上埋下尖锐的木桩, 使马匹无法通过。在整个战区, 法军在各处都散布了数量不等的兵力, 在某些地方只是四五名用来加强山村防御的士兵, 在圣富瓦则是整整 700 名士兵, 用以保卫法军在多尔多涅河北部的侧翼。在 1338 年的前四个月里, 法军新建了 45 个驻军据点, 其中超过半数都位于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的谷地, 或者是位于这两条河流的中间地带。这些驻军不仅控制了地盘, 并保护了交通线,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预备队体系, 需要时可以从其中抽调增援力量。由此就能在遭遇预料以外的反击时保护己方免遭失败的厄运; 在拥有这样的兵力储备之后, 法军在城堡与村镇的防守兵力也能相对减少, 而不必担心这些孤立据点在遭遇围困时缺乏足够的解围力量。管理这些驻地的繁杂事务导致的负担及庞大的开销 (在整个战役中最高时达到了每个月大约 45000 利弗尔) 都被交给了一个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 这个机构被临时放在了马尔芒德城堡, 它的一个分部则位于地处阿让的审计庭中。³⁷

在攻下佩奈城之后, 一支包括了拉博姆的勒加卢瓦绝大多数萨伏依手下的小部队离开主力, 包围了城中的城堡, 准备将



图5 法军在加龙河谷的攻势，1338年11月~1339年7月

围攻持续到城堡守军投降为止。法军主力则继续前进，开辟前往波尔多的道路。法军携带着攻城器械和武装运输船，开始攻击科蒙（Caumont）。这是加龙河边的一个孤立英军驻地，也是前往圣马凯尔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阻碍。这个城堡中的守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徒劳无功。法军于1339年2月底攻下了这里。下一个目标则是皮吉扬（Puyguilhem），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要塞，地处阿让地区和佩里戈尔的边界。在这里，守军的抵抗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1339年3月的攻防中，法军不得不用庞大的援军增强攻势，并增派了攻城器械，同时

还有一群挖掘地道的工兵前来破坏城墙。在这场战斗的记录里提及了火炮的使用,这在百年战争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到了1339年4月6日,皮吉扬的指挥官对于援军的到来已彻底绝望,最终把他守卫的残破城堡交到了法国人手里。³⁸

1339年4月中旬,对于西南部战线的法军而言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此时,他们的军队在实力方面正达到顶峰。在佩奈和它外围的卡斯特尔加亚尔塔楼,被围困的英格兰军队已经耗尽了补给与抵抗的力量。到了4月10日,卡斯特尔加亚尔塔楼的指挥官为敌人的贿赂打开了大门,献出了守卫的堡垒。一周以后,佩奈城堡的守军也接受了投降的条件。现在,法国人终于可以将去年12月预先做好的王室旗帜插上敌人的堡垒了。法国人最大的成功并不在佩奈,而是在更西面的吉伦特。1339年4月20日,法国海军将军和圣通日总管指挥下的一批桨帆战舰从拉罗谢尔出发攻击了布莱。在这座城镇靠河的一侧,防御非常薄弱,而法国人在对方得到警告之前就发动了袭击。布莱的城市与城堡都被迅速攻占,法军的伤亡也减到了最低。显然,布莱城的守卫面对突袭,几乎连披挂装备与集结的时间都没有。它随后被交给士兵随意抢掠,并被付之一炬。就在这之后不久,布尔格也被法军用同样的方式攻取。对英格兰人而言,以上一系列的事件乃是在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发生的,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大灾难。也许,佩奈被攻占仅具有象征性意义,毕竟该城西部的地区已牢牢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还有驻军保障安全。相反,布莱和布尔格两城的陷落对英格兰人而言则非常危险,因为这意味着整个吉伦特湾北岸已全部处于法国人的掌控,波尔多与英格兰的联系将有被切断的危险,对波尔多而言,失去的将是市场与增援到来的渠道。除此之外,爱

德华三世还损失了他手下最有能力也最为忠诚的指挥官之一，阿尔布雷的贝拉尔（Bérard d'Albret），此人被法军俘获，并和另外 25 名重要的俘虏一起被送到了巴黎的圣殿区。西南战事的尾声显得简短而有些奇怪，不幸的是，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多少记录。就在法军攻占布莱后不久，在该地得到驻防之前，英格兰总管们的军队重新占领了这里，也许他们是从靠河的一侧进行攻击而得手的。尽管成功夺取了布莱，但英格兰人无法守住它，他们很快又被逐走了。为了纪念这场胜利，腓力六世将布莱交给了梅伦家族（family of Melun），该家族曾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试图在巴黎高等法院通过诉讼获得该城，但徒劳无功。在攻占布莱的过程中，梅伦家族的成员也曾亲身参与。至于布尔格，则被置于国王的管辖之下，并由一支庞大的军队驻守。³⁹

对加斯科涅公国的政府来说，百年战争期间他们所遭遇的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已经开始了。1339 年英格兰人所遭遇的挫败已经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迫使英格兰政府不断地从本土投入大量的金钱和军队。土地所有者们有了加斯科涅各处的贵族作为榜样，纷纷开始精打细算起来，考虑自己是丢掉在法国的领土，保持对英格兰的忠诚比较合算，还是投诚到法兰西一边，放弃英格兰国王属下的领地更加有利。对忠于某一方的人士而言，每损失一寸领地他便会更倾向于投靠另一方。那些不顾一切，坚持忠于英格兰的贵族也会给英格兰政府带来相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肯定会要求得到奖赏，并获得和他们所遭受损失对等的补偿。然而，随着英格兰在波尔多的领地日渐缩小，其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少，由此，波尔多政府在未来能够为友谊付出的筹码也逐渐捉襟见肘。其不得不采用一些变通的权宜

之计, 诸如收取非常税、让波尔多镑贬值等, 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不断加剧的货币贬值现象。波尔多总管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 而这种负担在 1339 ~ 1340 年间变得日渐沉重。那些曾在市镇和城堡中侍奉爱德华三世的人们, 此时已经成为生活日渐窘迫的流亡者,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地, 只能躲在波尔多城内勉强度日, 希望英格兰政府能够感激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并提供一些援助。威廉·戈登 (William Gordon) 便是这些人的代表, 在布尔格城陷落之后, 他失去了曾拥有的一切, 因此他向爱德华三世请愿, 希望能够得到一笔救济来挽救他自己和妻儿免于饿死的命运。对于戈登家族以及一些处于类似地位的人来说, 提供少量援助以免他们流离失所也许能暂时满足要求。但对于那些曾经拥有更大领地的人们来说, 英格兰人有必要着手将那些尚在法国人手里的土地及其收入许诺给他们, 一旦这些地方被夺回, 就要兑现相应的承诺。从 1339 年年中开始, 相当高比例的英格兰王室授权状都和上述情况有关。在布尔格陷入敌手一年之后, 奥利弗·英厄姆向爱德华发去了一封非常沉痛的请愿信替一些人求情。其中一个人曾经率领超过 600 人为英格兰国王服务, 而且没有领到任何报酬, 而他所得到的最大“奖赏”便是在面对法国人时丢掉了自己的土地。另一个人在侍奉爱德华之前就已经服务于爱德华的父亲, 在法国人占领了属于他的每一寸土地后, 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妻儿和整个家族逃到了波尔多。这些人表现的是绝对的忠诚, 不为自己的利益打小算盘, 这在加斯科涅的贵族中是颇为罕见的。“此人有一副好心肠, 他完完全全、不计代价地投入了为陛下服务的事业中。”尽管英厄姆这样说, 但他也无法自行回报这些人的忠诚。英厄姆解释, 在法国人的侵略下, 现在波尔多的关税已经

聊胜于无，因此他也无法从税收中拿出钱财来补偿忠臣。整个加斯科涅公国的领土和收入已经被法国人分封给了别人，英厄姆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分配的资产了。⁴⁰

*

1339年2月，尽管天气依旧寒冷，但法国人雇佣的诺曼底和热那亚水手都已返回他们的舰船，并准备好在3月初继续行动。英格兰政府（根据其代表递交给议会的报告）已经拥有了“从多个来源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些消息显示，法国人正计划在东安格利亚进行一次登陆行动。也许在某个时期这个消息所称无误，但事实上到了3月时，法兰西政府的谋划已经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起来。⁴¹

法国人将他们控制的舰队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一支舰队将按照1338年的方式袭击东安格利亚的港口城市。另一支舰队则被派去再次攻击海峡群岛，在这之后，舰队将会开到加斯科涅，以辅助正高歌猛进的在加龙河谷地的战役。前往海峡群岛的舰队规模较大，于1339年3月9日到11日离开了塞纳河口。这支舰队的主力是卡洛·格里马尔迪（Carlo Grimaldi）指挥的17艘意大利桨帆战舰，外加大约35艘诺曼底巴奇船以及1艘货船。这艘货船正是爱德华三世手下最好的船，前一年在瓦尔赫伦岛外海被法军俘获的克里斯托弗号，此时它已经开始了在法国人手中服役的历程。舰队出发一段时间后又又有5艘桨帆战舰加入。这支舰队中，总计大约有8000名士兵和水手，他们的指挥官是法国元帅罗贝尔·贝特朗。在他完成了上一次袭击之后，贝特朗获得海峡群岛的领地，此时正试图通过征服来扩展自己的封地。1339年3月12日，贝特朗率军在靠近戈

里堡附近的泽西岛东侧登陆。城堡中的守军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投降。然而，这次守军已经全装满员，包括大约260名英格兰人和40名本地人。按照当地的记录，守军回复说：“只要城堡中还有十人幸存，就绝不放弃防御。”事实上，贝特朗的通牒也不过是恐吓而已，他根本就不能让舰队在这里长期停留：这支舰队还有紧急任务，需要马上赶往加斯科涅。因此，在侦察了城堡的防御情况后，这位元帅指挥了一次攻城的尝试，但失败了。到了3月16日，舰队起锚，开往法军已经占领的根西岛。在那里，贝特朗和部分军队留守下来以加强防御。剩下的舰队则保护着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向拉罗谢尔开去。事实上，同年4月攻占布莱和布尔格的正是它们。⁴²

另一支舰队拥有18艘热那亚桨帆战舰，指挥官为艾顿·多里亚，他收到的命令是向北前往斯卢伊斯港，那里虽然靠近布鲁日却依旧处在法国的有效掌控中。此时，这座城市已经成

261

为法国人的一个基地，法军利用这里攻击那些载着羊毛、补给和援军试图进入斯海尔德河的英格兰船只。这支舰队在前往斯卢伊斯的路上分出了一支分队去攻击东安格利亚的港口，这样法军就能在前述的重要物资和人员尚在英格兰登船之际就施以打击。到了1339年3月24日，法国船只抵达哈里奇外海，此地是奥韦尔港入口处的一个没有城墙的小渔村。法军抵达当日恰逢1338年大军登陆袭击朴次茅斯一周年。在哈里奇，当地人的抵抗相比以往要更为强烈。尽管当地守军无法阻止法军的登陆，但法国人在村庄外围依然受到了坚决的抵抗。法军在三个位置点起了火焰试图焚毁村庄，但风势太大，火苗被吹离了建筑的范围，最终火也熄灭了。在这之后不久，入侵者便重新

登船，离开了这里。⁴³

从 1339 年开始，腓力六世的大臣们已经在和诺曼底的本地人进行谈判，以谋划一场更大范围的海上战争。在他们的设想中，海上战争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袭击英格兰的海岸，而是应该设法将一支军队登陆到岛上进行征服式的打击。诺曼底人向法国人提议，他们将会为王国提供一支 24000 人的军队，包括 4000 名骑兵和 5000 名弓箭手，外加能够载着这些人横渡海峡的船只。这支军队将会被置于法兰西王储诺曼底公爵的指挥之下，法国人相信其规模足以在 10 ~ 12 周的时间里征服英伦全岛。法国政府允诺，诺曼底人在进行了这次服务后将会得到宝贵的司法特权，当然，最主要的诱惑还是来自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战利品。一旦征服英格兰的行动取得成功，那么英格兰国王的王室领地将会被保留给诺曼底公爵；属于教皇的财产则不会受到侵扰；收益低于 20000 镑每年的土地会允许留给英格兰教会，以供给日常开销；除此之外，剩下的英格兰土地都将被奖励给诺曼底人，供他们内部自由分配。1339 年 3 月 23 日，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方案在万塞讷城堡的一次会议中，得到了绝大多数诺曼底大贵族的认可，差不多同时桨帆舰队正抵达哈里奇准备发动攻击。一个月之后，诺曼底三级会议（Estates of Normandy）也批准了上述方案。我们很难确定贵族和三级会议代表是否认真严肃地对待了征服英格兰的计划。法兰西政府与诺曼底的协议中，计划当年就开启入侵英格兰本土的行动。当然，倘若爱德华按照预定计划在 6 月入侵法国，那法国攻击英格兰的行动也可能会被相应推迟，如果当真如此，那剩下的时间恐怕连一个短期的征服计划也不一定能满足。⁴⁴

尽管如此，从每一个迹象来看，法国人还是以非常认真的

态度开始着手准备征服英格兰的工作。政府为了进行远征，草拟了细节文件，这些文件阐述了俘获敌人之后的拘留事宜，对战利品的分配，以及诸如舰队船只之间的信号口令、海上与陆上的战斗序列、登陆方式等细节，甚至考虑到如果远征军需要撤回船上时，殿后的部队应该如何行动。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将分散在从比斯开湾一线直到北海的法国和意大利分舰队集合起来，政府也安排了实施的步骤。⁴⁵

262

当英格兰御前会议获悉法国人的入侵计划时，他们非常认真地着手准备应对方案，从它向公众展示的决心就能窥见一斑。对海岸地区的控制权被交给了那些还留在英格兰的重要贵族。亨廷顿伯爵是多佛城堡的守备长官，此时他接过了肯特的指挥权；老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则负责苏塞克斯的防务工作；阿伦德尔伯爵接管了汉普郡。伦敦及埃塞克斯的指挥者是牛津伯爵。至于内陆，御前会议则尽可能地准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预备队，并将这支军队的名义指挥权归属到了年轻的爱德华王子麾下。几乎是从开战伊始，英格兰政府就坚信法国人可能会在汉普郡尝试登陆，因此他们也就在当地集中了最强的军队。南安普敦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驻防。朴次茅斯和波切斯特的驻军规模几乎也与南安普敦等同。大量的军队和补给涌入怀特岛，增强当地的防务。此外，英格兰人还将大量的食品运送到温切斯特，尽管此地有着各种问题，但其依然是汉普郡中防务最好的一座城市。至于那些特殊的贵重物品，例如国王的马匹，则全部被运出了这个伯爵领。⁴⁶

法国海军将军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为人所知，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计划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到了5月，就算诺曼底人的征服大军仍旧属于计划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是，这支军队

并未作好出征的准备。那些原本用于运载部队的运输船和巴奇船此时依旧停靠在诺曼底和皮卡第的港口中。法军前往南部的分舰队在5月中旬回到塞纳河上的港口进行补给，并航向北方袭扰英格兰南部海岸，以传统的“打了就跑”战术对敌人进行打击。⁴⁷正如英格兰御前会议所预期的那样，法国舰队首先前往索伦特海峡，也许英格兰对此也早有知晓。大约在1339年5月15日，法国分舰队抵达南安普敦外海，并尝试寻找一个合适的登陆场。然而，这座城市外的浅滩已有临时工事保护，而从船上也能看到英格兰人正向南安普敦附近水域调集大量兵力。除了南安普敦，怀特岛似乎也难以进行登陆。此时，法国指挥官已经开始担心，如果英格兰舰队出现，己方恐怕有被堵在水道中的危险。于是，法国人迅速离开了索伦特海峡并向西航行，期望西面的英格兰地区在防御上也许会更松懈一些。他们的直觉并没有错。在德文和康沃尔的锯齿状海岸线后并没有任何军队驻守，而海上也没有英格兰舰队迎击出现的威胁。法国舰队不受抵抗地游弋在英格兰最西部的陆地尽头，并进入了布里斯托尔海峡，逐个挑选并掠夺他们发现的商船，最后处死船上的船员。

263 1339年5月20日，法国舰队抵达普利茅斯外海（off Plymouth）。在14世纪初，普利茅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由松德海峡东端的四个分散的小城镇和位于普林普顿（Plympton）的一座本笃会修道院组成。那里正巧有数艘航行在松德海峡的船只停留，这些船都是为了躲避法国人的袭击舰队而停在普利茅斯的，其中包括7艘布里斯托尔的商船。法国人夺取了这些船，将它们付之一炬。在这之后，舰队让搭载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登陆到海滩上。德文的募兵指挥是德文伯爵

休·考特尼（Hugh Courtenay, Earl of Devon）。此人爱慕虚荣而且喜欢冒犯他人，但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年已 64 岁，这位老伯爵依然精力充沛。当法国人来袭的消息传来，他便带兵向普利茅斯前进，最终恰好在敌军准备点燃房舍时赶到。在这里爆发了一场突然而缺乏决定性的散兵战斗，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战斗之后，法国人撤回船上，而愤怒的英格兰西南部诸郡民兵一直追击到水边，逼得不少法国人溺死大海。

当这支桨帆舰队沿着英格兰南海岸返回基地时，背后留下的是一连串燃烧的渔船残骸。1339 年 5 月 24 日，这支舰队曾在怀特岛作了短暂的停留，但很快因为英格兰舰队的追击而不得不撤走。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法国人数次尝试登陆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海岸，但在多佛、福克斯通（Folkestone）和萨尼特岛，他们发现海滩后面都有强大的军队严阵以待，因此也就不得不撤走以避锋芒。只有在黑斯廷斯（Hastings）这个曾经的五港同盟之首，法国人才得手。此时的黑斯廷斯早已繁华不再，沦为一个小渔村，而普利茅斯则刚刚开始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黑斯廷斯没有城墙。该城的附属城堡属于圣玛丽教会学校，无人驻守且缺乏修缮，南面墙体早已垮塌，落入大海。1339 年 5 月 27 日，法国人和热那亚人的袭击摧毁了这座小镇，黑斯廷斯的损失如此严重以致一直未能恢复，直到 18 世纪末外出度假的风潮兴起才使这里有所改观。法兰西舰队径直驶入港口并登上码头和浅滩，似乎他们并未遭受任何抵抗。这些袭击者烧毁了大半个城镇，包括三个教区教堂，还进入城堡掠走了火炮上的饰品与存放的盔甲。本地村民早已逃之夭夭。到了 1339 年 6 月，那些在袭掠中扮演首要角色的摩纳哥佣兵已经回到加来。这些隶属于卡洛·格里马尔迪的军人将英

格兰渔夫赤裸残破的躯体作为战利品，在大街小巷中炫耀。

在这次攻击中，英格兰海岸防御体系表现还算不错，相比之下，舰队的作为就显得相当糟糕了。1339年2月16日，在西敏的议会依旧召开之际，御前会议召唤了整个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港口为王国服务。按照御前会议的估量，这一举动能够在1339年5月15日将东部港口的31艘舰船调集到奥韦尔，而南部的111艘船只则会分为两个分队分别抵达朴次茅斯和温切尔西，所有这些船将会满员，准备好补给，足以应对为期三个月的服役。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和预期完全不同。东部和南部的舰队都没有按时作好准备以抵挡法国人的袭击。除了为五港同盟服役之外，南部的舰队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⁴⁸

在北海，英格兰的另一个海军部已经在4月集结了舰队，战果则是一言难尽。罗伯特·莫利（Robert Morley）作为一名来自诺福克的骑士，刚被任命为北部海军部的海军将军。此人用行动证明，他将成为爱德华三世麾下较为主动且有能力的一名指挥官。在14世纪，缺乏海上经验并不会影响一名海军将军的发挥，而莫利在他的助手辅助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的副手之一是约翰·克拉布（John Crabbe），此人经历丰富且声名狼藉。克拉布系佛兰德人海盗出身，曾经在1320年代得到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的注意，并接受后者的雇佣成了一名海军指挥官和军事工程师。沃尔特·莫尼俘虏了克拉布，并将其以1000马克的价格卖给了爱德华三世。克拉布当然不会介意换一个主人。到了1339年4月初，克拉布跟随莫利一起出海，莫利指挥的舰队包括63艘船只，携带着金钱、羊毛和援军前往欧洲大陆。在佛兰德人的外海，他们遭遇了一

支由一些热那亚桨帆战舰护航的敌军商船队。英格兰舰队追踪这些法国船只沿着海岸一路向北，直到进入斯卢伊斯港，并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血腥的会战。在港口的狭窄空间里，桨帆战舰无法利用转向和航速方面的优势，只能无助地停在原地。在会战中，英格兰人将大量运输船作为战利品夺了过来，还登上其他停留在港口的船只。不幸的是，英格兰人掠夺的不仅是法国船只，还包括了一些中立的佛兰德和西班牙商船，这些船只在战斗开始时便被禁止独自离港。受害者中包括一艘巨大的西班牙克拉克帆船，此时这艘船正在从小船上接收货物。一名英格兰国王的内廷骑士此时正带着准备上交爱德华国库的金币，在混乱的战斗中，他为了保命而逃到了布鲁日的一所修道院中寻求庇护。以上种种混乱的行为在外交上令爱德华十分窘迫，同时他还不得不拿出 23000 镑来补偿所造成的损失，这一笔钱远远超过了英格兰舰队给热那亚战舰造成的损害。如此的结果对英格兰人而言无疑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当英格兰舰队带着战利品返回奥韦尔时，舰队内部又因为分赃而争吵不休，因为此事还有一部分舰船掀起暴动，驶离港口。⁴⁹

1339 年 7 月，法国的海军将军们集结了手头的一切力量，计划对五港同盟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也许和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法国人相信，这五个港口是英格兰海上实力支柱。为了这次行动，法兰西将部署在北海的整个桨帆舰队都撤到了布洛涅，这支舰队包括艾顿·多里亚在斯卢伊斯港的热那亚战舰，以及一小部分法国桨帆战舰。此外，还有 20 艘诺曼底巴奇船在英吉利海峡与塞纳河上的港口中备战。夏洛·格里马尔迪的分舰队此时已经休整完毕，于是也就加入了诺曼底人的行列。这样，整个法兰西舰队拥有了 67 艘船只，其中

包括了32艘桨帆战舰。1339年7月20日后不久，这支舰队在贝于歇的指挥下起航。然而，这次法国人的军事冒险最终以灾难收尾。舰队的第一个目标是桑威奇，但当法国人抵达唐斯时，他们发现，肯特的大量民兵早已在海岸附近恭候。于是舰队转向南面，开往拉伊（Rye），在那里他们得以卸载部分军队，并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入侵者完成任务之前，他们的战舰却在拉伊湾出其不意地遭遇了罗伯特·莫利的舰队，后者除了拥有北部海军部舰队外还得到了五港同盟的支援。面对英格兰舰队，恐惧开始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水手中蔓延。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是在面对一支超过400艘战舰的庞大英格兰舰队，事实上，对方至多也只有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而已。登陆的法军马上返回船上，然后迅速往法国方向逃散，而莫利的战舰也紧追不舍。双方在维桑（Wissant）附近的海面再次遭遇，但并没有发生会战。最终，法国舰队安全地撤回到了己方的港口。⁵⁰

此时，热那亚雇佣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法军的海上战役因一场危机戛然而止。自1338年8月起，这些热那亚人就已经在欧洲北部替法国人服役，这远远超过了这些雇佣兵原先预期的时限。这些人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些为了生意而签署契约的私人承包商，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利润而已，之前在和英格兰军队的冲突中，在拉伊湾和维桑外海可能发生的激烈交战可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战斗。符合这些热那亚人口味的乃是掠夺英格兰南部港口式的行动。因此，许多热那亚水手已经不愿继续他们的工作了，更何况在他们内部此时也出现了争吵。争吵的起因似乎是：尽管法兰西政府严格按照契约向多里亚支付了薪水，但后者没能支付给他的船员，或者至少是在经过大

额的毫无根据的削减之后才支付了一部分款项。当艾顿·多里亚的舰队返回布洛涅时，桨手们哗变了，要求支付他们的薪水。这些桨手选出了一名发言人，此人与 15 名同伴一起求见腓力六世，试图取得他的同情。然而，腓力却不为所动。他拘留了这些人，并将他们统统投入监狱。这样的反应被证明是个错误，当发言人被捕的消息传到布洛涅的其他桨手那里时，桨手们武力控制了他们的战舰，并向热那亚驶去。与此同时，两艘属于格里马尔迪的桨帆战舰也逃离了舰队。就这样，腓力六世一下子就损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海上力量。在这场哗变之后，法国人剩下的只有：属于国王自己的桨帆战舰，这些战舰大多还停在船坞里；多里亚分舰队剩下的战舰，可能仅剩下 4 艘船还忠于这个意大利人；此外，卡洛·格里马尔迪从摩纳哥带来的舰队，因为战损和逃跑，这支舰队的规模也从 17 艘减少为 12 艘。格里马尔迪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仍旧为法国人服

266

务，但这是无所事事的两个月，因此法国政府也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到了这一年的年末，似乎那些没有叛乱的意大利桨手也已经被送回了家，究其原因，虽然剩下的意大利战舰留在了法国，但它们都停靠在卡昂（Caen）下游的奥恩河河口，仅有 2 艘船参与了次年的大规模行动。法国政府与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关系尚且称得上友善，多里亚却愈发显得满怀怨恨。在叛乱发生的两年后，根据多里亚自己的计算，法国人还欠他 30000 弗洛林，而这位佣兵队长也在不断地和爱德华三世在加斯科涅的大臣们讨价还价，声称他愿意改换门庭，烧掉手下的战舰并将自己控制的城堡拱手相送。⁵¹

在英格兰方面，罗伯特·莫利的舰队在海上始终没有遭遇

挑战，这支舰队在攻击法国海岸的行动中度过了7~8月的时光。英格兰舰队巡弋在皮卡第和诺曼底沿海，焚烧船只和村庄，一如法国人前一年在英格兰南部所做的一样。英格兰军队洗劫了欧镇（Ault），并摧毁了当地的港口。在勒特雷波尔（Le Tréport），大批英军在当地居民眼皮底下登岸，而后者还认为自己在与来自西班牙的一支船队中的商人打交道，因此完全没有进行抵抗。英格兰人烧掉了该城的港口与大半个城市，并蹂躏了附近的乡村地区。在重新登船之前，他们沿着海岸前进，又摧毁了港口小镇梅尔（Mers）。厄镇伯爵夫人，亦即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之妻此时就在距离梅尔2英里的地方，她差点在这次袭击中被英军俘获。一直到入侵者离开后，厄镇的民兵方才赶到。此地的情景，即1338年在英格兰南安普敦所发生事件的小规模再现。得手之后的英格兰舰队继续沿着法国海岸航行，绕过布列塔尼半岛，并袭击了普瓦图的北部诸港。当英格兰人开了个好头之后，佛兰德人便马上开始积极效仿。在莫利舰队返回英格兰后不久，一支佛兰德人的舰队攻击了迪耶普，此地乃是诺曼底地区的重要商港。在他们被击退之前，这些佛兰德人烧毁了迪耶普的大片建筑。⁵²

那么，英法双方到底实现了多少战绩呢？从造成的实际损伤来说，双方大抵相当。然而，尽管法军的战役遭遇了悲惨的结局，但从战略角度来说，法国人还是利用舰队获得了决定性优势。法兰西舰队给整个英格兰造成了普遍性的恐慌与混乱。以汉普郡为例，尽管法国人被击退，但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袭击预警致使许多人逃离了海岸。英格兰王室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让人们回到原来的住处，不过相当多的人都带走了所有的财物并拒绝照办。与此同时，爱德华三世试图征集物资和兵员，以

补给他停留在低地诸国的军队，但这一尝试也因为英格兰方面已有的负担而受到阻碍。一部分增援的兵力，被分派用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的驻防任务。其他的部队则被滞留在奥韦尔湾，究其原因，还是船只的缺乏以及横渡海峡的危险。运载羊毛和给养的英格兰船只需要从奥韦尔或伦敦出发，组成严密防守的运输船队才能驶过北海。北部海军部的战舰负责奥韦尔出发的船队的安全，而伦敦出发的船队，从格雷夫森德（Gravesend）起的旅程则由五港同盟的战舰护卫。这些防卫措施，在保护运输船方面显得颇为有效，但也因此占用了英格兰大量的船只和人员，而类似的宝贵资源则肯定需要谨慎地分配。同时，以上的安排也推迟了其他的行动，进行护航行动意味着那些本可以运载士兵和补给的船只，现在都需要带着海军准备海战。一部分船主对于接受护航安排显得颇不耐烦，他们希望能够尽早返回港口，继续有利可图的海运，因此，他们违抗命令，试图在没有得到护航的情况下进行运输。这些船往往都没能逃脱被法兰西军捕获的命运。⁵³

对于英格兰人而言，法军的劫掠对战争最大的影响在于经济层面。在安特卫普，爱德华三世不得不依赖借贷来支付补给的费用，但这些补给从未到达他的手中。在英格兰，国王御前会议授命花费大笔资金用于海岸防御、建筑工事与船运，而爱德华同样指望依靠这些资金来进行战争，在某些情况下，花掉的部分经费甚至同时也已经被指派给了国王的债权人。爱德华一度对于官员们在英格兰花费的钱财数额深感愤怒，以至于他禁止这些人花费任何金钱，除了用于维护苏格兰地区城堡与支付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的部分。当然，这样的命令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那遭受国王诘问的御前会议，无视国王的命令

这样回复：

怀特岛与泽西岛的防务支出，南安普敦的驻军费用，英格兰的王室城堡维护花销，国王战舰上船员的薪水，南北两个海军部所属舰队所需的补给，海军将军与军官的工资花费，加斯科涅公国的补贴，苏格兰地区城镇与据点的防御开支，给苏格兰国王爱德华·巴利奥尔^①的补贴，外加将国王的羊毛打包、运输与储存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和其他林林总总的、每天不断增加的紧急金钱需求，可能仅仅依靠英格兰的岁入与税收来平衡吗？

毫无疑问，爱德华没法回答这些问题。⁵⁴

相比本土面临的严重威胁，英格兰仅仅在少数情况下能够实现对法国的海上目标发动打击，而相比之下他们造成的混乱也小得多。1339年8月针对勒特雷波尔的攻击是自从英法开战以来，英格兰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对法国沿海的大规模攻击。在这之后，更多更具毁灭性的袭击将会接踵而至。尽管如此，
268 法兰西政府依旧保持冷静。法国人从未允许自己像思维混乱的英格兰政府那样，被迫持续地挥霍资源，投入到沿海防务中。这又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海上贸易对法国而言并没有像对英格兰那样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法军需要防守的是一条更短的海岸线，从加来到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不过430英里而已。法军在战争资源的分配方面有着不同的优先顺序。

① 爱德华三世支持下自立为苏格兰国王的苏格兰贵族。

法国的海岸防御体系（就像英格兰的一样）于1290年代的战争中建立。1337年当英法正式交恶之际，法国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打开尘封的海防记录，并仔细审视。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审查之前抑或之后，法国的海岸防卫状况都显得不容乐观。每个区域的“海洋前线主管（Captain of the Sea Frontier）”手中都掌握着一批驻防位置固定的卫戍部队，与一支可以机动调遣的增援部队。通常，在法国北部一共有三名这样的海防指挥官。其中一人负责佛兰德边境直到索姆河的防务，通常此人是阿图瓦伯爵麾下的军官；第二人负责塞纳河口以北区域；另一人则管理着河口以南科唐坦半岛的防御体系。除此之外，法国政府有时还会为卢瓦尔河与吉伦特湾之间的普瓦图和圣通日指派海洋前线主管。除非情势已经到了令人极度恐慌的地步，平时这些主管手中仅仅有少数军队，也许不过数百人而已，而且这个数目还包括那些定点驻军在内。这些军事主管拥有某种不甚清晰的权利，能够征召隶属本地大领主和紧邻海岸的内陆城镇的力量。举例而言，在诺曼底的埃斯图特维尔（Estouteville），领主们的土地靠近大海，因此他们通常为海岸防御提供兵员。阿拉斯的市民则需要为英格兰人登陆时增援加来的守军。1339年8月，当勒特雷波尔遭到袭击时，厄镇的士兵应该提供帮助。总体而言，类似这样的内陆城镇提供的援助大多成效有限，而且到得太晚。这样的防御体系在期望方面显然不能和英格兰海岸防御体系相比，而其也从未成功阻止过敌人的登陆，或是抵御对重要港口的坚决进攻。我们很难将法国的海岸防御规划视为一种稳健的策略。很快，法国人就将因为缺乏有效的海岸防御而付出沉重的代价。⁵⁵

*

爱德华的本该命令他的大臣们停止在英格兰的花销，并指望他们乖乖听话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这位英格兰国王的经济形势已经变得十分绝望。⁵⁶自1338年7月起，他就已经身处低地诸国了。而在他抵达那里的头三个月，他就已经让债权人倾其所有借钱给他，但在第一年绝望而失败的努力中，他并没能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入侵行动。到了1339年初，上述债务中的一部分已然到期，而来自英格兰盟友的补贴需求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截至1338年圣诞节，布拉班特公爵应该收到33333镑的补贴，而且，由于这位公爵是爱德华盟友中最重要也是最不热心战争的一位，到了1339年的1月，英格兰已经支付给公爵这笔款项的四分之三。除此之外，还有一笔30000镑的款项需要支付给巴伐利亚的路易，这笔钱在1339年1月6日到期，而此时完全没有到位。至于前一年许诺给特里尔大主教（Archbishop of Trier）的大笔金钱，同样也是分文未付。按照爱德华三世的承诺，他将在1339年3~6月拿出16650镑的足额款项交到大主教手中。作为担保，2月27日，英格兰的大王冠（the Great Crown）从布鲁日的当铺中被赎了出来，交予特里尔大主教。以上这些王公贵族，仅仅是爱德华三世债权人中最为位高权重、债务最有压迫力的几位，相比其他愈发坚持索要钱款的小王公、家臣骑士与各式各样的承包商人，他们更能强迫英格兰人满足自己的要求。对于大多数债主，爱德华的经济官员们被要求按照准备好的说辞推脱，1339年1月的内容记录如下：“没有任何东西从英格兰抵达我们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会这样说，“而我们也找不到其他人来

借给我们更多的钱了。”“已经没有任何剩下的东西可以让国王付账，他甚至也没钱支付自己军队和宫廷的开销……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来自英格兰的经费，我们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现金。”另一个较晚的资料来源如此宣称。在安特卫普的冬营里，英格兰国王身边有一小群亲密顾问陪伴：伯格什主教、前首席法官杰弗里·斯科罗普、威廉·蒙塔古、索尔兹伯里伯爵、于利希边境伯爵，以及颇有权势的国王私人秘书威廉·基尔斯比（William Kilsby）。所有这些人，也许除了索尔兹伯里伯爵之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1337年大陆战略规划的行动中。当经济与组织方面的问题不断给大陆战略设置障碍时，是这些人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国王渡过了现实中的难关。

至于爱德华自己，他完完全全相信，在他的国家里有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供挥霍，仅仅是因为属下的无能与消极怠工才使他没法获得这些东西。“尽管我们总是在不断给他们写信、派遣使者，告知我们身无分文的现状，请求他们立即送来一些羊毛、钱财和随便什么能够征集到的补给品，”国王在1339年5月写道，“但我们从未收到任何议会投票通过、愿意给予我们的战争补贴，而我国日常的收入也踪影全无，我们什么都没有收到。”⁵⁷真相则是，爱德华自己早就把上述的钱款花得一干二净。那些税收和国家岁入，在他抱怨之前就早已被用于偿还国王自己所欠的贷款了。那些本可以拯救爱德华三世冒险计划的新征集到的羊毛也被用到了同样的地方。征集羊毛的命令在1338年8月早些时候下达，英格兰政府原本预计能在一个月之内征集到20000包羊毛，但这样的预期完全是荒诞而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政府仅仅获得了不足预期四分之三数量的羊毛，为此御前会议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向国王解释缺额的来源，

理由包括教士阶层固执地拒绝为国出力，以及对于可供征集的羊毛总量存在多种计算上的错误等。⁵⁸绝大多数征集到的羊毛从来没有抵达低地诸国，因为爱德华直接将这些货物送到了他的银行家手中，以支付前一年秋季的贷款。超过 9000 包羊毛因为这个理由而被送走，绝大多数支付给了巴尔迪和佩鲁齐银行。剩下的部分则在 1338 年 11 月到 1339 年 7 月之间以小批量托运的方式陆续运抵低地诸国，这些羊毛中的绝大多数直接交给了欧洲大陆的债权人。最终，英格兰国王只收到了 2300 包羊毛，还得用它们来支付拖欠盟友的款项。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爱德华已经开始因为不正常的公共财政结构而遭受符合经济规律的损失。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市场上的羊毛已经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在前一年秋季，每一包运到大陆的英格兰羊毛需要 9 镑运费，但到了次年夏天卖出时的售价，却只有区区 7 镑。爱德华甚至一度以 5 镑一包的售价寻找借款人，他手里并没有羊毛现货，只能用承诺的价格来换取贷款。

爱德华三世的主要债权人，即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佩鲁齐银行，此时倘若力所能及的话，应该已经在为了挽回损失而咬牙追加投资了。尽管如此，前一年中爱德华所借出的巨额贷款此时已经耗光了两家银行的资源，由此激起的谣言令人十分忧虑，因为这些谣言甚至已经在质疑两家银行自身的偿付能力了。同时，两家银行大笔借钱给英格兰国王的举动也导致其在法国的代理商被逮捕，其在法国境内的资产也被没收。⁵⁹佩鲁齐银行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其高级合伙人在 1338 年 7 月就从意大利前往低地，并在那里逗留了 15 个月之久。关于爱德华三世情况的信件，由特别信使携带送往佩鲁齐银行的各个分部，甚至包括远在罗德岛的人员都能了解到关于

英格兰国王的新闻，由此其才能预先准备好需要的资金。而巴尔迪银行，其在 1338 年的最后几周里就已经拒绝履行一部分义务了，这也是该银行在五年之后崩溃的一个先期预兆。此时，两家银行依旧能够为英格兰国王提供转账服务，并提供一些总体而言属于小额的贷款服务，但它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于是，坚定不移的威廉·波尔取代了两家银行，成为英格兰王室的主要债主。波尔固然贪图钱财，但取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野心才是他借钱给王室的最主要动机。他希望能够获得在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① 的大片王室土地，这片领地位于他故乡赫尔的腹地，同时他还想使自己的家族晋升为该地最重要的贵族。波尔认为，他能够促使爱德华以远低于这片土地的价格出让它。意大利人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渐渐陷入爱德华编织的网络中，而波尔却是自己一头撞了进去。他从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中抽取了大笔金钱支持爱德华，同时还凭借自己的信用去借贷了更多的钱，毕竟，相比爱德华，波尔的信用还要更好一些。到了 1339 年 10 月，波尔借给国王的总额至少达到了 110000 镑。这位大商人已经逐渐处在高处不胜寒的境地。

271

为了补足依然缺少的剩余部分，爱德华不得不转而在那些处于较有优势地位的借款人，和这些人的讨价还价显得更为困难。英格兰国王只能以不合理的超高利率向布鲁塞尔、鲁汶和梅赫伦的商人财团（syndicates）借款。他被迫以偿付利息的代价借钱收购羊毛，然后再将它们卖出，整个过程处于亏本的状态。爱德华甚至不得不将他的主要顾问，诸如林肯主教、索尔兹伯里伯爵与德比伯爵作为人质，扣押在他的债主那里。国

① 位于约克郡沿海。

王的经济官员们被告知，只要能拿到现钱，就可以不计任何代价前去借贷。爱德华是个极度重视尊严的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现，对抗破产的方式显得“既危险又屈辱”，⁶⁰他之所以愿意容忍这样的境况，只是为了不至于在没上战场的情况下就打道回府，那样的情况才是最大的羞辱。爱德华支付给盟友们的钱，仅仅能够防止同盟在军队集结完成之前分崩离析而已。

*

法兰西政府所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困难，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爱德华三世能够做什么，或者将会做些什么。法国人的战争预算固然更多，但1339年的大规模行动也消耗了不少金钱，而只有良好的判断才能在四条战线之间正确分配资源：加斯科涅、北部战线、苏格兰与海上行动都是需要有所投入。1339年3月，法国人对以上地区的资源分配进行了一次总体性审视。他们当时预计，英格兰国王会在6月从北方入侵。而在入侵发生之前，法国在陆地上的主力军队，包括2000名重装骑兵与10000名步兵仍将集结在加龙河谷地，在入侵发生时，这些军队将会被重新部署到北部。法国人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时削减南方的军事力量并构建北方的军队，到1339年6月1日索姆河沿线将会有10000名重装骑兵，外加40000名步兵，而国王与诺曼底公爵的王室军队尚未统计在内。根据法国人的估计，仅仅部署在北方的军队就拥有四倍于爱德华及其盟友的实力。除此之外，在整个夏季，法国舰队也将能够全军出海。以上的计划将会耗费巨大的金钱。根据审计庭的计算，1339年6~9月，法国的支出将达到每月252000万图尔利弗尔（约

50000 镑), 即便引入特别税, 这个数目也是国库收入的 4 倍。1339 年 3 月 4 日, 收支单准备完毕。从这一天开始直到 6 月初, 法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尝试解决赤字问题, 采取的方法包括: 召开省级会议, 投票通过新的特别税; 派遣特使拜访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各种富人, 用未来的承诺换取马上兑现的贷款与捐献。政府计划在四个省份召开省级会议, 其中至少一个省份(覆盖的执法官辖区包括地处前沿的韦尔芒地区、亚眠和桑利斯) 确实执行了命令, 并提供了某种程度上差强人意的帮助。除此之外, 来自诺曼底和巴黎的代表们也提供了金钱或类似的捐献。政府颁布了总动员令, 人们为此支付了大笔的金钱以避免兵役。为了平息以前的不信任, 政府将这笔钱交到地方政府任命的保管人手里, 只有在国王或其长子向敌人进军时才能被使用。以上这些措施, 相对来说较为成功。1339 年, 法兰西王室从特别税中获得的金钱可以说不亚于其整个统治时期内任何一年的岁入, 也许还要略多于大多数时期。⁶¹

在法国, 集结军队要比英格兰更容易一些, 整个过程耗时大约两个月。此外, 还需要一个月来将任何规模的军队从加龙河流域送到索姆河流域。尽管如此, 直到 1339 年 5 月 21 日北方军队的集结时间方才敲定。在这一天, 法国的贵族们收到通知, 他们需要在 7 月 22 日抵达贡比涅 (Compiègne)。不过, 这个期限也只是暂时性的。法国人知道, 此时爱德华三世已经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处于极度窘迫的境地。事实上, 法国人大多认为英格兰国王将会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国家。腓力六世相信, 自己还有时间可以在英法之间的其他战场上对爱德华施加压力, 耗尽英格兰的战争资源, 使之无力供应在低地诸国继续运气不佳的军事冒险。毕竟, 在加斯科涅与苏格兰, 英格兰都

已然处于无法忍受的巨大压力之下。⁶²

在加斯科涅，腓力命令暂停解散南方的军队。这个决定在春季作出，不过待其生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一名王室的高级顾问，博韦主教马里尼的让在3月末被任命为国王的代理人。马里尼是美男子腓力时代著名宫廷总管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也许不像前任波希米亚的约翰那样具有骑士精神，但作为代理人，他更为称职。此人的组织管理能力并不出众，然而，他是一名睿智的外交家与政治家，也是出色的战略策划者，他将代表国王的利益在朗格多克、加斯科涅边境地区持续发挥作用很多年。1339年4月23日，就在法军攻占布尔格与布莱之后不久，马里尼的让走马上任。此时，法国人已经准备将军队转移到北方，由于缺乏值得攻占的目标，军队的斗志已经日渐衰退。这位主教甫一上任，立刻开始着手恢复军队的战斗精神。到了5月底，他已经接管了该地区所有王室军队的指挥权。差不多同一时期，主教公布了攻打波尔多的意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军需要大批增援部队。尽管北方战线存在着严重的威胁，但法国政府依然决定援助南方。援军中包括一些地位非常高的贵族，他们的领地大都远离索姆河谷地，看看这些人的名单便能感受到法国政府非同寻常的自信：名单中包括波旁的皮埃尔（Pierre de Bourbon）；腓力的男性同族，西班牙的路易斯（Louis of Spain），他是拉塞尔达伯爵（Count of La Cerda）；王国陆军统帅的兄弟，布列讷的瓦尔特（Walter of Brienne），他同时也是名义上的雅典公爵。⁶³

法国政府针对苏格兰方向的计划，在支出方面规模不大，但在策略上却非常大胆。1339年上半年，威廉·道格拉斯一直留在法国。随着他的到来，法兰西对苏格兰的情报工作大有

改善。道格拉斯的游击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苏格兰低地地区。而在福斯湾以北传统上属于爱德华·巴利奥尔的土地上，英格兰军队和它的盟友现在也只能困守于法夫的珀斯、斯特灵和库珀几座城中，对这些城市的补给需要跨越广阔、荒凉而充满敌意的乡间，这样的行动已经变得越发困难。截至此时，这几座苏格兰城市几乎完全依靠来自赫尔与金斯林的海陆运输补充食物与士兵。到了4月，苏格兰人中断了休战协定，并开始利用一支从法国雇佣来的小规模划桨巴奇船队，袭击英格兰人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这支舰队的费用肯定是由法国政府承担。1339年5月，苏格兰人围攻珀斯，该城也是最靠北的英格兰军队幸存据点。6月，威廉·道格拉斯随着五艘划桨巴奇船从法国出发，这支小舰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法国私掠船长，名叫于格·奥普尔（Hugh Hautpoul）。和道格拉斯一道出发的，不仅有一群从盖亚尔堡的法兰西宫廷招募的苏格兰流亡者，还有好几名法国骑士及他们的扈从。这些法国人将组成第一支在苏格兰对抗英格兰人的法兰西军队。⁶⁴

反观身处安特卫普的爱德华三世，在保护广阔领地上位于遥远边疆的臣属时，他显得力不从心。目前，英格兰国王唯一能做的事便是给予敌人更具威胁性的印象，指望能够把法国人的军队吸引到北部。1339年6月20日，爱德华率领英格兰军队离开安特卫普前往维尔福德（Vilvoorde），这是一个制衣业小镇，位于布鲁塞尔以南数英里。在那里，英军在塞纳河边安营扎寨，等待盟友的到来。除此之外，爱德华还要不断向布拉班特公爵支付小额现金：在3月底有一些钱款到了公爵的账上；然后是4月9日，英格兰人又会拿出一笔钱；而分别在5月2日、23日和27日，公爵再次得到了数百弗洛林的补贴。

此外，英格兰人还经由佩鲁齐银行在布鲁日的分号获得了
274 3300 镑，并将这笔钱通过陆路送到了埃诺伯爵那里。毫无疑问，这样的小额多次付款已显示英格兰人在筹款方面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尽管他们在付钱一事上颇为努力，但盟友们并没有买账。他们一起提出了一个所需的数目，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英格兰人拿出的总数。“倘若办不到的话，”他们如是说，“我们在战争中也无法提供什么帮助了。”对此，爱德华完全无法掩饰他的困窘处境。“钱袋空，人也无。”腓力六世的信使们私下欣喜地唱出了当时英格兰的情况。⁶⁵

在爱德华的盟友方面，皇帝那边的情况显得格外复杂。巴伐利亚的路易有两个选择，要么与英格兰国王一起入侵法兰西，要么与教皇和解。他没法确定哪种做法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本笃十二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路易只能选择两条道路中的一条。在德意志，经过仔细权衡之后，皇帝的做法是接受爱德华的全部馈赠，但并不进行任何行动。也许相关的流言传到了爱德华那里，为了让付出的金钱有所回报，英格兰人也进行了精心准备。根据计划，5月9日，巴伐利亚的路易应该收到200000弗洛林（30000镑）的津贴，此时他应该随军出发，前往科隆。在皇帝已经启程但尚未抵达法兰克福时，另外100000弗洛林（15000镑）津贴将会被交给科隆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暂为保管。一旦路易拿到这笔钱，他便会离开科隆向埃诺的集结点进发。然而，英格兰人最终并未要求路易执行这个精心安排的计划。原因在于，路易除了在1339年4月收到了一笔来自安特卫普、由英格兰人历尽千辛万苦才准备好的5000弗洛林（750镑）外，就没有再从爱德华那里拿到任何津贴。经过劝说，路易唯一愿意做的是，派出五名级别最低的

外交人员前往维尔福德营地，向人们宣布，皇帝与他的代理人之间依旧有牢不可破的盟约存在，而与此相反的传言皆为虚假。⁶⁶

在攻下康布雷地区之后，爱德华打算为了阿图瓦的罗贝尔着想，攻打阿图瓦。倘若英格兰国王的盟友们知道这一点，在行动方面他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勉为其难。罗贝尔在英格兰低调逗留了两年，其间他的人身自由还一度受到限制。然而到了1339年2月，一切都发生了转机，他被英格兰王室官员偷偷送到了低地诸国，并抵达布拉班特，在一座属于布鲁塞尔公民的房子里躲藏起来度过夏季。爱德华似乎相信，罗贝尔在阿图瓦伯国中拥有大批追随者，然而，事实是后者几乎从未治理过那片土地（1316年的几个月除外），更何况罗贝尔对阿图瓦的宣称权也仅仅是基于法律理论分析而产生的可能性而已。英格兰人以罗贝尔的名义，在阿拉斯和密谋者开始了筹划，据说这些人对罗贝尔都很有好感。也许，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了泄密。1339年6月，就连远在天竺的教廷都得知了英格兰将会进攻阿图瓦的流言。对此，英格兰国王的盟友显得极为震怒。他们早在1337年便向爱德华的大使们指出过，他们不想插足任何与阿图瓦的罗贝尔有关的事情，并且从伯格什主教那里获得了承诺，即英格兰国王将会远离此人。1339年7月，爱德华被迫重新以个人名义作出了以上保证，并让罗贝尔离开自己，将其送到爱德华的姐姐、那慕尔伯爵夫人的宫廷。罗贝尔在那里逗留到了1339年11月，并在那时秘密地返回了英格兰。他终究会等到属于他的机会。腓力六世在塞纳河畔孔夫朗（Conflans）建立了他的指挥部，跟踪着上述事件的进展。1339年7月11日，法兰西国王暂缓了北方军队的征召行动，

将时间节点推迟到8月15日。按照腓力六世自己的说法，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即爱德华不可能在这个日期之前就作好入侵准备。⁶⁷

1339年6月初，博韦主教指挥法军对波尔多展开了攻击。这次破城的尝试最终功败垂成。法军的总兵力在12000~15000人，这是法军在西南战区一次最大规模的集结，全军将从两个方向对波尔多城发动袭击。法军主力由主教本人和富瓦伯爵直接指挥，这支分队在拉雷奥勒完成集结，并经由加龙河谷行进，于6月6日抵达波尔多城下。另一支在佩里戈尔和圣通日集结的辅助部队，在布尔格渡过了加龙河，于同一天出现在波尔多城北。此时，波尔多城内已经挤满了难民，这些人来自那些加斯科涅内陆被法军攻占的城堡。守军显得士气低落。法国军队一经抵达，马上开始攻击城墙，在一些奸细的帮助下，他们在围城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城内布下了自己人。当法军抵达城墙时，内应打开了一扇城门。一会儿的工夫，法军已将一面王室的旗帜升到了波尔多城中，轮值的民兵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丢弃武器逃回了家中。奥利弗·英厄姆此时守在波尔多的卫城中，他尽可能地聚集了守军和武装市民，继续和法军巷战，最终迫使对方撤退。尽管法军成功渗透了波尔多城，但此次进攻缺乏良好的计划，而增援的调拨也不够迅速，不足以巩固在城门处取得的突破。在攻城失败后，围城的规划更为糟糕。法军指挥官们并没有预计到可能需要在波尔多长期投入兵力。法军即便有任何重型攻城器械，数量也十分稀少。他们并没有储存足够的食品来供应庞大的军队，而且十分缺乏船只、推车和驮兽来从其他地方运送补给。仅仅过了一周，围城的军队就处于缺乏食物的境地，法军不得不送走部分士兵以维持供

应。到了 1339 年 6 月 19 日, 法军彻底放弃了围城。⁶⁸

相比之下, 法军另一次牵制性的打击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次攻击针对的是苏格兰中部的英格兰驻军。1339 年 6 月初, 威廉·道格拉斯和于格·奥普尔用他们手头那支小小的巴奇船舰队封锁了泰河河湾。这一举动, 决定了珀斯和库珀的命运, 因为这两座城堡已经濒于弹尽粮绝, 而两地除了海路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与英格兰本土相连的交通线。库珀城堡的指挥官, 教士威廉·布洛克 (William Bullock) 在接受了贿赂之后献城投降, 并向戴维二世国王宣誓效忠。这次见风转舵可谓迅速、野心勃勃且手腕娴熟。威廉·布洛克曾为巴利奥尔家族做了六年的宫廷总管, 他的行动表明苏格兰的局势已经有了彻底的转变。在英格兰北部的伯爵领中, 英军发起了一次坚决的行动, 试图阻止同样的命运降临到珀斯。英格兰人迅速集结了一支 1300 人的军队, 在 6 月进入苏格兰境内。然而, 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围城营地之外, 并没有尝试进攻, 因此在援救方面也毫无建树。与此同时, 苏格兰人却成功地排干了珀斯护城河中的水, 并开始破坏城墙。在城内, 驻军在饥饿中挣扎。1339 年 8 月 17 日, 他们的指挥官托马斯·奥特雷德爵士 (Sir Thomas Oughtred) 和他的部下们有条件地放下了武器。他和他的士兵得到了安全保证, 然后便离开了城堡。苏格兰人摧毁了这座堡垒的城墙。奥特雷德受到了下一届英格兰议会的指控, 被要求对他所获得的安全保证进行解释。奥特雷德替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争辩说已经尽可能长时间地进行了抵抗, 直到情况糟糕到无法继续战斗为止。贵族院的领主们认可了他的说法。当爱德华三世开始为了他的大陆征服计划大展宏图之时, 在苏格兰, 以爱德华·巴利奥尔为国王的附庸国已然灰飞

烟灭。⁶⁹

在阿拉斯，两位红衣主教在经过了几乎一年毫无进展的谈判后，依然百折不挠地进行了最后的努力，试图在交战双方之间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远在这之前，教皇就已放弃了和谈的希望。对于谈判，斯特拉特福德大主教并没有任何提议，而腓力六世的大臣们也没有表现合作的迹象。1339年6月，斯特拉特福德最终离开了阿拉斯，返回身处布拉班特的爱德华处，并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斯特拉特福德的报告中列举了五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爱德华才能进入下一步的磋商。7月，两名隶属英格兰中书院的文书将这些条件带返阿拉斯，而这些条件被认为毫无妥协，无望取得进展。五项条件中包括：法兰西立即停止对苏格兰人的援助、腓力六世撤出他的将军们前一年在加斯科涅征服的全部土地，等等。按照教皇的看法，这些条件看起来更像是商谈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商谈之前的准备条款。腓力六世马上拒绝了这些条款。于是，双方在阿拉斯的漫长会谈终于正式走向了终结。⁷⁰

277 在8月下旬，英格兰国王一直停留在布鲁塞尔，请求他的盟友们继续支持自己的事业。布拉班特公爵、埃诺伯爵及其叔叔埃诺的让以及盖尔登、于利希等王公贵族都在布鲁塞尔，但他们并没有带去自己的军队。爱德华在处理与红衣主教们的谈判时显得杀伐果断，但这恰恰暗示了他实际地位的脆弱。7月，最后一批羊毛已经被运出英格兰，并以极低的价格售出，获得的金钱被十万火急地送到爱德华手里。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借出了15000弗洛林（2400镑）给爱德华，以赎回一些在布鲁日被典当的英格兰王室珠宝，这些珠宝随后就被送到德意志，并再次进行抵押。英格兰人从梅赫

伦和安特卫普的高利贷商人那里以高昂的代价获取了短期贷款。此外，波尔还搞到了 7500 镑，并交到了盖尔登和于利希手中。对于其他应该缴纳的欠款，爱德华说服他的盟友，让他们持有自己的债券，并将还款日期推迟到 1339 年 9 月，他知道，倘若那时还拿不出钱的话，这些王公贵族一定会放弃对自己的一切应尽义务。这些债券在 1339 年 8 月 14 日发行。然而，仅仅过了一周，爱德华就不得不承认他根本没法还清这样的债务。“我们的资源因为花在自己人身上而过分分散，由此我们根本无法在战场上与敌人一战。”爱德华在 8 月 19 日这样告诉于利希边境伯爵。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下，爱德华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牌。即使没有他们，他告诉盟友，自己也会亲自带兵打进法兰西，独自面对法国人。即使终有一死，他也要死得荣耀。英格兰国王的盟友只能不情愿地回应，他们愿意追随他的脚步。这些人最终接受了新制定的薪水和开销数额，但也提出了更为紧迫的催债要求。根据要求，爱德华不仅要发誓在满足债权人之前必须和他宫廷中所有的要人一起留在低地诸国，同时还要提供他扈从中 6 名出身显贵的骑士作为人质，以及 4 名伯爵、6 名男爵和 3 名主教作为担保人，以保证债权人的资产不受侵害。有了英格兰国王试图将阿图瓦的罗贝尔重新推上伯爵之位的前车之鉴，为了进一步保证爱德华盟友的利益不受突发情况影响，王公们的一员，于利希边境伯爵被安插到了爱德华的御前会议中，这一决定即刻生效。只有爱德华满足了以上这些要求，盟友们才愿意接受到了年底和下一年才分期支付的酬金。这些要求看似很有侮辱性，但事实上，它们意味着一项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英格兰国王的一切计划本来在几天之内就已摇摇欲坠，现在又得以再支撑一

小段时间。于利希边境伯爵马上被允许成为御前会议的一员，并在之后成剑桥伯爵。⁷¹

与英格兰结盟的王公都向腓力六世写信，宣布放弃他们在法国的封地，或者承诺一旦远征军开拔便会这样做，只有一人例外，即布拉班特公爵。但即便是他也不能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在痛苦而审慎的思考之后，公爵还是开始着手集结自己的军队。反法同盟军一致决定，1339年9月15日在埃诺的蒙斯城（Mons）外集结军队，并马上向康布雷进军。⁷²至于他们是否要带兵跟随爱德华，从康布雷前进直到深入法国的领土，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腓力六世则将法军集结的时间推迟到了9月8日，恰在敌军预定出发前一周。9月11日，腓力从圣但尼修道院院长那里收到了金色火焰王旗。⁷³

*

爱德华三世在1339年9月的第二周离开了布鲁塞尔，并于13日抵达位于蒙斯的英军军营。事实上，他的债主们也对他紧追不舍。⁷⁴在蒙斯，爱德华居住在一座西多会女修道院中，距离蒙斯城只有一小段距离，并在那里等待他的盟友。然而，盟友们并没有悉数抵达。布拉班特公爵依旧在和腓力六世通信，公爵是如此举棋不定，以至于不少法国一方的骑士都认为他不会出现了，因此这些骑士也就没有参加在贡比涅的集结。在与爱德华三世联络时，公爵则抱怨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军队。公爵出示了大量的账目单据，这些材料显示，自从一个月之前爱德华在布鲁塞尔最后一次和他的债主们清算欠账之后，还有不少欠款没有能够按时支付给布拉班特。此外，爱德华还收到了来自较小的盟友与外籍追随者们的压力，这些人要求预付两

个月的薪水才能参战。就连爱德华自己的军队中也充斥着索要报酬的声音，有人声称，倘若爱德华不想在盟友的地盘上遇到令人尴尬的兵变，那他最好赶紧筹集钱款。然而，英格兰用于战争的金库早已空空如也。对此，英格兰人不得不继续借下更多的债务，送出更多的人质，并且作出更多义务繁重的承诺。然而，依旧有些人除了现金一概拒收，而他们提出的要求完全可能在远征的关键时刻让一切都功亏一篑。在这场新的危机中，威廉·波尔救了爱德华，波尔东拼西凑来的钱款被支付给了那些催债最为急迫的军人。按照爱德华自己的话，波尔将他从突然崩溃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没人知道波尔筹集了多少钱或是这些钱从哪里来，但因为他的优异服务，他获封方旗领主，这对于区区一介商人来说还是第一次。爱德华的军队缓慢前行，艰难地抵达了瓦朗谢讷，而他本人则在1339年9月18日抵达了那里。⁷⁵

当爱德华还在瓦朗谢讷集结力量时，反法同盟军就已经开始了对法兰西本土的第一次攻击。在沃尔特·莫尼麾下，50个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下去的人启程前往北方，他们攻击了埃诺以东的城镇，以及奥斯特雷旺伯国，在这些地方，法兰西政府渗透到了地方的驻军中。这50人在一个清晨抵达了莫尔塔涅，他们发现城门大开，便涌进了城里，开始四处抢掠，点燃房屋，直到被赶出城为止。这些人对莫尔塔涅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杀死了一些本地人，他们的行动显得招摇大胆而毫无意义。真正的战争则开始于9月20日，此时爱德华三世已经在盟友们的陪同下从瓦朗谢讷出发（皇帝与布拉班特公爵不在其中），同行的还包括一些显要的英格兰贵族，以及亨利·伯格什，对于伯格什来说，这一刻是他整整两年外交努力的成

果。反法同盟的成员们沿着斯海尔德河一路向南进军，最终抵达康布雷地区。

盟军以皇帝的名义召唤康布雷主教，命令他允许军队通过他的领地。然而，主教拒绝了这一命令，并且试图抵抗这些军队，当然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法国政府已经帮助他修复了城墙，并沿着康布雷城挖掘了壕沟，还派遣了大批军队驻守在城中，并且任命了法军中最富有战斗经验的一些军官来指挥防御。在反法同盟军入侵法国的第一天，盟军便控制了康布雷城的北部区域。这一侧区域在14世纪包括了一大片沼泽，并有三座城堡用于防御。其中的两座分别位于埃斯科多夫尔（Escaudœuvres）和利兰根（Relenghes），距离康布雷城不足一英里，自从前一年埃诺伯爵突袭康布雷之后就已被控制在伯爵手中。第三座城堡名为蒂安莱韦克（Thun-l'Évêque），是一座建于12世纪的旧堡垒，距离康布雷略远，它守卫着通往康布雷的道路与河流。这座城堡的驻军指挥是一名佛兰德人，他对自己的法兰西主人可没有任何好感，当沃尔特·莫尼的手下准备攻击城墙时，此人接受了一笔贿赂，然后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爱德华三世的主力部队从康布雷城东绕城而过，然后在城墙与法国援军补给到来的方向间安营扎寨。英格兰国王和英格兰军队将帐篷设在了斯海尔德河畔的田野里，靠近小村庄马尔宽（Marcoing）。爱德华在写给本土臣民的信中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已经在“法国边境之内”了。

一支法军护送着存放守军酬劳的金库前往康布雷，他们和英军迎头相遇，所有军人和金库都被对方俘获，腓力六世这才第一次得知了康布雷遇袭的消息。紧接着，就在同一天，一名来自康布雷的信使也抵达了，他要求知道，为何法军还未出

援。此时，法军事实上还停留在贡比涅的集结点，在康布雷以南 65 英里。这支军队的准确规模不得而知，但多数同时代材料显示，腓力六世手里至少有 25000 人，是爱德华三世军队规模的两倍有余。尽管如此，腓力还是决定不去援救康布雷，而是将军队放在自己认为需要的地方。这是腓力所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中的第一个，所有这些决定都使他获得了怯懦的骂名。尽管如此，事实上法兰西国王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从一方面看，解救康布雷意味着派兵进入帝国的边界，并和爱德华三世的帝国王公盟友们彻底对立起来。毕竟，当时这些王公依然可能抛弃爱德华的事业。此时的教皇是法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也告诫腓力不要轻举妄动，也许那些亲近教皇顾问的人也给了教皇同样的建议。⁷⁶ 腓力知道，爱德华三世的资源只够进行一场短期的战争。用不了多久，冬季的到来、补给的缺乏以及雇佣兵盟友反复无常的秉性，无疑都将导致他失败，这和战场上击败英格兰并没有什么两样。真正需要一场战斗的反倒是爱德华三世，因为他担心的是，倘若战争一直处于僵局，那么他的军队就可能将在胜败未分之前分崩离析。最终，法军开拔到努瓦永（Noyon），然后是佩罗讷（Péronne），在那里，巴黎大道穿过索姆河，距离康布雷大约 22 英里。

281

敌人的不作为令爱德华三世颇为灰心丧气。1339 年 9 月底，同盟军非常积极地进行了攻城行动，希望借此吸引来一支解围的军队，并与之在战场上正面对抗。除了攻城之外，爱德华还派出小股袭击部队攻击康布雷主教的地产，骚扰腓力的臣民与朋友的城堡。“周一，就在圣马太日的晚上，”爱德华向他的儿子写道，“我方军队开始向康布雷地区纵火。这场火灾持续了一周之久，整片土地都被烧成废地，谷物、牲畜与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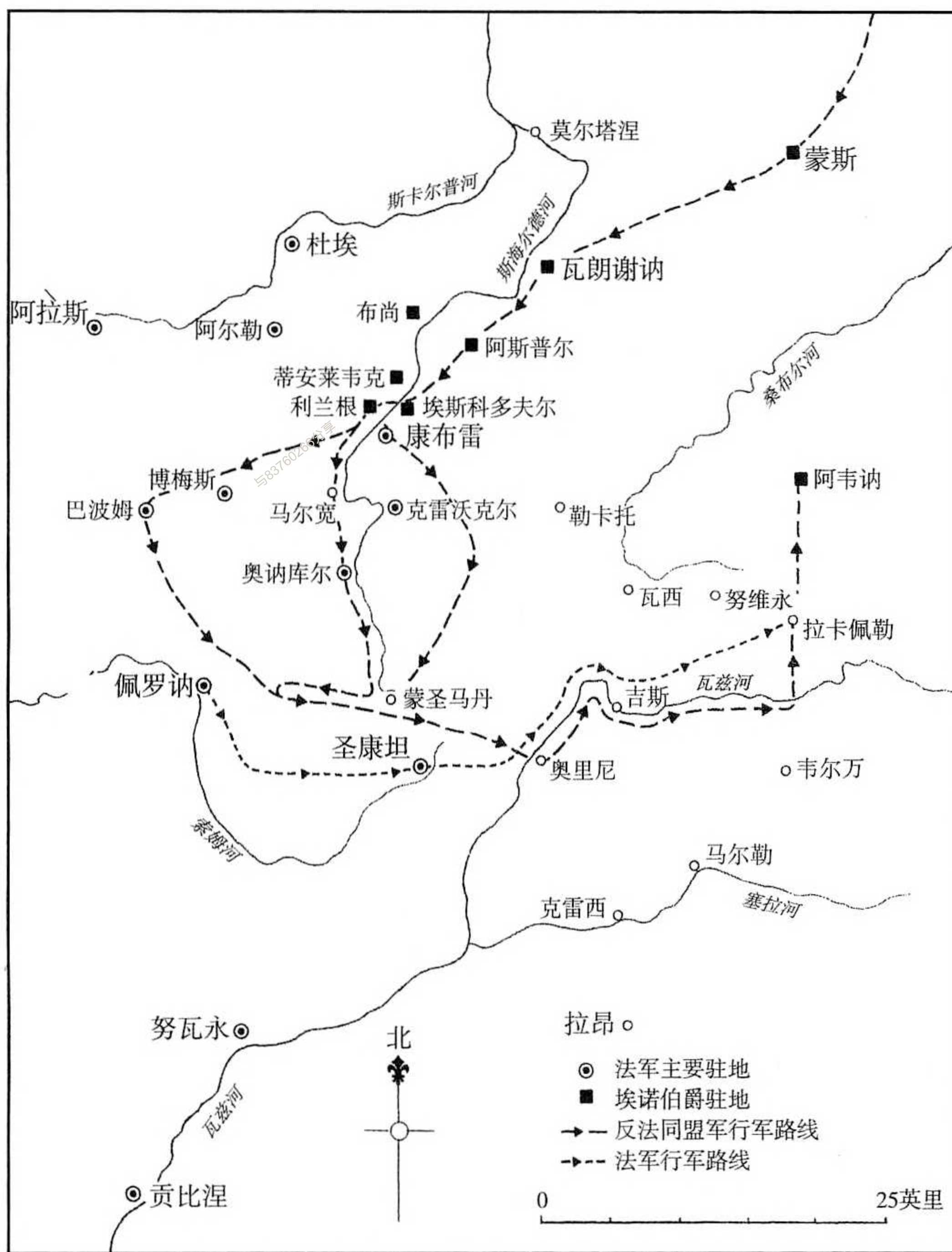


图6 康布雷地区与蒂耶拉什：爱德华三世的行军路线，1339年9~10月

任何东西都没有剩下。”盟军造成的损害如此之大，以至于四年以后，该地区原本肥沃的教会耕地依然无人劳作，处于被废弃的境地。⁷⁷面对有防备的地点时，反法同盟军的表现就不那么理想了。萨福克伯爵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夺取了博梅斯（Beaumetz），并将它付之一炬，而埃诺军则屯兵瓦西城

(Oisy)，难以取得进展。⁷⁸ 大约在9月底，盟军对康布雷进行了一次坚决的突袭，却又与成功失之交臂。在康布雷城西北方向沿着斯海尔德河畔，有一座被称为塞勒堡（Château de Celles）的设防城门 [这座城门经筑堡大师沃邦（Vauban）重建，留存至今]。这座城门的军事主管是佛兰德人，就像他守卫蒂安莱韦克城堡的同胞一样，他接受了攻城者的贿赂，按约定降下吊桥让敌人入城。然而，在足够的攻城者进入街道之前，城中座堂里响起了报警的钟声，守军的反攻最终夺回了城门。这场战斗的结果正如同年7月法军在波尔多所发现的那样，在设防城镇的狭窄街道中，攻城一方军队的战斗将变得难上加难。

到了1339年10月初，显而易见的是，爱德华三世完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并不能将腓力六世吸引到战场上，而且他也无法攻克康布雷城，更不用说这座城市对英格兰国王而言其实并没有多么重要。也许此时反法同盟军已经开始缺乏补给，劫掠小分队在康布雷地区夺取大量粮秣也于事无补。在中世纪，军队通常要保持移动状态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而爱德华的军队尽管在规模上小于腓力，但其人员数量依然相当于一座不小的城市。根据爱德华的估计，在康布雷围城之前，他手里大约有15000人，不过根据一些可靠的资料推算，当时真实的兵力应当在10000人上下，其中不到一半是英格兰人。⁷⁹ 1339年9月30日，布拉班特公爵作为反法同盟成员中的最后一员抵达，又带来了1200名重装骑兵。皇帝的儿子，勃兰登堡边境伯爵（Margrave of Brandenburg）则在三日后抵达，他带来了显赫的任命与更多的援军。

此时，人们进入了重新评估战争状况的阶段。爱德华不断

催促他的盟友继续在法国作战，这在王公贵族中激起了新一轮危机。对于那些领地处在莱茵兰地区的王公来说，他们的土地远离法国人可能存在的报复行动，因此这些人很乐意继续攻击法国以夺取物资，并通过俘虏的赎金获取钱财。然而，布拉班特公爵依然让自己的永久代理人长期保持在腓力六世的随员中，他从法兰西国王那里得到的开价也日渐离谱。公爵要求，在继续战争之前，反法同盟成员必须同意先向腓力六世递交一份最后通牒。⁸⁰在这一基础上，公爵愿意走出重要的一步，即放弃他在法国的领地并停止效忠法兰西国王。埃诺伯爵则又是另一种情况。伯爵在法国拥有广大的领地，其面积在王公中仅次于爱德华三世。对于攻下康布雷地区的城堡，借此控制更多的领土，伯爵颇有兴趣，但正如那些“贤人（aucuns sages）”所建议的，他并不想攻击法国本土。埃诺的威廉二世和他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父亲不同，只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年轻人罢了。伯爵在各个派系的争斗中举棋不定：所谓的“贤人”、小心谨慎的律师、官僚、神职人员以及埃诺贵族阶层的主体成员们，各有各的想法。贵族主流的代言人乃是埃诺的让，此人同时也是伯爵好斗的叔叔。在威廉帐篷内的讨论中，“贤者”最终获胜。伯爵宣布，他不仅会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同盟，不再服务于爱德华，同时还要把这些军队带到法国一方。按照威廉的说法，作为法兰西国王的封臣，他有责任保卫法国免受侵略。他的举动看似勇敢，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威廉离开了盟军转投法国，但他的叔叔让却依然以爱德华三世手下元帅的身份继续为英格兰国王服务，身边还有绝大多数的埃诺贵族陪同。

1339年10月9日，盟军开拔向南进军，并在当晚进入法

国境内。盟军行军序列的安排使得他们能够尽可能依靠经过的地区获取给养，并尽可能地对最大面积的敌人领土造成毁坏。盟军分布在康布雷地区西面的所有土地上，前线宽达 20 英里，所过之处抢走了所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并摧毁剩下的一切。这支军队的东翼沿着从康布雷延伸出的、西南走向的道路前进（沿着现代公路 D 960）。法军仅仅在两个地方成功组织起抵抗，并迫使对方绕过这两个据点继续行军。同盟军中路由爱德华坐镇，指挥官还有兰开斯特的亨利，也就是德比伯爵，他们沿着上斯海尔德河谷地中的主要道路行军。中路军遇到的唯一阻碍是一批由法兰西王国陆军统帅指挥的军队，这些士兵和他们的主帅原本打算前往康布雷增援那里的守军。面对中路同盟军，这些法国人不得不退守到邻近的奥讷库尔（Honnecourt）。一个月之前，法军整修了此处并在这里储存了大量补给，原本计划将此地变为一个前进基地。⁸¹ 英格兰人在 10 月 10 日对这座城堡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攻城持续了一整天之久，最终法国人击退了盟军，而同盟军惨重的伤亡甚至使爱德华十分忧虑，他担心自己的军队在决定性的会战到来之前便可能解体。在其他各路，会战的模式也相差无几：同盟军攻下了那些不设防的乡村，四处纵火杀戮，但这样的作为对于战争的胜负并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一旦面对坚固的城堡，他们便会因为缺乏攻城器械与足够的时间而望城兴叹。在最西面，沃里克伯爵的军队差点就拿下了巴波姆（Bapaume），这座庞大的边境城堡守护着佛兰德通往法国的纺织品运输路线。巴波姆的指挥官已经被收买，但当英格兰人抵达后准备接收城堡时，他的背叛行径却暴露了。英格兰人看到的是，指挥官饱受摧残的尸体被挂在城垛上示众，城堡大门紧闭，守卫森严。接下来，同盟军

转向南方，进入皮卡第东部，并系统地摧毁了佩罗讷城周围 2 英里之内的所有耕地，那里是法军主力的集结点。当地的村民与暴徒为了满足私欲同样开始四处劫掠，加入了散布混乱与毁灭的行列。一年之后，两位教廷的官员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沿着当时同盟军走过的路线四处布施救济。他们的记录谈及此地居民的命运时十分严肃且不带修饰，内容却远比编年史作家们激情澎湃的手笔更加震撼。努瓦永教区属下的 55 个村庄，要么主体被毁，要么完全化为乌有：对于村庄的描述，都是类似于“烧成灰烬”、“彻底荒芜”以及“完全废弃”之类的字眼；一个曾经拥有繁华集市的村镇，此时只有乞丐穿行其中；一名经历过入侵的牧师，在做弥撒时控制不住地反复叩击，已经全然无法恢复正常。许多人逃向拥有围墙的城市，诸如圣康坦来寻求庇护，但当灾难过去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故乡已经灰飞烟灭。直到 1340 年秋天，无家可归的人仍在街上乞讨。

在法国境内的第一夜，英格兰国王将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蒙圣马丹（Mont-Saint-Martin）的一座女修道院中，此处位于圣康坦以北 10 英里处，距离佩罗讷的距离也仅仅是稍远而已。1339 年 10 月 10 日，两位红衣主教在这里找到了爱德华。主教们在护送下从阿拉斯出发来到这里，最后一次试图劝说爱德华回心转意。这样的行为固然充满勇气，但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因此也只是徒劳。当主教们的尝试失败时，对于战略，他们向英格兰国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试图以此来延缓生灵涂炭的悲剧。按照红衣主教的说法，爱德华至少应当在此按兵不动，直到德意志方面的援军抵达。到了那时，“法兰西国王，”他们如是说，“身边的屏障如丝绸般脆弱，即便英格兰军队不用出全力也能一举洞穿。”一天晚上，两位红衣主教之一，蒙

法旺斯的贝特朗（Bertrand de Montfaucon）被年事已高的首席法官斯科罗普领到了修道院高塔塔顶。夜空中，群星闪烁，15英里之内烧成废墟的乡村尽收眼底。斯科罗普问道：“看看周围，您难道不认为包裹法兰西的丝绸早已千疮百孔了吗？”主教听罢，气的晕了过去。

1339年10月10日，腓力六世离开了努瓦永前往佩罗讷，加入法军主力。陪同法兰西国王一起前往的，有波希米亚国王和六位公爵，以及他们的内廷军队。腓力抵达内勒（Nesle）时，他们已然能够看见前方村庄燃烧的黑烟。就连佩罗讷也早已挤满了士兵和难民，以及来自反法同盟军王公的不受欢迎的信使。布拉班特公爵充满挑衅意味的信件被当着他外交代表的面宣读出来。对于公爵两面三刀的行为，原本不知情的代表深感遭受了侮辱，于是抛弃了主人，转而在腓力的麾下谋了一个职位。埃诺的威廉本人也到了那里，他试图解释过去的行为，并承诺在未来向法国效力。然而，腓力却问他，他的加入是否意味着之后的背叛？威廉难道不是曾经允许英格兰人通过自己的领土，并协助他们蹂躏康布雷地区的土地吗？腓力的一位朋友，埃夫勒伯爵将国王拉到一边，试图平息他的怒气。然而，腓力不为所动。法兰西国王告诉可怜的威廉，他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重新考虑该怎么对待他。最终，威廉带着四五百人加入了腓力的军队，并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跟随法军行动，但腓力对他的态度极其傲慢，并且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跟他交谈过。⁸²

在佩罗讷东部的平原上，入侵者将四散的军队重新聚集起来。10月14日，爱德华离开了蒙圣马丹，加入了大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英格兰国王的行动却没有以往杀伐果断。

10月14日晚，两军在距离佩罗讷不远处的地方相遇，双方相距不到一英里。在法军的营地中，将领们决定在次日黎明向对方发动攻击。因此，爱德华完全可以在这里获得他想要的正面对抗的机会。然而，这次他却没有作好交战的准备。爱德华所担心的，可能是万一战斗出现灾难性结果之后，选择撤退线路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不想在一个如此靠西的地点，在法军主力与驻军兵力雄厚的康布雷、图尔奈和里尔之间进行交战。当间谍向英格兰国王汇报了法军决定的动向后，爱德华几乎是立刻趁夜色拔营而去，并迅速向东撤退，经过圣康坦的城墙，然后朝瓦兹河（River Oise）方向行军。同盟军中，英格兰军队第一个渡过了河，这些人随后冲进小镇奥里尼（Origny），并将那里的一切都烧成废墟，连女修道院和本笃会修道院也不曾放过。⁸³ 爱德华抵达这里之后，就将他的指挥部设在了废墟中。这一天是10月16日。腓力六世听说自己的猎物逃走显得怒不可遏，他长篇大论一番，指责自己的仆从和廷臣太过轻率，他的讲话也成为每个敌方间谍的第一手材料。法兰西国王说道：“难道朕在自己的房间里轻声谈话也难以避免英格兰国王从旁窃听吗？为何他总能潜伏在侧？”发完牢骚之后，腓力率军离开佩罗讷，前往圣康坦并重新等待下一个机会。

在爱德华三世的军中，情况正变得艰难起来。在前往佩罗讷的路上，新的争执初现端倪，而补给危机也日趋严重。英格兰军队自身的补给体系构建得十分合理，他们拥有大量的驮畜和一支大型车队，装载掠夺到的补给品。然而，其他同盟王公的军队则没有这样的体系。爱德华不得不花钱购买推车，并雇民夫来保障勃兰登堡边境伯爵所部的后勤，边境伯爵此时刚从

康布雷地区抵达，随军没有任何的运输工具。⁸⁴至于其他的王公贵族看似都拥有一些车辆，但完全不敷使用。这些人都希望能够在进入法国之后，马上打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而一旦战斗的时间被拖延，他们的军队就只能忍饥挨饿。在奥里尼，英格兰和埃诺的军队向法国腹地不断派出袭击小队，以搜索战利品和补给。其中一支部队由德比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北安普敦伯爵和埃诺的让带队，他们率领 500 名骑兵沿着塞拉河谷逆流而上，长途奔袭。这支军队烧毁了拉昂地区的克雷西 (Crécy-en-Laonnais)，摧毁了马尔勒 (Marle) 的郊区，还攻击了另外至少 15 座村庄或城镇。马尔勒附近的安宁圣母院 (La Paix-Notre-Dame) 被同盟军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到了一年之后，其中的修女们依旧在拉昂的街道上乞讨过活。在桑城 (Sains)，当地居民带着所有财物躲进城堡避难，在同盟军攻克城堡之后，这些人都死在燃起的大火中。那些没有外出的同盟军军队，则逗留在瓦兹河畔，消耗补给，抱怨连连。到了 10 月 17 日，盟友们前往英格兰国王驻地向国王请愿，声称他们想在饿死之前撤军。爱德华不得不从自己的补给中拨出一部分，供给这些王公的军队。他还建议，这些王公应该把自己的步兵送上英格兰军队的驮马，迅速向未经掠夺的地区进军，并从那里获得食物补给。私下里，王公们对此抱怨颇多，他们认为这样继续战争已显得毫无意义。

由于法军的突然出现与接近，上述同盟军内部不和谐的声音随之立即消失。法军领袖向爱德华发出了正式的挑战书，时间定在之后一周的周四或是周五，即 10 月的 21 日或 22 日，地点则“可以挑选一个不受河流、城墙或是工事限制的开阔场地”，这将是一场平原之战，战斗的结果将由上帝公平裁

决。挑战信经由拉博姆的勒加卢瓦之手传递给他的一名男性萨伏依同族，此人也是一名雇佣兵并在英格兰军队中服役，他把挑战信带到了同盟军营地。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爱德华三世与反法同盟的成员们授权此人回信，接受法军的挑战。

286 奥里尼并非是适合战斗的地方。此时，同盟军散布在瓦兹河的一处宽阔河湾中，河道切断了向北撤退的通道。将领们决定，后撤到蒂耶拉什（Thiérache），向着埃诺的边界行军。他们满以为可以攻下吉斯（Guise），这里有一座跨越瓦兹河前往埃诺的桥梁。吉斯名义上属于埃诺的让的女婿，而实际上则由让的女儿控制。爱德华三世军中的指挥官早已开始与驻军将领接洽，后者甚至还把补给与武器卖给英格兰人。⁸⁵然而，当埃诺的让带着他的人抵达吉斯墙外时，却遭到了抵抗。于是，让烧毁了城市的外围，率军经过了这里。反法同盟军沿着瓦兹河继续东行，焚烧了他们遇到的每一个村庄。蒙索勒维埃耶（Monceau-le-Vieil）的村民们告诉教皇派去的赈济人，那些路过的士兵将他们的房子抢劫一空，然后在房中点起一把火，随后将整个村庄都烧成平地。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并非个例。在多数地方，村民在军队经过之前便已逃离。在同盟军身后，法军保持大约落后半天的行程，穿行烧焦的土地和村落。

1339年10月21日夜，爱德华在小镇拉卡佩勒（La Capelle）和村庄拉弗拉芒格里（La Flamengrie）叫停了军队，在这里，努维永（Nouvion）的密集森林变成了开阔的耕地。法军在22日抵达比朗福斯（Buirenfosse），并在那里停留，此地是森林边上的一个小村庄，距离英格兰军队的营地大约4英里路程。刚入夜的时候，三名法军间谍在探查同盟军营地时被

发现，同盟军这才第一次确认法兰西国王已经抵达。这三人被抓，并分别受到询问。三人都承认，法军将在第二天，即1339年10月23日发起进攻。

爱德华以高超的战术眼光选定了他的战场。这片土地略带坡度，从拉弗拉芒格里向法军的驻地倾斜。侧翼的树林防止了西边任何可能的包抄手段，而盟军还牢牢控制着拉卡佩勒村旁的路口，杜绝了法军从东面发动进攻的可能。一条罗马时代的道路成为预定的撤退路线，它从爱德华的营地一直向北延伸，直抵埃诺的阿韦讷（Avesnes），那里距离交战地点不过10英里远。22日夜，英格兰国王和他的指挥官们一起研究了军队的部署，直到次日黎明才敲定了整个方案。爱德华下令，让所有的士兵下马作战，而马匹则被安置到后方。他将自己的弓箭手布置在两翼，而中央稍稍靠后的位置上则部署着全军的其余部分：盟军的主力被分成三列置于一条深深的壕沟之后，壕沟本身由威尔士长矛手保护。爱德华自己坐镇第一列中央指挥，伯格什、斯科罗普与王室内廷卫队环绕在他身边。兰开斯特的亨利、德比伯爵与萨福克伯爵位于第一列右侧，而索尔兹伯里伯爵、北安普敦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则负责左侧。德意志军队，包括勃兰登堡边境伯爵、于利希边境伯爵和埃诺的让的士兵被部署在第二列。布拉班特公爵的军队负责殿后。事实上，这样的布置原则同样适用于杜普林荒原之战与哈利顿山之战，就连七年之后的克雷西之战也脱胎于此。德意志人并没有见过类似的部署方式，“但他们看到战场部署利于防守，军队布局透出狡黠，英格兰国王自信满满，因此也感到满意。他们踏上自己的战位，准备战斗到幸存或者阵亡为止”。布拉班特公爵允诺，倘若任何人能够缴获法兰西王家军旗的一小部分，哪怕

是不及成人手掌大小的一块碎布，公爵都愿意提供 1000 弗洛林作为奖赏。战斗开始之前，盟军还特地分发了葡萄酒以激励士气。一大批侍从由英格兰国王亲自册封，成为骑士。这其中的一些人，如约翰·钱多斯爵士（Sir John Chandos），⁸⁶注定将会名扬四海。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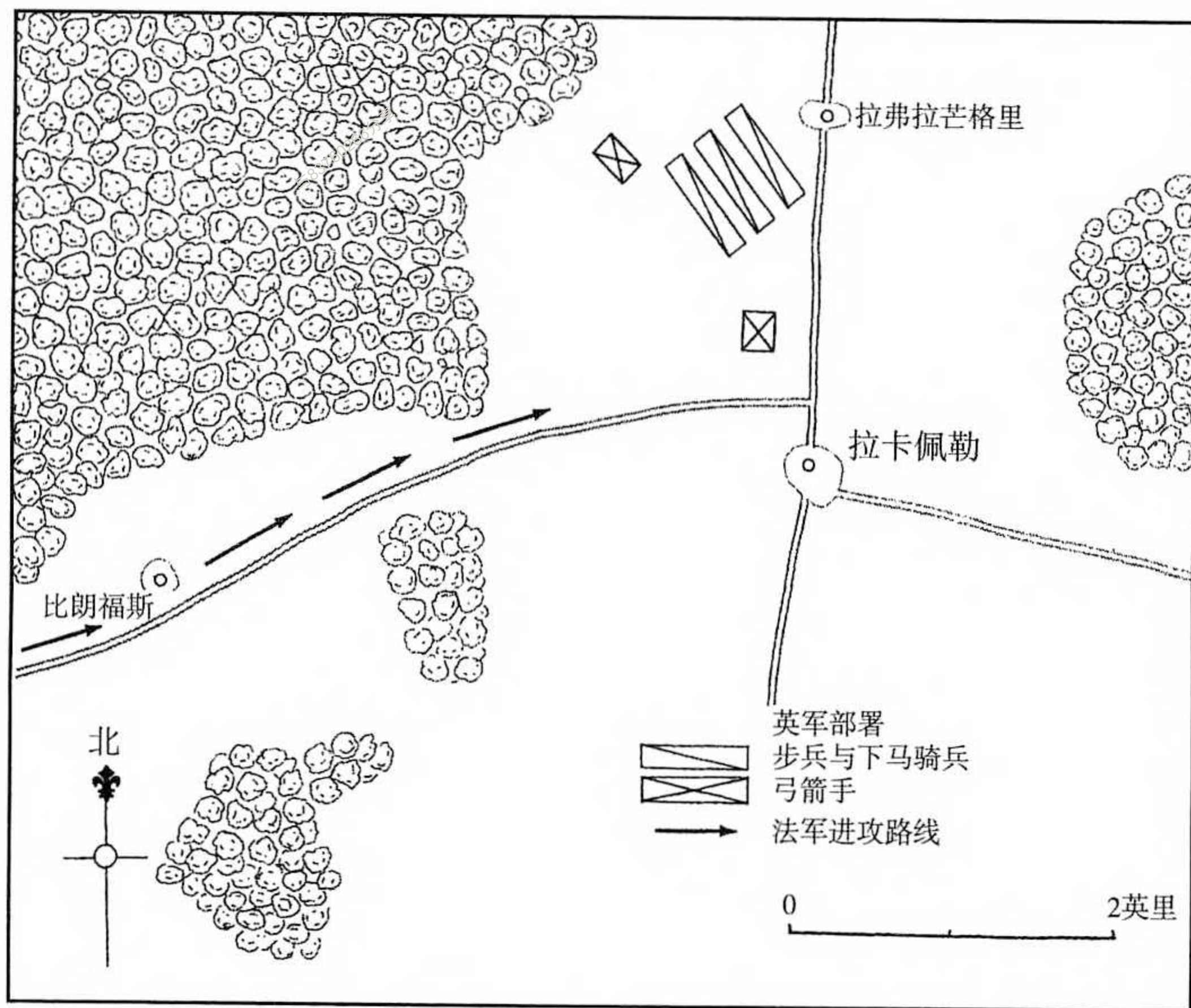


图 7 英格兰军队在拉卡佩勒的部署，1339 年 10 月 23 日

相比之下，法军则保持着战斗状态度过了整个夜晚。在这一夜，整支法军几乎无人入眠。反法同盟军中像沃尔特·莫尼这样大胆的指挥官，不断以小股兵力突破法军的防线，杀死哨兵，并袭击落单者。清晨时分，法军的先锋已经接近了同盟军的营地，并在原地等待命令。然而，期待中的命令却始终没有到来。在法兰西国王的王帐中，人们开始了一场互相之间充斥着恶意的争论，为了是否要进行会战而吵闹不休。执行经典的

288

英军战术需要敌军的配合，对方应该使用骑兵冲击英格兰阵线的中央，由此，敌人会将自己钉在长矛兵的枪尖上，并在两侧长弓手的漫天箭雨下惨遭屠戮。法军的指挥官显然对此一清二楚。在前一天下午，法军的侦察部队就报告了英军战线前沿壕沟的深度与长度，而10月23日早晨法军俘获的一些德意志骑士则交代了同盟军各部分的具体位置。完全使用拖延战术击败英格兰国王，和正面打败敌人赢得胜利，又能有什么不同呢？当然，除了胜利本身，还有许多其他的東西需要考虑。有人认为，法军已经在同盟军劫掠过的土地上行军多日，此时已是饥渴难耐，也许拖延战术确实更为适合。另一种观点让感情因素压倒了军事理论：“当敌人在国王的眼皮底下，在他的王国境内烧杀抢掠之际，王国的军队近在咫尺却拒绝战斗，国王一定会被视为傻瓜与恶棍。”争论持续到中午，腓力终于决定不主动进攻，而是坐等同盟军前来攻击自己的军队。于是，法军的前锋接到命令，后撤并建立防御工事。这个决定没能得到多数人的欢迎。一场完全防御性的战斗无法带来赎金和战利品，军人也无法从中获得荣耀，对于腓力个人而言，这样的战斗只会使他被人轻视。法兰西贵族将国王的顾问斥为“狡猾的狐狸”。这些贵族还戴着狐皮帽、披着狐狸皮来取笑顾问们。尽管如此，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拒绝战斗也许是个正确的决定。倘若法军在拉卡佩勒发动进攻的话，遭受的惨败恐怕会和克雷西之战一样广为人知，而拉卡佩勒也不会仅仅因为1918年德军停战代表的驻留而留名青史。

法军前锋的后撤行动在英军战线的位置上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没过多久英格兰人就发现，法国人也开始挖掘壕沟，并将长长的树干拖到自己的防线前方作为掩体。对于法军的突然变

化，爱德华并没有嘲笑。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发起的这场战役已经失败了。同盟军这边，王公与将领们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显然，让英军主动攻击占据防御位置的、规模更大的法军是难以想象的。至于重整军队继续等待，也不是现实的选择。同盟军同样缺乏食物和饮水，而王公们也日益难以约束。他们宣布，爱德华的军队已经取得了一场道德上的胜利，因为这支军队摧毁了法兰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却未曾受到反击；他们已经向法兰西国王挑衅，让他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接受挑战，而法兰西国王只能放弃战斗，一事无成。到了当天下午5点，天色渐暗，同盟军纷纷上马准备离去。此时，法军以为对方将发动攻击，因此法国人的营地中出现了一小段时间的混乱。然而，同盟军并没有进攻，而是调转马头向北而去，沿着罗马时代的道路前往阿韦讷。在这一天，唯一的一场战斗反倒是发生在英格兰士兵和一群德意志人之间，双方因为战利品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在同盟军离去之后，腓力六世匆匆赶往圣康坦。

289 他的军队则在比朗福斯过夜，并在第二天清晨走出营地，检视同盟军曾经列阵的地方。从近处端详，英格兰军队的工事似乎没有那么可怕，壕沟也并没有法军想象的那么深、那么宽。在这之后，法军返回了圣康坦的军营，并结清了报酬。

*

奥利弗·英厄姆在南方安排了一次转移法军注意力的攻势，而此次攻势恰好和爱德华在北方攻入法国的行动同时发生。尽管如此，英格兰人在南方的行动太过迟缓，因此相比爱德华而言更是一无所获。为了应对北方的威胁，法国人在7月就撤走了大批军队，进而北上，一同离去的还有几乎所

有的高等贵族。即便这样，法军在南部依然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 3200 名重装骑兵和 12000 名轻装步兵。这些军人都在当地征召，他们的驻防点数量众多，聚集在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的谷地，以及加斯科涅公国的东南边境附近。为此，英厄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1339 年 10 月 12 日，他率领一支小小的军队踏出波尔多，沿着加龙河谷地向上游行军。一开始英军试图突袭朗贡（Langon），这座城镇坐落于加龙河岸边，毗邻英法控制区的边境，对岸就是圣马凯尔。然而，英军抵达这里时却发现，此地驻军多达 340 人，对于一座拥有完善城墙的小城镇而言，驻军的规模显得相当可观。英军的攻城尝试失败了。没过几天，法军已经开始向英厄姆所部的位置集中兵力，而到了这个月的月底，英军被迫南撤，进入巴扎斯地区（Bazadais）。在此之后，这支小小的英格兰军队一度向名城大邑图卢兹前进，这也是百年战争开始以来图卢兹第一次真正受到战火波及。看起来，似乎英厄姆在图卢兹的显贵中得到了可观的支持才发动了这次进攻。但此时，法国人结束了收获季，又牢牢控制着城市，英厄姆的军队根本无法造成多大的破坏。到了 1339 年 12 月，这支一事无成的英军终于回到了波尔多城。⁸⁷

*

1339 年 10 月 13 日，英格兰议会在西敏大厅召开，那些没能跟随国王前往法国参战的人们，如情绪低落的公务员与排名靠后的贵族，为这次会议奠定了沮丧而失望的基调。⁸⁸当年的谷物收成不足，而羊毛的价格因为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大商人们用大量出货冲击了欧洲北部市场而异常低迷。英格兰北部，

特别是坎伯兰和诺森伯兰，经历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游击战和半官方的土匪行径，已几近不毛。虽然民不聊生，但人们需要承担的税收、供应国家的产品却更甚以往。

爱德华三世的顾问们警告说，议会的议程将会异常艰难。国王从他的军队中派了三个人作为代表出席，他们是：斯特拉特福德大主教、达勒姆主教理查德·伯里及威廉·波尔，他们被授权作出一些让步，以平息一部分显著的不满。在会议开始时，斯特拉特福德进行了冗长的讲话。他向与会者解释，国王因为英格兰本土的经济困难和补给不足，已经被迫将远征法国的计划推迟了一年，同时也阐述了爱德华是如何在9月中旬进攻康布雷地区的。斯特拉特福德还当众宣读了亨廷顿伯爵的通讯稿，以及佩鲁齐银行代理人的记录，告诉人们爱德华进入法国领土、抵达圣康坦城下的详细经历。大主教说，所有这一切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是因为国王以非常不利的条件借贷了巨额的款项，只有议会慷慨地提供足够的税款才能还清。也许议会中的观众们并不知道这些不利的条件有多么可怕，但他们确实得知了借款的总额。根据斯特拉特福德的披露，爱德华所欠下的债务，截至此时已经超过了300000镑，这相当于英格兰正常年景下十年的岁入，或者说比议会财政援助的7倍还要多。

斯特拉特福德差点就在议会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议会两院都同意，国王“在短期内”亟须钱财。而贵族院的贵族们早已受到国王的影响，他们提议对每年的谷物、羊毛和羊肉征收一笔十分之一的税款。然而，此时平民院的代表们早已全身心地投入到抵制强买的斗争之中。他们索要的是政府的让步，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宣布一项法令，让所有的王室承包商将

来还清欠款，否则将以逮捕论处。议会同意了。根据平民院的请愿，当时的王室首席承包商被捕，并收押于海军监狱中。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政府不得不取消了一切尚未兑现的强制性购买许可。至于税收问题，议员们私下商议考虑了许久，最终宣布，倘若他们同意这样的税收，恐怕自己的代表地位也将不保。按照他们的说法，所需的数额过于巨大，他们需要回到家乡和自己所代表的公社商议之后再行决定。也许到了下一届议会时，同样的问题还会再次引起纠纷，但截至此时，国民们依旧希望帮助国王获取胜利。平民院在1339年10月28日散会，此时为时尚早，拉卡佩勒两军对垒的消息尚未传来。在同一天，爱德华三世抵达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他一面和盟友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长枪比武盛会，同时也一起着手重塑攻击法国的计划。“请始终牢记，”几周之后，教皇在写给英格兰国王的信中说，“因为战争的负担，您为数不少的臣民早已穷困潦倒；随着战事继续，这样的负担恐怕只会更为沉重；即便付出如此，对任何战争而言，胜负依旧难料。”⁸⁹



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 ~ 1314 年在位，中间最突出者）及其女法兰西的伊莎贝拉（左起第三个），她是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的妹妹，后来嫁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



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
1322 ~ 1328 年在位。



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
1328 ~ 1350 年在位。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
1272 ~ 1307 年在位。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
1307 ~ 1327 年在位。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
1327 ~ 1377 年在位。



爱德华三世之妻、
英格兰王后埃诺的菲莉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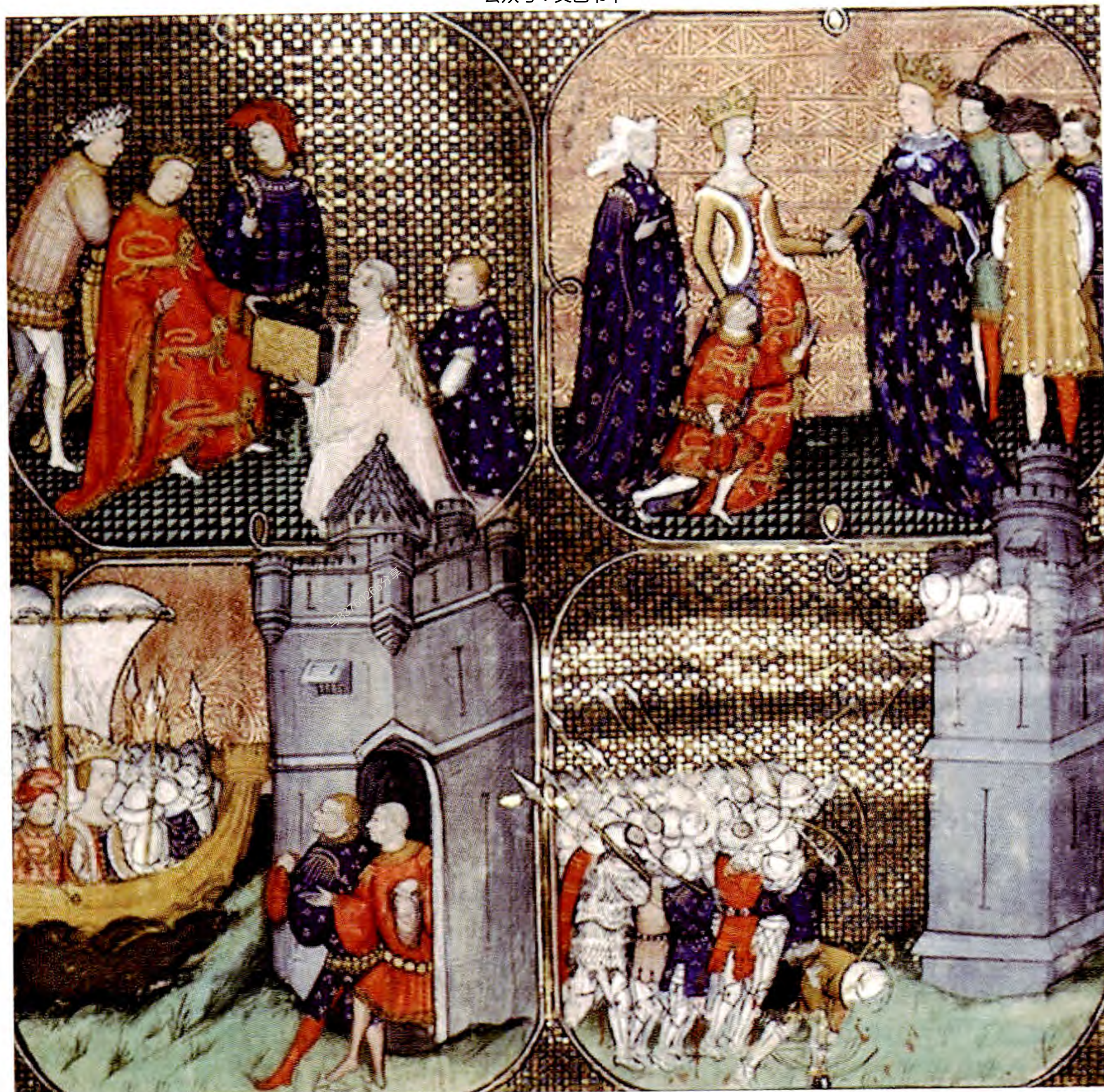
巴伐利亚的路易（路易四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328 ~ 1347 年在位。



教皇本笃十二世，
1334 ~ 1342 年在位。



教皇克雷芒六世，1342 ~ 1352 年在位。



一幅四格微缩画

左上：左侧的英格兰国王（一般被解读为理查二世）在两名顾问陪伴下，接见右侧处于跪姿的编年史作家与文书。国王衣服上有金雀花家族的纹章。

右上：1325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在廷臣的簇拥下，迎接他的妹妹、英格兰王后伊莎贝拉。后者衣服上的图案，以二分的方式结合了英法两国的纹章。伊莎贝拉身旁的小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三世。

左下：1325年，在军队的护卫下，伊莎贝拉及爱德华王子登陆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奥威尔，试图推翻爱德华二世的统治。

右下：伊莎贝拉的军队围攻布里斯托尔城，而她丈夫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德斯潘塞则在城中进行抵抗。



英格兰王后法兰西的伊莎贝拉
抵达巴黎，与兄长法兰西国王
查理四世会面。



罗杰·莫蒂默和埃诺伯爵陪同
法兰西的伊莎贝拉返回英格兰。



法兰西的伊莎贝拉进入布里斯托尔。



1326年，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小休·德斯潘塞，步其父后尘，遭到同样的酷刑处决。在爱德华二世时期，他曾作为宫廷总管执掌政务，参与制定了总体而言失败性的对法外交策略。爱德华二世的王后伊莎贝拉登陆英格兰并借击败国王宠臣的机会，为她自己登上权力顶峰铺平了道路，后来爱德华二世被迫退位，将王位让给儿子爱德华三世。



1327年，爱德华三世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1327年，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派遣信使向爱德华三世挑衅。



英格兰—苏格兰
战争。



1328年8月，法
兰西人与佛兰德
人的卡塞勒之战。



1333 年，英苏战争——爱德华三世兵临贝里克城下。



1337 年 11 月的卡德赞德之战。交战双方为沃尔特·莫尼指挥的英格兰军队，与佛兰德的居伊所指挥的当地守军。以规模而论，这场战斗不过是英法两国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但作为英军登陆欧陆的前锋，莫尼的举动无疑是英格兰将战火烧到法兰西本土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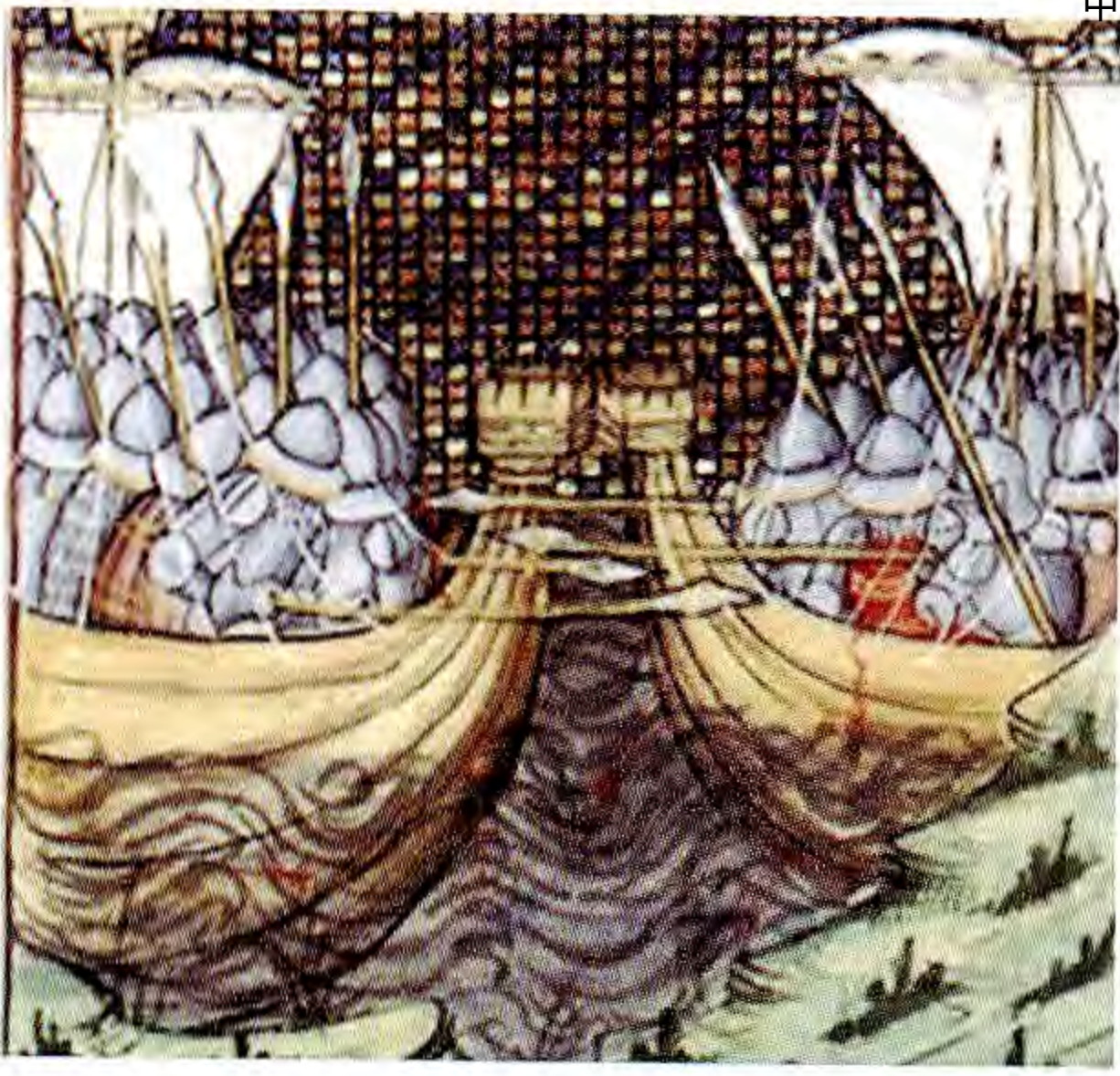
1340 年时爱德华三世的宫廷。爱德华位居画面正中的王座上，他的服饰以四分的方式同时结合了英法两国的纹章，也体现了他的野心。画面左侧一身着蓝色服饰的人是阿图瓦的罗贝尔，他因继承权问题流亡英格兰宫廷，在传统上被视为鼓动爱德华夺取法兰西王位的重要推手之一。



1340 年前后，爱德华三世与廷臣在讨论战略。



1340年4月，埃诺的让围攻欧邦通。



1340年6月24日，斯卢伊斯海战。双方舰队在佛兰德海岸附近、布鲁日西北的茨温河口交战，法军战败。傅华萨称：“这场战斗显得阴郁而可怕，相较于陆战，海战的结局更为凶险；在海上，没有撤退或者逃跑的空间，也没有幸存的希望，人们只有坚持战斗，并等待命运的判决。”

上方左图描绘了双方用长矛互相刺击的场景，这在海战中发生的概率不高；上方右图较好地体现了威尔士和英格兰长弓手在此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下图则是激烈的海战概貌。

英格兰人肢解欧洲大陆最强国家的漫长而充满暴力的尝试，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篇章。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乔纳森·萨姆欣百年战争系列详细解读这段关乎英法两国国运的历史。

《战争的试炼》讲述的只是这段传奇的开端：始于1328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的葬礼，终于1347年加来守军的投降。借斯卢伊斯海战、克雷西之战与加来围城战，爱德华三世获得了伟大军事领袖的威名。然而，对英法两国真正意义的重大考验才刚刚开始。

毋庸置疑，本书一经面世，便成为记叙这段战争历史的最佳作品……这本书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部分在于其明晰的叙事风格与恰当的细节选择；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高超的全局把控、敏锐的判断、深邃的洞察，以及极具说服力且直截了当的风格——作者选择记叙文体，并由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贯穿全书始终，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在处理资料时展现的高超智慧。

——《历史》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148.00元（上、下）

又让我们

甲骨文官方微信